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燕

蘇子卿
206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8 冊

陳振孫之史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史錄考證(中)

何 廣 棧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振孫之史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史錄考證(中)／何廣棧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民
95〕

目 24+318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三編：第 8 冊）

ISBN：978-986-7128-65-2（精裝）

ISBN：986-7128-65-6（精裝）

1.（宋）陳振孫－學術思想－史學 2. 藏書目錄－中國－南宋
（1127-1279） 3. 史學－目錄－研究與考訂

018.8524

95015560

ISBN 986712865-6



9 789867 128652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ISBN：978-986-7128-65-2

三 編 第 八 冊

ISBN：986-7128-65-6

陳振孫之史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史錄考證（中）

作 者 何廣棧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6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陳振孫之史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史錄考證(中)

何廣棧 著



目

錄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陳振孫研治史學之主張	3
第三章 陳振孫之史學	23
第四章 陳振孫之史學目錄學	49
第五章 《直齋書錄解題》史錄考證	67
一、正史類	
史記一百三十卷 司馬遷	67
漢書一百卷 班固	70
後漢書九十卷 范蔚宗	72
續後漢書四十二卷 蕭常	74
後漢志三十卷 司馬彪	76
三國志六十五卷 陳壽	77
晉書一百三十卷 房玄齡等修	79
宋書一百卷 沈約	81
齊書五十九卷 蕭子顯	83
梁書五十六卷 姚思廉	83
陳書三十六卷 姚思廉	84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	85
北齊書五十卷 李百藥	86
後周書五十卷 令狐德棻	87
隋書八十五卷 魏徵、顏師古等	88
唐書二百卷 劉昫等	88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歐陽修、宋祁	89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薛居正	91

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歐陽修	92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王欽若等	93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宋敏求等	94
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	陳康伯等	95
史記音義二十卷	劉伯莊	96
史記索隱三十卷	司馬貞	97
附索隱史記一百三十卷		98
史記正義三十卷	張守節	99
三劉漢書標注六卷	劉敞、劉攽、劉奉世	100
唐書直筆新例四卷	呂夏卿	101
唐書音訓四卷	賈革	102
唐書糾繆二十卷	吳縝	102
五代史纂誤五卷、雜錄一卷	吳縝	103
唐書列傳辨證二十卷	汪應辰	105
西漢決疑五卷	王遂	105
西漢刊誤補遺十七卷	吳仁傑	105
二、別史類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李延壽	107
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	高峻	108
唐餘錄史三十卷	王緯	109
古史六十卷	蘇轍	110
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	王偁	110
新唐書略三十五卷	呂祖謙	112
三、編年類		
漢紀三十卷	荀悅	113
後漢紀三十卷	袁宏	114
晉春秋略二十卷	杜延業	115
元經薛氏傳十五卷	王通	115
唐曆四十卷	柳芳	117
續唐曆二十二卷	崔龜從	118
大唐統紀四十卷	陳藏	119
通曆十五卷	馬總	119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	賈緯	120
五代通錄六十五卷	范質	121
帝王照略一卷	劉軻	121
紀年通譜十二卷	宋庠	122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司馬光		123

通鑑舉要曆八十卷	司馬光	125
累代歷年二卷	司馬光	126
百官公卿表十五卷	司馬光	127
稽古錄二十卷	司馬光	129
通鑑釋文二十卷	司馬康	130
通鑑釋文三十卷	史炤	131
通鑑前例一卷、修書帖一卷、三十六條四圖共一卷	司馬伋	132
通鑑問疑一卷	劉義仲	133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	劉恕	134
疑年譜一卷、年略譜一卷、雜年號附	劉恕	135
唐史論斷三卷	孫甫	136
編年通載十五卷	章衡	138
唐鑑十二卷	范祖禹	139
紹運圖一卷	諸葛深	140
歷代帝王年運詮要十卷	朱繪	141
歷代紀年十卷	晁公邁	141
讀史管見三十卷	胡寅	142
皇王大紀八十卷	胡宏	143
經世紀年二卷	張栻	144
通鑑論篤三卷	張栻	145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袁樞	146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朱熹	147
國紀五十八卷	徐度	149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	李燾	149
續資治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	李燾	150
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	熊克	151
中興小曆四十一卷	熊克	151
中興遺史六十卷	趙銍之	152
丁未錄二百卷	李丙	153
思陵大事記三十六卷、阜陵大事記二卷	李燾	153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	李心傳	154
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	呂祖謙	155
建隆編一卷	陳傅良	157
讀書譜一卷	陳傅良	158
紀年統紀論一卷	朱黼	158
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二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	陳均	158

續百官公卿表十卷、質疑十卷	蔡幼學	160
續稽古錄一卷	龔頤正	162
歷代帝王纂要譜括二卷	孫應符	162
四、起居注類		
穆天子傳六卷		163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	溫大雅	165
唐高祖實錄二十卷	敬播	166
唐太宗實錄四十卷	敬播	167
唐高宗後修實錄十九卷	劉知幾、吳兢	168
唐則天實錄二十卷	吳兢	169
唐中宗實錄二十卷	吳兢	172
唐睿宗實錄十卷	劉知幾	172
唐玄宗實錄一百卷	題元載	173
唐肅宗實錄三十卷	元載監修	174
唐代宗實錄四十卷	令狐峘	174
唐建中實錄十卷	沈既濟	175
唐德宗實錄五十卷	裴均	175
唐順宗實錄五卷	韓愈	176
唐憲宗實錄四十卷	路隋	177
唐穆宗實錄二十卷	路隋監修	178
唐敬宗實錄十卷	李讓夷、陳商、鄭亞等	179
唐文宗實錄四十卷	魏謩、盧耽等	179
唐武宗實錄三十卷	韋保衡監修	180
宣宗實錄三十卷、懿宗實錄二十五卷、僖宗實錄三十卷、昭宗實錄三十卷、哀帝實錄八卷	宋敏求	182
後唐莊宗實錄三十卷	趙鳳、張昭遠	183
後唐明宗實錄三十卷	姚顗、張昭遠等	184
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	張昭、尹拙、劉溫叟	185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晉少帝實錄二十卷	賈正固、賈緯、王仲、賈儼等	185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	蘇逢吉、賈緯等	186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	張昭等	187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	張昭等	188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	扈蒙	189
太祖實錄五十卷	李沆、錢若水等	189
太宗實錄八十卷	李沆、錢若水等	191
眞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李維、晏殊	192
仁宗實錄二百卷	王珪、范鎮、宋敏求	193

英宗實錄三十卷	呂公著、韓維、吳充	193
神宗實錄朱墨本二百卷	趙彥若、范祖禹、黃庭堅	194
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	范冲等	195
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范冲等	196
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湯思退監修	198
欽宗實錄四十卷	洪邁	198
高宗實錄五百卷	傅伯壽	199
孝宗實錄五百卷	傅伯壽等	200
五、詔令類		
西漢詔令十二卷	林慮	202
東漢詔令十一卷	樓昉	203
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	宋綬子孫編	204
玉堂制草十卷	李邴	204
中興玉堂制草六十四卷	洪邁	205
中興續玉堂制草三十卷	周必大	205
綸言集三十一卷	宇文粹中、虛中兄弟	206
中興綸言集二十八卷	鄭寅	206
六、偽史類		
淝上英雄小錄二卷	信都鑄	208
江淮異人傳二卷	吳淑	208
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	王顏	209
南唐烈祖實錄十三卷	高遠	210
江南錄十卷	徐鉉、湯悅	210
南唐近事二卷	鄭文寶	212
江表志三卷	鄭文寶	213
南唐書三十卷	馬令	213
江南餘載二卷	鄭文寶	214
新修南唐書十五卷	陸游	215
前蜀紀事二卷	毛文錫	216
後蜀紀事二卷	董淳	217
蜀檮杌十卷	張唐英	217
吳越備史九卷	范圻、林禹	218
吳越備史遺事五卷	錢儼	218
閩中實錄十卷	蔣文輝	219
閩王列傳一卷	陳致雍	219
閩王事迹一卷		220
三楚新錄三卷	周羽冲	220
湖南故事十卷		221

五國故事二卷	221
九國志五十卷 陽路振	222
十國紀年四十卷 劉恕	223
天下大定錄一卷 王舉	224
陰山雜錄十六卷 趙志忠	225
燕北雜錄五卷、西征寨地圖附 武珪	226
契丹錄一卷	226
匈奴須知一卷 田緯	226
辨鳩錄一卷	226
虜廷須知一卷 陳昉	227
西夏須知一卷 劉溫潤	227
金人上遼錄二卷 史愿	228
松漠紀聞二卷 洪皓	228
征蒙記一卷 李大諒	229
金國志二卷 張棟	230
金國志一卷	231
金國節要二卷 張匯	231
僞楚錄二卷	232
僞齊錄二卷	232
金人南遷錄一卷 張師顏	233

中 冊

七、雜史類

越絕書十六卷	235
戰國策三十卷	237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 鮑彪注	238
九州春秋九卷 司馬彪	239
華陽國志二十卷 常璩	240
後魏國典十卷 元行冲	241
大業雜記十卷 杜寶	241
建康實錄二十卷 許嵩	242
行在河洛記十卷 劉仁軌	243
河洛春秋二卷 包誥	243
明皇雜錄一卷 鄭處誨	243
開天傳信記一卷 鄭榮	245
安祿山事迹三卷 姚汝龍	245
開元昇平源一卷 吳兢	246
廬陵王傳一卷 徐浩	247

奉天錄四卷	趙元一	248
燕南記三卷	谷況	249
建中河朔記六卷	李公佐	250
邠志三卷	凌準	250
涼國公平蔡錄一卷	鄭解	252
國史補三卷	李肇	252
大唐新語十三卷	劉肅	253
太和野史二卷		254
太和摧兇記一卷		255
野史甘露記二卷		255
乙卯記一卷	李潛用	256
兩朝獻替記三卷	李德裕	256
會昌伐叛記一卷	李德裕	257
次柳氏舊聞一卷	李德裕	257
四夷朝貢錄十卷	高少逸	258
東觀奏記三卷	裴延裕	259
貞陵遺事二卷、續一卷	令狐澄	260
咸通庚寅解圍錄一卷	張雲	260
金鑾密記三卷	韓偓	261
廣陵妖亂志三卷	鄭延晦	262
汴水滔天錄一卷	王振	263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	敬翔	263
莊宗召禍記一卷	黃彬	264
三朝見聞錄八卷		264
大唐補記三卷	程匡柔	265
賈氏備史六卷	賈緯	265
晉太康平吳記二卷	張昭	266
晉朝陷蕃記四卷	范質	266
五代補錄五卷	陶岳	267
五代史闕文一卷	王禹偁	269
建隆遺事一卷	王禹偁	270
甘陵伐叛記一卷	文升	271
涑水記聞十卷	司馬光	271
書壬戌事一卷		274
逸史二十卷	蔣鼎	274
林氏野史八卷	林希	275
元和錄三卷	馬水錫	276
邵氏辨誣三卷	邵伯溫	276

邵氏聞見錄二十卷	邵伯溫	277
國史後補五卷	蔡條	278
北征紀實二卷	蔡條	279
靖康要錄五卷		281
朝野僉言二卷		285
靖康傳信錄一卷	李綱	286
靖康奉使錄一卷	鄭望之	286
靖康拾遺錄一卷	何烈	287
孤臣泣血錄二卷、拾遺一卷	丁特起	287
裔夷謀夏錄七卷	汪藻	288
陷燕記一卷	賈子莊	289
南歸錄一卷	沈瑄	290
靖康錄一卷	朱邦基	291
金人犯闕記一卷	方冠	292
汴都記一卷		292
靖康遺錄一卷	沈良	292
靖康野錄一卷		293
避戎夜話一卷	石茂良	293
靖康小史一卷		294
痛定錄一卷		294
悲喜記一卷		294
建炎中興記一卷	耿延禧	295
建炎中興日曆五卷	汪伯彥	295
呂忠穆答客問一卷	呂頤浩	296
呂忠穆勤王記一卷	臧粹	296
渡江遭變錄一卷	朱勝非	298
建炎復辟記一卷		299
建炎通問錄一卷	傅雱	299
北狩聞見錄一卷	曹勛	300
北狩行錄一卷	蔡條、王若冲	301
戊申維揚錄一卷		302
維揚過江錄一卷	葉夢得	303
己酉航海記一卷	李正民	303
建炎假道高麗錄一卷	楊應誠	304
紹興講和錄二卷		305
亂華編三十三卷	劉劭	307
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	龔頤正	307
紹興正論二卷	蕭湘野夫	308

紹興正論小傳二十卷	樓昉	309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徐夢莘	310
北盟集補五十卷	徐夢莘	311
中興十二處戰功錄一卷	李璧	312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	李心傳	313
西陲泰定錄九十卷	李心傳	314

八、典故類

貞觀政要十卷	吳兢	315
魏鄭公諫錄五卷	王緝	317
翰林盛事一卷	張著	318
衣冠盛事一卷	蘇特	318
李司空論事一卷	蔣偕	319
太和辨謗略三卷	李德裕	320
秦傳玉璽譜一卷	崔逢、嚴士元、魏德謨	322
國璽傳一卷、傳國璽記一卷	嚴士元	323
玉璽雜記一卷	徐景	323
楚寶傳一卷	杜確	324
八寶記一卷		324
唐文宗朝備問一卷		325
通典二百卷	杜佑	325
續通典二百卷	宋白	328
國朝通典二百卷	魏了翁	329
唐會要一百卷	王溥	329
五代會要三十卷	王溥	331
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	王珪	331
政和重修國朝會要百十卷	王禹玉監修	332
續會要三百卷	虞允文監修	333
中興會要二百卷	梁克家監修	333
國朝會要總類五百八十八卷	李心傳	334
三朝寶訓三十卷	李淑等	335
三朝訓鑑圖十卷	李淑、楊偉等	336
三朝政要二十卷	富弼	337
兩朝寶訓二十卷	林希	338
仁皇訓典六卷	范祖禹	339
歷代年號并宮殿等名一卷	李昉	340
朝制要覽五十卷	宋咸	340
景德會計錄六卷	丁謂	341
皇祐會計錄六卷	田況	342

春明退朝錄	三卷	宋敏求	343
先朝政範	一卷	石介	343
尊號錄	一卷	宋庠	344
輔弼名對四十卷		劉顏	344
青社賑濟錄	一卷	富弼	345
元豐問事錄	二卷	李德裕	346
官制局紀事	一卷	李德裕	346
中書備對十卷		畢仲衍	346
呂申公掌記	一卷	呂公著	347
元祐榮觀集	五卷	汪庚	348
泰陵故事	二十卷		348
四明尊堯集	一卷	陳瓘	349
尊堯錄	八卷	羅從彥	350
本朝事實	三十卷	李攸	350
皇朝治迹統類	七十二卷	彭百川	351
皇朝事類樞要	二百五十卷	張和卿	352
東家雜記	二卷	孔傳	352
長樂財賦志	十六卷	何萬	353
內治聖監	二十卷	彭龜年	354
高宗聖政草	一卷	陸游	355
高宗孝宗聖政編要	二十卷		356
孝宗聖政	十二卷		356
會稽和買事宜錄	七卷	洪邁、鄭湜	357
劉忠肅救荒錄	五卷	王居仁	358
西漢會要	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	徐天麟	359
漢制叢錄	三十二卷	袁夢麟	361
平陽會	四卷	汪季良	361
唐昌計	二卷	趙希奎	362
九、職官類			
漢官儀	一卷、續補一卷	應劭	363
漢官典儀	一卷、續補一卷	蔡質	364
漢官舊儀	三卷	衛宏	365
唐六典	三十卷	題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	367
元和百司舉要	二卷	李吉甫	369
具員故事	十卷	梁載言	370
官品纂要	十卷	任儼	370
御史臺記	十二卷	韓琬	371
御史臺故事	三卷	李結	372

御史臺記五卷	372
集賢注記三卷 韋述	372
史館故事錄三卷	374
翰林志一卷 李肇	374
承旨學士院記一卷 元稹	375
翰林學士記一卷 韋處厚	375
翰林院故事一卷 韋執誼	376
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 楊鉅	376
重修翰林壁記一卷 丁居晦	377
金坡遺事三卷 錢惟演	377
別書金坡遺事一卷 晁迥	378
翰苑雜記一卷 李宗諤	378
續翰林志一卷，次續志一卷 蘇易簡	379
翰苑群書三卷 洪遵	380
翰林遺事一卷 洪遵	381
掖垣叢志三卷 宋庠	381
職林二卷 楊侃	381
職官分紀五十卷 孫逢吉	384
官制、學制各一卷 司馬光	385
唐職林三十卷 馬永錫	385
朝集院須知一卷	385
阜宋館閣錄五卷 宋匪躬	386
蓬山志五卷 羅畸	386
麟臺故事五卷 程俱	386
中興館閣錄十卷、續十卷 陳騭	388
續史館故事一卷 洪興祖	389
祖宗官制舊典三卷 蔡惇	390
官制舊典正誤一卷	391
國朝官制沿革一卷 黃琬	391
職官記一卷 張續	391
官制新典十卷 熊克	392
聖朝職略二十卷 熊克	392
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 范冲	393
國朝相輔年表一卷、續一卷 陳繹	393
職源五十卷 王益之	394
元輔表一卷 龔頤正	394
漢官考六卷 徐筠	394
漢官總錄十卷 王益之	395

縣法 一卷	呂惠卿	395
縣務綱目 二十卷	劉鵬	396
作邑自箴十卷	李元弼	396
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	何異	397
齊齋臺諫論 二卷	倪思	398
金國官制		399

十、禮注類

獨斷 二卷	蔡邕	400
開元禮 一百五十卷	蕭嵩、王仲丘等	401
開元禮百問 二卷		403
大唐郊祀錄 十卷	王涇	403
禮閣新儀 三十卷	韋公肅	404
續曲臺禮 三十卷	王彥威	405
開元通禮 二百卷	劉溫叟等	406
太常新禮 四十卷	賈朝昌等	407
天聖鹵簿圖記 十卷	宋綬	407
大饗明堂記 二十卷、紀要 二卷	文彥博	408
元豐郊廟奉祀禮文 三十卷	楊完	411
閣門儀制 十二卷	李淑等	412
政和五禮新儀 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	鄭居中、白時中、慕容彥達、強淵明等	412
政和五禮撮要 十五卷		413
政和冠昏喪祭禮 十五卷		414
訓俗書 一卷	許洞	415
孟氏家祭禮 一卷	孟詵	415
徐氏家祭禮 一卷	徐潤	416
鄭氏祠享禮 一卷	鄭正則	416
范氏寢堂時饗禮 一卷	范傳式、傳正	417
賈氏家祭禮 一卷	賈頊	417
新定寢祀禮 一卷	陳致雍	418
孫氏仲享儀 一卷	孫日用	418
杜氏四時祭享禮 一卷	杜衍	419
韓氏古今家祭式 一卷	韓琦	419
橫渠張氏祭禮 一卷	張載	420
伊川程氏祭禮 一卷	程頤	420
呂氏家祭禮 一卷	呂大防、呂大臨	420
范氏家祭禮 一卷	范祖禹	421
溫公書儀 一卷	司馬光	421

居家雜禮 一卷	司馬光	422
呂氏鄉約 一卷、鄉儀 一卷	呂大鈞	422
高氏送終禮 一卷	高闕	422
四家禮範五卷	張栻、朱熹	423
古今家祭禮 二十卷	朱熹	423
朱氏家禮 一卷	朱熹	424
十書類編 三卷		424
廟儀 一卷	趙粹中	424
奉常雜錄 一卷、樂章 一卷		427
服飾變古元錄 三卷唐六典 三十卷		428
古今服飾儀 一卷	樊建	428
十一、時令類		
夏小正傳四卷	戴德傳、傅崧注	429
荊楚歲時記六卷	宗懷	430
錦帶 一卷	梁元帝	432
玉燭寶典十二卷	杜臺卿	432
金谷園記 一卷	李邕	432
秦中歲時記 一卷	李綽	433
咸鎬故事 一卷	韋慎微	435
千金月令 三卷	孫思邈	435
韋氏月錄 一卷	韋行規	436
歲華紀麗七卷	韓鄂	436
國朝時令集解 十二卷	賈昌朝	439
歲時雜記 二卷	呂希哲	439
十二、傳記類		
古列女傳九卷	劉向	441
東觀漢紀十卷	劉珍、劉駒駘等	444
高士傳十卷	皇甫謐	445
黃帝內傳 一卷		446
飛燕外傳 一卷	伶玄	447
西京雜記六卷	葛洪	448
襄陽耆舊傳五卷	習鑿齒	450
談薈 二卷	陽玘松	451
梁四公記 一卷	張說	452
景龍文館記八卷	武甄	452
狄梁公家傳 三卷	李邕	453
高力士外傳 一卷	郭晟	453
北征雜記 一卷	趙憬	454

唐年小錄八卷	馬總	454
陵園記一卷	宗正丞李□	454
鳳池歷二卷		455
鄴侯家傳十卷	李繁	456
牛羊日曆一卷	劉軻	457
西南備邊錄一卷	李德裕	458
異域歸忠傳二卷	李德裕	459
蠻書十卷	樊綽	459
閩川名士傳一卷	黃璞	460
崔氏目錄一卷		461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	王仁裕	462
入洛記一卷	王仁裕	463
中朝故事二卷	尉遲偓	463
燉煌新錄一卷		464
唐末汎聞錄一卷	閻自若	465
楊妃外傳一卷	樂史	465
渚宮故事五卷	余知古	466
錦里耆舊傳八卷、續傳十卷	句延慶	467
平蜀實錄一卷	康延澤	468
秦王貢奉錄二卷	錢惟演	469
家王故事一卷	錢惟演	469
戊申英政錄一卷	錢儼	470
玉堂逢辰錄二卷	錢惟演	470
南部新書十卷	錢易	471
唐登科記十五卷	洪适	472
五代登科記一卷		474
大宋登科記三十二卷	洪适	475
中興登科小錄三卷、姓類一卷	李椿	475
乘輅錄一卷	路振	476
奉使別錄一卷	富弼	476
劉氏西行錄一卷	劉渙	478
契丹講和記一卷		478
慶曆正旦國信語錄一卷	余靖	479
熙寧正旦國信錄一卷	賈卞	479
接伴送語錄一卷	沈季長	479
使遼見聞錄二卷	李罕	480
奉使雞林志二十卷	王雲	480
宣和使金錄一卷	連南夫	481

奉使雜錄 一卷	何鑄	481
館伴日錄 一卷		481
隆興奉使審議錄 一卷	雍希稷	482
攬轡錄 一卷	范成大	483
北行日錄 一卷	樓鑰	484
乾道奉使錄 一卷	姚憲	484
奉使執禮錄 一卷	鄭儼	485
使燕錄 一卷	余曠	485
李公談錄 一卷	李宗諤	485
丁晉公談錄 一卷	張洎	486
賈公談錄 一卷		486
王沂公筆錄 一卷	王曾	487
沂公言行錄 一卷	王緯	488
王文正家錄 一卷	王素	489
寇萊公遺事 一卷		490
乖崖政行語錄 三卷	李昉	490
安定先生言行錄 二卷	胡訥	491
曹武惠別傳 一卷	曹偃	492
韓魏公家傳 十卷		493
韓忠獻遺事 一卷	強至	494
魏公語錄 一卷		495
魏公別錄 四卷	王巖叟	495
杜祁公語錄 一卷		496
文潞公私記 一卷		496
唐質肅遺事 一卷		497
韓莊敏遺事 一卷	韓宗武	498
范忠宣言行錄 二十卷	胡訥	498
范太史遺事 一卷	范冲	499
傅獻簡佳話 一卷		499
杜公談錄 一卷	杜師益	500
道鄉語錄 一卷		500
豐清敏遺事 一卷	李朴	500
宗忠簡遺事 三卷	宗澤子孫撰	502
呂忠穆家傳 一卷、逢辰記 一卷、遺事 一卷	呂昭問	502
褒德集 二卷、易學辨惑 一卷	邵伯溫	503
呂氏家塾記 一卷	呂希哲	504
桐蔭舊話 十卷	韓元吉	505
熙寧日錄 四十卷	王安石	505

溫公日記一卷	司馬光	506
趙康靖日記一卷	趙鼎	507
劉忠肅行年記一卷	劉摯	507
紹聖甲戌日錄一卷、元符庚辰日錄一卷	曾布	507
文昌雜錄六卷	龐元英	508
聞見近錄一卷	王鞏	509
辨欺錄一卷	韓忠彥	510
回天錄一卷	秦湛	511
盡忠補過錄一卷	穆伯島	513
吳丞相手錄一卷	吳敏	513
岳飛事實六卷、辨誣五卷	岳珂	514
丁卯實編一卷	李珣	514
孔子編年五卷	胡仔	516
諸葛武侯傳一卷	張栻	517
韓文公歷官記一卷	張敦頤	517
歐公本末四卷	呂祖謙編	518
皇祐平蠻記二卷	馮炳	519
孫威敏征南錄一卷	滕甫	520
啗席囉傳一卷		521
陝西聚米圖經五卷	趙珣	521
元豐平蠻錄三卷	家安國	522
元祐分疆錄三卷	薛師雄	524
青唐錄一卷	李遠	525
交趾事迹十卷	趙錕	525
占城國錄一卷		526
雞林類事三卷		526
政和大理入貢錄一卷	周邦	526
安南表狀一卷		527
邊和錄五卷	陳伯彊	527
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	劉荀	528
淮西從軍記一卷		529
順昌破敵錄一卷		529
滕公守台錄一卷		530
二楊歸朝錄一卷		530
逆臣劉豫傳一卷	楊堯弼等	531
許右丞行狀一卷	許忻	531
李忠定行狀一卷	李綸	532
翟忠惠家傳一卷	翟耆年	533

艾軒家傳一卷	林成季	533
夾漈家傳一卷、所著書目附	鄭翁歸	534
葉丞相行狀一卷	楊萬里	534
謝修撰行狀墓誌一卷	黃適	535
朱侍講行狀一卷	黃幹	535
紫陽年譜三卷	李方子	536
篤行事實一卷	趙汝愚	536
趙丞相行實一卷、附錄二卷	趙崇憲	537
趙忠定行狀一卷、謚議一卷	柴中行	538
倪文節言行錄二卷、遺奏誌狀碑銘諡識一卷		
倪祖常		538
趙華文行狀一卷	李璠	539
八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	朱熹	539
中興忠義錄三卷	樊頤正	541
孝史五十卷	謝諤	541
孝行錄一卷	胡訥	542
古今孝悌錄二十四卷	王紹珪	542
廉吏傳十卷	費樞	542
南陽先民傳十卷		543
典刑錄十二卷	吳宏	544
近世厚德錄四卷	李元綱	544
救荒活民書三卷	董煟	545
仁和活民書三卷	丁銳	545
折獄龜鑑三卷	鄭克	546
明刑盡心錄二卷	丁銳	547
好還集一卷	婁伯高	547
先賢施仁濟世錄一卷	諸葛興	548
莆陽人物志一卷	林紘	548
臥遊錄一卷	呂祖謙	549
上庠錄十卷	呂榮義	549
上庠後錄十二卷	周士貴	549
昭明太子事實二卷	趙彥博	549
伺山家世編年一卷	詹仁舉、曾樸	550
海神靈應錄一卷	陸維則	550
鄂國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岳珂	551

下 冊

十三、法令類

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	孫奭	553
唐令三十卷、式二十卷	宋璟、蘇頌、羅從愿等	554
刑統三十卷	竇儀	555
紹興刑統申明一卷		556
嘉祐驛令三卷	張方平	557
慶元勅十二卷、令五十卷、格三十卷、式三十卷、 目錄一百二十二卷、隨勅申明十二卷、總二百五 十六卷	京鏜等	557
紹興貢舉法五十卷	方俟高	558
紹興監學法二十六卷、目錄二十五卷、申明七卷、 對修釐正條法四卷，共六十二卷	秦檜等	559
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	謝深甫等	560
嘉定吏部條法總類五十卷		561
役法撮要一百八十九卷	京鏜等	562
刑名斷例十卷		562
營造法式二十四卷、看詳一卷	李誠	563
修城法式條約二卷	沈括、呂和卿等	564
宣和軍馬司敕十二卷、令一卷		565
金科類要二卷		566
元豐刑部敘法通用一卷		566
十四、譜牒類		
姓源韻譜一卷	張九齡	567
元和姓纂十卷	林寶	567
李氏皇室維城錄一卷	李燾、林贊	569
李氏房從譜一卷	李匡文	570
聖唐偕日譜一卷	李匡文	571
唐宰相甲族一卷	唐韋述、蕭穎士等	571
唐相門甲族、諸郡氏譜共一卷		572
唐杜氏家譜一卷	杜信	573
天下郡望氏族譜一卷	李林甫等	573
姓苑二卷		573
姓解三卷	邵思	574
千姓編一卷	采真子	574
陳郡袁氏譜一卷	袁陟	575
陶氏家譜一卷	陶直夫	575
帝王系譜一卷	吳達	576
群史姓纂韻譜六卷	黃邦先	576
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	鄧名世	577

皇朝百族譜四卷	丁維皋	579
米氏譜一卷	米憲	580
十五、目錄類		
唐藝文志四卷		581
崇文總目一卷	王堯臣等	581
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		586
邯鄲書目十卷	李淑	587
京兆金石錄六卷	田概	588
集古錄跋尾十卷	歐陽修	589
集古目錄十卷	歐陽棐	590
太宗御製御書目一卷		591
眞宗御製碑頌石本目錄一卷		592
龍圖閣瑞物寶目、六閣書籍圖畫目共一卷		592
群書備檢三卷		593
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	董道	594
廣川書跋十卷、畫跋五卷	董道	594
寶墨待訪錄二卷	米芾	596
金石錄二十卷	趙明誠	597
考古圖十卷	呂大臨	599
博古圖說十一卷	黃伯思	600
群書會記二十六卷	鄭樵	601
夾漈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	鄭樵	602
秦氏書目一卷	肅須秦氏	602
藏六堂書目一卷	莆田李氏	603
吳氏書目一卷	吳與	604
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晁公武	605
遂初堂書目一卷	尤袤	607
中興館閣書目二十卷	陳騭	607
館閣續書目三十卷	張攀	608
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	洪适	608
法寶標目十卷	王右	609
鄭氏書目七卷	鄭寅	610
集古系時錄十卷、系地錄十一卷	鄭樵	612
寶刻叢編二十卷	陳思	612
釋書品次錄一卷	從梵	614
十六、地理類		
山海經十八卷	劉歆校、郭璞注	615
水經三卷、水經注四十卷	桑欽撰、鄒道元注	617

唐十道圖一卷	李吉甫	620
元和郡縣志四十卷	李吉甫	621
唐十道四蕃志十卷	梁載言	621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	樂史	622
元豐九域志十卷	王存、曾肇、李德昂等	623
輿地廣記三十八卷	歐陽忞	624
地理指掌圖一卷	稅安禮	626
歷代疆域志十卷	吳玘	627
輿地紀勝二百卷	王象之	628
輿地圖十六卷	王象之	630
皇朝方域志二百卷	王希先	631
東京記三卷	宋敏求	632
河南志二十卷	宋敏求	632
長安志二十卷	宋敏求	633
關中記一卷	葛洪	635
三輔黃圖二卷		636
長安圖記一卷	呂大防	637
雍錄十卷	程大昌	638
洛陽伽藍記五卷	楊銜之	639
洛陽名園記一卷	李格非	640
鄴中記一卷		641
晉陽事跡雜記十卷	李璋	642
燕吳行役記二卷		643
江行錄一卷	太守張公	644
臨安志十五卷	周淙	644
吳興統記十卷	左文質	646
吳興志二十卷	談鎰	646
蘇州圖經六卷	李宗諤	647
吳郡圖經續記三卷	朱長文	649
吳地記一卷	陸廣微	650
吳郡志五十卷	范成大	651
鎮江志三十卷	盧憲	653
新定志八卷	董弅	653
嘉禾志五卷、故事一卷	張元成	655
毗陵志十二卷	鄒補之	656
越州圖經九卷	李宗諤	656
會稽志二十卷	施宿、馮景中、陸子虞、朱鼎、王度等	657
會稽續志八卷	張湜	658

赤城志四十卷	陳耆卿	659
赤城續志八卷	吳子良	661
赤城三志四卷	林表民	661
四明志十一卷	羅璿	662
永嘉譜十四卷	曹叔遠	663
永寧編十五卷	陳謙	664
東陽志十卷	洪遵	665
括蒼志七卷	曾賁	666
括蒼志續一卷	陳百朋	666
信安志十六卷	衛玠	667
信安續志二卷	葉汝明	667
建康志十卷	史正志	668
建康續志十卷	吳琚	669
六朝事迹二卷、南朝宮苑記二卷		669
姑孰志五卷	林椅	671
新安志十卷	羅愿	672
秋浦志八卷	胡北	674
秋浦新志十六卷	王伯大	674
南康志八卷	朱端章	675
桐汭新志二十卷	趙子直	675
豫章職方乘三卷、後乘十二卷	洪芻	676
壽陽志十二卷	晁百揆	677
宜春志十卷	童宗說	677
盱眙志十卷、續十卷	童宗說、黃敷忠	678
富川志六卷	潘廷玉	679
南安志二十卷、補遺一卷	方崧卿、許開	680
廣陵志十二卷	鄭少魏、姚一謙	681
楚州圖經二卷	吳革	682
永陽志三十五卷	龔維蕃	683
吳陵志十卷		683
高郵志二卷、續修十卷	孫祖義、汪綱	684
都梁志八卷	霍麓、周之瑞	685
續志一卷		685
合肥志四卷	唐鉞	686
同安志十卷	錢紳	687
歷陽志十卷	程九萬、黃宜	687
黃州圖經四卷、附錄一卷	李宗諤、李說	688
齊安志二十卷	厲居正	689
濠梁志三卷	張季樛	689

無爲志三卷	宋宜之	690
襄陽志四十卷	劉宗、任旂	690
襄沔記一卷	吳從政	691
房州圖志二卷	陳宇	692
義陽志八卷	關良臣	692
長沙志五十二卷	褚孝錫等	693
續長沙志十一卷		693
長沙十風碑一卷	張謂	694
衡州圖經三卷	孫德輿	694
零陵志十卷	徐自明	695
舂陵圖志十卷	章穎	696
九疑攷古二卷	吳致堯	697
清湘志六卷	林巖	697
武昌志三十卷	許中應等	698
武昌十俗編二卷	薛季宣	698
鄖城志十二卷	傅巖	699
岳陽志甲二卷、乙二卷	馬子嚴、張聲道	699
岳陽風土記一卷	危致明	700
辰州風土記六卷	田渭	702
成都古今集記三十卷	趙抃	703
續成都古今集記二十二卷	王周中	704
蜀記二卷	鄭暉	705
梁益記十卷	任弁	706
長樂志四十卷	梁克家	706
閩中記十卷	林譔	707
建安志二十四卷、續志一卷	林元	708
清源志七卷	戴溪	709
延平志十卷	胡舜舉等	709
清漳新志十卷	方杰	710
鄞江志八卷	李臯	711
甯陽志十五卷	趙彥勵等	711
武陽志十卷	葛元鷺	712
晉江海物異名記三卷	陳致雍	712
廣州圖經二卷	王中行	713
南越志七卷	沈懷遠	713
番禺雜記一卷	鄭熊	714
桂林志一卷	江文叔	714
桂林風土記一卷	莫休符	715
桂海虞衡志二卷	范成大	716

高涼志七卷	劉棠	717
邕管雜記一卷	范旻	718
嶺外代答十卷	周去非	719
南方草木狀一卷	嵇含	719
黃巖志十六卷	蔡範	720
旌川志八卷	李瞻	720
涇川志十二卷	王栢	721
新吳志二卷	張國均	721
樂清志十卷	袁采	722
修水志十卷	徐錫	722
連川志十卷	陶武	722
歷代宮殿名一卷	李昉等	722
五嶽諸山記一卷		723
王屋山記一卷	李歸一	724
華山記一卷		724
西湖古跡事實一卷	傅汝	725
青城山記一卷	杜光庭	725
茅山記一卷	陳倩	725
幙阜山記一卷	葛洪	726
豫章西山記一卷	李士文	727
玉笥山記一卷	令狐見堯	727
湘中山水記二卷	羅含	727
天台山記一卷	徐靈府	728
顧渚山記一卷	陸羽	729
廬山記五卷	陳舜俞	730
續廬山記四卷	馬玕	731
九華拾遺一卷	劉放	731
九華總錄十八卷	程太古	732
武夷山記一卷	杜光庭	732
羅浮山記一卷	郭之美	733
霍山記一卷	林須	733
雁山行記一卷	陳謙	734
廬阜紀遊一卷	孫惟信	734
何氏山莊次序本末一卷	何異	735
湘江論一卷	潘洞	735
海濤志一卷	竇叔蒙	736
太虛潮論一卷	錢棲業	737
海潮圖論一卷	燕肅	737
潮說一卷	張君房	737

西南備邊志十二卷	鄧嘉猷	738
北邊備對六卷	程大昌	738
南北攻守類考六十二卷	趙善譽	739
六合掌運圖一卷		739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章僚	740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玄奘譯，辯機撰	740
南詔錄三卷	徐雲虔	741
平道雲南錄三卷	辛怡顯	742
契丹疆宇圖一卷		742
遼四京記一卷		743
高麗圖經四十卷	徐兢	743
諸蕃志二卷	趙汝適	744
第六章 結 論		747
後 記		751
參考書目		753
索 引		773

雜史類第七

越絕書十六卷

《越絕書》十六卷，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越於彼，辯士絕於此。」故題曰「越絕」。雖則云然，而終未可曉也。

越者，國之氏也；絕者，絕也，謂勾踐時也；絕者，絕也，絕焉反之於善。越專其功，故曰「越絕」，並見本書。又簡批編尾云：「《越絕書》，諱不可讀，如樂架之有啞鐘。魚久辭龜事，見於此書。」隨齋批注。

廣校案：有關此書之撰人及書名「越絕」之義，明、清以來多有論及之者。楊慎嘗為〈跋〉曰：「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余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為姓，緝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於邦賢。」蓋所共者非康一人也。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為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余曰：『東漢人也。』『何以知之？』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鄰，隱其姓名於《參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為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成都楊慎跋。」是慎以此書為東漢會稽人袁康、吳平合撰也。稍後，田汝成為此書作〈序〉曰：「《越絕書》十五卷，凡十有九篇，為〈內經〉者二，〈內傳〉者四，〈外傳〉者十有三。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豈其然哉？〈內經〉、〈內傳〉，辭義奧衍，究達天人，明為先秦文字。〈外傳〉猥駁無倫，而〈記地〉兩篇，雜以秦、漢，殆多後人附益無疑也。〈本事篇〉序則又依託《春秋》，引證獲麟，歸於

符應，若何休之徒爲《公羊》之學者，故知是書成非一手，習其可信，而略其所疑，亦可以苴埤史氏之闕脫矣。其曰『越絕』，義含兩端，或曰奇絕，或曰斷絕。句踐困憊餘魂，弱身強志，轉敗爲功，得非夷裔雄材，曠世奇事乎？故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誠積於中，而威發於外，內能約己，外能絕人，故曰『越絕』。齊將伐魯，仲尼恥之，子貢一出而動四國，遂以興越，滅吳，亂齊，伯晉，魯恃以無恐。而《春秋》所紀二百三十四年諸侯之事，適以於越入吳終焉。故解者曰：『聖人發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彼，故曰越絕。』愚謂二說殊科，咸從臆決，折衷確貫，則前說爲優。夫吳、越保界遐陬，勢同唇齒，持信義以相恤，則敗亡之禍，安從生哉？而互爲窺竄，日尋戈矛，隙劇仇深，一施一復，興廢之際，天人昭矣。方吳之初伐越也，歲在牽牛，史墨占之，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越人迎擊，闔廬殲焉。蓋吳之違天也，是以有槁李之辱。夫差奮憤父讎，冀於必報，人謀定矣，越雖得天，未可逞也。句踐不納范蠡之諫，而先事襲之，訖用大敗。蓋越之違人也，是以有會稽之辱。越王卑詞厚禮，請成於吳，吳人許之，殆天意焉。而越王苦身焦思，約己阜民，折節賢豪，繕飾備利。范伯治外，大夫種治內，計然畫策，明於陰陽，天人合矣。夫差口且恣其淫心，窮購奢靡，疏子胥而昵宰嚭，忠佞倒植。當是時，人有言宰嚭死者，仲尼曰：『否否！天生宰嚭以亡吳也，吳不亡，嚭將無死。』嗟乎！天人之度，不更昭乎？終以勤兵遠略，而越乘虛擣之，吳是以有姑蘇之辱。其時越猶未能即有吳也，而與之平，夫差苟有志焉，或能以一旅自奮，而穀觥踰安，餘身無幾，越且假微譽，取舍循方，人事備矣，天眷殷矣，吳是以有甬東之辱。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胙，比迹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夫吳、越比壤而封，吳之視越也，猶擾虎也，跳梁不出楯檻之間，其大小強弱，不敵明甚。然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文谷孔子提學兩浙，得是書而悅之曰：『入其疆而不習其故，非學也。』校其訛舛而付梓焉。以予爲吳、越之遺黎也，屬〈序〉於予，爲之引端若此，而歸之天人之度焉。嗚呼！順天者祥，逆天者殃，修人者昌，怠人者荒。豈惟吳、越爲然，持以考百代之推遷，其故可立睹也。嘉靖二十四年秋九月，錢塘田汝成撰。」是汝成以此書成非一手，而「越絕」之義乃奇絕也。明人闕名亦有〈跋〉，曰：「《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

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身隄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卻公孫雄之請爲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是以復仇之書，解《越絕書》也。至清，《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一〈載記類〉著錄此書，曰：「《越絕書》十五卷，北都侍郎紀昀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吳地傳〉，稱勾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入也。書末〈敘外傳記〉以庾詞隱其姓名。其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木，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是會稽人也。又云：『文詞屬定，自子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是吳字也。『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則此書爲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也。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衡，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囊、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按童疑作章。文衡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楊慎《丹鉛錄》、胡侍《珍珠船》、田藝衡《留青日札》皆有是說。核其文義，一吻合。《隋》、《唐志》皆云子貢作，非其實矣。其文縱橫曼衍，與《吳越春秋》相類，而博麗奧衍則過之。中如〈計倪內經〉、〈軍氣〉之類，多雜術數家言，皆漢人專門之學，非後來所能依託也。」是《四庫全書總目》亦以此書爲袁康所作、吳平所定；又以爲《越紐錄》殆即此書。諸家所考，均可與《解題》及隨齋批注相參證。

戰國策三十卷

《戰國策》三十卷，司馬遷《史記》所本，劉向所校者也。但無撰人名氏。後漢高誘注。自東周至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篇。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一〈縱橫家類〉著錄：「《戰國策》三十三卷。右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

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遊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間。《崇文總目》多闕，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注，今止十篇，餘逸。歷代以其紀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於學縱橫者所著，當附於此。」足與《解題》相參證，公武與直齋所見之本均爲三十三篇，惟分卷各有不同。頗疑《解題》之三十卷，乃三十三卷之誤。《宋史》卷一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四〈縱橫家類〉著錄：「高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又同書卷二百七〈志〉第一百六十〈藝文〉六〈兵書類〉亦著錄：「《戰國策》三十三卷。」是《宋志》所著錄亦作三十三卷。此書《解題》入〈雜史類〉，《郡齋讀書志》入〈縱橫家類〉，《四庫全書總目》以爲未允。《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一〈史部〉七〈雜史類〉「《戰國策注》三十三卷」條云：「案《漢·藝文志》，《戰國策》與《史記》爲一類。歷代史志因之。晁公武《讀書志》始改入〈子部·縱橫家〉，《文獻通考》因之。案班固稱司馬遷作《史記》，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則《戰國策》當爲史類，更無疑義。且子之爲名，本以稱人，因以稱其所著。必爲一家之言，乃當此目。《戰國策》乃劉向裒合諸記併爲一編，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謂子者安指乎？公武改隸子部，是以記事之書爲立言之書，以雜編之書爲一家之書，殊爲未允。今仍歸之史部中。」是此書應歸史部。《郡齋讀書志》與《宋志》歸此書入子部，殊未當也。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尚書郎括蒼鮑彪注。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爲卷首。其注凡四易藁乃定。

廣棧案：《玉海》卷第四十七〈藝文·雜史〉「紹興《鮑氏國策》」條載：「十卷。紹興中鮑彪編。自劉向校定《戰國策》爲三十三卷，彪升其第二卷爲首，又自更定訓釋。見前《戰國策》。」《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一〈史部〉七〈雜史類〉著錄：「《鮑氏戰國策注》十卷，內府藏本。宋鮑彪撰。案黃鶴《杜詩補注》、郭知達《集注九家杜詩》引彪之語，皆稱爲鮑文虎說，則其字爲文虎也。縉雲人，官尚書郎。《戰國策》一書，編自劉向，注自高誘。至宋而誘注殘闕，曾鞏始合諸家之本校之，而於注文無所增損。姚宏始稍補誘注之闕，而校正者多，訓釋者少。彪此《注》成於紹興丁卯，其〈序〉中一字不及姚本。蓋

二人同時，宏又因忤秦檜死，其書尙未盛行於世，故彪未見也。彪書雖首載劉向、曾鞏二〈序〉，而其篇次先後，則自以己意改移，非復向、鞏之舊。是書竄亂古本，實自彪始。然向〈序〉稱：『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莠。案莠字未詳，姑仍原本錄之。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又稱：『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云云。則向編此書，本裒合諸國之記，刪併重複，排比成帙。所謂三十三篇者，實非其本來次第。彪核其事迹年月而移之，尙與妄改古書者有間。其更定東、西二周，自以爲考據之特筆。元吳師道作《補正》，極議其誤。考趙與吉《賓退錄》曰：『《戰國策》，舊傳高誘注，殘闕疎略，殊不足觀。姚令威寬補注，案補注乃姚寬之兄姚宏所撰，此作姚寬，殊誤，謹附訂於此。亦未周盡。獨縉雲鮑氏校注爲優。雖間有小疵，殊不害大體。惟東、西二周一節極其舛謬，深誤學者，反不若二氏之說。』是則南宋人已先言之矣。師道注中所謂補者，即補彪注。所謂正者，亦即正彪注，其精核實勝於彪。然彪注疏通詮解，實亦殫一生之力。故其自記稱四易藁後，始悟〈周策〉之嚴氏陽豎，即〈韓策〉之嚴遂陽堅，而有校書如塵埃風葉之歎。雖踵事者益密，止不得遽沒扞始之功矣。《玉海》、《四庫全書總目》所述，足與《解題》相參證。

九州春秋九卷

《九州春秋》九卷，晉司馬彪紹統撰。漢末州部之亂，司、冀、徐、兗、青、荊、揚、梁、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

廣校案：《玉海》卷第四十一〈藝文·續春秋〉「晉《九州春秋》」條載：「〈隋志·雜史〉：『《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記漢末事。』〈唐志〉九卷。《書目》：『紀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兗、徐、青、荊、揚、涼、幽九州，各一篇。』司馬彪高陽王睦之長子。專精學術，泰始中爲秘書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國朝》引之。」足資參證。此書分九卷與十卷兩種，故《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編年類〉著錄：「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又同書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霸史類〉著錄：「司馬彪《九州春秋》九卷。」是宋、元時，此書九卷本與十卷本並行也。彪，《晉書》卷八十二〈列傳〉第五十二有傳。其〈傳〉曰：「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

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可略悉其生平及撰作此書概況。

華陽國志二十卷

《華陽國志》二十卷，館臣案《唐書·藝文志》，《華陽國志》作十三卷。廣校案盧校本「二十卷」作「十三卷」，是。晉散騎常侍蜀郡常璩道將撰。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迹。末卷為〈序志〉，云：「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原註：劉璋乃焉之子。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偽史類〉著錄：「《華陽國志》十二卷。右晉常璩撰。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復自晉至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同沒，何可勝數，豈不重可歎哉！』」可與《解題》相參證。《郡齋讀書志》所言之呂微仲，即呂大防。大防嘗刻此書於成都，並爲之〈序〉曰：「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間，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邪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闕，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修於郡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見於時。民日益漓，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爲歎惜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臼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爲《晉書》』。按壽嘗爲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眾矣。復自晉初至于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丘原者，蓋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鏤行於世，庶有益於風教云。宋元豐戊午秋日，呂大防微仲譔。」是此書所撰人物，或據陳壽《晉書》增益而成。書凡十二卷：卷一〈巴志〉，卷二〈漢中志〉，卷三〈蜀志〉，卷四〈南中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卷六〈劉先主志〉，卷七〈劉後主志〉，卷八〈大同志〉，卷九〈李特雄期壽勢志〉，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讚論〉，卷十中〈廣漢士女〉，卷十下〈漢中士女〉，卷十一〈後賢志〉，卷十二〈序志〉。故其〈序志〉篇乃有「肇自開闢，終乎

永和三年，凡十二篇，號曰《華陽國志》之語。蓋全書以十二篇爲十二卷。《解題》作「二十卷」，實誤，盧文弨已先我而糾之矣。

後魏國典三十卷

《後魏國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行沖以系出拓跋，乃撰《魏典》三十篇，文約事詳，學者尚之。此本從莆田劉氏借錄，卷帙多寡不同，歲月首尾不具，殆類鈔節，似非全書。

廣校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經籍〉二十二〈史雜史〉著錄《魏典》三十卷，引《崇文總目》云：「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二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爲凡例微用編年之法，文約事詳，學者宗之。行沖以族出於魏，刻意論著，引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沖以爲非，因言道武名健，繼晉受命，此其應也。特爲論載於篇。」可與《解題》相參證。行沖，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之後，官拜太常少卿。《舊唐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五十二、《新唐書》卷二百〈列傳〉第一百二十五〈儒學〉下有傳。《舊唐書》本傳載：「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謠讖，特著論以明之。」可悉行沖撰書之旨。此書乃直齋從莆田劉氏借錄者。清人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一云：「青蓋傳言入洛陽，文思縑帛變帷囊。惟餘海上無諸地，不共中原燬靖康。吳與可權、吳私、蕭李氏、劉氏。」葉詩附注之劉氏，即《解題》所言之莆田劉氏，惜其名字已不可考矣。《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三）〈別史類〉載：「《後魏國典》三十卷，唐元行沖撰。……按：振孫謂其所見『殆類鈔節，似非全書』。則此書南宋時完本或已不多矣。」兆祐所見甚是。

大業雜記十卷

《大業雜記》十卷，唐著作郎杜寶撰。紀煬帝一代事。〈序〉言：「貞觀修史未盡實錄，故爲此書，以彌縫闕漏。」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杜

寶《大業雜記》十卷。」《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大業雜記》十卷。右唐杜寶撰。起隋仁壽四年煬帝嗣位，止越王侗皇泰二年王世充降唐事。」可相參證。寶，兩《唐書》無傳，據《解題》知除著作郎，其餘無可考。

建康實錄二十卷

《建康實錄》二十卷，唐許嵩撰。載吳、晉、宋、齊、梁、陳六朝都建康者，編年附傳，大略用實錄體。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實錄類〉著錄：「《建康實錄》二十卷。右唐許嵩撰。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年，南朝六代四十帝、四百年間君臣行事及土地山川、城池宮苑、制置興壞，用存占跡。其有異事則注之，以益見聞。按南朝四百年，除西晉平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三百三十九年而已。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實在建康宮，三百三十九年也。十父按：『嵩自敘此書云：「使周覽而不繁，約而無失。」然自順帝已後，復爲紀傳而廢編年，其間重複一事，相抵牾者甚眾。至於名號稱謂，又絕無法。蓋亦煩而多失矣。』」可補《解題》之未及。此書嵩有〈自序〉，曰：「司馬子長善敘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嫌其疎略，是非頗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爲所蔽。嵩述而不作，竊思好古今，質上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于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前，雖引漢歷二十餘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吳，太康之後三十餘年，復涉西晉之年，洎瑯琊東遷，太興即位元年，始爲東晉首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八帝、六十年而禪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年。陳建首號，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初即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一年。而吳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三十九年。通西晉革吳之年，並吳首事之年，總四百年間，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明處所，用存占跡。其有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也。」可資參證。嵩，兩《唐書》無傳，《全唐文》卷三百九十五「許嵩」條載：「嵩，肅宗時人。」

行在河洛記十卷

《行在河洛記》十卷，唐宰相尉氏劉仁軌正則撰。記李密、王世充事。末二卷記隋都城、宮殿、池苑。按《唐志》作《行年記》二十卷。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五〈編年類〉著錄：「《河洛行年記》十卷。右唐劉仁軌撰。記唐初李密、王世充事。起大業十三年二月，迄武德四年七月秦王擒竇建德。第九卷述大業都城，第十卷載宮館園囿。且云：『煬帝遷都之詔稱務崇節儉，觀其宮室，窮極綺麗。』」足資參證。惟此書書名及卷數，公私書目著錄頗有異同，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嘗詳考之，曰：「《河洛行年記》十卷，按《新唐志》卷二〈雜史類〉作《劉氏行年記》二十卷，《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通志·藝文略》卷二〈雜史類〉題同《新唐志》，卷數則同《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卷五〈雜史類〉作《行在河洛記》十卷，《宋志》卷二〈傳記類〉標題、卷數俱同《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雜史類》及《資治通鑑考異》所引，俱題《河洛記》。」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官至文昌左相。《舊唐書》卷八十四〈列傳〉第三十四、《新唐書》卷一百八〈列傳〉第二十三有傳。《舊唐書》本傳載：「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輯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即記其撰作此書事。

河洛春秋二卷

《河洛春秋》二卷，唐洋州司功包誥撰。記安史之亂。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著錄：「包誥《河洛春秋》二卷。安祿山、史思明事。」《通志》卷六十五〈藝文略·雜史〉著錄：「《河洛春秋》二卷，唐包誥撰。起祿山叛，訖史朝義敗。」《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二）〈別史類〉著錄：「《河洛春秋》二卷，唐包誥撰。誥，史無傳，字里未詳，官洋州司功。……按：安史之亂，多在河洛一帶。又《宋志·傳記類》又載此書，重出也。」可資參證。誥，兩《唐書》無傳。

明皇雜錄一卷

《明皇雜錄》一卷，唐校書郎鄭處誨撰。雜記明皇時事。大中九年序。處誨，

太和八年進士也。

廣校案：此書撰人姓名及卷數，公私書目著錄頗有異同。《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明皇雜錄》二卷，原釋：趙元。見天一閣鈔本。釋按：《書錄解題》一卷。《通考》二卷。諸家書目及今本並題鄭處晦撰。」錢東垣輯釋本。《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明皇雜錄》二卷。右唐鄭處晦撰。記孝明時雜事。《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錄〉「《明皇雜錄》」條載：「《書目》：『《明皇雜錄》二卷，大中九年校書郎鄭處晦雜記玄宗承平之事，雖微必錄，已見於太史者不言。』」是此書撰人或作趙元，或作鄭處晦；而卷數則或作二卷，或作三卷。處晦，字延美，太和八年登進士第。《舊唐書》卷第一百五十〈列傳〉第一百八、《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九十附〈鄭餘慶〉。《舊唐書》本傳謂：「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則與《解題》著錄略同。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一亦著錄：「《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唐鄭處晦撰。處晦字延美，滎陽人。宰相餘慶之孫。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事迹附見《舊唐書·鄭餘慶傳》。是書成於大中九年，有處晦〈自序〉。案史稱處晦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於世。晁公武《讀書志》見載《明皇雜錄》二卷，然又曰：『《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則史併《別錄》數之，而晁氏析《別錄》數之也。葉夢得《避暑錄話》曰：『鄭處晦《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以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曰：「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賜。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不獨爲曲江而設也。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親接，安可輕書耶？』云云。則處晦是書亦不盡實錄。然小說所記，真僞相參，自古已然，不獨處晦，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事之失實，遂廢此一書也。《避暑錄話》又曰：『盧懷慎好儉，家無珠玉錦繡之飾，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此理。此事蓋出鄭處晦《明皇雜錄》，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無此一條，然則亦有所佚脫，非完帙矣。」是《四庫全書總目》固以小說視此書。

開天傳信記一卷

《開天傳信記》一卷，唐吏部員外郎鄭綰撰。雜記開元、天寶時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開天傳信記》一卷。右唐鄭綰撰。紀開元、天寶傳聞之事，故曰『傳信』。」與《解題》略同。《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開元天寶遺事》」條載：「《書目》：『《開元傳信記》一卷，鄭綰撰。載開元天寶事迹。』」《中興館閣書目》著錄書名「開天」作「開元」，實誤。綰，字蘊武。《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九〈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八有傳。惟兩《唐書》綰字均作「綰」，未知孰是。又據兩《唐書》，綰以進士登第，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中，而未嘗任吏部員外郎，《解題》恐另有所本也。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子部〉五十二〈小說家類〉三著錄：「《開天傳信記》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唐鄭綰撰。綰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騎常侍。好以詩謠託諷昭宗，意其有所蘊蓄。擢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者，即其人也。《舊唐書》本傳稱綰嘗書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本傳顧未之及，或史文有所脫漏歟？書中皆記開元、天寶故事，凡二十二條。〈自序〉稱簿領之暇，搜求遺逸，期於必信，故以『傳信』爲名。其紀明皇戲游城南，王琚延過其家，謀誅韋氏一條。據《唐書·琚傳》，乃琚選補主簿過謝太子乘機進說，以除太平公主，無先過琚家之事。司馬光作《通鑑》，亦不從是書。惟《新唐書》兼採之。然韋氏稱制時，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安得復卜居韋杜？綰所記恐非事實，宜爲《通鑑》所不取。又如華陰見岳神，夢遊月宮，羅公遠隱形，葉法善符籙諸事，亦語涉神怪，未能盡出雅馴。然行世既久，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故錄以備小說之一種焉。」所述多補《解題》之未及。

安祿山事迹三卷

《安祿山事迹》三卷，唐華陰尉姚汝龍撰。館臣案，《唐書·藝文志》作「姚汝能」。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雜史類〉二著錄：「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三卷。華陰尉。」《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安祿山事迹》三卷，姚汝能撰。繹按：《書錄解題》作汝龍。」錢東垣輯釋

本。《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卷二〈傳記類〉著錄：「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三卷。」是此書撰人應作姚汝能爲是。《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四〈史部〉二十〈傳記類存目〉六著錄：「《安祿山事迹》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唐姚汝能撰。汝能始末未詳。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官華陰縣尉，未詳里居。則宋時已無可考矣。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元宗寵遇，起長安二年，盡大寶十二載事。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構亂事。下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盡寶應元年。記述頗詳。世所傳祿山〈櫻桃詩〉，即出此書。葉夢得《避暑錄話》常撫以爲笑，其瑣雜可知矣。」所考足補《解題》之闕。

開元昇平源一卷

《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崇十事。

廣校案：《新唐書》卷第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藝文〉三〈小說家類〉著錄：「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開元升平源記》一卷。右唐吳兢載姚崇以十事要明皇。」是此書或云陳鴻撰，或云吳兢撰。《玉海》卷第六十一〈藝文·疏〉「唐姚崇十事」條載：「《開元升平源》，先天二年十月癸卯即開元元年。講武新豐，召同州刺史姚崇至，諮天下事。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于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願以十事聞，度不可行，臣敢辭政。先仁恕，不倖邊功，法行自近，官官不預政，租賦外絕貢獻，戚屬不任臺省，接大臣以禮，群臣得犯忌諱，絕道佛營造，推此監戒，爲萬世法。』帝曰：『朕能行之。』翌日甲辰，拜兵部尚書同三品。吳兢撰《開元升平源》，《新史》采入本傳，《通鑑》不取。〈志〉『《崇集》一卷。』〈志·小說類〉：『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書目》：『吳兢撰《開元升平源》一卷。』以開元之治，基於用崇也。」是《玉海》於此書兼載〈新唐志〉及《中興館閣書目》之說，惟未確指撰人爲誰。今人岑仲勉《唐史餘瀝》卷二〈玄宗〉「姚崇十事」條曰：「《郡齋讀書志》二上云：『《開元升平源記》一卷，右唐吳兢載姚崇以十事要明皇。』《解題》五云：『《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崇十事。』蓋均信世人所傳，以爲吳兢之作。《崇文總目》：『《開元平》一卷。』錢同云：『按《唐志·小說家類》有陳鴻《開元升平源》一卷，當即此書。陳詩庭云：《書錄解題·雜史類》又有吳兢《開元昇平源》一卷，云敘姚崇十事，疑與鴻書異。』按『《開元平》』當爲『《開元升平源》』之奪，〈新

唐志〉無吳兢書，有陳鴻書，名復相同，應即一種，彼署名陳鴻，自必有據，惜諸家書目都未合參《新志考異》，遂使千年之後，猶傳訛為吳氏作品耳。陳鴻，〈新志〉五九云：『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按唐代任郎官者有一陳鴻，《英華》二九二，〈元稹授丘紆陳鴻員外郎制〉，行太常博士，上柱國陳鴻可虞部員外郎；又《元龜》九七九，長慶元年五月甲子，以虞部員外郎陳鴻為赴迴鶻婚禮使判官。就文面觀之，兩陳鴻斷非同人。第《登科記考》一七，貞元二十一年進士陳鴻下注稱：『陳鴻〈大統紀序〉云：「貞元」酉歲，登太常第，始閒居，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書始就，絕筆于元和六年辛卯。』按貞元無丁酉，以七年至辛卯推之，即此年乙酉之訛，是鴻於此年登第。』又云：『白居易於元和元年十二月作〈長恨歌〉，其〈序〉稱前進士陳鴻。』然則撰《升平源》之陳鴻，當即撰《大統紀》之陳鴻無疑。鴻，貞元末方登第，焉得於貞元仕至郎中，比觀《白集》元和元年猶有前進士之稱，其誤甚明，然則〈新志〉之貞元陳鴻，又即長慶初之虞部員外郎陳鴻，亦無疑矣。〈新志〉之貞元如不誤，則其下殆奪『進士』二字。由此推之，鴻之書最早不過元和初作，去崇相可九十年以上，定不與崇同時，而君臣問答之詞，歷歷如繪，有同身覲，正《考異》所謂稗官依託，其無稽與鴻之〈長恨歌傳〉《白氏集》一（二）等爾。居易〈歌序〉云：『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余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詩人寄興，固不定問其事之有無，凡以見鴻之言不可信也。《白氏長慶集》四四，〈為宰相謝官表〉（原注為微之作）：『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為宰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問，不立相位，玄宗明聖，盡許行之。』居易既曾與陳鴻往還在前（元稹作相在長慶），此一段故事殆亦聞諸陳鴻者，吾人不能據白〈表〉以證鴻之有據。……《全唐文》六一：『鴻，大和二年官尚書主客郎中。』按鴻有〈廬州同食館記〉，末署『大和三年，太歲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全唐文》謂鴻大和二年主客郎中，未審何據，然此亦反映〈新志〉稱貞元郎中之誤也。」據岑氏所考，是此書乃陳鴻撰。鴻之事迹，岑氏考之頗詳，可參閱。

廬陵王傳一卷

《廬陵王傳》一卷，唐彭王傳會稽徐浩季海撰。敘狄仁傑五王事。

廣棧案：《宋史》卷二百二〈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徐浩《廬陵王傳》一卷。」《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

者)(七)〈傳記類〉載：「《廬陵王傳》一卷，唐徐浩撰。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肅宗朝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遣辭瞻速，寵絕一時。德宗初授彭王傅，進會稽郡公。建中三年(782)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諡曰定。著有《廣孝經》、《書譜》、《古跡記》、《畫品》等。事迹具《舊唐書》(卷一三七)、《新唐書》(卷一六〇)本傳。……按：陳《錄》『五王』當作『立王』。此編載仁傑建言匡復中宗事也。《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載：『嗣聖元年(684)春正月甲申朔改元，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幽於別所。』又載：『垂拱元年(685)二月，遷廬陵王哲於房州。』又曰：『聖曆元年(698)九月丙子，廬陵王哲為皇太子。』〈狄仁傑傳〉曰：『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為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反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此編蓋纂其始末也。」兆祐所考甚詳，所言「五王」當作「立王」尤精洽，可與《解題》相參證，並糾《解題》之譌。

奉天錄四卷

《奉天錄》四卷，唐趙元一撰。起建中四年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趙元一《奉天錄》四卷。」《崇文書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與《新唐書》及《解題》同。惟《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則著錄作「趙源一《奉天錄》一卷。」其撰人之名字應作元一為是。元一，兩《唐書》均無傳。所撰〈奉天錄序〉則見《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六，其〈序〉曰：「緬尋太古之初，真源一味，自然朴略，不同浮華。雖不垂載，至軒轅氏征蚩尤，而廓清四海；帝舜黜有苗，而定萬邦。逮乎三王，則弔人伐罪；暴秦則并吞天下。漢高祖夷凶靜難，光武討叛懲姦，魏武破袁紹，晉武滅苻堅，廣校案：「晉武」應作「晉孝武」。宇文氏破高歡，普六茹氏平陳國，太宗擒王、竇，肅宗定安、史。故曰：亂者理之源，失者得之府，法令施則

逆子誅，《春秋》書而賊臣懼。建中四祀，朱泚作亂，居我鳳巢，忠臣義士身死王事，可得而言者哉！咸悉載之，使後來英傑，貴風義而企慕，承危伺鄰，與時浮沉者，其徒非一，正史備書，故闕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敢漏網。夫簡書直筆直言，無矯無妄，欲使朱藍各色，清濁分流，質而不文，焉敢潤色，恐史筆遺漏，故備闕也。李忠臣、朝名將，忽爲叛主之臣；洪經綸累代通儒，乃作趨時之事。其餘源休、蔣鎮之輩，敬忠日月之徒，蓋屑屑者何足道哉！每思南史之筆，班、馬之作，莫不廢食仰歎。且洪流壞隄，猶可塞也；烈火燎原，尚可撲也；逆臣賊子，難可邇也。睹此妖孽，搖動中原，莫不痛心疾首，是用書簡素，使好我者慕，惡我者懼。元一代居關右，世業三秦，親睹機槍，媼妍必記。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身乖事主，而心荷聖恩。每覽嵇紹、紀信之高義，感千載而仰慕；尋淖齒、王敦之遺跡，思奮劍而快心。疾惡之志，不忘寤寐。自起建中四祀孟冬月上旬三日涇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孟秋月中旬有八日，皇帝再復神都，於中可否，總紀其事也。夫史館之筆，才、識、學也。苟無三端，難以措其手足。元一不敏，敢竊鳳凰之一毛，以效麒麟之千里。獨學而無知，孤陋而寡聞；迹不踐於孔門，文有慚於先哲；輕塵罕增於巨岳，墜露無益於廣川；輒申螢燭之光，將助太陽之照。述而不作，有媿老彭；冀革前非，用警來祀云爾。」可知元一撰作此書之旨。《解題》所述，乃據此〈序〉櫟括。

燕南記三卷

《燕南記》三卷，唐恆州司戶魏郡谷況撰。專記成德一鎮事。自建中二年至太和七年，起張孝忠，館臣案：《唐書》建中二年九月李納陷宋州，李惟岳將張孝忠以易、定二州降。原本作「張士忠」，誤。今改正。終王承元。古語有「燕南垂，趙北際」，今以其在燕之南，故名。然河北諸鎮連叛事迹，大略具矣。

廣校案：《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燕南記》三卷，唐谷況撰。況，魏郡人，官恆州司戶。《新唐書·雜史類》著錄：『谷況《燕南記》三卷。』注云：『張孝忠事。』《通志·藝文略·雜史類》著錄《燕南記》三卷，云：『唐谷況撰，以建中時河朔叛，惟易、定張孝忠不從。』……按：孝忠，天寶末以善射授內供奉，安祿山奏爲偏將，屢爲前鋒；史朝義敗，自歸，授左領軍將軍，歷成德軍節度使。貞元七年（791）三月卒，年六十二，諡貞武。事迹具《唐書》（卷十四）、《新唐書》（卷一四八）本傳。承元，七真

第二子，承宗弟，承宗既領節鉞，奏承元爲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承宗死，眾逼爲嗣，承元密表請帥於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太和七年（833）十二月，卒於平虛，時年三十三，冊贈司徒。事迹具《唐書》（卷一四二）、《新唐書》（卷一四八）本傳。」可資參考。

建中河朔記六卷

《建中河朔記》六卷，唐李公佐撰。〈序〉言：「與從弟正封讀《國史》，至建中、貞元之際，序述河朔故事，未甚詳備，以舊聞於老僧智融及谷況《燕南記》所說略同，參錯會要，以補史闕。」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建中河朔記》六卷。」《宋史藝文志史部佚輯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

〈傳記類〉載：「《建中河朔記》六卷，唐李公佐撰。公佐，字里未詳，元和中爲洪州判官。著有《古嶽讀經》、《南柯記》、《廬江馮娼傳》、《謝小娥傳》等書。此書，兩《唐志》未著錄。」可參考。至正封，兩《唐書》無傳。《唐詩紀事》卷四十「李正封」條載：「正封字中護，終監察御史。」又載：「唐文皇好詩，太和中，賞牡丹，上謂程脩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是正封唐文宗太和時人，又嘗任中書舍人。智融，無可考。

邠志三卷

《邠志》三卷，館臣案《唐書·藝文志》作二卷。唐殿中侍御史凌準宗一撰。邠軍即朔方軍也。此本從盱江廣校案，盧校本「盱江」作「盱江」。晁氏借錄，其末題曰：「文忠修《唐史》，求此書不獲，今得於忠憲范公之孫伯高。其中尚多誤，當訪求正之。紹興乙丑晁公鄩。」

廣校案：《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邠志》一卷，凌準撰。繹按：〈唐志〉、〈宋志〉並二卷，《書錄解題》、《通攷》並三卷。」錢東垣輯釋本。是此書有一卷、二卷、三卷之別。《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邠志》三卷，唐凌準撰。準，字宗一，官殿

中侍御史，事迹附見《新唐書·王叔文傳》。〈新唐志·雜傳類〉著錄：『凌準《邠志》二卷。』《通志·藝文略·雜史類》著錄《邠志》一卷，云：『凌準撰，天寶之亂，準從事邠府。』……按：此書〈宋志〉不著撰人，又有二卷者，題凌準（準，〈宋志〉作淮，今正。）撰，當是一書，〈宋志〉複出也。作二卷或三卷者，殆分合不同。《通志》僅一卷者，疑非完本。」可供參考。

《解題》此條，余前撰《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一書，於范伯高、晁公鄮二人曾加考證，今逐錄如下：「《邠志》一書，書末有晁公鄮，乃晁說之從姪，《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二『晁先生公鄮』條記其生平事略云：『晁公鄮，景迂從姪。建炎二年，先生隨侍，寓海陵。景迂自儀真來居。是歲，先生侍十二叔之姑蘇，景迂誨之云：「吾老大，又晚為松江之行，汝歸，不及見矣！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讀書。當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不患不能為一賦。」又云：「《文忠公集》不可法乎？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遂命於架上取素川紙寫。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詩以賜。《景迂生集·附錄》。」案：景迂即晁說之，《宋元學案》卷二十二有〈景迂學案〉，載其生平及學術成就甚詳，文長不備錄。《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其小傳，曰：『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又字季此。慕司馬光之為人，自號景迂，清豐人，端彥子。原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祐中以黨籍放斥，後終徽猷閣待制。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一。說之博極群書，善畫山水，工詩，通《六經》，尤精《易傳》。有《儒言》、《晁氏客語》及《景迂生集》二十卷。』案：說之有手足多人，補之、詠之、沖之，皆其兄弟。《宋元學案》卷二十二〈景迂學案〉後，有全祖望案語曰：『祖望謹案：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詞游坡、谷間，如補之、詠之、沖之，皆盛有名。獨景迂湛深經術，親得司馬公之傳；又為康節私淑弟子，其攻新經之學尤不遺餘力。世但知推龜山、了翁，而不知景迂更過之。《宋史》乃為補之、詠之作傳，而景迂失焉，陋矣！』誠如全謝山所言，景迂於《宋史》中無傳；補之、詠之傳，則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傳〉第二百三〈文苑〉六。今可考知者，晁公休、晁公武為沖之子；公鄮既為景迂從姪，倘其亦為沖之子，則與公休、公武為同胞兄弟；若為補之、詠之子，則與公休、公武為從兄弟矣。公鄮之識語既撰於紹興十五年乙丑，而直齋為南城宰，則約在嘉定十四年辛巳，兩者相隔凡七十六載，故余頗疑《解題》所指之『盱江晁氏』，或即為公鄮之兒孫輩，惜其名氏已不可知矣。至公鄮之題識，有可議者二事。案題識謂《邠志》三卷，『今得於忠憲范公之孫伯

高』。考忠憲范公即范雍，《宋史》卷二百八十八〈列傳〉第四十七有傳。惟其〈傳〉明載：雍『卒，贈太子太師，諡忠獻』。公鄴題識作『忠憲』，顯誤。此一事也。又案《宋史》雍〈傳〉載：雍子宗傑；宗傑子子奇，字中濟，元祐間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二。子奇子坦，字伯履，政和間以徽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是則雍之孫乃子奇，非伯高也。子奇既卒於元祐間，設以伯高爲其兄弟，亦無由下迄紹興乙丑，伯高猶在人間，蓋兩人年齡相距五、六十年，故可確斷伯高殊非范雍之孫。竊疑伯高確有其人，公鄴亦確曾向伯高借《邪志》，惟伯高或爲范坦之子，坦政和年間卒，年六十二，以年歲論，適可下接伯高。若由是以判，則伯高乃范雍之玄孫，而公鄴仍以『孫』稱之者，或籠統言之，未加細考耳。此二事也。」第四章第二節。可供參考。

涼國公平蔡錄一卷

《涼國公平蔡錄》一卷，唐山南東道掌書記鄭澥蘊上撰。涼國公者，李愬也。廣校案：《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涼國公平蔡錄》一卷，唐鄭澥撰。澥，字蘊上，嘗爲李愬判官，官山南東道掌書記，開州刺史。〈新唐志·雜史類〉著錄：『鄭澥《涼國公平蔡錄》一卷。』注云：『字蘊上。李愬山南東道掌書記，開州刺史。』《通志·藝文略·雜史》著錄《平蔡錄》一卷，云：『唐鄭澥記李愬平吳元濟事。』……按：愬，字元直，憲弟，善騎射，有籌略，元和中以討吳元濟，爲唐鄧節度使。淮西平，歷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以破李師道，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官至太子少保，卒諡武。其討元濟之始末，具《唐書》（卷一百三十三）本傳。元濟事迹，具《唐書》（卷一百四十五）、《新唐書》（卷一百一十四）本傳。又按：《明內閣藏書目錄》（卷六）著錄：『《平蔡錄》一冊，全。』云：『唐書記鄭澥撰，紀李愬平吳元濟事。後附路振《乘輅錄》。』是明萬曆年間此書尙存，今則已亡佚矣。」足供參考。

國史補三卷

《國史補》三卷，唐學士李肇撰。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第卷六〈雜史類〉著錄：「《國史補》二卷。右唐李肇撰。起開元，止長慶間事。初，劉餗記元魏迄唐開元事，名曰《國朝傳記》，故肇續之。」《玉海》卷第四十七〈藝文·雜史〉「《唐國史補》」條載：「〈志〉：

『李肇《國史補》三卷。述開元至長慶事，以補史氏之缺。』均足資參證。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國史補》三卷，按《新唐志》卷二、《書錄解題》卷五、《宋志》卷二《傳記類》俱作三卷。按是書卷分上、中、下，疑『三』乃『一』之誤。」是此書應作二卷，《郡齋讀書志》誤也。肇，兩《唐書》無傳。《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一著錄：「《唐國史補》三卷，兩江總督孫連本。唐李肇撰。肇有《翰林志》，已著錄。此書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書中皆載開元至長慶間事，乃續劉餗小說而作。上卷、中卷各一百一十條，下卷一百一十條，每條以五字標題。所載如謂『王維取李嘉祐水田白鷺之聯』，今李《集》無之。又記『霓裳羽衣曲』一條，沈括亦辨其妄。又謂『李德裕清直無黨』，謂『陸贄誣于公異』，皆為曲筆。然論張巡則取李翰之傳，所記左震、李汧、李廣、顏真卿、陽城、歸登、鄭絪、孔戣、田布、鄒待徵妻、元載女諸事，皆有裨於風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獄之說，楊氏、穆氏兄弟賓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說諸典故及下馬陵、相府蓮義，亦資考據。餘如擣蒲盧雉之訓，可以解劉裕事；劍南燒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隱詩。可採者不一而足。〈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為式，蓋於其體例有取云。」足資參考。

大唐新語十三卷

《大唐新語》十三卷，唐江都縣主簿劉肅撰。自武德迄大曆，分類編纂，凡三十類。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大唐新語》十三卷。右唐劉肅撰。輯唐故事，起武德至大曆，分為三十類。」《玉海》卷第五十五〈藝文·著書雜著〉「《唐新語》」條載：「〈志·雜史類〉：『劉肅《大唐新語》十三卷，元和中。』《書目》：『輯唐故事，起武德，止大曆，分為三十類。』惟此書應為三十類，《中興館閣書目》誤。《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一亦著錄此書，曰：「《大唐新語》十二卷，內府藏本。唐劉肅撰。《唐書·藝文志》載此書三卷，註曰：『元和中江都主簿。』此本結銜乃題『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未詳孰是也。所記起武德之初，迄大曆之末，凡分三十門，皆取軼文舊事有裨勸戒。前有〈自序〉。後有〈總論〉一篇，稱『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記》。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雜

史類》中。然其中〈諸謔〉一門，繁蕪猥瑣，未免自穢其書，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庶協其實。是書本名《新語》，〈唐志〉以下諸家著錄並同。明馮夢禎、俞安期等因與李扈《續世說》僞本合刻，遂改題曰《唐世說》，殊爲臆撰。商濬刻入《稗海》，併於肅〈自序〉中增入『世說』二字，益僞妄矣。《稗海》又佚其卷末〈總論〉一篇，及〈政能〉第八之標題，亦較馮氏、姚氏之本更爲疎舛。今合諸本參校，定爲三十篇，〈總論〉一篇，而復名爲《大唐新語》，以復其舊焉。」所考翔實，足資參證。

元和丁亥歲序。

案：元和丁亥，爲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劉肅〈自序〉云：「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戒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摭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床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於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勒成十二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其人。時元和丁亥歲，有事於圓丘之月序。登仕郎、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撰。」可參考。

太和野史三卷

《太和野史》三卷，不著名氏。但稱「大中戊辰陳郡袁濤序」。自鄭注而下十七人，本共爲一軸，濤分之爲三卷。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公沙仲穆《大和野史》十卷，起大和，盡龍紀。」《玉海》卷第四十七〈藝文·雜史〉「唐《大和野史》」條載：「《會要》：『龍紀中，有處士公沙仲穆纂《野史》十卷。』大和，唐文宗年號；龍紀，唐昭宗年號。據〈新唐志〉及《玉海》所引《唐會要》，見此書乃公沙仲穆撰，凡十卷。袁濤，無可考。鄭注，絳州翼城人。《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九〈列傳〉第一百四十四有傳。

太和摧兇記一卷

《太和摧兇記》一卷，文與上同而不分卷，豈其初本耶？

廣校案：《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太和摧兇記》一卷，諸家諸目並不著撰人。」錢東垣輯釋本。《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太和摧兇記》一卷。」《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太和摧兇記》一卷，唐不著撰人。〈新唐志〉（卷五）〈雜史類〉著錄《太和摧兇記》一卷，不著撰人。《通志·藝文略》亦著錄此書，云：『記太和甘露事，誅鄭注等，作十八傳。』《直齋書錄解題·雜史類》著錄《太和野史》三卷，陳氏曰：『不著名氏，但稱大中戊辰（二年，848）陳郡袁濤序，自鄭注而下十七人，本共爲一軸，濤分之爲三卷。』又著錄《太和摧兇記》一卷，曰：『文與上同而不分卷，豈其初本耶？』知此書當時所題或不同。按：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爲水族。爲人詭譎陰狡，善揣人意，初以醫結襄陽節度李勣，署衙推，漸得參預軍政，監軍王守澄與語，驚服，及入之樞密，遂挈之入京。注日夕爲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擢右神策判官。守澄薦於文宗，召對，進太僕卿。險人躁夫，日走千門謁，權震天下。注又援用李訓，因與訓日日議論帝前，謀鉏翦中官，冀爲要功地。而訓實忌注，乃請出注爲鳳翔節度使，以作外援。注到鎮，託言入護守澄喪，因以鎮兵擒誅群臣。訓恐注專功，先五日以發，是爲甘露之變。注聞訓敗，中道而還，爲監軍張仲清所殺，宦者矯旨族誅之。此書蓋記當時與甘露之變諸人之事也。〈新唐志〉又有李潛用《乙卯記》一卷，不著撰人之《野史甘露記》二卷，並載李訓、鄭注事者也。」可供參證。

野史甘露記二卷

《野史甘露記》二卷，不著名氏。上卷記甘露之禍，下卷敘諸臣本末。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野史甘露新記》二卷，……並不知作者。」與此當屬同一書。《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野史甘露新記》二卷，唐不著撰人。〈新唐志·雜史類〉著錄《野史甘露記》二卷，不著撰人。按：此書〈宋志〉所著錄者與〈新唐志〉、陳《錄》所著錄者，書名略

有不同。〈新唐志〉又有李潛用《乙卯記》一卷及不著撰人之《太和摧兇記》一卷、《開成紀事》二卷等，並載甘露之事者，今亦並無傳本。」可供參考。

乙卯記一卷

《乙卯記》一卷，唐布衣李潛用撰。末又有吳郡李寔者，述訓、注本謀附益之。乙卯者，太和九年也。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李潛用《乙卯記》一卷。」所著錄者與此同。《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乙卯記》一卷，唐李潛用撰。潛用，始末未詳。〈新唐志·雜史類〉著錄：『李潛用《乙卯記》一卷。』注云：『李訓、鄭注事。』《通志·藝文略》著錄《乙卯記》一卷，云：『李潛用撰，記太和乙卯歲（九年，835）李訓等甘露事。』按：李訓、鄭注於太和九年謀誅中官，事敗，反為宦官矯旨所殺，史稱甘露之變，始末具兩《唐書》〈鄭注〉、〈李訓傳〉。又按：〈新唐志〉又有《太和摧兇記》一卷、《野史甘露記》二卷、《開元紀事》二卷（《通志·藝文略》作三卷，並不著撰人，皆記當時事者也。」可供參考。李寔，生卒未詳。

兩朝獻替記三卷

《兩朝獻替記》三卷，唐宰相李德裕文饒撰。敘文、武兩朝相位奏對事迹。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兩朝獻替記》三卷。右唐李德裕撰。德裕相文宗、武宗，錄當時奏對議論。」《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唐《文武兩朝獻替記》」條載：「〈志·雜史類〉：『李德裕《獻替記》三卷。』《書目》：『二卷，載其在文宗、武宗朝論奏始末。』」可資參證。惟《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著錄此書作二卷，《宋史》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同，未知孰是？又《玉海》著錄之書名多「文武」二字，《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同。德裕字文饒，趙郡人。《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新唐書》卷一百八十〈列傳〉第一百五有傳。《舊唐書》本傳謂：「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是德裕確撰有此書。

會昌伐叛記一卷

《會昌伐叛記》一卷，李德裕撰。記平澤潞事。

廣校案：《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會昌伐叛記》一卷，唐李德裕撰。……〈新唐志·雜史類〉著錄：『李德裕《會昌伐叛記》一卷。』《通志·藝文略》著錄《會昌伐叛記》一卷，云：『記李德裕相武宗，破回鶻，平劉稹（《通志》稹作禎，今正）。』……按：德裕籌劃平澤潞，厥功獨多，始末詳兩《唐書·李德裕傳》。」可供參考。《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列傳〉第一百二十四〈李德裕〉載：「其年（會昌三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效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茲威令去矣！』帝曰：『卿算用兵必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二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魏鎮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洛、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算。」可知德裕運籌帷幄，討伐劉稹梗概。

次柳氏舊聞一卷

《次柳氏舊聞》一卷，李德裕撰。記柳芳所聞於高力士者，凡十七條。上元中，芳謫黔中，力士徙巫州。芳從力士問禁中事，德裕父吉甫從芳子冕聞之。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次柳氏舊聞》一卷。右唐李德裕撰。上元中，史臣柳芳與高力士同竄黔中，爲芳言開元、天寶禁中事，乃論次，號《問高力士》。李吉甫與芳子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嘗道力士之說，吉甫每爲其子德裕言。歲祀既久，遺稿不傳，但記十七事。後文宗訪力士事於德裕，德裕遂編次上之。多同《明皇雜錄》。」足資參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一亦著錄此書，曰：「《次柳氏舊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唐李德裕撰。德裕事迹具《唐書》本傳。是書所記皆元宗遺事，凡十七則。前有德裕〈自序〉，大略謂史官柳芳，上元間徙黔中。高力士時亦徙巫州，相與周旋。因得聞禁中事，記爲一書，曰《問高力士》。太和中，詔求其書，宰相王涯等向芳孫度支員外郎環索之，不獲。而德裕父吉甫及與芳子吏部郎中冕遊，嘗聞其說，以告德裕。德裕因追憶錄進。《舊唐書·文宗本紀》載太和八年九月己未，宰臣李德裕進《御臣要略》及《柳氏舊聞》三卷，蓋即其事。惟卷數與今本不合，殆二書共爲三卷歟？中如元獻皇后服藥、張果飲菟汁、無畏三藏祈雨、吳后夢金甲神、興慶池小龍、內道場素黃文事，皆涉神怪。其姚崇、魏知古相傾軋，及乳媼以他兒易代宗事，亦似非實錄，存以備異聞可也。柳瑄常侍《旨旨》案此書無足行之本，此據陶宗儀《說郛》所載。首載李輔國逼脅元宗遷西內事，云此事本在朱崖太尉所續《程史》第十六內，蓋以避時事，所以不書也。考德裕所著，別無所謂《程史》者。知此書初名《程史》，後改題今名。又知此書本十八條，刪此一條，今存十七。至其名《程史》之義，與所以改名之故，則不可詳矣。」亦可參考。《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李德裕《柳氏舊聞》一卷。」書名無「次」字，則與《舊唐書·文宗本紀》所載同也。

四夷朝貢錄十卷

《四夷朝貢錄》十卷，唐給事中渤海高少逸撰。會昌中，宰相李德裕以黠戛斯朝貢，莫知其國本原，詔爲此書。凡二百一十國，本二十卷，合之爲十卷。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五十三〈朝貢·外夷來朝〉「《四夷朝貢錄》」條載：「〈志·地理類〉：『高少逸《四夷朝貢錄》十卷。會昌中奉詔撰。給事中。』《書目》：『起武德，迄會昌，能以名通，皆書國氏。會昌中，乾於斯朝貢，莫知其本原。李德裕因請序諸蕃譜系，命少逸同修撰。本二十卷，合爲十卷。』」足資參證。《解題》之「黠戛斯」，即《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之「紇於斯」，譯語不同耳。少逸，《舊

唐書》卷一百七十〈列傳〉第一百七十、《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二十，均附其弟〈高元裕〉。《舊唐書》載：「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左授贊善大夫，累遷左司郎中。元裕爲中丞，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爲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可悉其生平始末。

東觀奏記三卷

《東觀奏記》三卷，唐右補闕裴廷裕館臣按《文獻通考》作「裴廷裕」。膺餘撰。記宣宗朝事，凡八十九條。

廣棧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裴廷裕《東觀奏記》三卷，大順中，詔修宣、懿《實錄》，以日曆、注、記亡缺，因據宣宗政事，奏記於監修國史杜讓能。廷裕字膺餘，昭宗時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貶湖南，卒。」《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東觀奏記》三卷，右唐裴廷裕撰。昭宗時，長安寇亂相仍，自武宗以後，日曆、起居注散帙不存，詔史臣撰宣、懿、僖三朝《實錄》。廷裕次《宣宗錄》，特采大中以來耳目間見，撰次此書，奏記於監修杜讓能，以備史閣討論云。」《玉海》卷第四十八〈藝文·記注〉「唐《東觀奏記》」條載：「《會要》：『大順二年二月，敕吏部侍郎柳玭等修宣、懿、僖《實錄》。始，監修杜讓能以《三朝實錄》未修，乃奏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郎李嗣、太常博士鄭元廷等十五人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廷裕采宣宗朝耳目間睹，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記》，納於史館。』」足資參證。此書有廷裕〈序〉，曰：「聖文睿德光武宏孝皇帝，自壽邸即位。二年，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僖宗《三朝實錄》未修，歲月漸遠，慮聖蹟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碩學之士十五人，分修《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徹、太常博士鄭元庭，專修《宣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惕不敢易，思摭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條例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修起居注，逐季送史館，廣棧案：『史館』」疑尚有『史館』二字，附。別設修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曆，至修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曆、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曆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筆未就，非官曠職，無憑起凡例也。廷裕自爲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間睹，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

縣官，且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史官右補闕裴廷裕撰。」是〈新唐志〉以降，諸家目錄所載多據裴〈序〉。又延裕之名應作廷裕，其〈序〉自署及《玉海》所引《會要》均如此。《解題》作延裕，誤。

貞陵遺事二卷、續一卷

《貞陵遺事》二卷、《續》一卷，唐中書舍人令狐澄撰。吏部侍郎柳玭續之。澄所記十七事，玭所續十四事。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令狐澄《貞陵遺事》二卷，絢子也。乾符中書舍人。」又：「柳玭《續貞陵遺事》一卷。」《宋史》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二〈故事類〉著錄：「令狐澄《貞陵遺事》一卷。」著錄卷數不同，澄，兩《唐書》無傳。《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二〈令狐楚〉載：「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是澄乃緘之子，定之孫，〈新唐志〉作絢之子，恐誤；《解題》依〈新唐志〉，謂澄官中書舍人，恐亦未可據。至柳玭其人及其書，《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載：「《續貞陵遺事》一卷，唐柳玭撰。玭，仲郢子，出書判拔萃，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爲副。湜貶高要尉，玭三上疏申理，湜見疏本，歎曰：『我白辨析，亦不及此。』出廣州節度副使。黃巢陷廣州，郡人鄧承勳以小舟載玭脫禍。歷諫議給事中，位至御史大夫，著有《柳氏序訓》一卷。事迹附見《唐書》（卷一六五）、《新唐書》（卷一六三）〈柳公綽傳〉。……按：令狐澄嘗撰《貞陵遺事》二卷，記十七事，此書乃玭之所續者，凡十四事。今澄書尙存，玭書則已亡佚矣。」可參考。

咸通庚寅解圍錄一卷

《咸通庚寅解圍錄》一卷，唐成都少尹張雲景之撰。言南詔圍城扞禦事。

廣校案：《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咸通庚寅解圍錄》一卷，唐張雲撰。雲字景之，一字瑞卿，咸通朝官起居郎，與左拾遺劉蛻上疏論令狐滈不宜爲左拾遺，歷興元尹。《全唐文》（卷八〇六）載其〈論令狐滈不宜爲左拾遺疏〉、〈復論令狐滈疏〉。〈新唐志·雜史類〉著錄：『張雲《咸通解圍錄》一卷。』注云：『字景之，一字瑞卿，起居舍人。』《通

志·藝文略》著錄《咸通解圍錄》一卷，云：『張雲撰，記咸通中雲南蠻寇成都。』……按：庚寅爲十一年（870）。其年南詔蠻圍成都事，《唐書·懿宗本紀》及《南蠻傳》並不載。」足資參考。

金鑾密記三卷

《金鑾密記》三卷，唐翰林學士承旨京兆韓偓致堯撰。具述在翰苑時事，危疑艱險甚矣。昭宗屢欲相之，卒不果而貶，竟終於閩。非不幸也，不然與崔垂休輩駢肩就戮於朱溫之手矣。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韓偓《金鑾密記》五卷。」《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金鑾密記》一卷。右唐韓偓撰。偓，大復元年爲翰林學士，從昭宗西幸。朱溫圍岐三年，偓因密記其謀議及所見聞事，止於貶濮州司馬。予嘗謂偓有君子之道四焉：唐之末，南北分朋而忘其君，偓，崔胤門生，獨能棄家從上，一也；其時播紳無不交通內外，以躡取爵位，偓獨能力辭相位，二也；不肯草韋貽範起復麻，三也；不肯致拜於朱溫，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偓之謂矣。而宋子京薄之，奈何？」本釐天復二年、三年各爲一卷，首尾詳略頗不同，互相譌校，凡改正千有餘字云。」《玉海》卷第一百五十九《宮室·殿》上「唐金鑾殿」條載：「《藝文志·雜史類》：『韓偓《金鑾密記》五卷。』《書目》：『一卷。』」上述所引，均足與《解題》相參證。惟此書分卷頗有不同。偓字致光，《解題》作「致堯」，誤。京兆萬年人，官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其傳見《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八。《偓傳》載：「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朱）全忠、（崔）胤臨陞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待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扆，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偓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

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與《解題》所載略同。崔垂休，即崔胤。《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二十七、《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下〈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下〈姦臣〉下有傳。《新唐書》本傳載：「時傳胤將挾帝幸荊、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爲太子少傅。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四年正月。」是崔胤、鄭元規、陳班等皆駢肩就戮於朱溫之手也。

廣陵妖亂志三卷

《廣陵妖亂志》三卷，唐晉陽鄭廷誨撰，館臣案：《唐書·藝文志》作「郭廷誨」撰。

廣校案：盧校本「鄭廷誨」為「郭廷誨」。言高駢、呂用之、畢師鐸等事。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郭廷誨《廣陵妖亂志》三卷。高駢事。」是此書乃郭廷誨撰，不惟《解題》誤，盧校本作「郭廷誨」亦誤。《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郭廷誨《妖亂志》三卷。」《宋志》省稱此書爲《妖亂志》，其撰人作「郭廷誨」，亦誤。《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妖亂志》三卷，唐郭廷誨撰。廷誨，崇韜被誅，廷誨隨父死於蜀。廷誨，史無傳，《全唐文》卷八四四，錄其父子之文。《通志·藝文略》著錄《廣陵妖亂志》三卷，云：『唐郭廷誨撰，記高駢鎮廣陵，爲妖人呂用之所惑，致生亂，至楊行密。』……按：駢字千里，幽州人，崇文孫。僖宗時歷天平、劍南、鎮海、淮南節度使。巢陷廣州，駢傳檄天下兵，威望大振，朝廷深倚賴之。廣明元年（880）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曰：『妖賊百萬，所經鎮戍，若陷無人之境。今朝廷所恃者都統，破賊要害之地，唯江淮爲首，彼眾我寡，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俾北渡長淮，何以扼束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即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者，以左道媚駢，駢頗用其言。用之懼師鐸等立功，即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盪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耶？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帝知駢無出兵意，乃以王鋒代之，加駢侍中，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即上書謾言不恭，部下叛去，鬱鬱無聊，乃篤

意求神仙，光啓中爲畢師鐸所殺，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事迹具《唐書》（卷一八二）、《新唐書》（卷二二四）本傳。」足資參證。

汴水滔天錄一卷

《汴水滔天錄》一卷，唐左拾遺王振撰。言朱溫篡逆事。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著錄：「王振《汴水滔天錄》一卷，昭宗時拾遺。」《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汴水滔天錄》一卷，王振撰。按：《通攷》作王振，撰寫之僞。」錢東垣輯釋本。是撰人作王振者誤。《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汴水滔天錄》一卷，唐王振撰。振，字里未詳。昭宗時官左拾遺，後仕楊行密兄弟爲史官，有《詩集》。……《通志·藝文略》著錄《汴水滔天錄》一卷，云：『五代王振撰，記梁太祖事。』……按：梁太祖事迹具《五代史》（卷一）、《新五代史》（卷一）、〈本紀〉。」足供參證。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馮翊敬翔子振撰。自廣明巢賊之亂，朱溫事迹，迄於天祐弑逆，大書特書，不以爲愧也。其辭亦鄙俚。

廣校案：《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梁太祖編遺錄》二十卷，敬翔撰。釋按：《書錄解題》作《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錢東垣輯釋本。所載書名、卷數均與《解題》不同，惟應同屬一書。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舊五代史》卷十八〈梁書〉十八〈列傳〉第八、《新五代史》卷二十一〈梁臣傳〉第九有傳。《舊五代史》本傳載：「初，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衰、鄒殷象、馮錫嘉奉詔修撰《太祖實錄》二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復詔翔補緝其闕，翔乃別纂成二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案《編遺錄》，《通鑑考異》引之。《書錄解題》云『《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子振撰。自廣明巢賊之亂，朱溫事迹，迄於天祐弑逆，大書特書，不以爲愧也。其辭鄙俚。』，《舊五代史考異》」是《解題》著錄此書與《大梁編遺錄》同屬一書而異名，惟此作二十卷，彼作三十卷，證以《崇文總目》，則此書應爲一十卷。或直齋所藏者乃一不全之本。

莊宗召禍記一卷

《莊宗召禍記》一卷，後唐中書舍人黃彬撰。

廣校案：《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莊宗召禍記》一卷，黃彬撰。釋按：《通攷》上有『後唐』二字。」錢東垣輯釋本。《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莊宗召禍記》一卷，五代黃彬撰。彬，字里未詳，後唐時中書舍人。有《春秋敘鑑》、《經語協韻》等書，今並亡佚。《通志·藝文略》載《莊宗召禍記》一卷，後漢黃彬撰。……按：莊宗，後唐李克用子，名存勗，小名亞子。克用將死，授以二矢曰：『必報梁、燕、契丹之仇。』既嗣位，北卻契丹，東滅燕，又滅梁，還矢太廟。後驕恣荒於政治，伶人郭從謙謀反，中流矢死。事迹具《五代史》（卷二七）、《新五代史》（卷四）〈本紀〉。莊宗中流矢死事，《五代史》謂是時帝之左右皆奔散。《琬琰集》引《實錄·王全斌傳》亦云：『同光末，蕭牆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將皆飾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考《五代史補》謂：『莊宗爲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眾歌齊作。故凡所征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然其遇禍，近臣宿將皆走，未知何故。又《五代史闕文》謂：『莊宗嘗因博戲，賭骰子采有暗柸輪者，心悅之，乃自置暗箭格，凡博戲並認采之在下者。及同光末，鄴都兵亂，從謙以兵犯興教門，莊宗禦之，中流矢而崩，識者以爲暗箭之應。』其說頗涉冥異。茲編殆載遇禍始末之見聞。」可供參證。

三朝見聞錄八卷

《三朝見聞錄》八卷，不知作者。起乾符戊戌，至天祐末年，及莊宗中興，後唐、河東事跡。三朝者，僖、昭、莊也。其文直述多鄙俚。

廣校案：此書撰人及其書均無法多考。乾符，唐僖宗年號，戊戌爲五年（878）；天祐，哀帝年號，凡二年，至丙寅（906），爲後梁所篡。莊宗，乃後唐莊宗李存勗，年號同光，凡三年（923～925）。此書所載共五十年史事。其書雖佚，惟事迹猶可就兩《唐書》、《舊》、《新五代史》僖、昭、莊〈本紀〉得之。

大唐補記三卷

《大唐補記》三卷，南唐程匡柔撰。館臣案：馬令《南唐書》作程匡柔，原本作「臣柔」，誤，今改正。〈序〉言：「懿宗朝有焦璐者，撰《年代紀》，述神堯，止宣宗。匡柔襲《三百年曆》，補足十九朝。起咸通戊子，止癸巳，附璐書中。乾符以後備存《補紀》。」未有〈後論〉一篇，文辭雖拙，論議亦正。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著錄：「焦璐《唐朝年代紀》十卷，徐州從事，龐勛亂遇害。」匡柔曾續璐書，起唐懿宗咸通九年戊子（868），上咸通十四年癸巳（873），乾符以後，撰爲此《補紀》。是附璐書者僅懿宗一朝，《補記》則始自僖宗。《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唐補記》三卷，程匡柔撰。」錢東垣輯釋本。書名無「大」字。《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編年類〉著錄：「程匡柔《大唐補紀》三卷。」又同書〈別史類〉著錄：「程光榮，一作柔。《唐補注記》『注記』一作『紀』。三卷。」則疑重出也。《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二〈編年類〉載：「《大唐補紀》一卷，南唐程匡柔撰。匡柔，史無傳。匡柔，《直齋書錄解題》作『臣柔』，《宋史·藝文志》作『正柔』，蓋避宋太祖諱而改。清《四庫》館臣據馬令《南唐書》作匡柔，今從之。……按：焦璐之書曰《聖朝年代記》（十卷），〈新唐志〉及〈宋志〉並著錄，今亦亡佚不傳。」又同書（七）〈傳記類〉載：「《唐補注記》三卷，南唐程匡柔撰。匡柔，有《大唐補記》（三卷）已著錄。《通志·藝文略》（三）〈雜史〉著錄《唐補記》二卷，注云：唐程柔撰。記宣、懿、僖宗事。……按：此書撰人，〈宋志〉題程光榮，注曰榮一作柔。《通志》云程柔，皆避宋太祖諱，改匡爲光，或避太宗諱省去。榮、柔則二字形似而誤。又按：據振孫所言，則焦璐之書述至宣宗，匡柔所補起咸通戊子（九年，868），上癸巳（十四年，873），鄭樵誤以焦璐之書並匡柔所作也。《通志》注錄二卷，亦非完本。」頗供參考。惟兆祐依〈宋志〉，以匡柔所撰一書爲兩書。

賈氏備史六卷

《賈氏備史》六卷。漢諫議大夫賈緯撰。敘石晉禍亂，每一事爲一詩系之。

廣校案：《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賈氏備史》六卷。原釋：闕。見天一閣鈔本。」錢東垣輯釋本。《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別史類〉著錄：「賈緯《備史》六卷。」是此書名《賈氏備史》，或簡稱《備

史》。《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三)〈別史類〉載：「《備史》六卷，五代賈緯撰。緯，真定獲鹿人，唐末舉進士不第，天成中辟趙州軍事判官。漢隱帝乾祐中，受詔與王仲、竇儼等司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廣順初，《實錄》成，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旋貶平盧軍行軍司馬。廣順二年（935）春卒，及訃至，妻慟而終，聞者歎之。著有《唐年補錄》、《草堂集續集》等。事迹具《五代史》（卷一三）、《新五代史》（卷五七）本傳。……按：《五代史》本傳謂緯屬文之外，勤於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為《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宋祁《景文集》載〈賈令君墓誌銘〉，謂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然則，緯乃博學尤長於史學之士也。」足資參考。

晉太康平吳記二卷

《晉太康平吳記》二卷，周兵部尚書張昭撰。世宗將討江南，昭采晉武平孫皓事迹，為書上之。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三〈傳記類〉著錄：「張昭《太康平吳錄》二卷。」與此書應同屬一書。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正稱昭。《宋史》卷二百六十三〈列傳〉第二十二有傳。史稱昭，周世宗「顯德元年，遷兵部尚書」。「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實錄》二十卷，及梁鄧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錄》；梁主年祀浸遠，事皆遺失，遂不克修；餘三帝《實錄》，皆藏史閣。」又「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及問六經所出，并議《三禮圖》祭玉及鼎釜等。昭援引經據，時稱其該博」。是《宋史》本傳闕載其撰《晉太康平吳記》。

晉朝陷蕃記四卷

《晉朝陷蕃記》四卷，宰相大名范質文素撰，據莆田鄭氏《書目》云爾。本傳不載，故《館閣書目》云「不知作者」。未悉鄭氏何所據也。

廣校案：莆田鄭氏《書目》，即鄭樵所撰《通志·藝文略》。考《通志》卷六十五〈藝文略〉第三〈史類〉第五〈雜史·五代〉著錄：「《晉朝陷蕃記》四卷，宋朝范質等撰。」即此書。考質所著書，《崇文總目》卷二〈雜史類〉上著錄：「《晉朝陷蕃記》四卷，范質等撰。釋按：《遂初堂書目》、《讀書後志》並作《石

晉陷蕃記》。《宋志》一卷，云：『不知作者。』《書錄解題》云：『質本傳不載，故《館閣書目》云「不知作者」。』《郡齋讀書志》卷第七〈偽史類〉亦著錄：「《石晉陷蕃記》一卷。右皇朝范質撰。質，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虜表〉，知其事爲詳。記少主初遷於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內午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晉朝陷蕃記》一卷，題宋范質撰。質有《五代通錄》（六五卷）已著錄。《通志·藝文略》著錄《晉朝陷蕃記》四卷，云宋朝范質等脩。又著錄《陷蕃記》四卷，范質撰，當是一書。……按：此書殆載晉爲契丹所滅之事。考《宋史》（卷二四九）〈范質傳〉云：『晉天福中，以文章干宰相，桑維翰深器之，即奏爲監察御史。及維翰出鎮相州，歷泰寧、晉昌二節度，皆請質爲從事。維翰再相，質遷主客員外郎，直史館。歲餘，召入爲翰林學士，加比部郎中，知制誥。契丹侵邊，少帝命漢祖等十五將出征，是夜質入直，少帝令召諸學士分草制，質曰：「宮城已閉，恐泄機事。」獨具艸以進，辭理優贍，當時稱之。』惟不云撰有此書。此編《宋志》注云：『不知作者。』《通志》云：『范質撰。』陳振孫以《范質傳》不載，故疑不敢定。」綜上所引，各家著錄此書，於其書名及卷數均有所異同；而於撰人尤多聚訟。然直齋撰《解題》前，如《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均以此書爲范質撰，故樵撰《通志》及《書目》，亦以此書爲質撰。直齋不以鄭說爲然，疑之可也；惟謂「未悉鄭氏何所據」，則不可。

五代補錄五卷

《五代補錄》五卷，尋陽陶岳撰。每代爲一卷，凡一百七條。岳，雍熙二年進士。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五代補錄》五卷，右皇朝陶岳撰。祥符壬子，岳以五季史書闕略，因書所聞，得一百七事。」足資參證。《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別史類〉著錄：「陶岳《五代史補》五卷。」當與此書爲同一書。此書岳有〈自序〉，曰：「五代之相承也，其闕亡則不廢，享祚則非永，干戈尚被於原野，聲教未浹於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

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創業，其間事迹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爲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序。潯陽陶岳介立。」此書殆撰成於大中祥符五年壬子（1012），書名正作《五代史補》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七〈雜史類〉亦著錄此書，曰：「《五代史補》五卷，浙江朱彝尊家曝書亭藏本。宋陶岳撰。岳字介立，潯陽人。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尚多闕略，因取諸國竊據，累朝創業事迹，編次成書，以補所未及。〈自序〉云：『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蓋真宗之祥符五年也。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五代補錄》。然考岳〈自序〉實稱《五代史補》，則公武所記爲誤。公武又云『共一百七事』。今是書所載梁二十一事、後唐二十事、晉二十事、漢二十事、周二十三事，共一百四事，較公武所記少三事。考王明清《揮塵錄》載：『母邱儉貧賤時，借《文選》於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初見於此事，事載陶岳《五代史補》』云云。今本無此條，殆傳寫有遺漏矣。此書雖頗近小說，然敘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故歐陽脩《新五代史》、司馬光《通鑑》多采用之。其間如『莊宗獵中牟爲縣令所諫』一條云，忘其姓名。據《通鑑》則縣令乃何澤。又『楊行密詐盲』一條云，首尾僅三年。考行密詐盲至殺朱二，實不及三年之久。又『王氏據福建』一條云，王審知卒，弟延鈞嗣。據薛《史》、《通鑑》，延鈞乃審知之子。又『梁震裨贊』一條云，莊宗令高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何便囚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遂棄輜車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通鑑考異》辨莊宗當時並無詔命遣急遞之事，岳所據乃傳聞之誤。凡此之類，雖不免疎失。然當薛《史》既出之後，能網羅散失，裨益闕遺，於史學要不爲無助也。」是知此書之價值所在。岳，《宋史》無傳，《四庫全書總目》於岳之生平亦無所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七〈雜史類〉「《五代史補》五卷」條曰：「嘉錫案：《提要》於陶岳仕履，略不及，蓋以爲無可考也。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三有是書跋云：『按岳字舜咨，湖南祁陽人，侃之後。自署潯陽者，著族望，非潯陽人也。太平興國進士，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萊公守密州，年且少，講少長禮，岳納之。後有啓謝萊公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累官太常博士、尚書職方員外郎，知端州。余靖過端州，父老言前後太守不求硯者，惟包拯與岳二人而已。岳爲郡守，有清名，著有《文集》

及此書，贈州部侍郎。子弼，《宋史》有傳。見《山谷集·陶君墓誌》及范公偁《過庭錄》、《劉忠肅集》、《明一統志》。』今人李泂字佩初。《陶岳集》《小集跋》云：『商翁諱字。《詩文奏議》十八卷，見黃山谷《商翁墓志》，此《小集》僅詩七十二首。商翁之父岳，字舜咨，雍熙二年進士，其知賓州，為乾興壬戌。後四十年，商翁繼之。又後四十年，商翁之姪達繼之。郡宅有繼政堂。陸存齋《跋五代史補》亦略有所考，然誤以舜咨為太平興國進士，且知其撰《五代史補》，而不知又撰有《荆湘近事》十卷、《零陵總記》十五卷也。』今案《宋史·藝文志·地理類》有陶岳《零陵總記》十五卷，又《霸史類》有陶岳《荆湘近事》十卷。」余氏徵引陸心源、李泂二家以考岳之生平仕履及著述甚詳明，足補《四庫全書總目》所未及。

五代史闕文一卷

《五代史闕文》一卷，翰林學士鉅野王禹偁元之撰。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五代史闕文》一卷。右皇朝王禹偁撰。錄五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凡一十七事。」此書有《自序》，曰：「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嫌，或簡牘漏略，不有記述，漸成泯滅，善惡鑒戒，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為一卷，皆聞於耆舊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其義也。」可知禹偁著作之旨。《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史部》七《雜史類》著錄：「《五代史闕文》一卷，宋王禹偁撰。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官至知黃州，事跡具《宋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不著年月。考書中『周世宗遣使諭王峻』一條，自注云：『使即故商州團練使羅守素也，常與臣言以下事跡。』是在由左司諫謫商州團練副使以後。其結銜稱『翰林學士』，則作於真宗之初。時薛居正等《五代史》已成，疑作此以補其闕。然居正等書凡一百五十卷，而《序》稱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則似非指居正等所修也。晁公武《讀書志》曰：『凡一十七事。』此本梁史三事、後唐史七事、晉史一事、漢史二事、周史四事，與晁氏所記合，蓋猶舊本。王士禛《香祖筆記》曰：『王元之《五代史闕文》僅一卷，而辨證精嚴，足正史官之謬。如辨「司空圖清真人節」一段，尤萬古公論，所繫非渺小也。如敘「莊宗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慷慨，足為武皇父子寫生。歐陽《五代史·伶官傳》全用

之，遂成絕調。惟以張全義爲亂世賊臣，深合《春秋》之義，而歐陽不取，於〈全義傳〉略無貶詞，蓋即《舊史》以成文耳，終當以元之爲定論也』云云。其推挹頗深。今考《五代史》，於朱全昱、張承燦、王淑妃、許王從益、周世宗、符皇后諸條，亦多采此書，而《新唐書·司空圖傳》即全據禹偁之說。則雖篇帙寥寥，當時固以信史視之矣。」《四庫全書總目》於此書頗見推崇，足資參考。禹偁，〈傳〉見《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二。

建隆遺事一卷

《建隆遺事》一卷，王禹偁撰。其記陳橋驛前戒警諸將事元出熙陵，而〈序〉文云：「近取《實錄》，入禁中親自筆削。」然則此書之作，誠有謂也。《邵氏聞見錄》亦嘗表而出之，而或者亦辨此書之偽，是見於王明清《揮塵錄》者尤有據，當考。原註：又名《篋中記》。館臣案：《揮塵錄》，《建隆遺事》，世稱王元之所述，其間率多誣謗之辭，如稱趙普、盧多遜受遺詔昌陵，尤為舛謬。韓王入開寶六年八月免相，至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始再秉衡鈞。當太祖升遐時，普政在外，何緣前一日與盧丞相同見於寢？又稱太祖長子德昭為南陽王，初宋嘗有此事，且載〈秦王傳〉中云云，安有淳化二年而見《二朝國史》耶？李燾亦譏此書鄙悖，不類禹偁平日之文。見此書之非禹偁作，益足信也。

廣校案：邵伯溫《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載：「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也。……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謫黃州，移鄆州，死於官。其生平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篋中記》，自敘甚祕。」與直齋原註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此書，曰：「《建隆遺事》一卷。右皇朝王禹偁記太祖事十。按太祖開寶九年十月癸丑崩於萬歲殿。先是，趙普以六年罷為河陽節度使，盧多遜至太平興國元年始除平章事。太祖崩時，宰相薛居正、沈倫也。今此云：『上將晏駕，前一日，召宰臣趙普、盧多遜入宮。』其謬甚矣。世多以其所記為然，恐不足信也。」是公武頗疑此書所記不足信。至王明清《揮塵錄》卷三「《建隆遺事》多誣謗」條，《四庫》館臣出案已引述之，惟有節文。考《文獻通考》著錄此書下引李巽巖曰：「世傳王禹偁所記《建隆遺事》十三章，考其章句，大抵不類禹偁平日之文。其七章、十三章，鄙悖益可駭，幸而史官弗信。然學士大夫不習朝廷之故者，猶以禹偁所作私信之。余嘗反復證驗，力排其誣，決知其不出於禹偁矣。蓋禹偁，世所謂名賢者，而數以直道廢，故群不逞輒假借竄奇，謂世可欺，殊不知普實愛重禹偁，而禹偁於普，尤拳拳也。」

普《遺稿》四六、〈表狀〉，往往見《禹偁集》，蓋禹偁代作也，彼小人烏得識之。」則此書殆非禹偁撰也。《解題》未云「當考」，可見直齋之矜慎。

甘陵伐叛記一卷

《甘陵伐叛記》一卷，題文升撰，不知何人。未有〈論〉稱：「甘陵人蘇朔為余言其大父慶曆中陷賊，親見則初叛時事。」原註：「則蓋王則也。按《中興書目》有《甘陵誅叛錄》，稱：「殿中丞王起撰。起時為文彥博幕客。」然則別自一書也。

廣棧案：王則叛亂事，見《宋史》卷二百九十：〈列傳〉第五十一：〈明鑑〉。《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王則，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隸宣毅軍為小校。慶曆末，以妖幻號召徒眾，據貝州反。僭號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年號得勝，凡六十六日。明鑑討擒之，送京師支解以殉。」可知其梗概。此書疑與《甘陵誅叛錄》同屬一書，文升或王起字。《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亦著錄：「王起《甘陵誅叛錄》一卷。」其書著錄在「歐陽修《歸田錄》八卷」之後，則起必為宋人。然《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載：「《甘陵誅叛錄》一卷，唐王起撰。起有《五位圖》已著錄。按：此記李齊反叛之事也。《新唐書》（卷一六七）〈王起傳〉云：『拜禮部侍郎。李齊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新唐書》（卷一七二）〈王智興傳〉云：『李齊攻宋州，智興悉銳師出宋西鄙，破之漳口。齊平，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則兆祐誤以起為唐人，又以此書為記李齊反叛之事，蓋未參考《解題》也。

涑水記聞十卷

《涑水記聞》十卷，司馬光撰。此書行於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為諱，蓋嘗辨之，以為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叔季思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為譏。

廣棧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溫公紀聞》十卷。右皇朝司馬光撰。記賓客所談祖宗朝及當時雜事。」書名與《解題》著錄不同。《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司馬光《涑

水記聞》「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一〈小說家類〉一則著錄：「《涑水記聞》十六卷。兵部侍郎鄧剡家藏本。」又謂：「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廣校妄，《宋志》作十二卷，《總目》誤。《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二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八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二卷所載往往重出，失於刊削。蓋本光未成之稿，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即無一定之卷數也。」所考微嫌未當。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七〈子部〉八〈小說家類〉一，「《涑水紀聞》十六卷」條嘗辨之曰：「案《宋史·儒林·范冲傳》云：『爲光編類《紀聞》十卷。』然則作十卷者，乃冲所編之原本。《要錄》云：『冲裒爲十冊上之，其書今行於世。』是南宋時，即以冲所編本通行，故《書錄解題》亦作十卷。《四庫》館臣之校此書，乃不據十卷之本，而別編爲十六卷，雖卷帙分合與宏旨無關，然非宋本之舊也。」所考較《四庫全書總目》精鑿。《四庫全書總目》又謂：「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常辨之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伋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憾抑矣。」考呂文靖即呂夷簡，《涑水紀聞》所記夷簡事在該書卷五，頗貶抑夷簡爲人。至此書是否「溫公全書」，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同條亦有論，曰：「嘉錫案：朱子《晦庵文集》卷八十·〈潛虛跋〉云：『洛人范仲彪炳文，自信安來客崇安，予得從之游。炳文親唐鑑公諸孫，嘗娶溫國司馬氏，逮聞又正公事，且多藏文正公遺墨。嘗問炳文：『或謂《涑水紀聞》非溫公書者，信乎？』炳文曰：『是何言也！溫公目錄月別爲卷，面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今可覆視，豈他人之所得爲哉！特其間善惡雜書，無所隱避，使所書之家，或諱之而不欲傳耳。』」又《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九記孔道輔言行，曾引《記聞》一條，言呂夷簡慶郭后事。朱子自注曰：『公孫中書舍人本中嘗言「溫公目錄《涑水記聞》，多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僞此蓋指本中。」云云。所以爲其祖辨者甚力。』然《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又云：『《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爲非溫公書，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公數事，如殺郭后等。某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溫公手寫稿本，安得爲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爲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己，則不能也。』此可與陳振孫之言互證。又考《宋史·秦檜傳》云：『檜屢禁私史，許人告，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冢亦舉光所藏書數萬卷焚之。』見伋之上章，

乃所以迎合秦檜之意。振孫所言，尙未能盡得其情僞也。又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云：『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稹爲嗣。而稹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冲，范冲也。時爲翰林侍讀學士。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紀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士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日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旨，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爲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爲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要之，此書雖不可盡信，其有補治道多矣。」於是冲裒爲十冊上之。其書今行於世。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又卷一百五十四云：『紹興十五年七月，右承務郎新添差浙江安撫司幹辦公事司馬伋言：「建安近刊行一書，曰《司馬溫公記聞》，其間頗關前朝故事。緣曾祖平日論著，即無上件文字，顯是妄借名字，傳其私說。伏望降旨禁絕，庶幾不惑群聽。」』詔委建州守臣，將不合開板文字，盡行毀棄。伋特遷一官。初，范冲在使館，上出光《記聞》，命冲編類進入。冲言此書雖未可盡信，其有補治道亦多，乃繕寫成十冊上之。至是秦檜數請禁野史，伋懼罪，遂諱其書。然其書卒行於世。』考《宋史·儒林·范冲傳》云：『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冲撫育之，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祀。』《要錄》一百四。記范冲入對言『司馬光今止有族曾孫宗召一人，難以使之出繼，欲乞令宗召權主光祀』云云，事在紹興六年八月。至八年七月始書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爲右承務郎，嗣光後。見卷一百一。或疑宗召與伋是一人，考伋有兄倬字漢章，見洪邁《夷堅丁志》卷十六『浙西提舉』條，及樓鑰《攻瑰集》卷七十一（跋張德叔辨虛），與范冲言止有宗召一人，難以出繼之說不合，然則伋非宗召也。蓋范冲初尙不知光之族中有司馬伋其人者。其後伋奉詔入嗣，必是訪求而後得之。當其未入嗣之時，其於司馬光不啻途之人耳，按《嘉泰會稽志》卷六，司馬提舉稅墓在亭，侍郎伋、監丞伋均提舉墓，則伋當是冲之子，其曾祖不知何人也。而范冲則實經紀光之家事。《要錄》卷二十，建炎二年，兩浙轉運副使范冲疾病，朱勝非奏罷之。上以司馬光家屬在冲所，不許。冲在兩浙入爲《通鑑》氣版，見《要錄》卷十六。今以冲據光手稿編類之書，而爲伋者忽出而自辨，謂光無

此件文字，不亦誣乎？范冲爲祖禹之子，見祖禹本傳。而朱子所見之范炳文，爲祖禹諸孫，皆嘗親見光之手稿者。炳文言溫公日錄月別爲卷，面記行事，皆述見聞，手筆細書，與冲所言光平生記錄文字，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者，無一不合。然則此書爲光所作，更無疑義。其書出於光之曾孫家中，而爲高宗所得。觀高宗言光字畫端勁，如其爲人，則范冲之所編類者，皆據光之親筆。高宗留心翰墨，喜收書畫，自具精鑒。《要錄》卷一百六又載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坐隅，每取展玩。』是高宗於光之筆蹟，辨之熟矣。《記聞》既是光手筆細書，豈他人所能僞作者哉！至其所說之事，有得之道路傳聞，未可盡信者，則范冲論之詳矣。乃後人猶有因其書中年月姓名之偶有差誤，疑非光之所作者，皆不考之過也。細審《繫年要錄》所記，范冲編次之《涑水記聞》，出於公之親筆無疑。然朱子又言范太史孫收得手稿者，蓋冲編類之後，別行繕寫進入，而原本遂留范氏耳。」得余氏之辨證，則知此書乃溫公所撰，可無疑矣。

書壬戌事一卷

《書壬戌事》一卷，不知何人作。其記永樂之事甚詳。

廣棧案：壬戌，蓋指神宗元豐五年也。考《宋史》卷十八〈本紀〉第十六〈神宗〉三載：「（元豐五年八月）甲戌，城永樂。……九月丁亥，夏人二十萬寇永樂，曲珍戰不利，裨將寇偉等死之，夏人遂圍城。……乙未，詔張世矩等將兵救永樂。戊戌，永樂陷，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陝西轉運判官李稷死之。」此書殆記夏人陷永樂事也。《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永樂城，在陝西米脂縣西，宋种諤築，爲宋與西夏交爭之地。《宋史·地理志》：『元豐四年，收復銀州，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前據銀州大川。旋被夏陷，崇寧四年收復，五年廢爲銀州城。』」可知永樂一城之設置及其變遷。

逸史二十卷

《逸史》二十卷，丞相楊羨廣棧案 盧校本「楊羨」作「陽羨」，是。蔣芾子禮撰。其曾祖魏公之奇穎叔所記《逸史》，殆數百冊，兵火散失，捃摭遺藁，得六百六十事，爲十九門。淳熙改元書成，爲之〈序〉。

廣校案：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宋史》卷三百四十三〈列傳〉第一百〇二有傳。其〈傳〉曰：「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脩之故，爲清議所薄。」可知其政見及勤於吏治。又曰：「子增至侍從，曾孫弔別有傳。」是之奇乃弔之曾祖，《解題》不誤。弔，《宋史》卷三百八十四〈列傳〉第一百四十三有傳。其〈傳〉曰：「蔣弔字子禮，常州宜興人，之奇曾孫。」與《解題》足相參證。惟《解題》之「楊羨」，應作「陽羨」，即常州宜興。〈傳〉又謂宋孝宗時，弔「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故《解題》稱「丞相」。弔整理之奇此書已佚，《宋元學案》卷四〈廬陵學案〉「別附·文穆蔣穎叔之奇」條，梓材謹案：「謝山爲〈文穆端研記〉云：『文穆在熙寧、元祐、崇寧，推爲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物之舊，曰《逸史》，全數百卷。是亦北宋一魁儒也。惜其受知廬陵，因患「姦邪」之目，轉劾廬陵，爲瑜不掩瑕耳。』廬陵即歐陽脩。竊恐《逸史》一書，全祖望亦未之見也。」

林氏野史八卷

《林氏野史》八卷，同知樞密院長樂林希子中撰。希不得志於元祐，起從章惇，甘心下遷西掖，草諸賢謫詞者也。而此書記熙寧、元豐以來事，頗平直，不類其所爲。或言此書作於元祐之前。其後時事既變，希亦隨之，書藏不毀。久而時事復變，其孫懋於紹興中始序而行之耳。

廣校案：希字子中，福州人。《宋史》卷三百四十三〈列傳〉第一百〇二有傳。其〈傳〉曰：「希，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上論益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官、湖、潤、杭、亳五州，加太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實錄》兼侍讀。……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宜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與《解題》所記同。此書

鮮見其他公私書目著錄，且已佚，無可考矣。

元和錄三卷

《元和錄》三卷，池州石埭縣尉維揚馬永錫明叟撰。自元和三年牛、李對策，以至大中十三年令狐綯罷相，唐朋黨本末具矣。永錫嘗著《唐語林》、《實寶錄》等書，崇、觀、政和間人也。又有馬永卿大年者，從劉元城游，大觀三年進士，當是其群從。《館閣書目》以永錫為唐人，大誤也。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元和朋黨錄》一卷。右唐馬永易記牛、李朋黨始末，自牛僧孺試賢良，迄令狐綯去位。」書名、卷數雖不同，實與《元和錄》同屬一書。《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錄〉「唐《元和錄》」條載：「《書目》：『一卷，馬永易撰。起元和三年，迄大中十三年政迹，總號《元和錄》，蓋因所紀初年云。』」撰人名雖不同，亦實同屬一書。惟《解題》撰人馬永錫，應作馬永易。考《解題》卷十四〈類書類〉著錄：「《實寶錄》三十卷、《後集》三十卷，高郵馬永易明叟撰，蜀人句龍材校正、文彪增廣。其三十卷者，本書也。義取『名者實之寶』為名。」又《宋史》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編年類〉著錄此書，亦謂：「馬永易《元和錄》三卷。」是直齋作永錫者，偶誤也。至永易乃宋人，而非唐人，《郡齋讀書志》亦誤。然檢《郡齋讀書志》卷第十四〈類書類〉著錄：「《異號錄》三十卷。右皇朝馬永易明叟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愁天子之類。頃嘗見近世人增廣其書，名曰《實寶錄》，亦殊該博。」則《郡齋讀書志》此條稱永易為「皇朝」人。是公武亦非不知永易為宋人，偶有疎失耳。

邵氏辨誣三卷

《邵氏辨誣》三卷，右奉直大夫河南邵伯溫子文撰。專辨紹聖群小誣謗宣仁事本末。紹興中，其子待制溥上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實錄類〉著錄：「《邵氏辨誣》一卷。右皇朝邵伯溫撰。辨蔡卞、章惇、邢恕誣罔宣仁欲廢哲宗立徐邸事。」足資參證。有關群小誣謗宣仁事，《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傳〉第一〈后妃〉上〈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載：「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後二年，章惇、蔡卞、邢恕始造為不根之謗，皇太后、太妃力辨其誣，事乃已。語在〈恕傳〉。」

檢同書卷四百七十一〈列傳〉第二百三十一〈姦臣〉一〈章惇〉載：「哲宗親政，有復興寧、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載：「惇用邢恕爲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演，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贈遵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讀此，可知章、蔡、邢三人一再誣陷宣仁梗概。考《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儒林〉三有邵伯溫傳。其〈傳〉曰：「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入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是伯溫撰有《邵氏辨誣》，並以此書受禍。又考《宋史翼》卷十、列傳第1有邵溥傳。其〈傳〉曰：「邵溥，字澤民，洛陽人，堯夫孫、伯溫子也。……（紹興）七年二月充徽猷閣待制，知衡州。溥乞外宮觀，尋改眉州。七月，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一卷。」是溥上此書在紹興七年七月，以徽猷閣待制，改知眉州時。

邵氏聞見錄二十卷

《邵氏聞見錄》二十卷，邵伯溫撰。多記國朝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邵氏聞見錄》二十卷，右皇朝邵伯溫子文撰。記國朝雜事，迄紹興之初。〈序〉言：『早以其父之故，親接前輩，得前言往行爲多，類以成書。』其父雍也。」所記較《解題》爲詳。此書又名《邵氏聞見前錄》，伯溫撰〈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早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

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尙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是此書撰成於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又此書有伯溫仲子邵博〈序〉，中有云：「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其遺書既成於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第二十卷，并傳於代。……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尙有取焉。仲子博謹序。」則此書乃邵博所編就。

又有《後錄》三十卷，其子溥所作，不專紀事。在〈子錄·小說類〉。

案：《解題》卷十一〈小說家類〉著錄：「《聞見後錄》二十卷，邵某撰。」此條據盧文弨校本，「二十卷」作「三十卷」；「邵某」作「邵博」；並注曰：「據《雜史門》改。」惟《解題·雜史類》作「溥」，不作「博」。

案節兩孫溥、博。舊見一本《邵氏聞見後錄》，名博，今作溥，未知直齋何所據？考博是。蓋于本不應誤也。隨齋批注。

案：作「博」是，直齋誤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小說家類〉一著錄：「《聞見後錄》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溫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是《四庫全書》所采用之江西巡撫採進本亦以此書爲博撰。清嘉慶間張海鵬輯刊《學海討原》，其所收之《邵氏聞見後錄》亦稱「宋邵博著」。博既爲其父編理《聞見錄》，並撰〈序〉以述原委，則《後錄》必博所撰，振孫未嘗深究，故有此謬。

國史後補五卷

《國史後補》五卷，蔡條撰。條，京之愛子。京末年事皆出條。條兄攸既叛父，亦與條不咸。此書大略爲其父自解，而滔天之惡，終有不能隱蓋者。其間所載宮闈禁密，非臣庶所得知，亦非臣庶所宜言，既出條筆，事遂傳世，殆非人力也。

廣校案：條字約之，京之季子。《宋史翼》卷四十〈列傳〉第四十〈姦臣〉載：「條官至徽猷閣待制。條在兄弟間，粗親翰墨，京特鍾愛之，然與攸不咸。攸有爲，條必反之。攸與京謀奏請通延福宮景龍江路，撤閭闔門，跨城爲複道，飛橋入賜第，得旨宣諭，毀民居數千家。條夜草書力爭，京愕然，祕其章不肯出。攸數白徽宗，請殺條。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貶新州，改光州。京恐條出，則攸必陰害之，因賞橋內宴，拜懇徽宗前，乃

勒停令侍養。宣和六年，京落致仕，復以太師總三省，除條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凡京所判，皆出條手，仍代京禁中奏事，堂吏數十人抱文案以從，中外側目。」可與《解題》相參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亦載：「蔡條，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仙游人，條弟。官至徽猷閣待制。條頗能文，京既老眊，事悉決於條，且代京入奏，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父京敗，條流白州而死。有《西清詩話》、《鐵圍山叢談》。」惟未載有此書。案今人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載：「《北征紀實》、《國史後補》，此兩書皆蔡條撰。《解題》卷五〈雜史類〉：『《國史後補》五卷，蔡條撰。條，京之愛子。京末年事皆出條。條兄攸既叛父，亦與條不咸。此書大略爲其父自解。其間所載宮闈禁密，非臣庶所得知，亦非臣庶所宜言；既出條筆，事遂傳世，殆非人力也。』又：『《北征紀實》二卷，蔡條撰。敘伐燕始末。歸罪童貫、蔡攸，亦欲爲京文飾。』按條所著，尙有《西清詩話》三卷；而今尙存者，則有《鐵圍山叢談》六卷。《提要》著錄云：『條字約之，自號百衲居士，興化仙游人，蔡京季子，官至徽猷閣待制。京敗，流白州以死。《宋史》附載〈京傳〉末。見《宋史》卷四七二。書中稱高宗爲今上。趙鼎卒於紹興十七年，此書記鼎卒後王黼坐調護鼎罷官，過白州見條之事，是南渡後二十餘年尙謫居無恙。所作《北征紀實》，陳振孫謂其歸罪童貫、蔡攸，爲京文飾；此書所敘亦往往如是。其人雖不足道，以其書論之，亦說部中之佳本。』見〈子部·小說家〉二。按《長編紀事本末》卷一三二：『《實錄·本紀》云：「京已八十歲，日盲，不能書字，子條用事，凡判筆皆條爲之，仍代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爲奸利，賞罰無章，黜陟紛紜，貶逐朝亡，殆無虛日。」』此恐源于《秀水閑居錄》，見《會編》卷五十一所引用。《宋史·蔡京傳》亦載此，殆即據《實錄》者也。《國史後補》一書，據《長編紀事本末》，知李燾《長編》頗多引用之。書中有所謂〈官制篇〉、〈都邑篇〉、〈五行篇〉、〈馬政篇〉、〈原廟篇〉、〈禮制篇〉、〈道家者流篇〉、〈宮室苑囿篇〉等，蓋亦熟于朝典者也。此書所記，有徽宗內禪事，見《會編》卷二二八。而未有云：『是爲淵聖皇帝』。淵聖之稱，在高宗即位之初。是則亦爲流白州以後之作。」可資參考。

北征紀實二卷

《北征紀實》二卷，蔡條撰。敘伐燕本末。歸罪童貫、蔡攸，意亦欲爲京文飾，然京之罪不可掩也。

黃榦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三〈故事類〉著錄：「蔡絛《北征紀實》二卷。」歸類與《解題》不同。有關伐燕之役，《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列傳〉第二百二十七〈宦者〉三〈童貫方臘附〉載：「（方）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爲眞王公，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代以譚稹。明年復起，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肝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擴、辛興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爲責，且遣使告興兵，貫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貫氣褊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謂之曰：『金人渝盟，王當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爲？』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爲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太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蜂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占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激迹其所至，蒞斬之，及於南雄。既誅，函首赴闕，梟于都市。」可略悉童貫北征之本末。而同書卷四百七十二〈列傳〉第二百三十一〈姦臣〉二〈蔡京〉亦載：「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爲參、商，父子如秦、越。」是見京之罪殆不可掩，非此書所得解也。惟此書已佚，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北征紀實》」條載：「《北征紀實》，據《鐵圍山叢談》卷二有云：『世但知魯公不主北伐，人或稱公有「百年信誓」之句，且未得其始末，故書其略。他盡見吾頃著《北征紀實》。』（京詩亦見《會編》卷七之首。）是此書又與《叢談》相先後而成。又卷四『錢城小南街淮鹽政採』條有云：『此紹興乙亥六月二十有六日也，次年戎又死。』乙亥爲紹興二十五年，次年則二十六年。若干支無誤，則《提要》言南渡後二十餘年尚謫居無恙，據此則已三十年猶在人間也。又卷三有云：『大觀末，魯公責宮祠歸浙右。吾時年十四。』據《長編紀事本末》，此事在大觀四年（1110）五月。則紹興二十六年、條已六十矣。」可供參考。

靖康要錄五卷

《靖康要錄》五卷，不著撰人名氏。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

黃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七〈史部〉三〈編年類〉著錄：「《靖康要錄》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知作者。記欽宗在儲時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編次。凡政事、制度及詔誥之類皆詳載焉。其與金國和戰諸事，編載尤詳』云云。是振孫之時已莫知出誰手矣。今觀其書，記事具有日月，載文俱有首尾，決非草野之士不睹國史、日歷者所能作。考《書錄解題》又載《欽宗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故以《要錄》名也。宋人雜史傳於今日者，如熊克《中興小紀》、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之類，大抵於南宋為詳。其詳於北宋者，惟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然《長編》已多佚闕，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之，亦僅及哲宗而止。徽宗、欽宗兩朝之事遂以無徵。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起政和，迄建炎，雖較他書為賅備，而所錄事迹章疏，惟以有涉金人者為主，餘則略焉。此書雖敘事少略，載文太繁，而一時朝政具有端委，多有史所不詳者，即以補李燾《長編》，亦無不可也。」《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書評價頗高，惟著錄卷數不同，且所引《解題》之文較《四庫》本《解題》為詳，文字亦異，未知所據。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二〈史部〉一〈編年類〉有〈校靖康要錄跋〉曰：「此書一名《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始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為書五卷，云：『所記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文獻通考》同。《文淵閣書目》不著卷數，僅注云：『二冊。』《四庫》著錄本為十六卷，然檢《浙江採進遺書錄》，載此書寫本三冊，不分卷。近人適園張氏《藏書志》載明代旋松書樓鈔本，乃祇二卷。其卷數多寡乃相懸如此，殊難索解。近時陸存齋得舊鈔十六卷本，刊入《十萬卷樓叢書》中，自為之〈序〉，頗疑陳氏所見五卷者乃別是一本，以其紀事起訖既別，多寡又殊也。第予考適園所藏明鈔二卷本，有錢綺子文〈跋〉，其述此書起靖康元年正月，迄二年四月，與十六卷本固無以異，則相傳實祇此一本，展轉沿襲，遂有二卷、五卷、十六卷及不分卷之殊，標名亦有或作『靖康』，或作『孝慈淵聖皇帝』之異耳。《四庫提要》謂此書記事具有月日，載文具有首尾，決非草野之士不睹國史、日歷者所能作。意必乾道元年洪邁等撰進《欽宗實錄》成書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故以《要錄》為名。陸氏存齋亦以書名全載諡法、廟號，可斷為

《實錄》節本之證。按直齋言迄靖康元年十二月，考其時二帝尚未至虜營，至二年正月以後，殘毀汴京，立張邦昌，驅二帝及后妃宗族北去。此皆一代興亡人事，既以《要錄》爲名，不應城破以後戛然中止。意陳氏所見或不完之本也。以余觀之，此書載當時章奏特爲賅備，文字多有他書所不見者。即以蜀人章疏論之，如馮澥〈采公論榜朝堂〉、〈論王安石學術〉兩疏，爲《宋史》及《北盟彙編》所未載。其記述詳贍，本末燦陳，尤非《孤臣泣血》、《南渡》、《竊憤》諸錄詭名以悚觀聽者可同日而語。《提要》及陸氏謂撮節《實錄》而成，要爲近之。若其撰人時代，余別有說。……至撰書之人，自《直齋書錄》即不著其名氏，《浙江採進遺書錄》言，據卷末『五月一日今上即位』一行，疑爲高宗時人。適園明鈔本錢綺〈跋〉亦同。錢氏又據《東都事略·欽宗紀》載孝慈淵聖皇帝尊號，乃康王即位時所上，至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告喪，乃定廟諡。今此書稱尊號而不稱廟諡，當爲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所作。已而知其說未爲愜當，又爲之說曰：『其時《實錄》尚未脩定，或是即稿本撮舉節目而成。』余謂此說非也。觀其排比月日，件繫文字，時事源流，翔實可據，與《日錄》、《時政記》相類，苟非當時上夫所親記，即是後人依據《實錄》以成書。至其標題靖康，著書人用本朝年號，固多有之。陸氏疑直齋、貴與皆宋人，不應改靖康之日，殊爲拘滯。即別題孝慈淵聖之稱，亦或出於臣工悲憤之忱，故沿用尊號以志思慕，固不必執此以斷撰述之出於何時也。顧余竊有所疑者，徐夢莘撰《三朝北盟彙編》，其〈白序〉在紹熙五年，其記欽宗一年之事，搜采遺聞，不遺餘力。今檢其引用書目，凡涉及靖康時事者，如朱邦基之《靖康錄》、沈良之《靖康遺錄》、李綱之《靖康傳信錄》、鄭望之之《靖康城下奉使錄》、孫偉之《靖康野史》、何烈之《靖康小史》，多全篇收入。即不知撰人之《靖康要盟錄》、《靖康事纂》、《靖康小雅》、《靖康皇族陷虜記》、《靖康總載》、《靖康小錄別錄》亦咸事甄采，可云網羅宏富，鉅細靡遺矣。乃獨於此煌煌鴻著，首尾完具者，乃無一語見錄，殊乖事理。余因此推之，撰書之人必在紹熙以後，其時《實錄》固已告成，朝士可得寓目，有志者追維虜禍，發憤而成此編，以爲和戰紛紜，因循誤國之炯戒。其載今上即位標題尊號，皆沿《實錄》之舊稱，正無庸斤斤爲之致辯者也。」傅氏所考此書之卷數及撰書人時代甚翔實，足補《四庫全書總目》之未逮。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四〈史部〉二〈編年類〉「《靖康要錄》十六卷」條亦考曰：「《靖康要錄》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知作者。記欽宗在儲時及靖康一年之事，案日編次。凡政事、制度及

詔誥之類，皆詳載焉。其與金國和戰諸事，編載尤詳』云云。是振孫之時，已莫知出誰手矣。嘉錫案：《書錄解題》卷五云：『《靖康要錄》五卷，不著撰人名氏。《通考》作不知誰撰。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通考》卷一百九十七引同，並無『案日編次』以下云云。《書錄解題》亦由四庫館白《永樂大典》內輯出，不知《提要》此條所引何以多出數十字，此不可解也。」此余氏辨證《四庫全書總目》所引《解題》較《四庫》本多出數十字為不可解。余氏續考曰：「今觀其書，記事具有月日，載文俱有首尾，決非草野之士不睹國史、日曆者所能作。考《書錄解題》又載《欽宗實錄》四十一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故以《要錄》名也。案：《書錄解題》卷四《欽宗實錄》條作『乾道四年，修撰洪邁等進。』《通考》卷一百九十四引同。此作元年者誤。考徐松所輯《宋會要》第七十冊〈職官類〉第十八『實錄院』條下云：『一年乾道二年也。五月廿日，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洪邁言：「得旨編修《欽宗實錄》、《正史》，案《正史》者，謂當時並修《欽宗本紀》。除日曆所發到《靖康日曆》及汪藻所編《靖康要錄》，並一時野史雜說，與故臣家搜訪到文字外，緣歲月益久，十不存一。』《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三。云云。』是此書乃汪藻所撰，洪邁資之以修《欽宗實錄》。《提要》謂《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抄撮之以成書，所考適得其反矣。《宋史》藻本傳載藻於紹興二年上言：『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曆之備。』制可。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今案《浮溪集》卷二〈乞修日曆狀略〉云：『臣昨待罪禁林，嘗于經筵面奏：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嚮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不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于人心。止緣姦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又云：『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預聞焉。今所領州，案藻時知湖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毀，視諸故府，案牘具存。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建炎二年。二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貼黃云：『臣契勘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

字，但見當時所頒命令，若除受、差遣、黜陟，與臣僚出處始終，則有所授劄或家集、行狀。今湖州上著及流寓上大夫家，未嘗被兵，藏書具在。如陛下從臣纂集，乞並賜移文于逐家，取上件文字，錄訖付還，庶幾粗成編帙，伏候敕旨。』詳讀此狀，則藻奏請修書之初意，乃欲上起元符，其書始自元符庚辰，即徽宗即位之年。下止建炎，舉徽、欽兩朝及中興初年之事迹，編為一書，不僅錄徽宗一代已也。又欲並記朝廷之除授、差遣、黜陟，與臣僚之出處始終，則亦不止於纂集詔旨而已。蓋藻之修書，原以備日曆之用。日曆之體，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見《宋會要》七十冊『實錄所』條，著作郎何掄上言。凡詔令謨訓、賞罰刑政、降授拜罷皆記之。見《宋會要》七十冊『國史』條，兵部尚書張叔椿上言。遇有臣僚薨卒，見為之立傳。見《宋會要》五十冊『日曆所』條，權秘書丞監劉儀鳳上言。故藻欲於御筆手詔之外，詳考上大夫之家集、行狀，纂入於書，以供史官之採擇也。乃其書既修成，僅錄徽宗之詔旨，名《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名《徽宗皇帝詔旨》，見本集卷五諸謝表。不惟不及臣僚之事，且並欽宗一朝胥闕焉。此書之作，蓋以自續其《元符詔旨》，猶是乞修日曆狀之意也。故其書成，即藏之日曆所。見前，洪邁奏書中言記事具有日月，載文俱有首尾，正是日曆之體，特不能為諸臣立傳而已。夫元符至宣和僅錄詔旨，而靖康乃能繫年紀事，豈非以徽宗一朝事迹太繁，非一人之力所能辦；靖康則首尾僅一年，事皆目睹，雖經兵燹，文獻具存，故搜採易為力歟？其後史臣採《元符詔旨》以修《徽宗實錄》，見《宋會要》七十冊『國史院』條，資政殿學士傅伯壽上言。採此書以修《欽宗實錄》，是其書為一朝國史之所自出，誠非草野傳聞與夫抄撮實錄、日曆以成書者所得並日而談也。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云：『靖康元年，虜人初犯京師，种師道為宣撫使，李伯紀以右丞為親征行營使。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劫賊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為備。初出師，以為功在頃刻，令屬官方允迪為露布。忽報失利，上震驚，於是免伯紀，師道亦罷，復建和議。汪彥章《靖康詔旨》云方會之文，非也。』今考《靖康要錄》卷二云：『初，种師道為宣撫使，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劫寨，數日前行路皆知之，虜先為備。二月一日出師，以為功在頃刻矣。御營使司屬官方會封邱門草露布，按考之《要錄》卷二云：「大觀六年四月，以給事中方會為詹事。五月，方會罷。」見此時實有方會其人。考會，興化人，弟軫以幼蔡京流嶺外，京以鄉曲故，猶用會為待制。見《揮塵後錄》卷二。然詳審此處又義，蓋謂諸屬官方聚會於封邱門耳，本不以「方會」為入姓名。明清實誤讀而誤辨。忽馳報失利，上震驚。于是罷綱，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

亦罷官撫，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其文與《玉照新志》所引相脗合。此書之爲汪藻所撰，又得一證，且知其一名《靖康詔旨》矣。《郡齋讀書志》卷六有藻所編《金人背盟錄》、此書七卷，藻所自著，見《玉海》卷四十七《三朝北盟會編》條下。《圍城雜記》、《避戎夜話》、《金國行程》、《南歸錄》、《朝野僉言》此五書爲他人所撰，藻蓋合編之爲叢書。等書；《書錄解題》卷五有《裔夷謀夏錄》七卷，《三朝北盟會編》卷首有書曰有汪藻《裔夷謀夏錄》，又《金人請盟叛盟本末》，另此書疑即《金人背盟錄》也。翰林學士新安汪藻撰。足見藻留心靖康時事，以搜集史料自任矣。王聞遠《孝慈堂書目》有《宋欽宗日錄》二卷，注云即《孝慈淵聖皇帝要錄》，蓋即此書之別名。雖卷數多寡不同，然有六冊四百十番，見附注。與今本葉數亦約略相當，今本萬卷樓刻本凡一百一十卷，五百一十葉。知其必是一書也。」據余氏所考，則此書乃汪藻撰，又別名《靖康詔旨》，另名《宋欽宗日錄》也。

朝野僉言二卷

《朝野僉言》二卷，不著名氏。有〈序〉。建炎元年八月。《繫年錄》稱夏少曾，未詳何人。

廣祚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一卷、《朝野僉言》一卷。右阜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也。」案此書實非汪藻所撰，乃藻合其他四書而成編，皆記靖康時事。書已佚。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載：「《朝野僉言》，〈朝野僉言後序〉，《解題》卷五〈雜史類〉：『《朝野僉言》二卷，不著名氏，有〈序〉，建炎元年八月。《繫年要錄》稱夏少曾，未詳何人。』《會編》卷七零，《中興遺史》記靖康城陷，劉延慶父子斬關出奔事有云：『《朝野僉言》之書載其事甚明，至延慶子光世統兵，好事者諂奉之，乃改《朝野僉言》。後人覽《朝野僉言》，當求舊本。』陳規有〈朝野僉言後序〉，見《會編》卷一百一十九，首云：『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字元則，《會編》頗載其事迹，云沂州人；《宋史》卷三七七亦有傳，作密州安丘人，有云：『乾道八年（1172）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提要·兵家類》：『《守城錄》四卷，末陳規在德安禦寇事迹也。是書凡三種：首爲規所撰〈朝野僉言後序〉；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次曰〈建炎德安守禦

錄》，乃湯璣所作。』」可供參考。

靖康傳信錄一卷

《靖康傳信錄》一卷，丞相李綱伯紀撰。丁未二月。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雜史類〉著錄：「《靖康傳信錄》三卷。右李忠定公綱爲尚書右丞，充親征行營使，及以知樞密院事，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時事也。」可供參證，惟所著錄此書卷數不同，意直齋所得乃不完之書。丁未，高宗建炎元年，是此書撰成於此年。綱字伯紀，邵武人。《宋史》卷三百五十八、三百五十九〈列傳〉第一百二十七、第一百二十八有傳。其〈傳〉曰：「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綱著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其中所載正有此書。

靖康奉使錄一卷

《靖康奉使錄》一卷，鄭望之撰。

廣校案：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宋史》卷三百七十三〈列傳〉第一百三十二有傳。其〈傳〉載：「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知樞密院事李稅與望之再使。韓離不以朝廷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覺手詔爲辭，遣蕭三寶奴偕稅等還，以書求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大軍過河。時高宗在康邸，慷慨請行，遂與張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砦。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至金營，仍以珠玉遺金人。金人扣留望之踰旬。會姚平仲夜劫砦不克，韓離不以用兵詰責諸使者，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金人遂不欲留王，更請肅王，乃以兵送望之詣國王砦詰問。會再遣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既而金兵退，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提舉亳州明道宮。」此書當記望之奉使與金議和事。其書雖佚，猶可參考《宋史》而略悉其大概。

靖康拾遺錄一卷

《靖康拾遺錄》一卷，何烈撰。又名《草史》。

廣校案：烈，《宋史》無傳。《宋史》卷三百七十八〈列傳〉第一百三十七〈衛膚敏〉載：「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何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烈之事迹，可考者僅此。《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靖康紀聞拾遺》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案《文獻通考》載《靖康拾遺錄》一卷，何烈撰。又名《靖康小史》，又名《草史》，疑即是書也。考《東都事略》載靖康元年閏十一月癸巳，迎土牛以借春，不言其故。是書則謂去年十二月冬至，術者以爲大忌，因於是月借春。此類頗足以考故事。又《東都事略》載王雲以靖康元年二月使金，十月重使金。而是書則謂九月再遣雲使金，亦可以考異。惟是書大旨，在責宋不於太原未下之前，早割三鎮與金，致有青城之禍。考《宋史》載靖康元年十月，金人遣楊天吉、王訥來，欲割三鎮，朝廷以三鎮稅數遣王雲與訥行。則是下太原之後，金何嘗不仍以割三鎮要和，宋又何嘗不以三鎮稅數與之。然終無解於汾澤之攻陷，則此書割地請和之說，仍誤國之餘唾矣。」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考，則此書與不著撰人名氏之《靖康紀聞拾遺》一卷，乃同屬一書。

孤臣泣血錄三卷、拾遺一卷

《孤臣泣血錄》三卷、《拾遺》一卷，丁特起撰。

廣校案：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孤臣泣血錄》一卷，編脩正如藻家藏本。舊本題宋太學生丁特起撰。所紀自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起，至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止。載汴京失守，二帝播遷之事，徐夢莘《北盟會編》頗采之。《文獻通考》載其書三卷，又《補遺》一卷。此本僅存一卷。然首尾完具，年月聯貫，不似有所闕佚者，殆後人所合併耶？然其中稱范瓊爲高義，而於瓊殺吳革一事亦無貶詞，頗乖公論。特起不知何許人，又直書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者三，皆不似自述之語。前載特起〈自序〉，粗鄙少文，其敘事亦多俚語，豈當時好事者所爲，以特起上書有名，故以託之歟？此本爲明吳思所刊。前有思〈序〉，而附載汪旦復評語，語皆凡鄙，仍多舛誤。如吳革起兵謀反正句，實以當時僞楚僭號，故以反正爲

文。乃誤讀止字屬下句，謂以謀反書革，乃特起之微詞，則其謬不足與辯矣。」是《四庫全書總目》疑此書乃好事者依託爲之，非丁特起所撰。然余嘉錫另有所考。《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三〈雜史類存目〉一「《孤臣泣血錄》一卷」條口：「嘉錫案：《北盟會編》卷一百引《小臣孤憤錄·總敘》云：『是年夏四月一日，太上皇帝、靖康皇帝北狩，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九月遂幸揚州。某得罪江上，得太學生丁特起所著《孤臣泣血錄》，又從諫官袁彥範得《痛定錄》、《武廣嘗膽錄》，已而復有人致李綱《傳信錄》及《太學擇術齋記》、《史略》者，乃取諸人所錄，編而次之。』是此書初出之時，著述之家已加援用，未嘗疑其依託，且不獨見採於徐夢莘而已。《會編》卷八十六引《遺史》趙鼎之撰。曰：『邦昌命董道諭諸生，慰勞備至，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蠶鹽，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數十人者。邦昌具知，乃用撫諭之使，又命選醫官十人，於諸齋逐日看候，人人給藥餌之資。由是諸生感悅，故《泣血》等諸書，太學諸生所記，其間不無爲邦昌拔拭其事者。』是其敘事之不能盡符公論，時人固已言之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於此書引用亦多，皆署名丁特起，然則非僞撰也。樓鑰《攻媿集》卷八十五〈先妣行狀〉云：『及見宣和盛時暨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不然者。』可見其書在當時已盛行，雖閨房之中亦熟知其得失矣。《要錄》卷一云：『太學生徐揆與諸生丁特起等各爲書，欲遣二帥，留守司不許。特起，合肥人。』又卷九十二云：『紹興五年八月，貴州文學丁特起特差鼎州龍陽縣尉。』是特起之里貫仕履，皆有可徵，《提要》云不知何許人，失之不詳考也。《書錄解題》卷五云：『《孤臣泣血錄》一卷，《拾遺》一卷，丁特起撰。』今本只一卷，不知是否完本。」余氏所考甚詳贍，不惟考及此書之非僞撰，又考及特起其人其事，以證《四庫全書總目》謂「特起不知何許人」爲「失之不詳考」。上述辨證，均足補《解題》之所闕。

裔夷謀夏錄七卷

《裔夷謀夏錄》七卷，翰林學士新安汪藻彥章撰。

廣校案：此書《郡齋讀書志》卷第八〈雜史類〉著錄書名作《金人背盟錄》七卷，曰：「右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師。」《玉海》卷第四十七〈藝文·雜史〉亦載：「汪藻《金人背盟錄》七卷。」惟《宋史》卷一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三〈傳記類〉著錄：「汪藻《裔夷謀夏錄》」

卷。」又：「《裔夷謀夏錄》二卷，並不知作者。」明胡堯匡編《浮溪文粹》，未載孫觀撰《汪氏墓誌銘》曰：「公之文有《集》六十卷行於世，《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篇。」所載此書卷數均與《解題》不同，未知孰是？漢字彥章，饒州德興人，欽宗時拜翰林學士。《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二有傳。陳樂素《宋朝北盟會編考》載：「《裔夷謀夏錄》，《書目》云：『一作《金人請盟叛盟本末》，汪藻撰。』」漢字彥章，德興人，以文名于時；今尚存其《浮溪集》三十六卷，《解題》作六十卷，蓋《四庫提要》從《水樂大典》錄出，不全。《提要》著錄，推為南渡後詞臣冠冕。卒於紹興二十四年。《裔夷謀夏錄》，晁《志》作《金人背盟錄》，云：「《金人背盟錄》一卷，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于宣和乙巳犯京城；多采《北遼遺事》。」即《北遼錄》，見前。《解題》作七卷，見《解題》卷五《雜史類》。《玉海》亦作七卷，見《玉海》卷四七。《宋志》兩著錄，一作二卷，一作三卷，俱見《宋史》卷一百一。《長編紀事本末》簡稱為《金盟本末》。據《本末》，尚有《青唐錄》，《宋史》卷一百一《藝文志》云，一卷。乃記崇寧、大觀年間熙河之役。然其重要史著當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一書。《繫年要錄》卷六零有云：「藻嘗于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一朝日曆，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卷一百一又云：「紹興八年十一月丁未，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五卷。」又《朝野雜記甲集》卷四：「其書凡八百六十五卷，其後修《徽錄》，史官多仰之。」見『《徽宗實錄》』條。卷數不同。然《玉海》亦作八百六十五，見《玉海》卷四八。《宋史》本傳又作六百六十五，未知孰正也？其次，有現存之《靖康要錄》十六卷，《解題》著錄作五卷，不知作者。見《解題》卷五《雜史類》。《提要》著錄，亦不知作者。見《史部·編年類》。據近出之《宋會要輯稿》，乃知此書亦為藻所編。見《職官》一八之六七。《提要》言「決非草野之士不睹國史、日曆者所能作」，良是；但又謂「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此編」。則恰相反，蓋洪邁之修《欽宗實錄》嘗參考此也。」可供參考。

陷燕記一卷

《陷燕記》一卷，賈子莊撰。記燕山初陷事。子莊，不知其名，蔡靖客也。

廣校案：《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蔡靖，宣和四年，知河間府；五年與詹度

相易，知燕山府，後陷於金。」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十六載：「先是幹離不南寇，留蔡靖在燕，後自南歸，謂蔡曰：『太學有事可以說及。』蔡公曰：『念靖南歸好。』幹離不大怒，頭面發赤，曰：『特與他商量些好事，卻只要歸，好與蒙霜特姑。』」原註：棍子敲殺也。又兩日謂蔡曰：『太學，忠臣也。但安心，將來和議了，便可隨肅王過去。』因酌酒三盞與蔡公飲之，名曰『過錢』，厚禮也。《三朝北盟會編》。是蔡靖曾陷燕之證。子莊為靖客，當隨從陷金而撰此書。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載：「《陷燕錄》，《書目》作《陷燕記》。《繫年要錄》引用亦稱《記》，見《繫年要錄》卷一。《解題》卷五〈雜史類〉：『《陷燕記》一卷，賈子莊撰，記燕山初陷事。子莊不知其名，蔡靖客也。』書名既同，所記亦同一事，特《會編》作許采，此作賈子莊。《繫年要錄》既引用許采之《陷燕記》，亦引用賈子莊之《陷燕記》同，見顯為兩書也。據《會編》卷一四沈瑄《南歸錄》，知采乃蔡靖之妻兄。」可供參考。

南歸錄一卷

《南歸錄》一卷，直祕閣沈瑄撰。亦記燕山事。

廣校案：《通志》卷八十五〈藝文略〉第三〈使累〉第五〈雜史〉著錄：「《南歸錄》一卷，注：沈瑄撰。」《郡齋讀書志》卷第八〈雜史類〉著錄：「《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十卷、《南歸錄》一卷、《朝野僉言》一卷。右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五書，皆記靖康時事也。」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史類》有沈瑄《南歸錄》，『瑄』疑『瑄』之誤，瑄事具《嘉泰吳興志》卷十七。」均足參證。瑄，《宋史》無傳。《嘉泰吳興志》卷十七載：「沈瑄，字次律，德清人。宣和間任兩浙漕運。後奉使燕雲，會金人犯邊，郭藥師敗，被遣同李鄴往議和。瑄逃歸，首陳虛實，請邀據之，不用，著《南歸錄》以據忠憤。自號柯田山人終老。」可悉其奉使燕雲並撰此書以據忠憤之用心。故《解題》云：「亦記燕山事。」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載：「《南歸錄》，《解題》卷五〈雜史類〉：『《南歸錄》一卷，直祕閣沈瑄撰。記燕山事。』談鑰《吳興志》卷一七〈賢貴事實〉，德清縣：『沈瑄，字次律。父彥明，叔彥聲，皆登第。瑄少游學，深于《春秋》，為文章尚氣節，尤好吟詠。後至燕雲提舉。郭藥師敗，粘罕勢甚熾，士大夫皆束手，瑄獨毅然不屈，雖臨以刀刃，終不變。逃歸，詣闕獻策，不用，著《南歸錄》，以據忠憤。遂還里中，

自號柯田山人終老焉。子止度。』可供參考。《郡齋讀書志》謂《南歸錄》爲「汪藻編」，蓋撰人仍是沈琯。

靖康錄一卷

《靖康錄》一卷，太學生朱邦基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十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石茂良《避戎夜話》一卷，又《靖康錄》一卷。」《宋志》以此書爲石茂良撰。朱、石二人，生平事迹無可考。據《解題》同卷著錄之「《避戎夜話》一卷」條，僅知茂良吳興人，字太初，其餘未聞。

金人犯闕記一卷

《金人犯闕記》一卷，草茅方冠撰。

廣校案：此書已佚，撰人亦不可考。《宋史》卷二十三《本紀》第二十三《欽宗》載：「（靖康元年十一月）閏月壬辰朔，金人攻善利門，統制姚仲友禦之。奇兵作亂，殺使臣，王宗澹斬數十人乃定。唐恪出都，人欲擊之，因求去，罷爲中太一宮使。以門下侍郎何處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劉韜坐棄軍，降五官子祠。癸巳，京師苦寒，用日者言，借土牛迎春。朱伯友坐棄鄭州，降一官罷。西道總管王襄棄東京去。知澤州高世由以城降于金。燕瑛欲棄河陽，爲亂兵所殺。河東諸郡或降或破殆盡，都民殺東壁統制官辛亢宗。罷民乘城，代以保甲。粘罕軍至城下。甲午，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激流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砲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爲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金人陷懷州，霍安國、林淵及其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亨、張謏皆死之。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馮澥與金人蕭慶、楊眞誥來。丙申，帝幸宣化門，以障泥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張叔夜數戰有功，帝如安上門召見，拜資政殿學士。金人執胡直孺，又陷拱州。丁酉，赤氣亙天。以馮澥爲尚書左丞。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澹與金人戰于城下，統制官高師旦死之。庚子，以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宣化門，姚仲友禦之。辛丑，金人攻南壁，殺傷相當。壬寅，詔河北守臣盡起軍民兵，倍道入援。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襲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溺墮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遣間使召諸道兵勤王。

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時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用者惟衛士三萬，然亦十失五六。金人攻城急。丙午，雨冰。丁未，始避正殿。己酉，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上誨使金軍請和。命康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速領兵入衛。辛亥，金人來議和，要親王出盟。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冰裂，沒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甲寅，大風自北起，俄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乙卯，金人復使劉晏來，趣親王、宰相出盟。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人敗。京託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遁去。金兵登城，眾皆披靡。金人焚南薰諸門，姚仲反死于亂兵，宦者黃經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秦元領保甲斬關遁，京城陷。衛士入都亭驛，執劉晏殺之。丁巳，奉道君皇帝、寧德皇后入居延福宮。命何處及濟王栩使金軍。戊午，何處入言，金人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赤如火無光。辛酉，帝如青城。」讀之，猶可知金人犯關之梗概。

汴都記一卷

《汴都記》一卷，無名氏。

廣校案：汴都在開封，即宋之東京。惟此《記》已無可考。《玉海》卷第十六《地理·京輔》「宋朝四京」條載：「東京開封。唐汴州，梁爲東京，開平元年四月十一日。後唐罷。晉復爲東京。天福二年十一月。建隆二年七月壬申，以太宗爲開封尹；興國元年十月庚申，廷美爲尹；雍熙二年十月甲辰，陳王元僖；淳化五年九月壬申，襄王真寧。爲尹；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皇太子爲牧；皇祐五年十二月壬戌，用賈昌朝議，以曹、陳、鄭、許、滑爲京畿路。爲輔郡，置藩臣，王贊爲之。楊大雅作《皇畿賦》，楊億作《東》、《西京賦》，周邦彥作《汴都賦》。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李長民上《廣汴都賦》。宋敏求撰《東京記》三卷，載宮闕里巷事跡。紹興中，環中撰《汴都名實志》三卷。」所載有楊大雅《皇畿賦》諸作，而獨遺此篇，恐應麟撰《玉海》時已不之見矣。

靖康遺錄一卷

《靖康遺錄》一卷，太學生沈良撰。

廣校案：此書與撰人均無可考。其書殆與何烈《靖康拾遺錄》及無名氏《靖康野錄》同類耶？

靖康野錄一卷

《靖康野錄》一卷，無名氏。

廣校案：此書無可考。其書殆記靖康金人陷闕情事，與《靖康拾遺錄》、《靖康遺錄》同類。

避戎夜話一卷

《避戎夜話》一卷，吳興石茂良太初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石茂良《避羌夜話》一卷。」應作「避戎」爲是。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避戎夜話》一卷，兩浙總督採進本。廣校案，「兩浙」疑作「兩江」。宋石茂良撰。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茂良字太初，其爵里則振孫亦未詳，無可考也。是編載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陷汴京事，蓋親在圍城之內，記所見聞，其中多言都統制姚友仲守禦東南兩壁之功。史不爲友仲立傳，然《欽宗本紀》頗採用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第九十八卷引此書有云：『汴京城陷，僕逃難於鄉人王升卿舍館，夜論朝廷守禦之方。一話一言，莫不驗其文，摭其實，直而不訐。非所見聞，則略而不書』云云。蓋茂良自敘之詞。此本爲明末李衡刊入《環探》內者，檢勘並無此文，知爲刪節不全之本矣。尤袤《遂初堂書目》載有《靖康夜話》，疑即此書。晁公武《讀書志》列《金人背盟錄》七卷、《圍城雜記》一卷、《避戎夜話》一卷、《金國行程》十卷、《南歸錄》一卷、《朝野僉言》一卷，總注曰：『皇朝汪藻編。記金人叛契丹，迄於宣和乙巳犯京城。《圍城雜記》等五書，皆記靖康時事。』其意蓋謂《金人背盟錄》以下六書，皆靖康時人所作，藻合而編之耳。而其文義混淆，似乎六書皆出於藻，故有引是書爲汪藻作者。其實《書錄解題》載《朝野僉言》爲夏少曾作，《南歸錄》爲直秘閣沈瑄作，此書爲茂良作，各有主名也。況汪藻未從北行，安得有《金國行程》乎？」所考足資參證。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雜書考〉載：「《避戎夜話》，《提要·雜史類存目》一：『《避戎夜話》一卷。宋石茂良撰。按《解題》載茂良字太初，其爵里則振孫亦未詳，無可考也。是

編載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陷汴京事，其中多言都統制姚友仲守禦東南兩壁之功，《欽宗本紀》頗採用之。』按茂良爲吳興人，建炎二年進士，見談鑰《吳興志》。《會編》卷一四六《秀水閒居錄》有云：『京師失守，徽宗，淵聖，皇族近屬，皆詣虜營。虜中亦議取后，淵聖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瘦辭與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其下注云：『邦昌請后入宮詔云：「遵少帝之玉音。」湖州士人石茂良在圍城居將官姚友仲家，嘗親見批字。』據《會編》，姚友仲于城破時爲亂兵所殺，而此批在城破之後，故此注實可疑；然謂茂良在圍城居姚家，則當非無據也。』亦可參考。

靖康小史一卷

《靖康小史》一卷，不著名氏。其末稱名曰烈，即何烈《草史》也。

廣校案：據直齋此卷之前錄曰：「《靖康拾遺錄》一卷，何烈撰。又名《草史》。」則《靖康拾遺錄》、《草史》與此書應同屬一書。惟直齋似未將三書比勘而確定其說，僅以此書末稱名曰烈，則謂爲「即何烈《草史》」。而於此三書其他相司之處，未見列述，似非考據家所應有事。

痛定錄一卷

《痛定錄》一卷，不著名氏。

廣校案：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載：「《痛定錄》，《解題》卷五〈雜史類〉：『《痛定錄》一卷，不著名氏。』《會編》題呂本中撰。本中字居仁，《宋史》卷三三六有傳，著述今存者尚不少，惟此錄不傳。《會編》卷二零六，孫觀〈辭中書舍人狀〉有云：『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爲《痛定》等錄，又奸言以佐其父，又崇飾惡語以并中臣。』其爲本中撰無疑。」可供參考。

悲喜記一卷

《悲喜記》一卷，圍城中人作書與所親曰中美知府者，具述喪亂本末，自稱名曰暘，皆不知何人也。

嘗見一書，名《皇族陷虜記》，中間載私書一紙，蓋趙暘與姚太守書云云，雖無「中美」之稱，恐即此書也。隨齋批注。

廣校案：此書亦記金人陷汴時事，中有具述喪亂本末者，自稱名暘，而其作書與所親之人曰中美知府。隨齋以爲此書即《皇旋陷虜記》，暘即秘書少監趙暘，中美知府即姚太守，雖書中無「中美」之稱，隨齋所言似可據。考暘乃趙蕃之祖，《宋史》無傳。然《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張即之〉附〈趙蕃〉有其資料，曰：「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秘書少監出提點杭州，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是暘於高宗建炎初任秘書少監，則此書亦當撰於其時或稍後。《宋詩紀事》卷三十四「趙暘」條載：「暘字父若。其先本杭人，徙鄭州及汴中。紹聖元年進士，累官直龍圖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過江，寓信州玉山，家焉。」所載暘生平宦履較詳悉。

建炎中興記一卷

《建炎中興記》一卷，耿延禧撰。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建炎中興記》」條載：「龍圖閣直學士耿延禧承詔著《建炎初繼統事迹》一卷。」是此書另名《建炎初繼統事迹》，《玉海》所記與《解題》所著錄者爲同一書。《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載：「《建炎中興記》一卷 宋耿延禧撰。延禧，南仲子，高宗建炎初由詞垣擢龍圖閣直學士，嘗使金國。事迹附見《宋史》（卷三五二）及《宋史新編》（卷一二二）《耿南仲傳》。……按：延禧奉詔撰《中興記》事，《宋史·高宗本紀》不載。李綱亦嘗奉詔編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以後至八月十八日事爲《建炎時政記》一卷，今李書猶行世，耿書則未見也。」可供參考。

建炎中興日曆五卷

《建炎中興日曆》五卷，宰相新安汪伯彥廷俊撰。敘元帥開府，至南都踐極。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建炎日曆》五卷。右皇朝汪伯彥撰。記太上皇登極時事。」《郡齋讀書志》著錄書名時省「中興」二字。《宋史》卷一百二〈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編年類〉著錄：「汪伯彥《建炎中興日曆》一卷。」卷數與《解題》不同。《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二）〈編年類〉載：「《建炎中興日曆》一卷，宋汪伯彥撰。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擢右僕射，專權自恣，

不能有所經畫，尋劾罷。帝後思之，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紹興十一年（1141）卒，諡忠定。有《文集》。事迹具《宋史》（卷四七三）、《宋史新編》（卷一八七）、《南宋書》（卷一）等書。……按：《宋史·汪伯彥傳》云：『紹興九年（1139），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晁《志》、陳《錄》亦並作五卷，然則《宋史·藝文志》著錄乃殘本也。」可供參考。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雜書考〉載：「《建炎中興日曆》，汪伯彥撰。其上〈表〉云：『備奉紹興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聖旨，命由以大元帥府事迹首尾省記。』見《會編》卷一六五。而〈原序〉又云：『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慮省記，參以斷編，而以事系之日，以日系之月，以月系之時，以時系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五日，至於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采事摭實，編次成書，分爲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曆》。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上。』《玉海》卷四七〈藝文·編年〉「《建炎中興日曆》」條：『三年十月甲辰，詔汪伯彥、董耘、梁揚祖、耿延禧、高世則編類元帥府事迹，以付史館，用著作虞懸請也，其後悉以書聞。六年四月戊戌朔，史館修纂《皇帝大元帥府事迹》十卷上之。九年六月，汪伯彥上《建炎中興日曆》五卷，最備。』原序謂四年四月上，《會編》系于是年十二月，殆指達于朝之月也。《玉海》乃云九年六月，《宋史》本傳亦云：『紹興九年，汪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然《繫年要錄》卷九三有云：『紹興五年九月戊子，史館奏乞將《宗澤行實》與汪伯彥等所編《元帥府事迹》，參照具錄並呈，斷自聖憲，付之史館。』是則當時汪編已上之證。《玉海》與《宋史》誤也。」最足參考。

呂忠穆答客問一卷

《呂忠穆答客問》一卷，宰相濟南呂頤浩元直撰。

廣棧案：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高宗時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宋史》卷二百六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一有傳。此書已佚，無可考。

呂忠穆勤王記一卷

《呂忠穆勤王記》一卷，左宣教郎臧梓撰。記建炎復辟事。

廣棧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臧梓《呂丞相勤王記》一卷。」與此應同屬一書。有關建炎復辟，頤浩勤王事，《宋史》卷三百六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一〈呂頤浩〉記之頗詳，其〈傳〉曰：「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眾，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傳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其事入抵若是。故此書雖佚，讀《宋史·呂頤浩傳》，猶略知其事之恍惚。據《宋史》，頤浩卒於紹興九年（1139），賜諡忠穆，則此書必成於此年之後。至撰入臧梓，《宋史》無傳。《宋會要輯稿》第九十五冊〈職官〉六〇之二九則載：「（紹興）九年五月十八詔：『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與改合入宮，候任滿日再任。』以治績顯著，民惜其去，故有是命。」是臧梓紹興五年（1135）五月十八日前仍任嚴州壽昌縣令。嚴州壽昌，今浙江壽昌縣。同書第八十冊〈職官〉四〇之八載：「（紹興六年）四月四日，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言：『乞制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文字各一員，幹辦公事五員，並從本司舉辟。今乞辟佐朝奉郎、提舉洪州王隆觀傅崧卿充參謀官，降授左朝請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充參議官，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范醇充主管機宜文字，右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治，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臧梓，武顯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並充幹辦公事。」是紹興六年（1136），臧梓以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改充呂頤浩幹辦公事。同書第一百冊〈職官〉七〇之二七載：「（紹興十二年十二月）二日，直祕閣、前知秀州方滋落職。以臣僚言：『滋爲江東茶鹽提舉，所部縣宰臧梓姦賊，爲監司所發，滋獨蔽之。嘉興知縣不法，有越訴於臺者，滋不容不知；知而縱之，實又蔽之。』故有是命。」是梓於紹興六年（1136）充頤浩幹辦公事，未幾則有嘉興知縣之調任，然以姦賊爲監司所發，則梓殆非廉吏矣。惟其前治壽昌縣則以「治績顯著」聞，橘踰淮北爲枳，何其遷變之速也。嘉興，即今浙江省嘉興縣。今據《宋會要輯稿》，考出臧梓之生平、宦歷如此。

渡江遭變錄一卷

《渡江遭變錄》一卷，丞相上蔡朱勝非藏一撰。記苗、劉作難至復辟事。

廣棧案：此書記苗傅、劉正彥作難及高宗復辟事，書已佚，惟《宋史》卷三百六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一〈朱勝非〉記此事頗詳，曰：「（建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二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人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王如骨肉，那無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

首及君矣，盍早爲朝廷協力乎？」鉤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修爲工部侍郎。傅、王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紿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人真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修爲參議，勝非曰：『世修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勝非字藏一，蔡州人。高宗建炎時爲丞相。

建炎復辟記一卷

《建炎復辟記》一卷，無名氏。

廣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建炎復辟記》一卷，上蘇巡撫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書錄解題》亦不知爲何人作。但稱其敘苗傅、劉正彥始末，文頗繁冗。未敘世忠戰功特詳，疑即韓氏客所爲。理或然歟？」可供參考。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雜書考〉載：「《建炎復辟記》，《提要·雜史類存目》一：『《建炎復辟記》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解題》亦不知爲何人作。但稱其敘苗、劉事始末，文頗繁冗；未敘世忠戰功特詳，疑即韓氏客所爲。理或然歟？』按《繫年要錄》引用有兩《復辟記》：一爲朱勝非撰，一爲張浚撰。（俱見卷二十一）苗、劉之變，《會編》引用《秀水閒居錄》及《建炎復辟記》；而《閒居錄》甚長，佔兩卷，或即朱撰《復辟記》而附於《閒居錄》者也。至其下所題《復辟記》，未知誰撰。《宋志》有張浚《建炎復辟平江實錄》一卷，見《宋史》卷二百三〈傳記類〉。當即《繫年要錄》所引用。」可供參證。

建炎通問錄一卷

《建炎通問錄》一卷，宣教郎傅雱撰。建炎初，李丞相綱所進。

廣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建炎通問錄》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傅雱撰。雱，始末未詳。考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建炎元年六月，宣議郎傅雱特遷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此《錄》即所述奉使之事。《文獻通考》載此書，稱宣教郎傅雱撰。建炎初，李丞相所進；蓋李綱以書上於朝也。書終以館伴李侗之語，其文未畢。《北盟會編》一百十卷所載，闕處亦同，蓋後人從徐氏書中錄出也。」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雜書考〉載：「《建炎通問錄》，《解題》卷五〈雜史類〉：『《建炎通問錄》一卷，宣教郎傅雱撰。建炎初，李丞相綱所進。』《提要·雜史類存目》：『《建炎通問錄》一卷，傅雱撰。雱，始末未詳。考《繫年要錄》載：建炎元年六月，宣議郎特遷宣教郎，充大金通問使。此《錄》即所述奉使之事。書終以館伴李侗之語，其文未畢。《北盟會編》一百十卷所載，闕處亦同，蓋後人從徐氏書中錄出也。』據《繫年要錄》，雱爲清江人，（見建炎元年五月）奉使歸後，于建炎三年七月以考功員外郎主管機宜文字，隨張浚入陝；建炎四年三月，權湖北制置使。後以孔彥舟叛，坐久在彥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紹興二年八月停官，英州羈管。流竄幾七年，至紹興九年正月乃許自便。紹興二十六年上月，自左朝散大夫遷知韶州；二十七年五月罷；二十八年十月卒。」均足資參證。

北狩聞見錄一卷

《北狩聞見錄》一卷，幹當龍德宮曹勛功顯撰。勛扈從北狩，以徽廟御札，間道走行在所，以建炎二年七月至南京。

廣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一〈史部〉七〈雜史類〉著錄：「《北狩聞見錄》一卷，浙江總督採進本。宋曹勛撰。勛字功顯，陽翟人。宣和五年進士。南渡後，官至昭信軍節度使。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首題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勛編次，蓋建炎二年七月初至南京所上。其始於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則以徽宗之入金營，惟勛及姜堯臣、徐中立、王季四人得在左右也。所記北行之事，皆與諸書相出入。惟述密齋衣領御書及雙飛蛺蝶金環事，則勛身自奉使，較他書得自傳聞者節次最詳。末附徽宗軼事四條，亦當時所並上者。紀事大都近實，足以證《北狩日記》諸書之妄。且與高宗繼統之事尤爲有關，雖寥寥數頁，實可資史家之考證也。」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雜書考〉載：「《北狩聞見錄》，《提要·雜史類》：『《北狩聞見錄》一卷，曹勛撰，陽翟人。是編首題保信軍承宣使、知閣門事、

兼客省四方館事臣曹勛編次。蓋建炎二年七月初至南京所上。其始于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則以徽宗之入金營，惟勛及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四人得在左右也。所記北行之事，皆與諸書相出入。未附徽宗軼事四條，紀事大都近實，雖寥寥數頁，實可資史家之考證。』曹勛著述今之尚存者，尚有《松隱文集》二十九卷。（《宋志》作四十一卷，蓋現存本缺第十四卷也。）《宋史》有傳云其卒於淳熙元年（1174）。按其《集》卷三三，〈題親書金剛經後〉末言：『乾道四年（1168），歲在戊子，時年七十。』則卒年七十七，而建炎二年南歸時乃三十一歲也。』均可供參證。《宋史》卷三百七十九〈列傳〉第一百三十八、曹勛）載：「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口，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使其真，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可知此書撰作之背景。至勛之官職，《解題》作「幹當龍德宮」，《宋史》作「勾當龍德宮」。其實一也。蓋原作「勾當」，以避高宗諱構嫌名，改作「幹當」。

北狩行錄一卷

《北狩行錄》一卷，蔡條、王若冲撰。

廣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北狩行錄》一卷，浙江吳士燾家藏本。舊本題宋蔡條撰。條，蔡京之子，尚茂德帝姬，靖康元年從徽宗北行者也。然是書卷末云：『北狩未有行紀。太上語王若冲曰：「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不爲不多，深欲記錄，未得其人。詢之蔡條，以爲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云云。則是此書爲若冲所作。惟是《宋史·藝文志》亦以此書爲蔡條撰，疑不能明。或條述其事，而若冲潤色其文歟？馬端臨《文獻通考》載是書，亦並列二人之名。是時去靖康僅百餘年，當尙見舊本。獨其以『條』爲『條』，則爲刊本之誤。按《宋史》，條於是時久已流竄嶺南，未當從徽宗入金也。書中多諛頌徽宗之詞，在

當時臣子之言自不得不爾，未足爲異。惟稱『太上紹述神考之志，未嘗忘懷。適有貨王安石《日錄》者，欣然以絹十匹易之』云云。則偉等堅護紹述之局，至敗亡而不變，爲可恨耳。書中稱：『徽宗在金嘗得《春秋》，披覽不倦。凡理亂興廢之蹟、賢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華實，探涉其源流，鉤纂樞要而編節之，改歲籥而成書。』並稱：『太上賦詩寄淵聖，用親仁善鄰事，口此出《春秋》。』然則徽宗嘗刪纂《左傳》，勒爲一書矣。此則古來志經籍者所未及，朱彝尊《經義考》中亦未引及，是亦可資異聞矣。」可供參考。惟《四庫全書總目》所考有誤。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五〈史部〉：〈雜史類存目〉：「《北狩行錄》一卷」條辨之曰：「嘉錫案：余曾將《宋史·藝文志》徧檢數過，並無此書，不知《提要》何以云然？《通考》卷一百九十七雖作蔡條、王若冲撰，然《書錄解題》卷五正作蔡偉、王若冲，則《通考》條字，自是傳寫之誤。宋熊克《中興小歷》卷十七云：『是歲紹興二年。道君在五國城，一日諭王若冲曰：「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風俗異事多矣，深欲著錄，未有其人，詢之蔡偉，以爲無如卿者，高居上東躬耕之餘，爲予記之。善惡必書，不可隱晦，將爲後世之戒。』』與本書合。又卷十八云：『甲子，紹興五年夏四月也。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先是，道君嘗命隨行王若冲錄北遷事迹，未克成書。丙寅，淵聖命若冲以謂先王嘉言善行，不可無紀，乃許隨行官吏，各具見聞，送若冲編修，仍令蔡偉提點。未幾書成，即所謂《太上道君北狩行錄》是也。』提點猶之監修，其銜名當居纂修之上，諸本或題蔡偉，或並題二人之名者以此，《提要》以爲偉述其事而若冲潤色之者，非也。《宋會要》第六十四冊〈職官〉七云：『徽宗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內侍王若冲管勾左右春坊事。』《靖康要錄》卷十五云：『御批令王若冲、邵章成按當作邵成章。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北盟會編》卷六十五云：『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奸，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盧端、王若冲，與之密交。』書中敘事有內侍王若冲，則其人蓋宦官之能文者。」所考足正《四庫全書總目》之失，又可補其所未及。案：偉，《宋史翼》卷四十〈列傳〉第四十〈姦臣〉有傳。

戊申維揚錄一卷

《戊申維揚錄》一卷，無名氏。

廣校案：此書已佚。戊申，建炎二年（1128）。維揚即揚州。《宋史》卷二十五

〈本紀〉第二十五〈高宗〉二載：「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此書殆記錄高宗是年在揚州事。

維揚過江錄一卷

《維揚過江錄》一卷，尚書左丞葉夢得少蘊撰。

廣校案：此書已佚，無可考。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有傳。其〈傳〉曰：「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被掊斂民財者宜罷。」是夢得力主高宗「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此書即記高宗由揚州渡江而駐蹕杭州事。維揚即揚州。

己酉航海記一卷

《己酉航海記》一卷，中書舍人李正民撰。又名《建炎居邠記》。

廣校案：莊仲方《南宋文範作者考》上載：「正民字方叔，揚州人。徽宗政和二年進士。南渡，官至中書舍人、徽猷閣待制，歷官吏、禮部侍郎，予祠歸。正民知陳州時，嘗爲金人所獲，不屈。和議成得還，長於制誥，有《己酉航海錄》、《大隱集》。」考己酉爲建炎三年。《宋史》卷二十五〈本紀〉第二十五〈高宗〉二載：「（建炎三年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午，定議航海避兵。……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庚子，移幸溫、台。」同書卷二十六〈本紀〉第二十六〈高宗〉三載：「（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御舟碇海中。……丙午，帝次台州章安鎮。己酉，遣小校自海道如虔州問安太后。……辛酉，發章安鎮。壬戌，雷雨又作。甲子，泊溫州港口。乙丑，以中書舍人李正民爲兩浙、湖南、江西撫諭使，詣太后問安。……辛未，命臣僚條具兵退之後措置之策、駐蹕之所。是月，……金人犯邠州，曲端遣涇原路副總管吳玠拒戰，敗之于彭原。」是建炎二年己酉，金人南侵，高宗乘樓船出海避難，此書殆記其事。時李正民以中書舍人而爲兩浙、湖南、江西撫諭使，隨侍

御側，故此書應為實錄。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載：「《己酉航海記》，《書錄解題》卷五〈雜史類〉：『《己酉航海記》一卷，中書舍人李正民撰。又名《建炎居邠記》。』《提要·雜史類存目》：『《己酉航海記》一卷，宋李正民撰。亦曰《乘桴記》。』正民字方叔，揚州人，政和二年進士，高宗時官至中書舍人、徽猷閣待制。建炎三年（1129）己酉七月，高宗在金陵，聞金兵深入，遂趨平江，歷越州、明州，十二月乘舟航海，避兵台、溫之間。正民時以中書舍人從行，按日記駐蹕之所，蓋起居注體也。正民尋奉使通問隆祐宮，故所記止于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並非完稿。《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四，王明清《揮麈三錄》第一卷，皆全載其文。又〈別集類〉上著錄其《大隱集》十卷，略舉其事迹云：『正民，《宋史》無傳，事迹始末不可考。惟據《航海記》所述，知其高宗時為中書舍人，嘗奉使通問隆祐太后而已。今以《集》中諸表考之，則在朝嘗為給事中，禮部、吏部侍郎；在外嘗知吉州、筠州、洪州、湖州、溫州、婺州、淮寧府，揚歷頗久，晚予宮祠以歸。又考《三朝北盟會編》載紹興十二年（1142）五月金元帥來書云：「汴梁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民及畢良史者，比由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尋訪此人，今并委沿邊官司發遣前去。」六月，金人放東京留守孟庾、知陳州李正民還云云。見《會編》卷二〇八。是正民于知陳州時，嘗為金人所獲，以和議成得還。《集》中《南歸詩》所云「淪身絕域久睽孤，投老歸來鬢髮疏」者，蓋即此事。特孟庾以東京附金，歸後高宗棄不復用，而正民屢更任使，終始弗替。則其在金朝當猶未至于失節；特史文闕略，不得其詳耳。』按李正民，史雖無傳，但《繫年要錄》頗載之。為定之孫。定，江都人，元豐間為御史中丞。正民，建炎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尚書左司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十二月中，帝航海，從行者惟御史中丞趙鼎、右諫議大夫富直柔、權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慕容禮，太常少卿陳戢六人。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正民以江浙湖南撫諭使朝隆祐皇太后于虔州。是年五月，試給事中；十一月試尚書吏部侍郎。紹興元年六月，移禮部侍郎；十一月知吉州。其知淮寧府，則在紹興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十年四月，金分四道南侵，（《會編》與《宋史》作五月）命使持詔遍抵諸郡，并分兵隨之。正民與知興仁府李師雄皆降。至十二年六月，以和議成，放還，以舊官見。十三年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觀。二十一年二月卒。」足供參考。

建炎假道高麗錄一卷

《建炎假道高麗錄》一卷，楊應誠撰。取道遼東，奉使金虜，不達而還。

廣校案：此書已佚。應誠，《宋史》無傳。惟《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傳〉第二百四十六〈外國〉二〈高麗〉載：「高宗即位，慮金人通於高麗，命迪功郎胡蠡假正宗少卿爲高麗國使以間之。蠡之回，史失書。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高麗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乃以應誠假刑部尚書充高麗國信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應誠欺罔，爲身謀耳。若高麗辭以金人亦請問津以窺吳、越，其將何辭以對？萬一辱命，取笑遠夷，願毋遣。』應誠聞之，遂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由杭州浮海以行。六月抵高麗，諭其王楷以所欲爲，楷曰：『大朝自有山東路，盍不由登州往？』應誠曰：『以貴國路徑耳。』楷有難色，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份至館中，果對如翟汝文言。應誠曰：『女真不善水戰。』份曰：『彼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今反臣事之，其強弱可見矣。』居數日，復遣其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金富弼持前議不變，謂：『二聖今在燕雲，大朝雖盡納上，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終不奉詔。應誠留兩月餘，不得已見楷於壽昌門，受其拜表而還。十月至闕，入對言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曩時待之過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右僕射黃潛善曰：『以巨艦載精兵數萬，徑擣其國，彼寧不懼。』勝非曰：『越海興師，燕山之事可爲近鑒。』上怒解。十一月，楷遣其臣尹彥頤奉表謝罪，詔以二聖未歸，燕設不宜用樂，乃設幕殿門外，命客省官吳得興伴賜酒食，命中書舍人張澂押伴，如禮遣還。」讀後，猶可知此事之梗概。其時應誠任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督，假刑部尚書充高麗國信使。《解題》失載其官銜。

紹興講和錄二卷

《紹興講和錄》二卷，無名氏。

廣校案：此書已佚。惟南宋與金人議和，其事在紹興八、九年之際。《宋史》卷二十九〈本紀〉第二十九〈高宗〉六載：「紹興八年五月」丁未，金國使烏陵思謀、石慶充與王倫等偕來。……秋七月乙酉朔，復命王倫及藍公佐奉迎梓宮。……八月戊午，詔：『日者遣使報聘鄰國，期還梓宮。尙慮邊臣未諭，遂弛戒備，以疑眾心。其各嚴飭屬城，明告部曲，臨事必戒，無忘扞禦。』……丁丑，金國使張通古、蕭哲與王倫偕來。……戊寅，樞密使王庶乞免簽書和議文字，累疏求去。不許。……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己亥，復以倫爲國信計議使，中書舍人蘇符副之，符辭以疾。……辛丑，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

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玘、曾開、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皆言不可。……辛亥，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直諫，斥和議，除名，昭州編管；壬子，改差監廣州都鹽倉。……（十二月）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止。秦檜以未見國書，疑爲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癸酉，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上書，極論不可和。甲戌，以端明殿學士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乙亥，命肖胄等命金國奉表謝使。丙子，張通古、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監察御史施廷臣爲侍御史，權吏部尚書張燾、侍郎晏敦復以廷臣主和議而升用，執奏不行。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殿中侍御史鄭剛中凡再至都堂，及宰執議取國書。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諒陰，難行占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以進。……是歲，始定都于杭。九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丙戌，以金國通和，大赦。……丙申，金主詔諭河南諸州以割地歸我之意。……戊戌，以王倫爲東京留守，郭仲荀爲副。……（三月）丙申，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兀朮還祁州。己亥，分河南三路，廢拱州。……甲辰，僞齊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召赴行在。丁未，正僞齊所改州縣名。』可悉南宋君臣與金人講和梗概。此書殆記錄此事。惟《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有王繪撰《紹興甲寅通和錄》一卷，與此則非同書。陳樂素《三朝北盟會編考》五（書目有名而未見引用者）載：「《紹興講和錄》，《繫年要錄》卷一四六有云：『按《紹興講和錄》有金國主書三，烏珠書七（烏珠即兀朮，四庫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改此。』此等書散見于《繫年要錄》卷一四四至卷一四六之間。所謂金國主書，《會編》無之。若兀朮書，《繫年要錄》始見于卷一四一，云：『紹興十一年（1141）九月乙卯，時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注載其書。此即《會編》卷二零六之金人元帥第一書也。（惟《繫年要錄》繫于九月，原書亦稱九月，《會編》卻繫于八月。）自此以下，《繫年要錄》所載往來書共十六通，其中十三通，《會編》有之，見卷二零六至卷二零八。（細目詳于後）《繫年要錄》卷一四二之《皇朝答書》、《皇朝講和誓書》及卷一四六之《皇朝又書》，《會編》不載。而兀朮第五書，則《要錄》及《會編》均無之，或原佚也。于此可知此皆引用《紹興講和錄》者也。」可供參考。

亂華編三十三卷

《亂華編》三十三卷，知盱眙軍東平劉荀子卿編。其前有〈小序〉數語云：「方敬塘廣棧案：盧校本「敬塘」為「敬璿」。割幽、燕遺契丹之日，孰知為本朝造禍之原哉？逮王安石創新法為闢國之謀，又孰知紹述者召禍之酷哉？」所集雜史、傳記近三十種。

廣棧案：《宋元學案》卷四十（衡麓學案）「衡麓門人·知軍劉先生荀」條載：「劉荀，字子卿，清江人。嘗從胡致堂于新州，又從張橫浦于南安，凡有得公諸言，皆筆之，名曰《思問記》。淳熙中，知餘干縣，未滿，適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為首薦，改判德安，知盱眙軍，所著有《政規》四十卷、《明本》三卷、《座右記》三卷、《文源》八卷、《痴兒錄》五卷、《德安守禦》三卷、《都梁記問》八卷、《邊防指掌圖》三卷、《南北聘使錄》三卷。參《江西通志》。梓材謹案：先生本東平人，所著《明本》，一作《明本釋》。書中稱『先生肅公』，蓋以肅摯之後，與子思為兄弟行。又稱：『昔嘗問學于胡衡麓、張橫浦二公，莫不學四端，五典以下誨。』子卿見《元誠學案》，可資參證。惟《亂華編》則未見記錄，殆此書已佚，無可考。

荀，忠肅丞相諸孫也。

案：忠肅丞相即劉摯，《宋史》卷二百四十〈列傳〉第九十九有傳。摯子跂，能文章。是則荀乃跂之子。

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

《元祐黨籍列傳譜述》一百卷，龔頤正撰。以諸臣本傳及誌、狀、家傳、遺事之類集成之。其事跡微晦，史不可見者，則采拾諸書為之補傳，凡三百九人，其闕者四人而已。淳熙中，史院取其書以修《四朝國史》。洪邁奏乞甄錄，補和州文學，後賜出身。詳見〈編年類〉。

廣棧案：《解題》卷四〈編年類〉著錄：「《續稽古錄》一卷，祕書丞歷陽龔頤正撰。以續司馬光前錄，而序述繁釀。其記紹熙甲寅事，歸功於韓侂胄。頤正本名敦頤，避崇陵諱改焉。嘗撰《元祐黨籍譜傳》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身入館，非端士也。此書正以右韓也。」此即所謂「詳見〈編年類〉」者。《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傳〉「《元祐建中列傳譜述》」條載：「元祐黨籍建中上書，邪等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和州布衣龔端頤，頤之曾孫。訪求闕遺，成《列

傳譜述》一百卷。書於編者三百五人，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淳熙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修國史，洪邁請甄錄，從之，授端頤上州文學。」足資參證。惟《玉海》著錄書名作《元祐建中列傳譜述》，與《解題》不同，未知孰是。又撰人姓名作「龔端頤」，疑誤。「龔端頤」或應作「龔頤端」，「端」猶「正」也，字倒乙耳。頤正，《宋史》無傳。《南宋館閣續錄》卷七〈官聯〉：「丞·嘉泰以後六人」條載：「龔頤正，字養正，和州歷陽人，淳熙十四年，史官薦聞特命官。元年賜第，十一月除，是月致仕。」

頤正，給事中原之曾孫也。

案：頤正曾祖原，字深之，《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十二有傳。

紹興正論二卷

《紹興正論》二卷，〈序〉稱瀟湘野夫，不著名氏。錄文武官不附和議及忤秦檜得罪者。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雜史類〉著錄：「《紹興正論》一卷。右編錄秦檜當國，羅織諸賢，或死於市朝，或死於囹圄，或死於貶所，或流落於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於林泉之下屏迹不出者，一百一十八人姓名，與其獲罪之因。但云瀟湘樵夫序，不知其爲誰也。」《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一〈史部〉十七〈傳記類存目〉：「著錄：『《紹興正論》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舊本題湘山樵夫撰，不著名氏。敘列張浚、趙鼎、胡銓、胡寅、連南夫、張戒、常同、呂本中、張致遠、魏玘、張絢、曾開、李彌遜、晏敦夫、王庶、毛叔度、范如圭、汪應辰、許忻、方廷寶、韓訓、陳鼎、許時行、李光、洪皓、沈正卿、張燾、陳康伯、陳括、陳剛中三十人。皆以不附和議而貶謫者。每人之下，略具事實。少者一二語，多亦不過三四行。案《書錄解題》載《紹興正論》二卷，註曰：『〈序〉稱瀟湘野夫，不著名氏。錄文武官不附和議及忤秦檜得罪者。』又載《紹興正論小傳》二十卷，則『樓昉以《正論》中姓名，仿《元祐黨傳》爲之』。所謂二卷者，似即此書。而書名及撰人之號皆大同小異，卷數亦不相符，其故則莫得而詳矣。」均足資參證。惟《四庫全書總目》謂「舊本題湘山樵夫撰」，衡以《讀書附志》所載，則應作「瀟湘樵夫」爲合。陳樂素《宋朝北盟會編考》九〈引用書雜考〉載：「《紹興正論》，趙《附志》卷五上〈雜史類〉：『《紹興正論》一卷，編錄秦檜當國，羅織諸賢，或死于市朝，或死于囹圄，或死于貶所，或流

落于魑魅之區累赦不移，或棲遲于林泉之下屏迹不出者，一百一十八人姓名，與其獲罪之因。但云瀟湘樵夫序，不知其爲誰也。』《解題》著錄作二卷。見《解題》卷五〈雜史類〉。《宋史》同趙《附志》，亦作一卷，而曰《紹興名臣正論》。見《宋史》卷二零三〈藝文志·傳記類〉。惟《提要·傳記類存目》云：『《紹興正論》一卷，舊本題湘山樵夫撰，敘列張浚、趙鼎、胡銓等二十人，皆以不附和議而貶謫者。每人之下略具事實，少者一二語，多亦不過二、四行。《解題》書名及撰人號，皆大同小異，卷數亦不相符，故莫得而詳矣。』按《提要》所舉書名、撰人、內容及被貶者姓名，完全與《會編》同，其爲從《會編》錄出之本無疑。《會編》原爲節文，『湘山』與『瀟湘』未知孰正；卷數則《解題》與趙《附志》亦異，至《提要》之卷數，不過錄出者撰造耳。』可供參考。

紹興正論小傳二十卷

《紹興正論小傳》二十卷，宗正寺主簿鄧樓昉暘叔撰。以《正論》中姓名，倣《元祐黨傳》爲之。

廣校案：《宋元學案》卷七十三〈麗澤諸儒學案〉「東萊門人·軍守樓迂齋先生昉、樓先生曷合傳」條載：「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曷俱以文名，雲臺案，先生弟字季文。從東萊于婺。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尚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梓材謹案，李悅齋爲紹興庚戌進士，厚齋內書以嘉定癸未亡，相云二十四年，且其父溫州已足從迂齋，而書未及再及樓門。王厚齋云云，當是王厚齋內書之入之訛脫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樓昉，字暘叔，號迂齋，鄞人。少從呂祖謙學，與弟曷俱以文名。紹熙四年進士，授從事郎，遷宗正簿，有直諒聲。後以朝奉郎守興化軍卒，贈直龍圖閣。昉爲文汪洋浩博，從學者凡數百人，有《中興小傳》、《宋十朝綱目》、《東漢詔令》、《崇古文訣》。」可知昉生平官履，然均未著錄昉撰有此書，蓋有所闕略也。惟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三〈別史類〉載：「《中興小傳》一零零篇，宋樓昉撰。……考《文獻通考》卷一九七著錄《紹興正論小傳》二十卷，云：『宗正寺主簿鄧樓昉（暘叔）撰。以《正論》中姓名，仿《元祐黨傳》爲之。』書名與《宋志》所著錄者雖有小異，疑爲一書。」恐不足據。蓋《中興小傳》與《紹興正論小傳》二書，書名既不同，卷篇亦有差別，足見非同屬一書。至昉此書殆爲龔頤正《元祐黨籍列傳譜述》而作，《解題》謂「《元祐黨傳》」者，乃省稱龔書之名耳。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直祕閣清江徐夢莘商老撰。輯諸書二百餘家，分上、中、下。上為政、宣二十五卷，中為靖康七十五卷，下為炎、興百五十卷。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編年類〉著錄：「《三朝北盟集編》二百五十卷、《集補》五十卷。右朝散大夫、充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徐夢莘編集。上帙起政和七年七月庚寅，終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中帙起宣和七年十二月庚申，終靖康二年四月丁亥；下帙起建炎元年五月庚寅，終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丁亥。《集補》則補其遺也。」著錄較《解題》略詳。《玉海》卷第四十七〈藝文·雜史〉「《三朝北盟集編》」條載：「徐夢莘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為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具列事實、制敕、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成二百五十卷。又《綱目》一冊。慶元二年下臨江軍鈔錄以進，十一月除直祕閣，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二帙。」是此書之書名，《讀書附志》與《玉海》皆稱《集編》。此書夢莘有〈序〉，曰：「嗚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為中國患久矣，昔在虞、周，猶不免有苗、獯、豷之征。漢、唐以來，如冒頓之圍平城、佛狸之臨瓜步、頡利之盟渭上，此其盛者。又其甚，則屠各陷洛、耶律入汴而已。而皆乘草昧凌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世，遭此其易且酷也。揆厥造端，誤國首惡，罪有在矣；迨至臨難，不無恨焉。當其兩河長驅而來，使有以死捍敵；青城變議之日，使有以死拒命；尚可挫其兇鋒而折其姦鋒。惜乎伏節死義之士僅有一二，而媮生嗜利之徒，雖近臣名士，俯首承順惟恐其後；文吏武將，望風降走，比比皆是。使彼公肆凌籍，知無人焉故也，尚忍言之哉！縉紳草茅，傷時感事，忠憤所激，據所聞見，筆而為記錄者，無慮數百家，然各有所同異，有所疑信。深懼日月浸久，是非混淆，并臣子大節，邪正莫辨，一介忠義，湮沒不傳。於是取諸家所及詔敕、制誥、書疏、奏議、記傳、行實、碑誌、文集、雜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銓次，起政和七年登州航海通好之初，終紹興三十二年逆亮犯淮敗盟。建炎三年三月辛巳五日癸未之日，繫以日月，以政、宣為上帙，靖康為中帙，建炎、紹興為下帙，總名為《三朝北盟集編》，盡四十有六年，分二百五十卷。其辭則因元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敢私為去取，不敢妄立褒貶，參考折衷，其實自見，使忠臣義士、亂臣賊子善惡之蹟，萬世之下不至而淹沒也。自成一家之書，以補史官之闕，此《集編》之本志也。若夫事不主此，皆

在所略；嗣有所得，續繫於後。如洪內翰邁《國史》，李侍郎燾《長編》并四《繫錄》，已上太史氏，茲不重錄云。闕逢攝提格紹熙五年十二月嘉平日，朝散大夫、充荊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袋臣徐夢莘謹序。」可悉其撰作之旨，亦知此書原名為《三朝北盟集編》也。《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史部〉五〈紀事本末類〉著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左都御史張若虛家藏本。宋徐夢莘撰。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紹興三十四年進士，為南安軍教授，改知湘陰縣。官至知賓州，以議鹽法不合，罷歸。事跡具《宋史·儒林傳》。夢莘嗜學博聞，生平多所著述，史稱其恬於榮進，每念生靖康之亂，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薈粹同異，為《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紹興三十一年，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制、詔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祕省云云。今其書鈔本尚存，凡上、中、下三帙。上為政、宣二十五卷，中為靖康七十五卷，下為炎、興一百五十卷。其起迄年月，與史所言合。所引書一百二種，雜考私書八十四種，金國諸錄十種，共一百九十六種，而文集之類尚不數焉，史所言者殊未盡也。凡宋、金通和用兵之事，悉為詮次本末。年經月緯，案日臚載，惟靖康中帙之未有《諸錄雜記》五卷，則以無年月日可繫者，別加編次，附之於末。其徵引皆全錄原文，無所去取，亦無所論斷。蓋是非並見，同異互存，以備史家之采擇，故以《會編》為名。然自汴都喪敗，及南渡立國之始，其治亂得失，循文考證，比事推求，已皆可具見其所以然，非徒鉅訂瑣碎已也。雖其時說部糅雜，所記金人事跡往往傳聞失實，不可盡憑。又當日臣僚劄奏，亦多誇張無據之詞。夢莘概錄全文，均未能持擇。要其博瞻淹通，南宋諸野史中，自李心傳《繫年要錄》以外，未有能過之者，固不以繁蕪病矣。」足供參證。今人陳樂素撰有《徐夢莘考》及《三朝北盟會編考》二書，考證綦詳，可參閱。

北盟集補五十卷

《北盟集補》五十卷，夢莘以前詮載不盡者五家，續編次於中、下二帙，以補其闕。靖康、炎興各為二十五卷。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編年類》著錄：「《三朝北盟集編》二百五十卷、《集補》五十卷。……《集補》則補其遺也。」《玉海》卷第四十七〈藝文·雜史〉「《三朝北盟集編》」條載：「後又得未見之書，再編《集補》三帙。」《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史部〉五〈紀事本末類〉著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考夢莘成書後，又以前載不盡者五家，續編次於中、下二帙，以補

其闕。靖康、炎興各爲二十五卷，名曰《北盟集補》。今此本無之，殆當時二本各行，故久而亡佚歟？案《玉海》作《集補》三帙，誤。蓋《集補》所補資料，僅在中、下二帙，即《解題》所謂「靖康、炎興各爲二十五卷」者也；而於上帙政、宣部分，一無所補。

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一卷

《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一卷，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中興以來，禦寇立功惟此十三處，編爲一書，所謂司勳藏其貳者也。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

廣校案：壁，《宋史》作「璧」，字季章，眉之丹稜人，熹少子。《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五十七壁本傳曰：「寧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受命使命，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師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胄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沮。』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可，乃入奏：『白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不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並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迫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又曰：「壁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涓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壁父子與弟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是壁之著作中實有此書，惟作三卷，此書殆爲「迎合侂胄用兵」而作。開禧乙丑，即寧宗開禧元年（1205），次年五月丁亥，則下詔伐金，故《解題》云「北事將作」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雜史類〉著錄：「《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右李心傳微之所編中興以來之事也。《繫年錄》蓋倣於此。」《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三十七〈政書類〉一著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四十卷，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已著錄。心傳長於史學，凡朝章國典，多所諳悉。是書取南渡以後事跡，分門編類。甲集二十卷，分〈上德〉、〈郊廟〉、〈典禮〉、〈制作〉、〈朝事〉、〈時事〉、〈故事〉、〈雜事〉、〈官制〉、〈取士〉、〈財賦〉、〈兵馬〉、〈邊防〉十三門。乙集二十卷，少〈郊廟〉一門，而末卷別出〈邊事〉，亦十三門。每門各分子目。雖以『雜記』爲名，其體例實同會要，蓋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互相經緯者也。甲集成於嘉泰二年，乙集成於嘉定九年，書前各有〈序〉。周密《齊東野語》嘗論所載趙師昇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撻武學生之憤；許及之屈膝，費士寅殉寶，亦皆不得忘報私讎者撰造醜詆。所謂韓侂胄僭逆之類，悉無其實云云。蓋掇拾群言，失真者固亦不免。然於高、孝、光、寧四朝禮、樂、刑、政之大，以及職官、科舉、兵、農、食、貨，無不該具，首尾完贍，多有馬端臨《文獻通考》、章俊卿《山堂考索》及《宋史》諸〈志〉所未載。故《通考》稱爲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王上楨《居易錄》亦稱其大綱細目，粲然悉備，爲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當必於是有徵焉。其書在宋有成都辛氏刊本，并冠以《國史》本傳，暨宣取《繫年要錄》指揮數通，今惟寫本僅存。案張端義〈貴耳集序〉稱心傳告以《朝野雜記》丁、戊二集將成，則是書尚不止於甲、乙二集。而《書錄解題》及《宋史》本傳均未之及，殆以晚年所輯書，雖成而未出，故世不得見歟？」可供參證。《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十一卷，又《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宋志〉所載之十一卷，疑即丁、戊集也，否則無庸於其下另著錄甲、乙集，其間必有不同者。惜書已佚，無從稽考矣。心傳字微之，《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列傳〉第一百九十七〈儒林〉八有傳。

西陲泰定錄九十卷

《西陲泰定錄》九十卷，李心傳撰。記吳曦叛逆以及削平本末，起嘉泰辛酉，迄嘉定辛未，為三十七卷。其後蜀事益多，又增修至辛巳之冬，通為九十卷。仍頗用太史公〈年表〉例，併記國家大政令、邊防大節日。首尾二十年。

廣校案：嘉泰、嘉定均寧宗年號。嘉泰辛酉為元年（1201），嘉定辛巳為四年（1211），嘉定辛未為十四年（1221），由嘉泰辛酉至嘉定辛未，「首尾二十年」，《解題》所述不誤。此書已佚，惟吳曦叛逆及被削平本末，可考《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列傳〉第二百三十四〈叛臣〉上〈吳曦〉。《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吳曦，德順隴千人，挺子。慶元中官武寧軍承宣使，韓侂胄謀開邊，曦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遂命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兼知興州；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為蜀王，因僭王位於興州，遣人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斬其首獻於朝。」可知其梗概。又《宋史》卷四百二十八〈列傳〉第一百九十七〈儒林〉八心傳本傳載：「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二卷、《禮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證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是心傳確撰有此書。

典故類第八

貞觀政要十卷

《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前題「衛尉少卿兼修國史」，按《新》、《舊書》列傳，兢末嘗為此官，而書亦不記歲月。但其首稱「良相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亦未詳為何人。《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當攷。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史類〉著錄：「吳兢《貞觀政要》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貞觀政要》十卷。右唐吳兢撰。兢以唐之極治，貞觀爲最，故採時政之可備勸戒者上之於朝，凡四十篇。」足資參證。此書兢有〈序〉曰：「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弼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未嘗有乏。太宗時化政，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美，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平道者，爰命不才，備家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唐衛尉少卿、兼修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解題》所謂「前題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及「但其首稱良相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云云者，即據此〈序〉。《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訓·聖政〉「唐《貞觀政要》」條載：「〈志·雜史〉：『吳兢《貞觀政要》十卷，《太宗勳史》一卷。』《書目》：『兢於《太宗實錄》外，唐太宗與群臣問對之語，以備觀戒爲政要，凡四十篇，十卷。始〈君道〉、〈政體〉、〈任賢〉、〈求諫〉，終於〈謹終〉。』〈表〉云：『比見朝野七庶論及國家政教者，咸云若陛下之聖明，克邁太宗之故事，則不暇遠求上古之術，必致太平之業。』〈序〉云：『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源乾曜、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爰命不才，備加甄錄。〈君道〉、〈政體〉一，〈任賢〉、〈求諫〉、〈納諫〉二，〈君臣〉、〈鑒戒〉、〈論擇官〉上下、〈論封建〉三，〈太子諸王定分〉、〈尊師傅〉、〈教戒太子〉、〈規諫太子〉四，〈仁義論〉、〈忠義〉、〈孝友〉、〈公平〉、〈誠信〉五，〈儉約〉、〈謙遜〉、〈仁惻〉、〈謹所好〉、〈謹言語〉、〈杜讒

邪》、《論悔過》、《論奢縱》、《論貪鄙》六、《崇儒學》、《文史》、《禮樂》七、《務農》、《刑法》、《赦令》、《辨興亡》、《貢賦》八、《謹征伐》、《議安邊》九、《行幸》、《田獵》、《災祥》、《謹終》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魏徵《論爲君之道》爲首，又以徵《論克終之道》爲末。蓋太宗時，惟徵爲善諫，上有所問，必指近事以爲據，而不爲泛濫迂闊激訐之言，太宗樂聞而喜從之。治幾成、康，徵功爲多。』按兢表上是書，史缺歲月。兢《序》有曰：『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命加甄錄。』以《表》攷之，乾曜，嘉貞，開元八年五月始拜是官。按《本紀》開元二年，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十一年而嘉貞薨，十五年乾曜薨，至九年九月，張說亦相。若二公並相之時，蓋可知矣。其上於開元八年九年歟！」據《王海》所考，則《解題》謂「良相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亦未詳爲何人」者，實乃指源乾曜、張嘉貞也。開元八年，乾曜爲侍中，嘉貞爲中書令，二人並相，則此書必表進於開元十一年嘉貞被貶之前。《解題》謂：「《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其說乏據。蓋神龍，中宗年號，下距兢撰此書之時甚遠。兢，《舊唐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五十二，《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列傳》第五十七有傳。《舊唐書》本傳載：「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闕，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還家，匪忘紙札，乞終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歷衛尉少卿、左庶子。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國史》未成。十七年，出爲荊州司馬，制許以史稿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長史，封襄垣縣子。天寶初改官名，爲鄴郡太守，入爲恆王傅。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疎略。兢雖衰耗，猶希史職，而行步僂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考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九《雜史類》載：「《貞觀政要》十卷，明刊本。題唐衛尉少卿，兼修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陳氏《書錄》云：『《新》、《舊書·列傳》，兢未嘗爲此官，而書亦不記歲月。』案：《舊唐書·兢傳》實載此官，惟不載是書耳。」瞿氏所考甚當，《解題》誤。

魏鄭公諫錄五卷

《魏鄭公諫錄》五卷，唐尚書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撰。綝，字方慶，以字行。相武后，其為吏部當在高宗時。《館閣書目》作王琳，誤也。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廣棧案：盧叔玉「未」字疑《通攷》所益，〈舊志〉亦有王方慶《文貞公事錄》，在〈故事門〉。」

廣棧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傳記類〉著錄：「王方慶《魏文貞故事》十卷。」又〈故事類〉著錄：「王方慶《文貞公事錄》一卷。」〈新唐志〉所著錄方慶二書，其書名、卷數均與此書不同，疑非同屬一書。《玉海》卷第六十、〈藝文·奏疏〉「唐《魏徵諫事》」條載：「〈志·雜家〉：『《魏徵諫事》五卷。』舊志同。〈別集〉：『《徵集》二十卷。又《時務策》五卷。』《書目》：『《時務策》一卷，凡答問百篇。』《中興書目》：『《唐魏鄭公諫錄》五卷。吏部郎中王綝撰。集證諫太宗一百三十事。』〈序〉曰：『採摭雜。聽人謠，參詳國典，以成此《錄》。自諫詔免租賦，至太宗臨朝詔群臣。』〈魏徵傳〉：『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諫累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反復言之。上疏言十漸，帝曰：「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足資參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十二〈傳記類〉一亦著錄此書，曰：「《魏鄭公諫錄》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唐王方慶撰。方慶名綝，以字行。其先自丹陽徙咸陽。武后時，官至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終於太子左庶子，封石泉縣公，諡曰貞，事跡具《新唐書》本傳。此書前題尚書吏部郎中，蓋高宗時所居官，而本傳不載，則史文脫略也。〈傳〉稱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此乃所錄魏徵事跡。《唐書·藝文志》以為《魏徵諫事》，司馬光《通鑑書目》以為《魏元成故事》，標題互異。惟洪邁《容齋隨筆》作《魏鄭公諫錄》，與此相合。方慶在武后時，嘗以言悟上，召還廬陵。後建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復位之漸，皆人所難能。蓋亦思以仇直自見者，故於徵諫爭之語，摭錄最詳。司馬光《通鑑》所記徵事，多以是書為依據。其未經採錄者，亦皆確實可信，足與正史相參證。」是此書有功於史學可知。綝，以字行。《舊唐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三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一十六〈列傳〉第四十一有傳。惟《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仍作「王綝《魏鄭公諫議》五卷」，蓋蹈《中興館閣書目》之誤也。

翰林盛事一卷

《翰林盛事》一卷，唐剡尉常山張著處晦撰。紀儒臣盛事，自武德中迄于天寶。首載張文成七登科者，即著之祖也。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翰林盛事》一卷。右唐張著撰。記唐朝儒臣美事，凡三十八。」《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七〈宮室·院〉上「翰林院」條載：「《中興書目》：『……《翰林盛事》一卷，唐張著撰。記儒臣盛事，凡三十有八條。』」足資參證。著，兩《唐書》無傳。文成即張鷟，鷟，《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九十九、《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一〈列傳〉第八十六均附其孫〈張薦〉。《舊唐書·張薦傳》載：「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外郎竇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調授岐王府參軍。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再授長安尉，遷鴻臚丞。凡四參選，判策爲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箇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然性褊躁，不持上行，尤爲端士所惡，姚崇甚薄之。開元初，澄正風俗，鷟爲御史李全交所糾，言鷟語多譏刺時，坐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奏論，乃追敕移於近處。開元中，入爲司門員外郎卒。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此書所記，有文成「凡應八舉，皆登甲科」者。《解題》既謂文成「即著之祖也」，則薦者，乃著之兄耶？

衣冠盛事一卷

《衣冠盛事》一卷，唐武功蘇特撰。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四十八〈藝文〉二著錄：「蘇特《唐代衣冠盛事錄》一卷。」與此乃屬同一書。《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卷二〈傳記類〉著錄：「蘇特一作時《唐代衣冠盛事錄》一卷。」《宋志》謂特「一作時」，恐誤。蓋特子循，《舊五代史》卷六十、《唐書》三十六〈列

傳》第十二有傳。《循傳》曰：「蘇循，父特，陳州刺史。循，咸通中登進士第，累歷臺閣。昭宗朝，再至禮部尚書。」是循乃懿宗至昭宗間人。至特之任陳州刺史，或在宣，懿宗時也。

李司空論事一卷

《李司空論事》一卷，廣棧案，盧校注，「晁《志》有《李司空論諫集》，乃其甥夏侯孜所編，蔣偕為〈序〉。」唐大中史官蔣偕錄。司空者，李絳深之，元和宰相也。

廣棧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七〈別集類〉上著錄：「《李絳論諫集》七卷，右唐李絳深之也。贊皇人。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補渭南尉。六年，進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和初，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入寇，為亂兵所害。絳儀質魁偉，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邪所中。平生論諫數十百事，其甥夏侯孜所編，大中史官蔣偕為〈序〉。」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李絳論諫集》七卷，《經籍考》卷七十四題作《李司空論諫集》七卷。按絳《集》始見於《新唐志》卷四，作李絳《論事集》二卷，後世諸目著錄多異。《崇文總目》卷五作李絳《論》三卷，《書錄解題》卷五作《李司空論事》一卷，《玉海》卷六十一引《中興書目》作《李司空論事集》七卷，《遂初堂書目·集部·章奏類》作唐李絳《論事集》，《宋志》卷二〈故事類〉作《李司空論事》七卷，〈別集類〉又見《李司空論事》，作十七卷，又著錄《李絳文集》六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傳記類〉著錄本舊題《李深之文集》六卷，館臣以為當標題曰《李相國論事集》，其解題云：『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廷，終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為《李相國論事集》」云云。其說本明，此本標題，殆後人所妄改歟？』據此，《讀書志》標題亦非蔣偕所編原題。」是此書其書名與卷數，諸家所著錄多有不同，惟其書名若據蔣偕所為〈序〉，亦與《解題》有所不同也。《玉海》卷第六十·〈藝文·奏疏〉「唐《李絳論事集》」條曰：「〈李絳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授蔣偕，次為七篇。』」〈志·別集〉：『《李絳論事集》三卷，蔣偕集。又《集》十卷，劉禹錫為〈序〉。』《書目》：『《李司空論事》七卷，元和中論諫共數百事，大中中史官蔣偕編次。《志》云：「卷數不同者，〈志〉之誤也。元豐中郭逢原為〈後序〉，書凡七卷。偕之〈序〉及〈列傳〉俱以為七篇，篇即卷也。偕〈序〉謂生平論諫凡數十百事，今存於世者曰《李司空論事集》七卷，凡七十事云。」

卷一之二，總二十七事。卷四之七，摠四十有三事。』是則此書書名應作《李司空論事集》，卷數爲七卷。《解題》作一卷，應爲七卷之誤；否則，直齋所藏者乃不完本也。絳，《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四〈列傳〉第一百六十四、《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二〈列傳〉第七十七有傳。《新唐書·絳傳》載：「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所記可與《解題》及盧校注相參證。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六十七有傳，《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七附〈劉瑑〉。蔣偕，《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九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列傳〉第五十七附其父〈蔣父〉。

太和辨謗略三卷

《太和辨謗略》三卷，唐宰相李德裕撰。初，憲宗命令狐楚等爲《元和辨謗略》十卷，錄周、秦、漢、魏迄隋忠賢罹謗事迹。德裕等刪其繁蕪，益以唐事，裁成三卷，太和中上之。集賢學士裴潏爲之〈序〉。元和書今不存，《邯鄲書目》亦止有前五卷。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大和辨謗略》三卷，右唐李德裕撰。先是，唐次錄周、秦迄隋忠賢罹謗事，德宗覽之不悅。後憲宗以爲善，命令狐楚等廣之，成十卷。至大和中，文成上之。」同書卷第十〈儒家類〉著錄：「《大和辨謗略》三卷。右唐李德裕撰。先是，唐次撰《辨謗略》三卷。至大和中，文宗詔德裕、裴潏等續益唐事，刪爲一卷，上之。」《玉海》卷第五十五〈藝文·著書雜著〉「唐《元和辨謗略》」條載：「〈唐次傳〉：『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參敗，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皋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皋罷之，次身在外，抑不得伸，以爲古忠臣賢士罹毀被謗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迄隋，增爲十篇，號《元和辨謗略》。』〈志·儒家〉：『唐次《辨謗略》三卷。《元和辨謗略》十卷。令狐楚、沈傳師、杜元穎撰。裴潏《大和新修辨謗略》一卷。』《會要》：『元和十二年十月，翰林學士沈傳師等奏《元和辨謗略》兩部，各十卷。一部進上，一部請付史館。從之。』〈崔

群傳》：『元和十四年三月，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群對曰：「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僞難審也。故孔子有『眾好眾惡，沒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誰敢以欺。」帝聽其言。』《中興書目》：『唐集賢殿學士裴潏撰。舊有十卷，以其繁冗刪去，止三卷。載自古被誣之事，起周公至狄仁傑。又《大和辨謗錄》三卷。案：《崇文總目》：「李德裕等撰。」憲宗時命傅師、楚等撰《元和辨謗錄》十卷，大和中，德裕以其文繁，刪爲三卷。』《舊紀》：『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內出《元和辨謗略》案卷付史館。』唐次《元和辨謗略序》曰：『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聽。豈止鵲鳩鵬卉、薏苡感珠者哉！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有辨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辨，謗何由興。上自周漢，下自隋朝，勒成十卷。』均足與《解題》相參證。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大和辨謗略》三卷，『大和』原作『太和』，今正。衢本卷十《儒家類》重出，解題微異，可參看。臥雲本『辨』作『辯』，袁本附趙希弁《二本四卷考異》云：『《太和辨謗略》三卷，袁本入《史類》，衢本入《集類》。』疑趙氏所見衢本此書入《集部》。按《新唐志》卷二《儒家類》著錄《辨謗略》三條：唐次《辨謗略》三卷，《元和辨謗略》十卷，云：『令狐楚、沈傳師、杜元穎撰。』裴潏《大和新修辨謗略》三卷。據《新唐書》卷八十九《唐次傳》云：『次身在外，抑不得伸，以爲古忠臣賢士罹毀被謗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按指德宗）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是唐次撰書在德宗時。《玉海》卷五十五「《唐元和辨謗略》」條引有其書序文。又據《唐次傳》：『憲宗立，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次書而善之，遂命沈、令狐、杜三人廣其書，起周至隋，增爲十篇，號《元和辨謗略》。』此書成於元和十二年十二月，見《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至大和中，裴潏又據元和書裁成三卷，《玉海》卷五十五引《中興書目》云：『唐集賢殿學士裴潏撰，舊有十卷，以其繁冗，刪去。止三卷，載自古被誣之事，起周公至狄仁傑。』《讀書志》著錄當即大和書，據《新唐志》、《中興書目》，當署裴潏名。然《崇文總目》卷二，《書錄解題》卷五《典故類》亦題德裕撰，蓋以書由德裕進御故耳。《書錄解題》云裴潏爲之《序》，是。疑今《李衛公會昌一品集補遺》所載《太和新修辨謗略序》亦潏所爲。《辨謗略》三書，前人往往相混淆，故梳理其撰編始末，辯證如上。」據孫猛所考，此書應稱《大和辨謗略》，凡三卷。其前有唐次撰《辨

謗略》三篇，在德宗時；繼有沈傳師、令狐楚、杜元穎廣其書爲十篇，號《元和辨謗略》，書成於元和十二年；《大和辨謗略》三卷乃裴潯撰並序，因德裕進御，故《解題》諸書乃題德裕撰耳。孫氏所考甚允恰。裴潯，《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列傳〉第一百二十一、《新唐書》卷一百一十八〈列傳〉第四十三有傳。至其爲此書撰〈序〉，則曰：「臣聞行險而言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己所召，是盜之所憎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膚受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爲不才所忌，有功爲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況僞必亂真，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蚊，未響而先合。以群陰而蔽孤陽，以眾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朽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亦良可哀哉！伏惟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其化；惡淫哇之亂聽，疾紫色之眩目；墜其譏說，常詠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綴輯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辨謗》之文，辭過萬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僞之源，尤資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鑒之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宥坐，絕其根弁，永杜其來。必也視之於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誠，比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遠，取爲殷鑑。使播揚有所消其象，萋菲無以成其文，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覃及聖代，必極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於篇首云。」讀之，可深悉此書撰作之旨。

秦傳玉璽譜一卷

《秦傳玉璽譜》一卷，題博陵崔逢修，協律郎嚴士元重修，河中少尹魏德謨潤色。館臣案《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俱作魏德謨，原本作「德譽」，誤，今改正。

廣校案：《玉海》卷第八十四〈車服·印璽綬〉「至道《玉璽記》」條：「《書目》：『《玉璽譜》一卷，博陵崔逢修，嚴士元重修，皇朝魏損潤色。敘秦傳國璽歷代傳授得失本末，迄于乾德五年。』」《宋史》卷二百二〈志〉第一百五十五〈藝文〉·〈小學類〉著錄：「崔逢《玉璽譜》一卷，嚴士元重修，宋魏損潤色。」是「魏德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及〈宋志〉均作「魏損」，與館臣案語不同，未知館臣何所據而言？《玉海》同卷同條又載：「秦璽者，

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制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晉有天下，出多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與〈輿服志〉以為秦璽，誤矣。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更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又與秦同。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璽亡於從珂。天福二年七月，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四年，製皇帝神寶。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紹聖三年冬，咸陽民段義得璽，議者以為秦璽。受寶之禮昉于此。」據是，可略悉秦傳玉璽流傳至北宋紹聖之概況。崔逢、嚴士元、魏德謨，《宋史》均無傳，事迹無可參考。

國璽傳一卷、傳國璽記一卷

《國璽傳》一卷、《傳國璽記》一卷。《傳》，無名氏所記，止唐肅宗。《記》，稱嚴士元，與前大同小異。

廣校案：《玉海》卷第八十四〈車服·印璽綬〉「至道《玉璽記》」條載：「至道中，鄭文寶為《玉璽記》一卷，首圖璽文，次載傳授本末。」¹字畧，要張道《玉璽傳記》及梁蕭受、俞寶賦。《傳》一卷，不載撰人名氏。《玉海》謂「《傳》一卷，不載撰人名氏」者，或即此《國璽傳》一卷也。至《傳國璽記》一卷，是否即鄭文寶之《玉璽記》一卷，《解題》謂「稱嚴士元」，乃未定之辭。惜書已佚，無從深考矣。

玉璽雜記一卷

《玉璽雜記》一卷，徐景撰。乾元元年七月記。〈唐志〉有徐景《玉璽正錄》，即此書也。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傳記類〉著錄：「徐景《玉璽正錄》一卷。」又同書〈儀注類〉著錄：「徐令言《玉璽正錄》一卷。」《玉海》卷第八十四〈車服·印璽綬〉「至道《玉璽記》」條載：「〈唐志·儀注類〉：『紀僧真《玉璽譜》一卷，姚察《傳國璽》十卷，徐令言《玉璽正錄》一卷。〈六典注〉有徐令言《玉璽記》。』」是則徐景字令言，疑此書或稱《玉璽正錄》，或簡稱《玉璽記》。景，兩《唐書》無傳。

楚寶傳一卷

《楚寶傳》一卷，杜確撰。肅宗乾元二年，楚州尼真如獻寶事。

廣按案：此書〈兩唐志〉、〈宋志〉、《郡齋讀書志》均未著錄。杜確，兩《唐書》無傳。《全唐文》卷四百五十九「杜確」載：「確，代宗時人。」收確所撰〈許公墓誌銘〉、〈岑嘉州集序〉二文。〈岑嘉州集序〉文末記岑參身後事，云：「旋軫有日，犯輓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歲月逾邁，殆三十年。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貯之篋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倘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游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京兆杜確序。」是杜確乃長安人，曾編次次《岑嘉州集》者。

八寶記一卷

《八寶記》一卷，無名氏。大觀二年。

廣按案：《玉海》卷第八十四〈車服·印璽綬〉「大觀八寶·九寶」條載：「神宗正是典禮，詔侍臣作天子皇帝六璽，追琢未就。崇寧五年，有獻玉印方寸者，以龜為紐。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遂以九字為文，命工吏刻。螭紐方盤，上圓下方，名為鎮國寶。又作受命寶，皆方四寸有奇，篆以蟲魚。帝自為記，并元豐六璽，通為八寶。鎮國，受命一寶，寶而不毛，藏之內府。詔曰：『獲全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大觀元年遂點『皇祐鎮國』、『元符受命』一寶不用，二年正月壬子朔，御大慶殿，受八寶。置於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一員以中八寶實於禁中，內外各一員。報製〈八寶九鼎記〉。後又從上闚得大玉，踰二尺，又制定命寶亦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其寶九寸，檢亦如之。合前八寶為九，以九寶為稱。乾元用九之義。政和八年正月甲申朔，受定命寶，皆赦天下。宣和四年十一月丙辰朔，修飾舊寶璽，用之郊禋，見輦官奉寶輿導駕，九寶為五重，前列香案，定命受命，及天子寶在左，鎮國及皇帝寶在右，行禮則陳於宮架之前。」八寶者，天子皇帝六璽，與鎮國寶、受命寶也，讀《玉海》所載，可知此《記》之梗概。大觀，徽宗年號；二年，歲次戊子。此《記》正此年作。

唐文宗朝備問一卷

《唐文宗朝備問》一卷，不著名氏。雜錄唐朝典故。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史錄·雜傳記類〉著錄：「《文宗朝備問》一卷。」《崇文總目》卷二〈傳記類〉下著錄：「《文宗朝備問》一卷，〈唐志〉、《書錄解題》並不著撰人。」錢東垣輯釋本，《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二〈子類·小說〉著錄：「《唐文宗備問》一卷。輝按：〈新唐志〉入〈史部·雜傳類〉，《崇文目》入〈傳記類〉，陳《錄》入〈故事類〉。」葉德輝考證本。均與《解題》同。惟葉德輝考證略誤，蓋此書〈新唐志〉入〈史錄·雜傳記類〉，而《解題》入〈史錄·典故類〉也。

通典二百卷

《通典》二百卷，唐宰相京兆杜佑君卿撰。採《五經》、群史、歷代沿革廢置、群士論議，迄於天寶，凡為八門，曰〈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廣校案 盧校本無「兵」字。〈州郡〉、〈邊防〉。貞元中表上之，李翰為之〈序〉。初，劉秩為《政典》三十五篇，佑以為未盡，廣而成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四〈類書類〉著錄：「《通典》兩百卷。右唐杜佑撰。先是，劉秩采經史，自黃帝迄唐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為二百篇，以〈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世稱該洽。凡二十六年成書，德宗時上之。」

《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通典》」條載：「〈志·類書類〉：『杜佑《通典》二百卷。』〈杜佑傳〉：『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倣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褒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會要》：『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其書凡九門，敘〈食貨〉十二篇，〈禮〉百篇，〈樂〉七篇，〈兵〉六篇，〈刑〉七篇，〈州縣〉十四篇，〈邊防〉十六篇，識者知其必登公輔之位。』〈舊紀〉：『貞元十七年十月庚戌，淮南節度使杜佑進《通典》，凡九門、二百卷。』今《通典》，〈食貨〉十二卷、〈選舉〉六卷、〈職官〉十二卷、〈禮〉一百卷、〈樂〉七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州縣〉十四卷、〈邊防〉十六卷。貞元十年表亡。《中興

舊目》云『《通典》貞元十年撰，以事分類。』左補闕李翰〈序〉曰：『凡八門，勒成二百卷。非聖之書不取，事非經國不錄。』佑自敘曰：『所纂《通典》，實採群言，徵諸人事。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洪範》八政，一食，二貨，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爲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一卷。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上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於後之事。』《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史部〉三十七〈政書類〉一亦著錄此書，曰：「《通典》二百卷，內府藏本。唐杜佑撰，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以蔭補濟南參軍事。歷官至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太保，致仕。諡安簡。事蹟具《唐書》本傳。先是劉秩倣《周官》之法，摭拾百家，分門詮次，作《政典》三十五卷。佑以爲未備，因廣其所闕，參益新禮，勒爲此書。凡分八門，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刑〉、曰〈州郡〉、曰〈邊防〉。每門又各分子目。〈自序〉謂既富而教，故先〈食貨〉。行教化在設官，任官在審才，審才在精選舉，故〈選舉〉、〈職官〉次焉。人才得而治以理，乃興禮樂，故次〈禮〉、次〈樂〉。教化隳則用刑罰，故次〈兵〉、次〈刑〉。設州郡分領，故次〈州郡〉，而終之以〈邊防〉。所載上溯黃、虞，迄於唐之天寶。肅、代以後，間有沿革，亦附載註中。其中如〈食貨門〉之賦稅，載《周官·貢賦》，而太宰所掌九貢之法失載。載北齊租調之法，河清三年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而露田之數失載。錢幣不載陳永定元年制四柱錢法，權酷不載後周權酒坊法。〈選舉門〉不載齊明帝時制，士人品第有九品之科，小人之官復有五等法。考績不載宋、齊間治民之官，以三年、六年爲小滿遷換法。〈職官門〉如《周禮》地官有舍人、士士二人掌平宮中之政，乃云中書舍人魏置。又《隋書》大業時改內史監爲內書監，乃僅云改內史侍郎爲內書侍郎。又集賢殿書院載梁有文德殿藏書，不知宋已有總明觀藏書之所。似此之類，未免間有挂漏。〈兵門〉所列諸子目，如分『引退取之』、『引退佯取取之』爲二門；分『出其不意』、『擊其不備』、『攻其不整』爲三門；未免稍涉繁冗。而火獸、火鳥之類，尤近於戲劇。〈州郡門〉分九州以敘沿革，而信都郡冀州當屬兗，而誤屬冀。又極詆《水經》及酈道元《水經注》爲僻書，詭誕不經。未免過當。〈邊防門〉所載多數萬里外重譯乃通之國，亦有僅傳其名不通朝

頁者。既不臨邊，亦無事於防，題曰〈邊防〉，名實亦舛。然其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至其各門徵引《尚書》、《周官》諸條，多存舊話。如〈食貨門〉引《尚書》『下土墳壚』注，謂『壚，疏也』，與孔疏所引《說文》『黑剛土也』互異。又『瑤琨篠簜』注，『篠，竹箭；簜，大竹』，亦傳、疏所未備。〈職官門〉引《周官》太宰之屬有『司會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註云：『逆謂受也，受而鉤考之，可知得失多少。』較賈公彥《疏》頗爲明晰。似此之類，尤頗有補於經訓。宋鄭樵作《通志》，與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悉以是書爲藍本。然鄭多泛雜無歸，馬或詳略失當，均不及是書之經核也。」均足與《解題》相參證。至李翰之〈序〉，其全文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群史之書，人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士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聞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瀕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越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于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入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中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曆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

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關，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與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不誣也。唐左補闕李翰序。」杜佑，《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列傳〉第九十七、《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列傳〉第九十一有傳。李翰，《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下附〈蕭穎士〉、《新唐書》卷二百三〈列傳〉第一百二十八〈文藝〉下附〈李華〉有傳。劉秩，《舊唐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五十二附其父〈劉子玄〉、《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列傳〉第五十七附其父〈劉子玄〉有傳。

續通典二百卷

《續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咸平三年奉詔，四年九月書成。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王欽若言杜佑《通典》上下數千載，爲二百卷，而其中四十卷爲開元禮。今之所載二百餘年，亦如前書卷數，時論非其重複。

廣棧案：卓如愚《群書考索》卷十八〈類書類〉載：「皇朝宋白等承詔撰《續通典》二百卷，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以補杜佑《通典》之缺。先咸平中，李沈奏請續修《通典》，故以命白焉。《中興書目》。」《宋史》卷二百七〈志〉第一百六十〈藝文〉六〈類事類〉著錄：「宋白、李宗諤《續通典》二百卷。」是此書乃宋、李等人同撰。《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列傳〉第一百九十八〈文苑〉一〈宋白〉載：「宋白字太素，大名人。……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皆其人也。」疑蘇、王等人或亦參與修《續通典》。李宗諤，《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列傳〉第二十四附其父〈李昉〉。宗諤字昌武，〈傳〉謂宗諤「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于世」，與〈宋志〉所載足相參證。至王欽若，《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四十二有傳。其〈傳〉未載欽若論杜佑《通典》事。紀昀撰〈欽定續通典提要〉云：「按《宋史·藝文志》有宋白《續通典》二百卷，今其書已亡。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咸平三年奉詔，四年九月書成。起唐至德初，迄周顯德末。又謂

杜典上下數千載爲二百卷，而宋書所載二百餘年，亦如前書卷數，時論非其重複，則其入概可想見矣！」紀氏評騭宋白《續通典》之論，殆據王欽若也。

國朝通典二百卷

《國朝通典》二百卷，不著名氏，或言魏鶴山所爲，似方草創未成書也。凡通典、會要，前〈志〉及《館閣書目》皆列之類書。按通典載古今制度沿革，會要專述典故，非類書也。

廣校案：此書「似方草創未成書」，故公私書目多未見著錄。《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傳〉第一百九十六〈儒林〉七〈魏了翁〉載了翁「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雜言》」，而未載此書，故直齋謂「或言魏鶴山所爲」，乃疑而莫決之辭也。至通典、會要類書籍，《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劉秩《政典》三十五卷、杜佑《通典》二百卷、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皆列於〈子錄·類書類〉，《中興館閣書目》著錄《通典》二百卷，《唐會要》一百卷，皆列於〈子部·類書家〉，均不適當，殊不若《解題》收入〈史錄·典故類〉爲精審也。

唐會要一百卷

《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初，唐德宗時，蘇冕撰四十卷；武宗朝，崔鉉續四十卷；至是溥又采宣宗以降故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上之。按〈唐志〉，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等撰，崔鉉監修。而《會要》稱杭州刺史蘇弁與兄冕纂國朝故事爲是書。弁聚書至二萬卷，次集賢、芸閣。弁字元容，武功人，武后宰相良嗣之從孫。冕仕爲京兆主簿，弁判度支，以腐粟給邊坐貶，冕亦廢。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藝文〉三〈類書類〉著錄：「蘇冕《會要》四十卷。《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裴德融、崔瑒、薛逢、鄭言、周贍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鉉監修。」《郡齋讀書志》卷第十四〈類書類〉著錄：「《唐會要》一百卷，右皇朝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以續冕書。溥又采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文簡事備，

太祖覽之而嘉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玉海》卷第五十·〈藝文·會要〉「《唐會要》」條載：「〈志·類書類〉：『蘇冕《會要》四十卷，貞元中，杭州刺史蘇弁與兄冕續國軌故事為是書。弁先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正，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閣。《續會要》四十卷，楊紹復、裴德融、崔瑒、薛逢、鄭言、周膚敏、薛廷望、于珪、于球等撰，崔鉉監修。』《會要》云：『大中七年十月，左僕射崔鉉上。修撰官楊紹復等賜物有差。』《中興書目》云：『記德宗以後至大中六年事迹，補蘇冕前錄之缺。』《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史部〉三十七〈政書類〉一著錄：「《唐會要》一百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宋王溥撰。溥字齊物，并州祁人，漢乾祐中登科進士第一；周廣順初，拜端明殿學士；恭帝嗣位，官右僕射；入宋，仍改官，進司空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加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諡康定。事蹟具《宋史》本傳。初，唐蘇冕嘗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為《會要》四十卷。宣宗大中七年，又詔楊紹復等次德宗以來事，為《續會要》四十卷，以崔鉉監修。段公路《北戶錄》所稱《會要》，即冕等之書也。惟宣宗以後記載尙闕，溥因復採宣宗至唐末事續之，為《新編唐會要》一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詔藏史館。書凡分目五百十有四，於唐代沿革損益之制，極其詳核。官號內有識量、忠諫、舉賢、委任、崇獎諸條，亦頗載事蹟。其細瑣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則別為〈雜錄〉，附於各條之後。又間載蘇冕駁議，義例該備，有裨考證。今僅傳鈔本，脫誤頗多。八卷題曰〈郊儀〉，而所載乃南唐事。九卷題曰〈雜郊儀〉，而所載乃唐初奏疏，皆與目錄不相應。七卷、十卷亦多錯入他文。蓋原書殘闕，而後人妄摭竄入以盈卷帙。又一別本所闕四卷亦同，而有補亡四卷，採摭諸書所載唐事，依原目編類，雖未必合溥之舊本，而宏綱細目，約略粗具，猶可以見其大凡。今據以錄入，仍各註補字於標目之下，以示區別焉。」均足與《解題》相參證。蘇弁、蘇冕，《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下〈儒學〉下、《新唐書》卷一百三〈列傳〉第二十八附〈蘇世長〉，《解題》所載弁、冕事迹，與兩《唐書》同。崔鉉，《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列傳〉第一百一十三、《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列傳〉第八十五附其父〈崔元略〉。《舊唐書》本傳載：「鉉字台碩，登進士第，……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三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瑒、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大中，唐宣宗年號。是鉉之獻《續會要》在宣宗時，《解題》作「武宗朝」，實誤。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宋史》卷二百

四十九〈列傳〉第八有傳。其〈傳〉曰：「溥好學，手不釋卷，嘗集蘇冕《會要》及崔鉉《續會要》，補入闕漏，爲百卷，曰《唐會要》。」與《解題》同。

五代會要三十卷

《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

廣棧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四〈類書類〉著錄：「右皇朝王溥等撰。采梁至周典故，纂次成秩，建隆初上之。」《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會要〉「《五代會要》」條載：「溥又采梁開平至周顯德事蹟爲《五代會要》三十卷，乾德元年即建隆四年。七月甲寅上之。掇君臣事迹以類詮次，詔付史館。」足資參證。惟此書呈上之年，《郡齋讀書志》謂「建隆初上之」，《玉海》謂「乾德元年七月甲寅上之」，而《四庫全書總目》二卷八十一〈史部〉三十七〈政書類〉一更謂：「《五代會要》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王溥撰。五代干戈倏攘，百度陵夷，政府遺規，多未暇修舉。然五十年間法制典章，尙略具於累朝實錄。溥因檢尋舊史，條分件繫，類輯成編。於建隆二年與《唐會要》並進，詔藏史館。」以上三說，未知孰是。

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

《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監修國史華陽王珪禹玉撰。始，仁宗命纂修，自建隆至慶曆四年，成八十五卷。熙寧三年，珪為學士承旨，乞續修至熙寧十年，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館臣案《文獻通考》作「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八門」。舊書亦略增損，為三百卷。

廣棧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四〈類書類〉著錄：「《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右神宗朝以《會要》止於慶曆，命王珪續之。起於建隆之元，迄於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是書，總二十一類，八百五十五門。其間禮樂政令之大綱，儀物事爲之細目，有關討論，顧無不載，文簡事詳，一代之典備矣。」《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會要〉「慶曆《國朝會要》，元豐增修五朝」條載：「天聖八年七月丁巳，詔史官修《國朝會要》。明道二年十二月癸巳，命參政宋綬看詳修纂。康定元年四月己亥，命綬同提舉編修。景祐四年六月甲申，命史館檢討王洙編修。慶曆四年四月己酉，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一本云編修官王洙纂建隆以來，上慶曆三年，凡三十五年。以編修官王洙兼直龍圖閣，賜

三品服。制度沿革、大畢錄。《會要》止修至慶曆三年，後事莫述。熙寧三年九月十一日。翰林學士王珪請續修慶曆四年以後，止熙寧三年。時編修院修國史，詔於崇文院修纂。仍詔增修至十年，凡二十四年。珪以舊書尚有遺事，所載頗多史文，因略加增損，凡十二年乃成。本云：熙寧十年十二月戊子，命李德裕、陳知彥修《會要》，於崇文院置局。先是命王存、林希。元豐四年九月己亥，宰臣王珪上之。《表》云：『禮樂政令之大綱，儀物事為之細目，帝后以底臣庶，朝廷施于蠻夷，有關討論，顧無不載。信疊矩重規之盛，便遺訓故實之求。蒼萃之書，舉綱撮要。』續慶曆四年，止熙寧十年，通舊增損，成三百卷，總二十一類，別為八百五十五門。文簡事詳，紀載有法，後莫能及。編修李德裕、陳知彥遺秩。本云：『元豐四年九月十五日，進呈於延和殿。』均足與《解題》相參證，惟《玉海》所載較詳備。《宋史》卷一百七〈志〉第一百六十〈藝文〉六〈類事類〉著錄：「《宋六朝會要》一百卷，章得蒙編、王珪續。」即此書也，惟「蒙」乃「象」之訛。此書《郡齋讀書志》與《玉海》均謂「總二十一類」，《通考》作「總十一類」，其首「一」字乃「二」之訛。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有傳。

政和重修國朝會要百十卷

《政和重修國朝會要》百十卷，先是王禹玉監修，自建隆至熙寧，凡三百卷。崇寧中重修，僅成《吉禮》百十卷，政和進呈。餘四類，編治垂成，宣和庚子罷局，遂成散漫。紹興間，少蓬程俱申請就知桂州許中家借抄之。許中嘗與崇寧修書，故存此本，得以備中禁之採錄。今重修本題「淮康軍節度使充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奉敕重修」。

廣校案：此書乃崇寧中重修，僅成《吉禮》百十卷，乃一未完成之書，以政和進呈，故稱今名。許中既與崇寧修書，家存此本，紹興間程俱申請就其家借抄。《玉海》卷第五十·〈藝文·典故會要〉「乾道《續四朝會要》」條載：「紹興三年四月，靜江守臣許中上《政和重修會要》一百十卷。」即此事。吳廷燮《南宋制撫年表》卷下：「紹興二年（1132），許中，七月庚申再任靜江府。見《要錄》。三年（1133），許中，七月辛巳罷。見《要錄》。」是許中上此書應在紹興三年七月辛巳罷官之前。《玉海》謂事在紹興三年四月，應符史實。又靜江即桂州，乃今廣西桂林，《解題》稱「知桂州」，《玉海》稱「靜江守」，均同。《玉海》同條又載：「乾道五年四月戊子，秘書少監汪大猷言：『蔡攸所

修自元豐至政和《古禮》，妄有刪改，欲再刪定，以《續會要》爲名。」從之。』所言足與《解題》相參證。蓋攸曾奉敕重修此書。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紹興初任祕書少監，即《解題》所謂「少蓬」也，《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有傳。蔡攸字居安，蔡京長子。《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列傳〉第二百三十一〈姦臣〉二附〈蔡京〉。〈傳〉謂：「崇寧三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秘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即《解題》所記事。

續會要三百卷

《續會要》三百卷，監修仙井虞允文并甫等上。自紹興十年編修，起元豐元年，迄靖康之末。乾道六年書成。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會要〉「乾道《續四朝會要》」條載：「紹興十年四月，靜江守臣許中上《政和重修會要》一百十卷。九年，詔館職續編。三十一年正月庚寅，上曰：『會要乃祖宗故事之統轄，不可缺，宜自元豐後續爲之。舊書分門有法，不必改。』壬寅，命館職自元豐元年以後編次。乾道五年四月戊子，祕書少監汪大猷言：『蔡攸所修自元豐至政和古禮，妄有刪改，欲再刪定，以《續會要》爲名。』從之。六年五月己未，宰臣虞允文上之，斷自神宗之初，訖于靖康之末，凡六十年，總二百卷，分二十類，六百六十六門。綴集於散亡之餘，一僅得其六七。命宰臣提舉，閱再歲乃成書。」是《玉海》所記稍詳，多補《解題》之未及。惟此書《玉海》作二百卷，《宋史》卷二百七〈志〉第一百六十一〈藝文〉卷六〈類事類〉著錄：「《續會要》三百卷，虞允文等撰。」似應作三百卷爲合。允文，《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一百四十二有傳。〈傳〉謂：「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仙井即隆州，在四川仁壽縣治。《解題》所記與《宋史》實同。

中興會要二百卷

《中興會要》二百卷，監修晉江梁克家叔子等上。乾道六年，既進《續會要》，有旨自建炎元年續修，止紹興三十二年。九月成書。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會要〉「乾道《中興會要》」條載：「乾道九年七月，自建炎初元續修，成書二百卷。八月丙申，右相梁克家等上之，

進呈於垂拱殿。九月，祕書少監陳騭請名曰《中興會要》。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玉海》所記，與《解題》所著錄者足相發明。大抵此書撰自乾道六年既進《續會要》後，至九年七月修成，八月丙申梁克家上。《解題》謂「九月成書」，「九月」實乃「九年」之誤。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傳〉第一百四十三有傳。

國朝會要總類五百八十八卷

《國朝會要總類》五百八十八卷，李心傳所編，合三書為一。刻於蜀中，其板今在國子監。

廣校案：心傳，《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列傳〉第一百九十七〈儒林〉八載：「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為工部侍郎。」《宋史》本傳所載之《十三朝會要》，即《解題》著錄之書也。惟心傳端平三年（1236）編成此書前，已有張從祖於嘉定元年（1208）類輯《會要》而成《總類國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心傳所編者卷數與之同。張書，《讀書附志》卷上〈類書類〉有著錄，惟欠載撰人姓名，《讀書附志》曰：「《總類國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右《總類國朝會要》，由建隆而至乾道也。始仁宗命章得象編，起建隆，止慶曆，為一百五十卷。神宗又命王珪續編慶曆四年以後至熙寧末，凡三十四年，通前為二百卷。徽宗詔王觀、曾肇續編元豐至元符。尋又詔起治平四年，止崇寧五年，凡四十二年。然三書皆弗克成。政和末，有司獨上《吉禮》三類，總一百五十卷，蓋通章得象、王珪所編者，益以熙寧後事也。紹興九年，詔館職續編，至三十年又降趣旨。孝宗命宰相提舉，閱再歲乃成。自神宗之初，至于靖康之末，凡六十年，總三百卷。厥後中興，乾道踵而成之。此集則合十一朝為一書也。然中多節略而始末不全者。」惟《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會要〉「嘉定《國朝會要》」條亦載之，曰：「淳熙七年十月九日，祕書少監汝愚言：『《國朝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今上會要》，分為四書，去取不同，詳略各異，請合而為一，俾辭簡事備，勢順文貫。』從之。將作少監張從祖類輯《會要》，自國初至孝廟為一書，凡二百二十二冊，五百八十八卷。嘉定元年四月十

六日，詔祕省寫進，三年六月十六日上之。」《玉海》所記不惟足與《讀書附志》相參證，亦補其未逮。是張、李所編之書，書名雖相近，卷數亦相同，惟實分屬二書，不容相混。今人王德毅〈兩宋十三朝會要纂修考〉一文於張、李二書亦有所考證，王文曰：「（十一）《總類國朝會要》和《國朝會要總類》，淳熙七年十月九日，祕書少監趙汝愚奏：『《國朝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今上會要》，分爲四書，去取不同，詳略各異，請合爲一。俾辭簡事備，勢順文貫。』從之。後由張從祖纂輯而成，於嘉定三年六月謄寫進呈。《南宋館閣續錄》卷四說：『先是嘉定元年三月，尙書省劄子進張幼公劄子：「切念先父將作少監從祖嘗摭《國朝會要》纂輯成書，上自國初，至於孝廟，凡五百八十八卷，望朝廷特賜敷奏，付祕書省繕寫上進。」奉聖旨令祕書省取索謄寫進呈。至是書寫裝褫畢，備得旨就令會要所承受官傳進，其副本藏於史庫。』這五百八十八卷《會要》，分裝二百二十三冊，自太祖至孝宗，凡十一朝。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卷五上說：『此集則合十一朝爲一書也。然中多節略而始末不全者。』雖然彙集歸一，本末粗具，然而並不完善，難以令人滿意，更有待負史學重望的專家重修了。《國朝會要總類》亦五百八十八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說：『李心傳所編，合三書爲一，刻於蜀中，其版今在國子監。』《宋史》卷四一八本傳云：『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所謂合三書爲一，未知指那三書，張從祖是合四書爲一的，僅至孝宗，尙有光宗、寧宗《兩朝會要》。如將這兩朝史事按門類歸入張氏之書中，而不必再釐正卷第，亦極易爲，而且方便，正符合所謂合三書爲一之說。然心傳是南宋繼李燾而起的史學大家，當不至如此因漏就簡。那麼這一問題，就頗費考了。」王文足資參考。據王文，則《解題》所謂「合三書爲一」者，乃指合張從祖所編之《總類國朝會要》、《光宗會要》、《寧宗會要》爲一，而成此《國朝會要總類》。心傳，蜀人，故書刻於蜀。直齋於理宗淳祐四年（1244）至九年（1249）間任國子司業，故可悉心傳所刻書「其板今在國子監」。

三朝寶訓三十卷

《三朝寶訓》三十卷，翰林學士李淑等撰。天聖五年，監修國史青社王曾孝先奏，乞用唐吳兢《貞觀政要》故事，取三朝聖語、政事及臣僚奏對不入正史者，別爲一書，與《國史》、《實錄》並行。至十年書成，詔以「寶訓」為

名。其後進讀於邇英、延義。今《館閣書目》以為二十卷，富弼所上者。非也，乃《政要》爾。

廣校案：《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訓〉「天聖《三朝寶訓》」條載：「天聖五年十月乙酉，監修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錄太宗與群臣問對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並行。』從之。六年五月，曾奏委李淑修纂，宋綬、馮元看詳。九年二月，淑又奏直集賢院王舉正同修。十年正月，即明道元年。敕以《三朝寶訓》為名。明道元年二月癸卯書成，凡三十卷。監修國史呂夷簡詣承明殿上進，賜編修官王舉正、李淑、章服參詳，馮元、夏竦監修，呂夷簡第賜器幣。寶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詔侍讀學士李淑就資善堂刪整《三朝寶訓》，以備來春進讀。閏十二月，淑乞令丁度同修。詔可。康定元年四月十八日，淑又言《寶訓》欲先讀第一卷，政體聽斷事外，卻取第十三卷以後將帥邊防夷狄事進讀，庶幾戎備邊政蚤得敷啓。寶元二年十一月六日，以皇子生宴，輔臣、宗室于太清樓觀《三朝寶訓》，賜御詩，又出《天祥異書》。慶曆初，命侍臣即邇英、延義二閣與前史更讀。」所載足與《解題》相參證。至富弼所上書，乃名《三朝太平寶訓》，凡二十卷。《玉海》同卷「慶曆《三朝太平寶訓》亦曰《祖宗故事》，亦曰《太平故事》」條載：「《中興書目》：『《三朝太平寶訓》二十卷。《三朝政要釋明策備》。門類始於〈賞罰〉，終於〈延諫臣〉。云、納直諫。其間典法深大，今世不能遵守者，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意相類者止釋一事，明白者不復釋。紹興二年七月，呂源為增釋，上之。慶曆三年九月，樞密副使富弼請考祖宗故事可行者為書，官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二府，俾為模範，得以遵守。上嘉其奏。丙戌，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歐陽修，秘閣校理孫甫等同編，命弼領之，名曰《太平故事》。四年九月上之。凡九十六門，二十卷。弼為〈序〉。凡三朝賞罰之權、威德之本、責任將帥之術、升黜官吏之法、息費強兵之制、禦戎平寇之略、寬民恤災之惠、睦親立教之本、御臣防患之機、察納諫諍之道，率編錄焉。』是《解題》稱其書為《政要》，似未盡允恰。

三朝訓鑑圖十卷

《三朝訓鑑圖》十卷，學士李淑、楊偉等修纂。慶曆八年，偉初奉旨檢討三朝事迹，乞與淑共編，且乞製〈序〉。皇祐元年書成。頃在莆田，有售此書者，

亟求觀之，則已為好事者所得，蓋當時御府刻本也。卷為一冊，凡十事，事為一圖，飾以青赤。亟命工傳錄，凡字大小、行廣狹、設色規模，一切從其舊，斂衽鋪觀，如生慶曆、皇祐間，目睹聖作明述之盛也。按《館閣書目》載此書，云「繪采皆闕」。至《續書目》乃云：「得其全。」未知果當時刻本乎？抑亦摹傳也？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六〈藝文·圖〉「慶曆《三朝訓鑒圖》」條載：「慶曆八年八月庚辰，知制誥楊億被旨檢討三朝事迹，乞與內翰李淑同編纂，凡得祖宗故實事大體重者百條，為十通，命待制高克明等設色其上。十月庚辰，御製序賜名，其〈序〉略曰：『太祖以神武肇基，太宗以英文紹復，思皇真考，對越靈期，莫不兢業以臨朝機，憂勤而靖王略，總御臣之威柄，謹制世之令謨。朕明發聳慕，夕惕嚴祗，申詔信史，論次舊聞，得祖宗之故實事大體重者百條，繪采綴語，釐為十通，設色在上，各載綱源，執簡刷書，兼資義解，凡杖勒銘。』圖取正酌古垂範，保邦守成，然而稽之先民，孰若稽之往訓。皇祐元年二月纂成進呈。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及臺諫、館閣、宗室觀之。云『召觀於迎陽門。』當以崇政者為是。又鏤板印染，賜大臣宗室。其圖始於親征，下澤潞，平惟楊，終於真宗禁中觀稼，飛山觀礮，凡百條。書曰：『皇祖有訓，鑒于先王成憲命名之義，允協於此。』舊目缺其圖，又誤以仁宗御製〈後序〉冠于卷首。」《續書目》：『采繪俱全，』《書目》：『《三朝訓鑒圖》十卷，李淑撰。仁宗御製〈序〉，今繪采皆闕。』光掩鑒古，輝映無逸。」可與《解題》相參證。《解題》謂：「頃在莆田，有售此書者，亟求觀之。」考直齋於寶慶三年（1227）至紹定元年（1228）充興化軍通判。興化軍治莆田，是直齋得見此書之御府刻本，殆在上述兩年之間。

三朝政要二十卷

《三朝政要》二十卷，宰相河南富弼彥國撰。慶曆三年，弼為樞副，上言選官置局，以三朝典故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以為模範。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共編纂。四年書成，名《太平故事》，凡九十六門，每事之後各釋其意。至紹興八年，右朝議大夫呂源得舊印本，刊正增廣，名《政要釋明策備》，上之於朝。《館閣書目》指《政要》為《寶訓》，非也。

廣校案：衢本《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三朝聖政錄》十卷，右皇朝富弼上言：『乞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編成一書。』即命王洙、余靖、

孫甫、歐陽修編修，分別事類，成九十六門。」與此為同一書，惟卷數則不同，《郡齋讀書志》袁本作《三朝政要》二十卷。《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訓〉「慶曆《三朝太平寶訓》」條載：「慶曆三年九月，樞密副使富弼請考祖宗故事可行者為書，言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二府，俾為模範，得以遵守。上嘉其奏。丙戌，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余靖、歐陽修，秘閣校理孫甫等同編，命弼領之，名曰《太平故事》。四年九月上之。凡九十六門，二十卷，弼為〈序〉。凡三朝賞罰之權，威德之本，責任將帥之術，升黜官吏之法，息費強兵之制，禦戎平寇之略，寬民恤災之惠，睦親立教之本，御臣防患之機，察納諫諍之道，率編錄焉。」則此書又名《三朝太平寶訓》。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三朝聖政錄》十卷，袁本作《三朝政錄》二十卷。《書錄解題》卷五〈典故類〉著錄《三朝政要》二十卷，云：『宰相河南富弼彥國撰。慶曆三年，弼為樞副，上言：「選官置局，以三朝典故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以為模範。」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共編纂。四年書成，名《太平故事》，凡九十六門，每事之後各釋其意。至紹興八年，右朝議大夫呂源得舊印本，刊正增廣，名《政要釋明策備》，上之於朝。《館閣書目》指《政要》為《寶訓》，非也。』《山堂考索·前集》卷十六、《玉海》卷四十九俱引《中興書目·三朝太平寶訓》，其解題大體與《書錄解題》相同，唯如陳氏言，誤綴《三朝太平寶訓》題下。《三朝政錄》，《玉海》云又稱《祖宗故事》。《遂初堂書目·國史類》有《祖宗故事》，《宋志》卷二〈故事類〉有王洙《祖宗故事》二十卷，《通志·藝文略》卷二〈雜史類〉有《太平故事》二十卷，殆亦即此書，是此書一書數名，俱二十卷。」孫氏所考不誤。然則《解題》謂：「《館閣書目》指《政要》為《寶訓》，非也。」所考反不確當矣。

兩朝寶訓二十卷

《兩朝寶訓》二十卷，禮部郎中長樂林希子中編進，用天聖故事也。元豐六年表上。

廣校案：《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訓〉「元豐《兩朝寶訓》」條載：「元豐五年六月八日戊午，宰臣王珪言：『天聖中修《真宗正史別錄》、《三朝寶訓》，以備省覽。今當修仁、英《兩朝寶訓》。』詔吏部郎曾肇、著作佐郎林希編修。至六年四月十九日書成，凡二十卷。希上之，賜銀、絹二百。紹興六年五月，

希子虞以副本來上。始於〈孝德〉，終於〈台夷〉，分七十一門。」所記較《解題》爲翔實。希，《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傳〉第一百二有傳。其〈傳〉曰：「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期。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豐六年，詔修《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上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是希曾任著作佐郎，又任禮部郎中。《解題》、《玉海》均不誤。

仁皇訓典六卷

《仁皇訓典》六卷，翰林侍講范祖禹撰。元祐八年經筵所上。凡三百十七條，大略亦用「寶訓」體。

廣挾案：《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訓〉「元祐《仁皇訓典》」條載：「《書目》：『六卷，凡三百一十七事。』國史修撰范祖禹採仁宗聖政數百事編錄成書，名《仁宗訓典》。元祐七年進，凡六卷。范祖禹作〈序〉，云：『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尚仁，而仁宗得其粹焉。古者爲書以勸戒人君，唐吳兢作《貞觀政要》，仁宗命史臣編《二朝寶訓》，神宗亦論次兩朝事，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五朝，以備邇英進講。臣竊惟仁宗，言爲謨訓，動爲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謹錄天禧以來，迄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曰《仁宗訓典》。首〈上性〉、〈至孝〉，次〈卻繼〉、〈嚴卜〉、〈廟門〉，次錄〈囚徒〉，終於〈仁民〉、〈愛物〉。此書惟紀述仁政大略，學問之事爲別錄，具于〈帝學篇〉。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上。』一本云：『元祐七年十一月辛亥撰錄成書，八年正月十九日進。』《長編》同。〈序〉亦云：『八年正月上。建炎四年七月己未詔范祖禹上之，并〈帝學〉。』是此書范祖禹〈序〉作「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續資治通鑑長編》作「八年正月十九日進」，《解題》則依《長編》也。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宋史》卷三百三十七〈列傳〉第九十六附從祖〈范鎮〉。其〈傳〉謂祖禹「拜翰林學士，以其叔白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白祿去，復爲之」；故《解題》稱祖禹爲「翰林侍講」。〈傳〉又曰：「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二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

『《唐鑑》公』。」是《宋史》稱此書爲《仁宗政典》，未得其當也，應作《仁皇訓典》爲是

歷代年號并宮殿等名一卷

《歷代年號並宮殿等名》一卷，丞相饒陽李昉明叔在翰苑時所纂。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八〈地理類〉著錄：「《歷代宮殿名》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及僭偽宮殿、門闕、樓觀、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玉海》卷第一百五十八〈宮室·宮四〉「開寶《歷代宮殿名》」條載：「《書目》：『一卷，開寶中，翰林學士李昉承詔，以前代宮殿、池苑、臺觀、門闕名號見於載籍者，集爲一篇，上之。』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詩》言『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疑起於秦時。」是《歷代宮殿名》本自爲一書。《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別史類〉著錄：「李昉《歷代年號》一卷。」又同書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地理類〉著錄：「李昉《歷代宮殿名》一卷。」是《年號》與《宮殿名》分作二書，各爲一卷。《解題》既將二書合併，應作一卷，今作一卷者，恐誤。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列傳〉第二十四有傳。其〈傳〉曰：「宋初，加中書舍人。……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則此書昉開寶六年（973）拜翰林學士時所纂。

朝制要覽五十卷

《朝制要覽》五十卷，屯田郎中宋咸撰。此書傳於陸放翁氏，放翁書其後曰：「先君會稽公晚歲喜觀，問爲子弟講論因革，率至夜分。」會稽公者，其父宰元鈞也。其書作於嘉祐中，皆國初故實，觀之使人有感焉。

廣校案：《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嘉祐《朝制要覽》」條載：「《書目》：『十五卷，凡四十門。嘉祐中，宋咸撰。載朝廷制作、有司儀式。』」《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宋咸平《朝制要覽》十五卷。」是此書應作十五卷，《解題》作五十卷，誤；而〈宋志〉撰人作宋咸平，亦誤。咸字貫之，福建建陽人。《宋史翼》卷二十三〈列傳〉第二十三〈儒林〉一有傳。至《解題》謂「此書傳於陸放翁氏」。劉兆祐《宋史藝文志

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考之曰：「《朝制要覽》一卷，宋末咸撰。……考《渭南文集》（卷二七）載〈跋朝制要覽〉，云：『先君會稽公晚歲喜觀此書，間爲子弟講論因革，率至夜分。先君捐館舍三十四年，統得此於故廬，伏讀悲哽，敬識卷末。』此〈跋〉書于淳熙八年（1181），然則此書殆亡于宋、元之際。」游父宰，《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陸宰（1088～1148），字元鈞，山陰人，佃子。以朝請大夫直秘閣。紹興間建秘閣，求天下遺書，首命紹興府錄宰家書，凡萬三千卷。紹興十八年卒，年六十一。有《春秋後傳補遺》一卷。」游字務觀，晚號放翁，越州山陰人。《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列傳〉第一百五十四有傳。

景德會計錄六卷

《景德會計錄》六卷，丞相吳郡丁謂謂之撰。時爲三司使。〈序〉言：「歲收兩京十七路帳籍四萬四百有七，日入疾徐事一千五百，文移倍之。倣李吉甫《國計簿》、賈耽《國要圖》，總其目得四十，列爲六卷，一〈戶賦〉，二〈郡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大抵取景德中一年為準。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八〈儀注類〉著錄：「《景德會計錄》六卷。右皇朝丁謂謂之撰。謂景德中纂三司戶口稅賦之入，及兵食吏祿之費，會計天下每歲出納贏虧之數，李吉甫《元和國計圖》之類是也。書成奏御。」《玉海》卷第一百八十五〈食貨·會計〉「《景德會計錄》」條載：「景德四年七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言：『戶部狀景德三年戶口數，總戶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口一千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五百五十四。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萬二千二百一十四口。賦入之數，總六千三百七十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九貫石匹斤。比咸平六年，計增二百四十六萬五千二百九。切以版圖之設，生齒必登，所以一其租庸，辨其眾寡。前朝丁黃之數，悉載縑緗；國家幅員萬里，阜成兆民。惟國用之缺書，由有司之曠職。臣今以景德三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具上史館，望歲較其數以聞。』從之。二年十二月，三司使丁謂始上比較轉運之法。八月丁巳，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詔獎之，以其書付秘閣。凡六卷，一〈戶賦〉，二〈郡縣〉，三〈課入〉，四〈歲用〉，五〈祿食〉，六〈雜記〉。眾務之劇，莫先會府。歲收兩京十七路圖籍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七，日入事一千五百，移文廣校案，應作「文移」。倍之。十二月詔諸道軍儲之數，籍於密院。初咸平五年四月壬午，詔二

司置籍，較天下戶口之數。《中興書目》：『共六門，總四十目。集戶賦、郡縣、課入、歲用、祿食出納之數，以一歲為準。』張方平曰：『慶曆五年，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增三數倍以上。』均足與《解題》相參證。《解題》謂：「大抵取景德中一年為準。」據《玉海》，則知所取為準之年乃景德三年也。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宋史》卷二百八十三〈列傳〉第四十二有傳。其〈傳〉謂：「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詔獎之。」是《宋史》則言「以景德四年民賦戶口之籍」爲準，較以《玉海》所載，則恐乃「景德三年」之訛也。

皇祐會計錄六卷

《皇祐會計錄》六卷，樞密信都田況元均權三司使時所撰。倣景德之舊，取一歲最中者為準。又爲〈儲運〉一篇，以補其闕。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八〈儀注類〉著錄：「《皇祐會計錄》六卷。右皇朝田況元鈞撰。況兩爲三司使，謂『夏戎阻命之後，增兵比之景德幾一倍，加之吏員益繁，經費日侈，民力甚疲。乃約丁謂《會計錄》，以皇祐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成此書上之，庶幾朝廷稽祖宗之舊，省浮費以裕斯民』云。」《玉海》卷第一百八十五〈食貨·會計〉「《皇祐會計錄》」條載：「《書目》：『田況撰，六卷，每卷別爲題辭。』皇祐二年，田況爲三司使，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其歲所出又多於所入。因撰《皇祐會計錄》，略依丁謂所述，集成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準。如謂所錄郡縣、疆理，復以宮館、祠宇附焉；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餽，國之大計，特爲〈儲運〉一篇補其缺。上嘉之。況爲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備舉，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稱職。崔伯易曰：『以皇祐之書，較景德之《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足資參證。況字元鈞，其先冀州信都人。《宋史》卷二百九十二〈列傳〉第五十一有傳。其〈傳〉謂況「遷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既至，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況鈞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景德會計錄》，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錄》上之。以禮部侍郎爲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遂爲樞密使。以疾，罷爲尚

書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宣簡。」可補《解題》之未及。

春明退朝錄三卷

《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宋敏求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綬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稱昭德也。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小說類）著錄：「《春明退朝錄》三卷。右皇朝宋敏求次道撰。多記國朝典故。其〈序〉曰：『熙寧三年，予奉朝請於春明里，因纂所聞也。』」《讀書附志》卷上（雜說類）著錄：「《春明退朝錄》五卷。右宋常山公敏求所錄也。《郡齋讀書志》云：『《春明退朝錄》三卷。』希弁所藏一本三卷，又一本五卷，凡多七十有八條云。」是此書分三卷、五卷兩種，五卷本較三卷本多七十八條也。敏求父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卒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列傳）第五十有傳。其〈傳〉曰：「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裁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所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可見綬爲人之一斑。敏求字次道，龍圖閣直學士，《宋史》附〈宋綬〉。

先朝政範一卷

《先朝政範》一卷，直集賢院徂徠石介守道編進。自〈任將〉至〈悔過〉凡十二篇。

廣校案：《秘書省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子類·雜家）著錄：「孫甫《先朝政範》一卷。闕。」葉德嫻考證本。是此書或作孫甫撰。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列傳）第五十四有傳。其〈傳〉曰：「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是此書另名《三聖政範》，甫進十二事，每事爲篇，凡十二篇。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列傳）第一百九十一（儒林）二有傳。其〈傳〉未記《先朝政範》之撰作事，故疑《解題》有誤。《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聖政）「慶曆《三聖政

範》」載：「慶曆中，詔三館臣僚言事，秘閣校理孫甫撰《三聖政範》以進，凡十三事。本作《朝政事》十一篇以進。皆治體之要。大略以祖宗故事，校當世治有所不逮者，論述為諷諫。仁宗嘉納之，改右正言，知諫院。」證之《解題》與《宋史》，疑《玉海》之「十三事」應為「十二事」，「十三篇」應為「十二篇」。《玉海》同卷〈藝文·聖政〉「《三朝聖政錄》」條又載：「嘉州判官石介撮取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政為書，凡十九條。始〈君道〉、〈英斷〉、〈謹惜名器〉，終〈戒貪吏〉，每篇末自為贊，以申諷諭。〈序〉曰：『唐吳兢為《貞觀政要》，臣竊效之，作《三朝聖政錄》。』韓琦為〈序〉，謂：『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綜《玉海》所載，是此書乃孫甫撰，石介所撰者為《三朝聖政錄》，直齋不免有誤。

尊號錄一卷

《尊號錄》一卷，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大意以為「徽號夸詡非古，而我祖宗往往謙遜不居，猶願超然遠覽，盡屏前號」。其愛君以德歟？至神宗遂卻不受，至於今行之。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類書類〉著錄：「《尊號錄》一卷。右宋元憲公所編也。自漢至於仁宗，有序有評有贊。龍圖閣學士、提舉寶籙宮宋康年進。」《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錄〉「熙寧《聖朝徽名錄》」條載：「宋庠《尊號錄》一卷，自漢至仁宗。有序、評、贊。」足與《解題》相參證。《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宋祥《尊號錄》一卷。」「祥」乃「庠」之訛。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三有傳。其〈傳〉載：「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是此書確為庠所撰。

輔弼名對四十卷

《輔弼名對》四十卷，天禧中前進士劉顏編。自漢迄五代為四十門。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輔弼名對》四十卷、《目錄》一卷。右皇朝劉顏撰。纂西漢迄五代群臣應對之名者。汲黯有『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上不誼』之言，顏取以名其書。天聖初，馮元爲行講，上之。顏嘗爲令，坐事免，由是詔復其官。」所考較《解題》爲詳明。惟《崇文總目》卷二〈職官類〉著錄：「《輔弼召對》四十卷，劉顏撰。繹按：《讀書後志》、《書錄解題》、《通志略》，『召對』並作『名對』。《通攷》與此同，又重出一部，亦作『名』。」錢東谷題釋本。則此書或稱《輔弼召對》，疑「召」、「名」字形相近，故《崇文總目》誤之矣。顏，《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九十一〈儒林〉三載：「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宋史》卷一百七〈志〉第一百六十一〈藝文〉六〈類事類〉亦著錄：「劉顏《輔弼名對》四十卷。」

青社賑濟錄一卷

《青社賑濟錄》一卷，丞相富文忠公弼，青州掠荒施行文牘也。

廣校案：弼字彥國，河南人。《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二有傳。其〈傳〉曰：「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陷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此《錄》當即弼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時記青社賑濟及救荒施行之文牘也。《宋史》卷二百二〈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富弼《救濟流民經畫事件》一卷。」疑與此同屬一書。

元豐問事錄二卷

《元豐問事錄》二卷，光祿寺丞李德芻撰。德芻，邯鄲李淑之子，元豐中為詳定官制檢討文字，詔旨所問奏藁，錄為此書。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列傳〉第五十〈李若谷〉載：「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子淑。」所附〈李淑〉載：「淑字獻臣，子壽朋、復圭。」然未載有子德芻。《解題》此條足補《宋史》之闕。劉敞《彭城集》卷二十〈制誥〉「〈秘書省校書郎李德芻可集賢校理依舊充校書郎制〉」條載：「秘書外府、麗正內殿，圖籍之所聚集，儒藝之所游處。有志之士，不以留滯為恨；宿宮之人，必用課最而進。由外至內，實為峻遷。爾夙聯校讎，綿茲歲月，惟才與久，皆當甄錄。貼以職名，未離舊守，其以進用為榮，而無留滯之念。」是德芻升集賢殿校理，而仍充秘書省校書郎。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三十：〈外制〉「〈大理評事李德芻可光祿寺丞〉」條載：「敕具官某，考課之法，豈所以待俊異之倫。然官久不遷，則能者何勸。以爾文雅修潔，善承世風，仕于京司，蔚有美稱。姑用四載之陟，稍進一官之榮，益懋遠圖，以光慶閱。可。」是德芻以大理評事而遷光祿寺丞也。德芻生平宦歷，可考者如此。至此書情事，則無法多考矣。

官制局紀事一卷

《官制局紀事》一卷，李德芻奉旨編。錄置局以來命官等事。

廣校案：此書無可考，《解題》謂「錄置局以來命官等事」。考《宋史》卷一百六十三〈志〉第一百十六〈職官〉三〈吏部〉載：「元豐官制行，六曹尚書、侍郎為長貳，郎官理郡守以上資任者為郎中，通判以下資序者為員外郎。除授皆視寄祿官，高一品以上者為『行』，下一品者為『守』，下二品以下者為『試』，品同用者不用行、守、試，餘職準比。」足證神宗元豐時曾設局行官制。其他相關資料，《宋史·職官志》尚多，足資參考。

中書備對十卷

《中書備對》十卷，太常丞檢正戶房公事管城畢仲衍夷仲撰。凡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中書備對》十卷。右皇朝元

豐三年畢仲衍承詔編次。〈序〉曰：『《周官》所謂會要者，正今日中書所宜有，自漢迄唐，莫知議此。今編成十卷，凡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事。』李清臣嘗與許將書云：『《備對》乃吳正憲公居宰路，以聖問多出意表，故令中書掾畢君爲之。其時預有畫旨，諸司遇取會不許濡滯。如此尚歷數年乃就，後雖有改革，然事亦可概見也。』《玉海》卷第五十一〈典故會要〉「元豐《中書備對》」條載：「元豐三年八月戊子，檢正畢仲衍奏：『《周官》冢宰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小宰受群吏之要，宰夫以八職待王之詔令，可謂約而詳。漢、唐莫克議此，故有錢穀決獄不克對者，創自盧意，俾加纂集，一本云，「元年閏正月，命檢正畢仲衍編修《中書備對》。」凡爲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事，分爲六卷，事目多者分上、中、下，共爲十卷。』八月十二日庚子。詔寫一本納執政，分令諸房揭貼。上以此書乃臣備君問，不當奏御，詔納執政。……《書目》：『《中書備對》十卷，畢仲衍承詔編次國家內外官制、諸道賦入、禮儀法律等，凡二百二十五門。』宰相吳充以聖問多出意表，請爲此書。」《郡齋讀書志》與《玉海》所載，可悉此書撰作之背景，並補《解題》之未及。惟《玉海》所引《中興館閣書目》謂此書「凡二百二十五門」，「二百」應作「一百」。至畢仲衍字夷仲，《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傳〉第四十附其曾祖（畢士安）。其〈傳〉謂仲衍「舉進士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爲主簿，升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與《讀書志》、《玉海》合。惟又謂仲衍「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則卷數不合。考《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三〈故事類〉著錄：「畢仲衍《中書備對》十卷。」是《宋史》仲衍本傳之「三十卷」，乃「十卷」之誤。

呂申公掌記一卷

《呂申公掌記》一卷，丞相申國呂公著晦叔撰。在相位所記人材已用、未用名姓，及事當行、已行條目。

廣校案：公著字晦叔，元祐四年薨，贈中國公，故此書名「呂申公」。《宋史》卷二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有傳。其〈傳〉謂公著於「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司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謠呼鼓舞，咸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

選」。是公著在相位，甚善選人材也。此書應元祐間作。其〈傳〉又謂公著「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則此書蓋公著爲選人材而作之記也。其書既記人材之已用者，又記未用者；且記爲相時事之當行者，與已行者。條目分明，則公著用心輔政，勤於任事可知矣。惜此書已佚，其他公私書目亦未有著錄之者。《宋史》卷二百八〈志〉第一百六十二〈藝文〉七〈別集類〉著錄：「《呂申公試卷》一卷。」則用以科舉考試，與此非同「書也」。

元祐榮觀集五卷

《元祐榮觀集》五卷，左朝奉大夫權太學正汪洙撰。記元祐六年視學本末，并群臣所上詩、賦、頌、表之類。張舜民芸叟爲之〈序〉。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十三〈學校·視學〉「元祐幸太學、《榮觀集》」條載：「元祐六年十月十五日庚午，朝獻景靈宮，退幸國子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獻再拜。幸太學，御崇化堂，召宰臣、執政官、親王，賜坐。監官侍立，學生坐東西廡。侍講吳安詩執經，祭酒豐稷講《無逸》終篇。國子監進書籍，凡七十部軸，上命留《論語》、《孟子》各一部，遂幸武成王廟，肅揖酌獻，賜稷三品服，學官賜帛。先是八月戊子朔，學士范百祿請視學，故有是舉。《書上》有《元祐幸大學儀》一卷。《書目》：『元祐六年十月庚午，釋奠大學。禮成，學止汪洙記視學始末，及以詩章、賦頌、奏記類爲《榮觀集》五卷。』可與《解題》相參證。洙，《宋史》無傳。《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汪洙《榮觀集》五卷。」又同書卷二百九〈志〉第一百六十二〈藝文〉八〈總集類〉著錄：「汪洙《元祐榮觀集》五卷。」《宋志》乃將一書作兩處著錄。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宋史》卷三百四十七〈列傳〉第一百六有傳。舜民有《畫墁集》一百卷，久佚。《四庫》館臣據《永樂大典》輯得八卷。舜民所撰此書〈序〉，不在《四庫全書》本中。

泰陵故事二十卷

《泰陵故事》二十卷，不著名氏。皆敘宣仁臨朝九年中制誥、表章、奏議之屬。

廣校案：泰陵，即永泰陵之省稱。《宋史》卷十八〈本紀〉十八〈哲宗〉二載：

「元符二年，四月己未，上諡曰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號哲宗。七月丁卯，以諡號冊寶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八月壬寅，葬于永泰陵。」《泰陵故事》二十卷，即敘哲宗朝故事。《哲宗本記》又載：「哲宗以冲幼踐阼，宣仁問政。」宣仁者，英宗之后。《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傳〉第一〈后妃〉上有〈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其〈傳〉曰：「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亳州蒙城人。……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元豐八年（1085），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元祐八年（1093）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是此書乃記宣仁聖烈高皇后元豐八年至元祐八年臨政九年中之制誥、表章、奏議也。惜書已散佚，無法詳悉矣。

四明尊堯集一卷

《四明尊堯集》一卷，司諫延平陳瓘瑩中撰。專辨王安石《日錄》之誣僭不孫，與配食坐像之爲不恭。瓘初在諫省，未以安石爲非，合浦所著《尊堯集》，猶回隱不直，未乃悔之，復爲此書。以謂蔡卞專用《日錄》以修《神宗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以是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條，總而論之。坐此羈管台州。

廣校案：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宋史》卷三百四十五〈列傳〉第一百四有傳。其〈傳〉曰：「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下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遍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日命凶人石誠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誠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十犯名分乎？』誠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誠爲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批進曰，以爲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卞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瀝其處心，發露其情惡，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

康初，詔贈諫議大夫。……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得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足與《解題》相參證。

尊堯錄八卷

《尊堯錄》八卷，延平羅從彥仲素撰。從彥師事楊時，而李侗又師從彥，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從彥當靖康初，以爲本朝之禍，起於熙、豐不遵祖宗故事，故採四朝事爲此《錄》，及李沆、寇準、王旦、王曾、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司馬光、程顥名輔巨儒十人言行，附於其後。未有〈別錄〉一卷，專載司馬光論王安石、陳瓘論蔡京奏疏，欲上之朝，不果。嘉定中，太守劉允濟得其書奏之，且爲版行。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錄〉：「嘉定《聖宋遵堯錄》」條載：「八卷，羅從彥撰。采祖宗故實可垂法後世者，纂錄辨釋。嘉定七年，南劍守臣劉允濟上之。」《玉海》所記，雖不及《解題》詳盡，然云「嘉定七年」，又云劉允濟爲「南劍守臣」，皆足補《解題》之闕略。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宋史》卷四百二十八〈列傳〉第一百八十七有傳。其〈傳〉亦謂從彥「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與《解題》所記同，惟其書名作《遵堯錄》，較以《解題》有「起於熙、豐不遵祖宗故事」之語，則應作《遵堯錄》爲是。允濟，《宋史》無傳。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三載：「劉允濟，字全之，黃巖人，允迪弟。淳熙五年進士，歷太常寺主簿，知南劍州，提舉福建常平，以中奉大夫提舉崇禧觀。」是允濟確曾知南劍州，與《玉海》所載合。

本朝事實三十卷

《本朝事實》三十卷，右承議郎李攸撰。館臣案：《文獻通考》作「李伋」。雜錄故事，不成條貫統紀。廣校案 盧校注 「趙希弁《志》三十卷。攸字好德，廬州人。今四庫館搜輯尚有二十卷。」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八〈儀注類〉著錄：「《本朝事實》三十卷。右皇朝李攸編次。雜纂國朝事儀注爲多。」與《解題》略同。《讀書附志》卷上〈類書

類》著錄：「《本朝事實》三十五卷。右莫詳編者姓氏。祖宗世次、登極紀元詔書、聖學、御製、郊廟、道釋、玉牒、公主、官職、爵邑、勳臣配享、宰執拜罷、科目儀注、兵刑律曆、籍田財用、削平僭偽、陞降州縣、經略夷狄之類，具載本末，又如《聖德頌》、《旌忠碑》之類皆載之。」此書實乃李攸所撰，《讀書附志》謂「莫詳編者姓氏」，則未細考；至著錄作三十五卷，亦誤。攸，《宋史》無傳，傅增湘《宋蜀文輯存作者考》載：「李攸字好德，蜀人。爲承議郎，政和初編輯《西山圖經》、《九域志》等書。紹興四年，張浚自川陵宣撫使入朝，約與俱，以家事辭。有《宋朝事實》。」所載《宋朝事實》即此書，蓋《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輯此書，乃改題《宋朝事實》。

皇朝治迹統類七十三卷

《皇朝治迹統類》七十三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用袁樞《通鑑本末》條例，爲前集四十卷；中興後事，爲後集三十三卷。

廣棧案：《讀書附志》卷上〈類書類〉著錄：「《太平治迹統類》四十卷、《中興治迹統類》三十五卷。右倣《通鑑紀事本末》條例，統而類之。事撮其綱，辭舉其要，上自藝祖，而下至於孝宗，凡二百門云。眉山彭百川編集。」《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彭百川《治迹統類》四十卷，又《中興治迹統類》三十卷。」是《讀書附志》與《宋志》所著錄《中興治迹統類》之卷數均與《解題》不同。百川此書後散佚，現僅存前集二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七〈雜史類〉著錄：「《太平治迹統類》前集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彭百川撰。百川字叔融，眉山人。是書凡八十八門，皆宋代典故。《文獻通考》載前集四十卷，又後集三十三卷，載中興以後事。此本乃朱彝尊從焦竑家藏本鈔傳，但有前集不分卷數，又中間訛不勝乙。彝尊〈跋〉謂焦氏本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傭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鈔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初，紹興中，江少虞作《皇朝事實類苑》，李攸又作《皇朝事實》，與百川此書，皆分門隸事。少虞書采摭雖富，而俳諧瑣事，一兼載，體例頗近小說。攸書於典制特詳，記事頗略。惟此書於朝廷大政，及諸臣事迹，條分縷析，多可與史傳相參考。雖傳寫久訛，而規模終具。闕其斷爛之處，而取其可以考見端委者，固與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均一代記載之林矣。」據此，可知此書殘存之端倪。百川，《宋史》無傳。魏了翁《鶴山大全集》卷五十九〈跋〉有〈跋丹稜彭君墓誌

銘》，曰：「丹稜彭百川，始欲以紹熙之元，葬其親于墓之左。其宗人洋川，通守瓦，嘗爲之〈銘〉。尋牽於陰陽拘畏之說，乃改卜。逮嘉定之二年十二月壬午，蔡始食月日，既與銘牾，則俾予識其末。嗚呼！自義理不競，封竈大事，乃盡操之巫史。鴻生學士，豈無尚論古制，習聞儒先者，而人所共疑，稍獨異，則紛然以爲是關於人情。往往以緩者爲審，速者爲簡。彭君之葬，自庚戌迄今，一爲所怵，動至二十年，亦以不敢獨異耳。彭君飭身嗜學，卒老布韋，百川之通贍，當有以卒其志者。」是魏了翁亦稱百川通贍也。

皇朝事類樞要二百五十卷

《皇朝事類樞要》二百五十卷，蜀人張和卿編集。爲一百五十門。蓋舉子答策之具也。

廣校案：許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縣籍不明作者及其著作」著錄：「張和卿，始末不詳。《皇朝事類樞要》二百五十卷（《宋朝事類樞要》），佚。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五、《文獻通考》卷二百一、《國史經籍志·史類》；《蜀中廣記》卷九十二作《宋朝事類樞要》二百五十卷。」是此書及其作者均無法多考。

東家雜記二卷

《東家雜記》二卷，右朝議大夫孔傳撰。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占跡。傳，蓋先聖四十七世孫也。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東家雜記》二卷。右阜朝孔傳撰。孔子四十七代孫也。纂其家舊聞軼事於此書。」與《解題》同。此書孔傳有〈序〉，曰：「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族，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之後者，得無愧乎？傳竊嘗推原譜牒，參考載籍，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可以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塋之遺書，訪闕里之陳迹，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者有之，故老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者，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曰《東家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覽觀焉。時巨宋紹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孔傳謹序。」《解題》、《郡齋讀書志》所述，皆據傳〈序〉隱括。依〈序〉所言，則此書殆成於紹興四年（1134）甲寅三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史部〉下三〈傳記類〉著錄：「《東家雜記》二卷，浙江范覺杜家大 閣藏本。宋孔傳撰。傳字世文，至聖四十七代孫。建炎初，隨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紹興中，官至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封仙源縣開國男。是編成於紹興甲辰。上卷分九類。曰姓譜，曰先聖誕辰諱日，曰母顏氏，曰娶斤官氏，曰追封諡號，曰歷代崇封，曰嗣襲封爵沿革，曰改衍聖公，曰鄉官。下卷分十二類。曰先聖廟，曰手植櫨，曰杏壇，曰後殿，曰先聖小影，曰廟柏，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製碑，曰廟外古蹟，曰齊國公墓，曰祖林古蹟，曰林中古碑。其時去古未遠，舊蹟多存，傳又生長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記特爲簡核。」可悉此書上下二卷分類之梗概。

長樂財賦志十六卷

《長樂財賦志》十六卷，知漳州長樂何萬一之撰。往在鄞學，訪同官薛師雍子然，几案間有書一編，大略述三山一郡財計，而累朝詔令申明沿革甚詳。其書雖為一郡設，於天下實相通。問所從得，薛曰：「外舅陳止齋修《圖經》，欲以為『財賦』一門，後緣卷帙多，不果入。」因借錄之，書無標目，以意命之曰《三山財計本末》。及來莆田，為鄭寅子敬道之，鄭曰：「家有何一之《長樂財賦志》，豈此耶？」復借觀之，良是。其間亦微有增損，未又有〈安撫司〉一卷，併鈔錄，附益為全書。

廣校案：此書不可考。萬字一之，《宋史》無傳。《南宋館閣錄·官聯》上「著作郎」條載：「淳熙以後八人：何萬，字一之，長樂人。木待問榜進士及第。治《易》兼詩賦。四年正月除，是年六月罷。」又「秘書郎」條載：「淳熙以後七人：何萬，二年三月除，三年正月為著作佐郎。」又「著作佐郎」條載：「淳熙以後六人：何萬，三年正月除，四年正月為著作郎。」是萬於淳熙二年（1175）三月除秘書郎，三年（1176）正月除著作佐郎，四年（1177）正月除著作郎。至萬乃木待問榜進士，其年為隆興元年（1163），《解題》卷十八〈別集類〉下著錄：「《鼎錄》三卷，《時議》一卷，三山何萬一之撰。隆興元年進士，仕為都司，知漳州。」足相參證。是知萬除秘書郎前，曾任都司及知漳州，其事應在隆興元年後，淳熙二年前。薛師雍字子然，乃直齋掌教鄞

學之同官。有關師雍之事迹，拙著《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曾考之，曰：「師雍，字子然，與直齋同官，蓋亦任鄞學教授矣，以其與直齋有學術往還，故特於學術友朋項下考之。《宋史》、《宋史翼》等均無師雍之傳，故其生平無法詳考。《解題》此條既載師雍稱陳上齋爲『外舅』，則必止齋之壻也。考止齋即陳傅良，《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有傳。師雍之爲止齋壻，《上齋文集》卷之五十二蔡幼學所撰〈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有云：『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適從政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次未行。……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蔡幼學狀。』觀是，則師雍確爲止齋次女之壻，嘉定元年戊辰（1208）之前即以從政郎任福州連江縣丞，而至嘉定十一年戊寅（1218）前後，則與直齋同官鄞縣教授。」至鄭寅，《宋史》無傳。《宋元學案》卷四十六〈玉山學案〉「鄭氏家學·直閣鄭先生寅」條載：「鄭寅，字子敬，忠惠子也。累官知吉州。召對，以言濟王冤狀忤權臣，黜。端平初，召爲左司郎，兼權樞密副都承旨。首請爲濟王立廟，又力陳三邊無備，宿患未除，正紀綱，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兵，以張國勢。出知漳州，進直寶章閣。先生博習典故，得其外王父玉山之傳，李燾、陳宓皆重之。」王口即王應辰也。〈安撫司〉一卷，無可考。

內治聖監二十卷

《內治聖監》廣校案 盧校注·《通考》「監」作「鑑」。二十卷，起居舍人兼嘉王府贊讀清江彭龜年子壽撰。取列聖修身齊家教子、訓齊宗室、防制外戚宦官贊御等事，以紹熙五年表上之。光宗稱善，且曰：「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也。」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類書類〉著錄：「《內治聖監》二十卷。右彭忠肅公龜年爲起居舍人兼皇子嘉王府直講日所進也。上自九重后妃世子，旁及宗藩戚里，下至官寺胥史，以類紀之，而外廷百司庶府不與焉。公字子壽，清江人，自號止堂。」《玉海》第卷一百三十〈官制·訓皇族〉「紹熙《內治聖監》」條載：「五年正月，右史彭龜年直前奏事，且進《內治聖監》二十卷，奏以祖宗家法，集爲此書。光宗曰：『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

尤嚴。』龜年曰：『此書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恐不得進御。』光宗曰：『不至是。』其目則略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名臣奏議亦錄。間其所見，又爲論著。」均可與《解題》相參證。《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彭龜年《內治聖鑑》二十卷、《光宗聖政》三十卷。」是此書書名另作《內治聖鑑》，蓋監、鑑，古字通。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宋史》卷三百九十二〈列傳〉第一百五十二有傳。其〈傳〉曰：「龜年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門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龜年固有所爲而撰此書者，蓋欲勸光宗致敬於壽皇孝宗也。

高宗聖政草一卷

《高宗聖政草》一卷，陸游在隆興初奉詔修《高宗聖政》，草創凡例多出其手，未成而去，私篋不敢留藏。他日追記得此，錄之而書其後，凡二十條。

廣檢案：《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政聖政〉「乾道《光堯聖政》」條載：「隆興元年三月十六日，令編類聖政所修纂《光堯壽聖太上聖政》，凡入號令、大政事合遵行者並編類，每月投進。以凌景夏有請也。乾道二年閏九月二十日己巳，日曆所上《聖政》六十卷。十月癸酉恭進，前期設次于德壽宮，其日皇帝詣德壽宮，以《聖政》冊北鄉躬進，凡九百五條。又御製〈序〉。〈序〉曰：『夙寤晨興，兢兢業業；惟大猷是經，舊章是循。』」是此書本六十卷，乾道二年閏九月日曆所上，凡九百五條。《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高宗聖政》六十卷。」與《玉海》同。《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列傳〉第一百五十四〈陸游〉載：「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是直齋所得者乃陸游追記之本，僅二十條，遠非原書六十卷、九百五條之舊。

高宗孝宗聖政編要二十卷

《高宗孝宗聖政編要》二十卷，《高宗聖政》五十卷，《孝宗聖政》五十卷，乾道、淳熙中所修，皆有御製〈序〉。此二帙，書坊鈔節，以便舉子應用之儲者也。

廣校案：《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訓聖政〉「乾道《光堯聖政》」條載：「隆興元年三月十六日，令編類聖政所修纂《光堯壽聖太上聖政》，凡大號令、大政事合遵行者並編類，每月投進。以凌景夏有請也。乾道二年閏九月二十九日己巳，日曆所上《聖政》六十卷。十月癸酉恭進。前期設次于德壽宮，其日皇帝詣德壽宮，以《聖政》冊北鄉躬進，凡九百五條。又御製〈序〉。

〈序〉曰：『夙寤晨興，兢兢業業，惟大猷是經，舊章是循。』是《高宗聖政》六十卷，孝宗御製〈序〉。《解題》作五十卷，誤。《玉海》同卷「紹熙《孝宗聖政》」條載：「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有旨，令編類《壽皇聖政》。紹熙三年十二月四日上，五十卷。御製〈序〉。十二月壬寅進呈，癸卯詣宮恭進，凡六百四十一條，五十冊。〈序〉曰：『寶章玉冊，希闊之典。備於三宮，廟謨宸斷。溫厚之辭，被於百辟。而詠歌休戚，摹寫功德之人，又徧天下。豈惟史臣，將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之。亦越成書，是訓是式；率舊因餘，庶幾底乂。文王演《易》，周公系辭，父作子述，切所慕焉。』」是《孝宗聖政》五十卷，淳熙十六年令編，紹熙三年上，光宗御製〈序〉。《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高宗聖政編要》二十卷，乾道、淳熙中修。」是〈宋志〉「高宗」下闕「孝宗」二字。〈宋志〉著錄之二十卷，與《解題》同，蓋「書坊鈔節，以便舉子應用之儲者也」。

孝宗聖政十二卷

《孝宗聖政》十二卷，亦書坊鈔節，比前為稍詳。

廣校案：《玉海》卷第四十九〈藝文·政要寶訓聖政〉「紹熙《孝宗聖政》」條謂此書原五十卷。《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崔立《孝宗聖政》五十卷。」是〈宋志〉以此書為崔立撰。立，《宋史》卷四百二十六〈列傳〉第一百八十五〈循吏〉有傳，謂立字本之，真宗時人。是〈宋志〉誤矣。其實此書乃陳傅良等撰。《上齋先生文集》卷四十〈序〉

有〈奉詔擬進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曰：「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虞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賴於〈書〉也。恭惟至尊壽皇聖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間；以篤行事親，質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幸斯世，極之根荄，鱗羽而無不被，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施凡設，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藏未睹也。……是用申命大臣，總領眾作，起初潛，至於內禪，掇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爲五十卷。一言一動，皆足以經大緯地，垂裕無極，猗歟盛哉！昔者文王演《易》，周公繫辭，父作子述，臣慕焉。於是親序此書之意，以附篇首，上之慈庭，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臣謹序。」是其證。

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

《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浙東帥鄱陽洪邁景廬、提舉常平三山鄭湜補之集。初承平時，預買令下，守越者無遠慮，凡一路州縣所不受之數，悉受之，故越之額特重，以匹計者十四萬六千九百，居浙東之半。人戶百計規免，皆詭爲第五等戶，而四等以上戶之害日益甚。於是有爲畝頭均科之說者，帥鄭丙少嘉、憲邱崇廣校奏：盧校本改「茅」爲「密」。宗卿、張詔君卿頗主之，由淳熙十一年以後略施行，而議者多以糊科五等戶爲不便。參政李彥穎秀叔、尚書王希呂仲行先後帥越皆言之，而王畫八事尤力。會光廟亦以爲貽貧弱之害，戶部尚書葉翥叔羽奏乞先減四萬四千餘匹，止以十萬爲額，而後議均敷。詔從之，仍令侍從集議，皆乞闕併詭挾。館臣案《文獻通考》「關」字作「關」，誤。遂詔邁、湜措置。既畢，以施行次第類成此書，時紹熙元年也。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洪邁《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與此同。《宋史》卷二百七十三〈列傳〉第一百三十三〈洪皓〉附子〈邁〉載：「洪邁字景廬，皓季子也。……紹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千一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即指此事。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吏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載：「《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宋洪邁撰。……按：宋行預買之制，謂之和買。考《能改齋漫錄》云：『本朝預買細絹，謂之和買絹。』其制或謂始於祥符初，王旭

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緡，謂之和買，自爾為例。或謂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之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此制行之，日久弊端漸生。《文獻通考》引直齋陳氏曰：「傅良：『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982），然折錢未有定數，……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爲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爲常率，四年爲三貫省，紹興二年爲二貫五百省，四年爲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紬絹每匹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綿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紬絹每匹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之也。』」可供參證。惟兆祐稱傅良爲「直齋陳氏」，未知何據。鄭湜字溥之，一字補之，《宋史》無傳。《宋元學案》卷九十七〈慶元學案〉「曾任待制以上者十二人」條載：「鄭湜，字溥之。福州人。光宗即位，爲秘書郎。因轉對首，乞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慶元初，權直學士院時，趙忠定汝愚罷相，去知福州。先生草制，坐無貶辭免。參《姓譜》。」惟未載及湜任提舉常平事。考《南宋館閣續錄·官聯》「秘書郎」條載：「淳熙五年以後二十四人：鄭湜，字溥之，三山人，乾道二年蕭國梁榜同進士出身，治詩賦。十六年二月除，七月爲浙東提舉。」是則湜之除秘書郎乃在淳熙十六年二月，《宋元學案》謂在「光宗即位」時，誤；而湜之爲浙東提舉常平則在淳熙十六年七月，即洪邁知紹興府前一年也。

劉忠肅救荒錄五卷

《劉忠肅救荒錄》五卷，王居仁撰。淳熙乙未，樞密劉珙共父帥江東救荒本末，嘉定乙亥真景元刻之漕司，以配富鄭公《青社》之編，而以劉公〈行狀〉、〈諡議〉附錄於後。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一（故事類）著錄：「劉珙《江東救荒錄》五卷。」《宋志》著錄，與此實同屬一書，惟所著錄撰人名氏不同。珙字共父，諡忠肅。《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列傳〉第一百四十五有傳。其〈傳〉載：「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旱，首奏蠲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千斛。禁止上流稅米遏糴，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糴，貸者不取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

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正記此事。《宋史》之「淳熙二年」，即《解題》之「淳熙乙未」也。《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亦著錄此書，曰：「《江東救荒錄》五卷，題宋劉珙撰。……按：振孫謂此書王居仁撰，居仁生平無考，殆幕府中人也。陳《錄》又謂此書真景元所刻，今檢德秀《真文忠公文集》，中載〈紹定江東荒政錄序〉及〈跋江西趙漕救荒錄〉，而無此書序跋。《青社》之編，即富弼慶曆中鎮青州時救濟流民經畫事件也。」考居仁事迹，見《宋元學案》卷七十（嶽麓諸儒學案）「進士王先生居仁」條，曰：「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龔蓋卿同學于南軒，登進士。補。」《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亦載：「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游張栻之門，深有造詣。既登進士，即隱居不仕。妻卓氏（1172～1249）。淳祐九年卒，年七十八。」是則兆祐謂「居仁生平無考」，殆非是。是此書撰人仍應據《解題》作「王居仁撰」，直齋應有所本也。

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

《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武學博士清江徐天麟仲祥撰。以二史所載漢家制度、典章，散於紀、傳、表、志者，倣唐以來「會要」體，分門編纂，其用力勤矣。其言：「范蔚宗《志》蕪，為謝儼蠟以覆車，劉昭因蔚宗遺緒，注而補之。」夫既曰蠟以覆車，安得復有遺緒？蓋未考昭之所著，廣校案：張守節《舊唐書》卷一百一（四庫書錄解題）：「《西漢會要》『蓋未考昭之所注』，訛作『著』。」實司馬紹統《續漢書志》也。仲祥，乙丑進士，世有史學。其世父夢莘商老著《北盟會編》，館臣案：著《北盟會編》者乃徐夢莘，甲本作「夢華」，誤，今改正。父得之思叔為《左氏國紀》，兄筠孟堅作《漢官考》，皆行於世。

廣校案：《宋史》卷一百七（志）第一百六（藝文）六（類事類）著錄：「徐天麟《西漢會要》七十卷。」然未著錄《東漢會要》四十卷。天麟，《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列傳）第一百九十七（儒林）八附其伯父（徐夢莘）。其（傳）曰：「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幹官，主管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子陵像而事之。」是天麟確曾任武學博士，開禧元年乙丑進士，且

以史學世其家者。至徐夢莘商老著《北盟會編》，得之思叔著《左氏國紀》事，〈徐夢莘傳〉載：「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計，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其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二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制、曰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榮』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敝篋筆略》、《鼓吹詞》、《郴江志》。」筠，《宋史》無傳，《宋元學案》卷五十三〈止齋學案〉「知州徐先生筠」條載：「徐筠，字孟堅，清江人。進士，知金州。《周禮微言》十卷，記其所聞于止齋者。嘗述止齋之言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註誤有三，以漢儒之書釋《周禮》，以司馬法之兵制釋田制，以漢官制之襲秦者比《周官》。』」《宋人傳記資料索引》亦載，「徐筠字孟堅，清江人，得之長子。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累官知金州。著有《周禮微言》十卷、《漢官考》四卷，《姓氏源流考》七十八卷、《修水志》十卷。」是筠乃得之長子，天麟長兄，曾撰《漢官考》四卷者。天麟所撰此兩《會要》，《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三十七〈政書類〉一著錄曰：「《西漢會要》七十卷，北江汪叔家藏本。宋徐天麟撰。天麟字仲祥，臨江人。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武學博士，通判惠、潭二州，權知英德府。事蹟附見《宋史·徐夢莘傳》。〈傳〉稱天麟爲通直郎得之之子、夢莘之從子。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則稱爲夢莘之子。考樓鑰《攻媿集》有〈西漢會要序〉，曰：『徐思叔爲《左氏國紀》，其兄秘閣商老爲《北盟錄》。已而思叔之子孟堅著《漢官考》。次子仲祥又作《漢會要》。』商老，夢莘之字。思叔，得之之字也。然則史不誤而晁氏誤矣。其書仿《唐會要》之體，取《漢書》所載制度典章見於紀、志、表、傳者，以類相從，分門編載。其無可隸者，亦依蘇冕舊例以〈雜錄〉附之。凡分十有五門，共二百六十七事。嘉定四年，具表進之於朝，有旨付尚書省，藏之秘閣。班固書最稱博瞻，於一代禮樂刑政，悉綜括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驟難得其體要。天麟爲之區分別白，經緯本末，一季然，其詮次極爲精審。惟所採祇據本史，故於漢制之見於他書者概不採掇，未免失之於隘。又如『輿服門』中於司馬相如、揚雄諸賦鋪張揚厲之語，一概摘入，殊非事實，亦爲有乖義例。然其實串詳洽，實未有能過之者。昔人

稱顏師古爲《漢書》功臣。若大麟者，固亦無媿斯目矣。」「臨江」即「清江」，今江西省清江縣。《四庫全書總目》又著錄：「《東漢會要》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閣藏本。宋徐天麟撰。天麟官撫州教授時，既奏進《西漢會要》。後官武學博士時，續成此書，於寶慶二年復奏進之。其體例皆與前書相合，所列亦十五門，分三百八十四事。惟《西漢會要》不加論斷，而此書則間附以案語，及雜引他人論說。蓋亦用蘇冕《駁議》之例也。東漢自光武中興，明、章嗣軌，皆汲汲以修舉廢墜爲事。典章文物，視西京爲盛。而當時載筆之士，如《東觀紀》及華嶠、司馬彪、袁宏之類，遺編斷簡亦間有留傳。他若《漢官儀》、《漢雜事》、《漢舊儀》諸書，爲傳注所徵引者，亦頗孳然可考。故東漢一代故事，較西漢差爲詳備。天麟據范書爲本，而旁貫諸家，悉加褒次。其分門區目，排比整齊，實深有神裨於考證。中間如獻帝子濟陰王熙、山陽王懿、濟北王邈、東海王敦，雖爲曹氏所置，旋即降爲列侯。然既以封建立國，自當著之帝系阜子條下，以表其實。乃因范書無傳，遂削而不書，未免闕漏。又天麟〈自序〉中稱劉昭因范氏遺緒，註補八志，而不知其爲司馬彪《續漢書志》，實非范書。晁公武已譏之，則亦偶然失檢。然其大體詳密，即稍有踳駁，固不足以爲累也。其書世所傳者皆據宋本傳鈔，第三十七、三十八兩卷全闕。三十六、三十九兩卷亦各佚其半，無可考補，今亦並仍之焉。」《四庫全書總目》所考，有《解題》所未及者，遂錄之以供參證。

漢制叢錄三十二卷

《漢制叢錄》三十二卷，館臣案：《宋史·藝文志》作二十卷，《文獻通考》作二十卷。袁夢麟應祥撰。以二漢所記典故，分門編類，凡二十五門。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袁夢麟《漢制叢錄》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載：「《漢制叢錄》二十卷，宋袁夢麟撰。夢麟，字應祥，爵里待考。……按：〈宋志〉此書二十卷，陳《錄》三十二卷，《通考》三十三卷，〈宋志〉所載殆非完本。」可供參考。

平陽會四卷

《平陽會》四卷，通直郎知平陽縣汪季良子駟撰。平陽號難治，為浙東「三

陽」之冠，季良治有聲。迺以一邑財計，自兩稅而下，為二十一篇，終於歲會，旁通沿革，本末大略備矣。又為〈外篇〉五條，如「砧基副本」、「催科檢放」及「書手除科數」之類，以為此財用所從出也。季良，端明應辰之孫，佳士且能吏也。得年不永，士論惜之。

廣校案：季良字子駟，汪應辰之孫。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端明殿學士。《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列傳〉第一百四十六有傳。〈傳〉末載：「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是汪達乃季良之父。考平陽，《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漢回浦縣地，後漢章安縣地，三國吳為安陽縣地，晉置始陽縣，尋改曰橫陽，隋省入永嘉縣，唐復置橫陽縣，五代梁時，吳越改曰平陽，元升為州，明復降為縣，屬浙江溫州府，清因之，今屬浙江甌海道。」是季良以通直郎知平陽縣，其縣治屬今浙江甌海道也。惜此書已散佚，季良治平陽之財計，無可考矣。

唐昌計二卷

《唐昌計》二卷，館臣案，「計」字，《文獻通考》作「記」。知昌化縣趙希塈克家撰。

廣校案：此書無可考。《文獻通考》作《唐昌記》二卷。考唐昌，縣名，《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唐昌縣，唐置，改曰周昌，尋復故。五代梁改曰歸化，後唐復故，晉改曰彭昌，漢又復故。宋改永昌，又改崇寧，即今四川崇寧縣治。」是唐昌乃今四川崇寧縣。希塈即希塈，塈、塈，古今字。希塈，《宋史》無傳。據《解題》知曾任昌化縣知縣。《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昌化縣，漢於潛地。唐置唐山縣，五代時吳越改曰金昌，後唐復曰唐山，後晉改橫山，又改吳昌。宋改昌化，明、清皆屬浙江杭州府，今屬浙江錢塘道。」是宋之昌化縣，即今浙江錢塘道。檢許應龍《東澗集》卷六〈制〉有〈趙希塈改知嘉興府制〉，是知希塈後又改任嘉興府知府。應龍，理宗時人。該〈制〉云：「雪川之政，方以最聞。避寵引嫌，毅然求去。勉從雅志，爰錫明綸。以爾公族之英，安恬有守，甫登朝列，出典輔藩，節用愛人，正身率下，絲毫無擾，田里相安。剡奏丐閑，已嘗諭旨，俾令終秩，云胡不留。需次嘉禾，以全高節，益培遠業，庸副予知。」是希塈與宋室同宗，〈制〉稱為「公族之英」，故頗受理宗倚重也。

職官類第九

漢官儀一卷、續補一卷

《漢官儀》一卷、《續補》一卷，後漢軍謀校尉汝南應劭仲遠撰。按《唐志》有《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今惟存此一卷，載三公官名及名姓、州里而已。其全書亡矣，李埴季允嘗續補一卷。

廣校案：《漢官儀》一書，原十卷。《隋書》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經籍》二《史·職官》著錄：「《漢官儀》十卷，應劭撰。」《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應劭《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是其證。惟此書至宋世，則僅存一卷。《崇文總目》卷二《職官類》著錄：「《漢官儀》一卷，應劭撰。繹按：《隋志》、《唐志》、《通志略》並十卷。《書錄解題》與此同，云：『今惟存此一卷。』」案：《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漢官禮儀故事》」條載：「《應劭傳》：『時始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唐志》：『應劭《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中興書目》『今存一卷，載光武以來三公百官名氏。李埴續補一卷。』……《續漢書》：『應劭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典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同書卷第一百十九《官制·官名》「《漢官儀》」條載：「《應劭傳》：『建安二年，時遷都於許，舊章湮沒。劭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詳見《禮制》。《隋志》：『應劭《漢官儀》十卷。《唐志》同。又有應劭注《漢官》五卷、韋昭《官儀職訓》一卷，亡。』《漢志》注多子《漢官儀》，又有《漢書目錄》。《中興書目》：『一卷，載光武以來三公百官名氏爵里。』今《漢官儀》存一卷，李埴續補一卷。」《玉海》所記，足與《解題》相參證。應劭，《後漢書》卷四十八《列傳》第二十八附《應奉》。其《傳》曰：「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又曰：「建安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是此書全名應作

《漢官禮儀故事》。李埴，《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李埴（1161～1238），字季允，號悅齋，丹稜人，熹第七子。紹熙元年進士，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時蜀患未靖，潰卒內訌，埴繕兵訓戒，盜不敢犯。改知夔州，召爲禮部侍郎，以持論侃直，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復與諸司爭曲直，不相能，罷去。後累遷刑部尚書、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嘉熙二年卒，年七十八。謚文肅。有《悅齋集》、《皇宋十朝綱要》。」可知其生平概況。《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史鈔類〉著錄：「李埴《續帝學》一卷。」〈傳記類〉著錄：「李埴《趙鼎行狀》三卷。」又同書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李埴《公侯守宰士庶通禮》三十卷。」惟闕續補《漢官儀》一卷。

漢官典儀一卷、續補一卷

《漢官典儀》一卷、《續補》一卷，漢衛尉蔡質撰。雜記官制及上書謁見禮式。《隋志》有《漢官典職儀式》二卷，今存一卷，李埴亦補一卷。其續者皆出於史中採拾。

廣校案：《隋書》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經籍〉二〈史·職官〉著錄：「《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韋昭《官儀職訓》一卷，亡。」《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是此書全名應爲《漢官典職儀式選用》，原二卷，至《新唐志》著錄已稱作「《漢官典儀》」，且僅存一卷。《解題》謂：「《隋志》有《漢官典職儀式》二卷。」其下闕「選用」二字。《玉海》卷第六十八〈禮儀·禮制〉上「《漢舊儀》」條載：「《隋志·職官類》：『蔡質《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唐志·職官類》：『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書目》：『《漢官典儀》一卷，衛尉蔡質撰。記漢官位序、職掌及上書、謁見儀式。本二卷，缺一卷。李埴補之。』」同書卷第一百十九〈官制·官名〉「《漢官典儀》」條載：「《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衛尉蔡質撰。』《蔡邕傳》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邕之叔父。』」《玉海》所記，可補《解題》之未及者。質，《後漢書》無傳。《後漢書》卷六十下〈列傳〉第五十下〈蔡邕〉載：「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

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小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齎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阨罔，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旬質不并坐，見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白愛。』於是下邳、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是質亦不免爲人小所陷。

漢官舊儀三卷

《漢官舊儀》三卷，館臣案：《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俱作四卷。漢議郎東海衛宏敬仲撰。或云胡廣。按宏本傳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不名《漢官》。今此惟三卷，而又有《漢官》之目，未知果當時本書否？《唐志》亦無「官」字，舊在《儀注類》，以其載官制爲多，故著於此。館臣案：陳氏云是書有《漢官》之名，歟非衛宏作。入疑以爲胡廣作。考《漢書》注中頗有稱「胡廣曰」者，與《漢舊儀》互，其又亦絕不相合。惟《廣傳》載書詩、賦、銘、頌及《解詁》二十篇，而史注所引有《漢書解詁》之名，蓋即廣所作。而《舊儀》之出衛宏手，當無疑也。其稱

《漢官舊儀》者，或後人因其所載官制而妄加之耳。

廣校案：此書爲衛宏所撰。書名初無「官」字。《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載：「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隋書》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經籍）二（儀注）著錄：「《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衛宏《漢舊儀》四卷。」是其證也。蓋此書原爲四篇，故《隋書》、《新唐書》均著錄作四卷，蓋以篇爲卷耳。《玉海》卷第六十八（禮儀·禮制）上「《漢舊儀》」條載：「《儒林傳》：『衛宏好古學，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隋志》：『《漢舊儀》四卷，衛敬仲撰。《唐志》同，（儀注類）第四卷。梁有衛敬仲《漢中興儀》一卷。亡。』《中興書目》：『今存者三卷，非宏全書。』《崇文》同。」是此書今存三卷者，已佚一卷，故《中興書目》謂「非宏全書」。至直齋疑此書或胡廣撰。館臣案中已辨其誤。蓋廣所撰者乃《漢書解詁》，非《漢舊儀》也。《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書類）二亦著錄此書，乃據《永樂大典》輯得，僅存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漢官舊儀》一卷、《補遺》一卷。《永樂大典》本。案《永樂大典》載《漢官舊儀》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考梁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用《漢官儀》，則曰應劭。引用《漢舊儀》則不著其名。《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作四卷。《宋史·藝文志》作三卷。《書錄解題》始作《漢官舊儀》，注曰：『衛宏撰，或云胡廣。宏本傳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不名「漢官」。今惟此三卷，而又有「漢官」之目。未知果當時本書否？』今案《永樂大典》此卷，雖以「漢官」標題，而篇目自皇帝起居、皇后親蠶，以及璽綬之等、爵級之差，靡不條繫件舉，與《宏傳》所云西京雜事相合。又《前》、《後漢書》注中凡引用《漢舊儀》者，並與此卷所載相同，則其爲衛氏本書更無疑義。或後人以其多載官制，增題『官』字歟？原本轉相傳寫，節目淆亂，字句舛訛，殆不可讀。茲據班、范正史，綜覈參訂，以讜其疑。其原有注者，略仿劉昭注《百官志》之例，通爲大書，稱本注以別之。又考《前》、《後漢書》紀、志注中，別有徵引《舊儀》數條、並屬郊天、袷祭、耕籍、飲酎諸大典，此卷俱未採入。蓋流傳既久，脫佚者多。謹復蒐擇甄錄別爲一篇，附諸卷尾，以補本書之未備云。」則此書乃衛宏撰，當成定讞。《隋志》、《新唐志》均入（儀注類），《解題》「以其載官制爲多」，乃著錄於（職官類），此乃直齋之卓識。而《四庫全書總目》又收入（政書類），則此書之歸類，凡三變矣。

唐六典三十卷

《唐六典》三十卷，題御撰，李林甫等奉敕注。按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六典》，上手寫白麻紙凡六條，曰理、教、禮、政、刑、事典，廣校案：盧校本作『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今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以其事委徐堅，思之歷年，末知所適。又委毋瑗、余欽、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禮》六官之制，其沿革並入注，然用功艱難。其後，張九齡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書院，亦不行。」

館臣案《唐書·藝文志》張說，其事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瑗、余欽、咸廩業、孫季良、韋述參撰。及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蕭晟、盧若虛。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委苑咸者，乃李林甫也。至云二十六年奏草上，考《新》、《舊唐書》，九齡以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尋謫荊州。程大昌謂書成於九齡為相之日，當在二十四年。林甫注成奏進，當在二十七年。故是書卷首止列李林甫，而不及九齡也。廣校案盧校本「亦不行」下有「用」字。今案《新書·百官志》皆取此書，即太宗貞觀六年所定官令也。〈周官〉六職視《周禮》六典，已有邦上、邦事之殊，不可考證，〈唐志〉內外官與周制迥然不同，而強名「六典」可乎？善乎范太史祖禹之言曰：「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本朝裕陵好觀《六典》，元豐官制盡用之，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機事往往留滯，上意頗以為悔云。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唐六典》三十卷。右唐玄宗撰，李林甫、張說等注。以三公、三師、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衛等，列其職司官佐，敘其秩品，以擬《周禮》。雖不能悉行於世，而諸司遵用，殆將過半。觀《唐會要》，請事者往往援據以為實。韋述以為書雖成，而竟不行。過矣。然識者謂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無寺監；自秦迄陳，有寺監而無六官；獨此書兼之，故官皆複重也。」《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六典》」條載：「〈志·職官類〉：『《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集賢院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刑典、政典、事典。張說知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瑗、余欽、咸廩業、孫季良、韋述參撰。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十九年三月，蕭嵩知院，加劉鄭蘭、蕭晟、盧若虛。張九齡知院，加陸善經。李林甫代九齡，加苑咸。二十六年書成。』《集賢記注》云『二十六年奏草上，詔下，有司百寮表賀。至今在書院，亦不行用。』〈韋述傳〉：『張說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先是，詔修《六

典》，徐堅造意，歲餘未成。疑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之引述撰定，始以令式象《周禮》六官，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賀知章傳〉：「張說為麗正殿修書使，薦知章、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會要》：「開元二十六年二月，中書令張九齡撰《六典》三十卷成，百官稱賀。」九齡二十二年已罷中書令，當考。大要：書三十卷，歷十六年，知院四人，參撰官十二人。內自省、臺、寺、監，外逮鎮戍、嶽瀆、關津，上自三師、三公，至令、丞、曹、掾、簿、尉。貞元二年定班序，每班以尚書省為首，及監察蒞祭。元和元年十二月，高郢奏警嚴，及牛僧孺奏升諫議為三品，皆據《六典》。會昌六年九月，博士胡德章議案《開元六典》，敕曰：「法以〈周官〉，作為《唐典》。」《通典》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為先。《會要》亦以兩省為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居上。宋朝熙寧十年九月，命劉摯等校《六典》。元豐元年正月成，上之。三年，禁中鏤板，以摹本賜近臣及館閣。曾鞏曰：「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述作者。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等注。」第四十篇見曰張九齡等奉敕撰。』《郡齋讀書志》與《玉海》所記，足與《解題》相參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九〈史部〉三十五〈職官類〉亦著錄此書，曰：「《唐六典》三十卷，浙江汪氏家藏本。唐元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敕註。其書以三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衛，列其職司官佐，敘其品秩，以擬《周禮》。《書錄解題》引韋述《集賢記註》曰：「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教、禮、政、刑、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以其事委徐堅，思之經歲莫能定。又委毋瑗、徐欽、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並入註中。後張九齡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程大昌《雍錄》則曰：「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或曰書成未嘗頒用。今案《會要》，則牛僧孺奏升諫議為三品，用《六典》也。貞元二年定著朝班次序，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用《六典》也。又其年竇參論祠祭當以監察蒞之，亦援《六典》也。此類殆不勝述。草制之官，每入院，必首索《六典》，則時制盡在故也。」說截然不同。考《呂溫集》有〈代陳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一篇，稱：「宣示中外，星紀六周。未有明詔施行，遂使喪祭冠昏家，猶疑禮之等威名分，國靡成規。請於常參官內選學藝優敏者三五人，就集賢院各盡異同，量加刪定。然後特降德音，明下有司」云云。與韋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說，當無訛誤。大昌所引諸事，疑當時討論典章，亦相引據。而公私科律

則未嘗事事遵用，如明代之《會典》云爾。范祖禹《唐鑑》論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蓋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無寺監。自秦迄陳，有寺監而無六官。獨此書兼之，故官多重複』。今考是書，如林甫註中以諸州祥瑞預立條格，以待奏報之類，誠為可嗤。然一代典章釐然具備，祖禹之所論，或以元豐官制全祖是書，有所激而云然歟？又《唐會要》載開元二十三年九齡等撰是書，而《唐書》載九齡以開元二十四年罷知政事，則書成時九齡猶在位。後至二十七年，林甫乃註成獨上之。宋陳騭《館閣錄》載『書局有經修經進、經修不經進、經進不經修三格』。說與九齡皆所謂經修不經進者，卷首獨著林甫，蓋即此例。今亦姑仍舊本書之，不復追改焉。」亦足資參考。其中所論，有補《解題》之未及。林甫，《舊唐書》卷一百六〈列傳〉第五十六，《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八上〈姦臣〉上有傳。

元和百司舉要二卷

《元和百司舉要》二卷，唐宰相趙郡李吉甫弘憲撰。首稱：「文班八十四司，四百六十員；武班二十六司，一百八十員，都計六百四十員。」末稱：「在京文武官及府縣，總三千七百九十九員。」意者當時實數也。

廣樸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李吉甫《元和百司舉要》一卷。」是此書《新唐志》作一卷，《崇文總目》卷二〈職官類〉同。錢東垣輯釋本。《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百司舉要》」條載：「《志·職官類》：『李吉甫《元和百司舉要》一卷。』元和八年二月，宰臣吉甫上。《書目》：『一卷，取唐興以來百官名品集成此書。』《舊史》：『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奏上之。』」是則此書應為一卷，《解題》所著錄作二卷，疑誤。此書亦稱《百司舉要》，《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李吉甫《百司舉要》一卷。」書名無「元和」二字。吉甫，《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八〈列傳〉第九十八有傳、《新唐書》卷一百四十六〈列傳〉第七十一附其父〈李栖筠〉。《舊唐書》本傳謂吉甫「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奏上，行於代」，參其所著錄之卷數，亦足判《解題》作二卷實誤。

具員故事十卷

《具員故事》十卷，唐鳳閣舍人梁載言撰。以唐官具員附之歷代事迹，蓋後人《職林》、《職官分紀》之類所從始也。或稱《職總聯珠》，《崇文總目》又作《具員事迹》。《中興書目》惟有七卷，三卷闕。館臣案：《唐書·藝文志》「梁載言《具員故事》十卷，又《具員事迹》十卷。」乃二書也。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梁載言《具員故事》十卷，又《具員事迹》十卷。」是《故事》與《事迹》乃分屬兩書，直齋判二者爲一，誤也。《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具員故事》」條載：「〈志〉：『梁載言撰，十卷。』《書目》：『《具員故事》七卷，鳳閣舍人梁載言紀唐朝官號、歷代沿革事迹。』《崇文目》十卷，三卷今缺。」是《中興館閣書目》亦將《崇文總目》所著錄之《具員事迹》，與《具員故事》混爲一書。《宋史》卷一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梁載言《具員故事》十七卷。」其作十七卷者，如非爲十卷之誤，則乃作七卷之誤。載言，《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列傳〉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附〈劉憲傳〉，曰：「梁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時爲懷州刺史。」惟未載言有《具員事迹》十卷。

官品纂要十卷

《官品纂要》十卷，唐樂安任戡撰。以官品令為主，而階職、勳爵隨品具列，歷代沿革頗著其要。戡舉進士不第，為此書當太和丁未。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任戡《官品纂要》十卷。」《崇文總目》卷二〈職官類〉錢東垣輯釋本。著錄同。《玉海》卷第一百二十七〈官制·官數〉「《官品纂要》」條載：「〈志〉：『任戡《官品纂要》十卷。』《書目》同。」《新唐志》所載卷數與《解題》、《中興館閣書目》均同。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六）〈職官類〉載：「《官品纂要》一〇卷，唐任戡撰。戡，樂安人，始末待考。……按：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制度也。杜預〈律序〉云：『令以事成制。』《唐六典》云：『令以設範立制。』大抵令所以存事制及設範立制者也。然則官品令者，所以定官職之尊卑貴賤者也。唐代之官

品令，初定於太宗朝。《貞觀政要》云：『元年（627），量定員位，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舊唐書·曹確傳》云：『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貞觀中刊定《唐令》二十卷，《官品令》，殆即其中一種。《官品令》歷朝皆有刊訂，於其官制名號、品爵勳階，增損不一，然相去不遠。今《通典》（四十）〈職官〉二十二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大唐官品令》。此外，敦煌寫本中有《唐天寶官品令》一種，今在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伯二五〇四，金毓黻撰有《敦煌寫本唐天寶官品令考釋》，於其內容考之甚詳。凡此皆可以藉見唐初官品令之內容，任氏此書之內容，亦可以想見也。可資參考。

御史臺記十二卷

《御史臺記》十二卷，唐殿中侍御史南陽韓琬茂貞撰。自唐初迄開元五年，御史姓名、行事及官制沿革，皆詳著之。第八卷為琬著傳，九卷以後為右臺。右臺創於武后，廢於中宗，歲月蓋不久也。未有雜說五十七條。

廣按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韓琬《御史臺記》十二卷。」《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御史臺記》十二卷。右唐韓琬撰。載唐初至開元御史臺中制度故事，以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監察、主簿、錄事，分門載次名氏行事。著〈論〉一篇，敘御史正邪得失、進擢誅威之狀，附卷末以為世戒。」《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志〉「唐《御史臺記》」條載：「〈志·職官類〉：『韓琬，十二卷，韋述，十卷，李建《御史臺故事》三卷。』」《易簡》《御史臺雜記》五卷。《集賢注記》：『宋州司馬韓琬上《續史記》一百三十卷、《南征記》十卷、《御史臺記》十二卷。』《書目》：『韓琬十二卷，載唐初至開元御史臺中制度故事，以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監察、主簿、錄事，分門載次名氏行事，著〈論〉一篇，敘御史正邪得失，附卷末以為世戒。《嘉祐御史臺記》五十卷，馮潔已撰。臺有記，始於武后時姚庭筠，其後韓琬、韋述嗣有紀者。嘉祐中，王疇命潔已續之。自建隆之元，迄嘉祐八年，凡一百四年，分門載名氏行事。潔已，孫之子。為〈叙傳〉兩篇，述其入事附於後。』均足與《解題》相參證。是御史臺有記，非始於韓琬，琬蓋繼武后時姚庭筠而嗣有作者。此書《遂初堂書目》著錄作《御史臺記事》十二卷，「事」乃衍文。琬，《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二列傳第三十七附其父（韓思彥）。

御史臺故事三卷

《御史臺故事》三卷，唐朝集使洺州錄事參軍李構撰。

結本名構，避光堯御諱。隨齋批注。

廣校案：此條有隨齋批注，曰：「結本名構，避光堯御諱。」指避宋高宗諱也。

《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李構《御史臺故事》三卷。」《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同。足證隨齋批注不誤。李構，兩《唐書》無傳。

御史臺記五卷

《御史臺記》五卷，不知何人作。記本朝御史臺事，至崇、觀間。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新御史臺記》，右皇朝宋聖寵編。崇寧中，聖寵爲察官，續韓琬書，咸用其規式，所異者，不爲諸人立傳，於儀制、敕、令、格、式爲詳。後人續至紹興九年。」《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志〉「唐《御史臺記》」條載：「宋聖寵《新御史臺記》，崇寧中續韓琬書，用其規式。所異者不爲諸人立傳，於儀制、令式爲詳。」《解題》所著錄或即此書。聖寵，《宋史》無傳。《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三十冊〈選舉〉三三載：「（大觀元年）九月十五日，朝請郎、司農卿宋聖寵，直龍圖閣，知應天府。」另慕容彥逢《摘文堂集》卷四〈制〉有〈吏部員外郎宋聖寵可右司員外郎制〉，可略悉其宦歷。

集賢注記三卷

《集賢注記》三卷，唐集賢院學士京兆韋述撰。敘置院始末、學士名氏及院中故事。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韋述《集賢注記》三卷。」《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集賢注記》三卷。右唐韋述撰。述在集賢四十年，天寶丙申據院中故事，修撰書史之次及孝明時學士名氏，頗善敘事。」《玉海》卷第四十八〈藝文·記注〉「唐《集賢注記》」條載：「〈志·職官類〉：『韋述，三卷。』《書目》：『二卷，學士韋述紀置院經始，及開元、天寶中學士名氏，皆隨文注釋。』今本三卷。乾道九年六月，洪遵以太

青樓本校之，僅可讀。韋述自登書府，至天寶十五載，凡四十年，緬想同時彫亡已盡，後來賢彥多不委書院本末，歲月漸久，或慮湮沈，敢因東觀之暇，聊記置院經始，及前後學士名氏，事皆親睹，不敢遺隱，時丙申歲二月也。

注 麗正殿在東宮正殿崇政殿之北，元天殿之南。述以開元五年冬，敕就秘書省撰《續王儉亡志》，及刊校四庫書籍。八年，入麗正殿校勘。十二年三月，授集賢院學士。自開元十三年四月，迄天寶十五載二月，集賢院修撰、校理、待制及文學、直等總五十九人。開元十二年四月，至天寶十四載，集賢院學士、直學士三十三人。」同書卷第一百六十七〈宮室·院〉上「《集賢注記》」條載：「〈藝文志·職官類〉：『韋述《集賢注記》三卷。』述自登書府，至天寶十五載，凡四十年，因記置院經始，及前後學士名氏，時丙申歲二月也。」《郡齋讀書志》及《玉海》所載，均較《解題》為詳贍。惟此書，〈新唐志〉、《解題》作三卷，《中興館閣書目》、《郡齋讀書志》作二卷。疑作二卷者，書有殘闕也。述，《舊唐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五十二，《新唐書》卷第一百三十二〈列傳〉第五十七有傳。《舊唐書》本傳載述「（開元）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充集賢學士」，又謂：「史才博識，以述為最。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此書乃述任集賢院學士時撰，惜已散佚。洪邁《容齋隨筆》卷三「唐人告命」條載：「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制：「加皇子、榮王以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于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暉、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褚諫議庭海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宰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曰：『百官集送有司供帳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另《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七〈宮室·院〉上「《集賢注記》」條載：「《集賢注記》：『開元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禪儀注》，敕學士等賜宴集仙殿。群臣賦詩，上製〈詩序〉。時預坐者：宰臣源乾曜、侍中張說、學士徐堅，至馮朝隱等。時櫻桃新熟，徧賜坐。上飲以醪醴清醑之酒，簾內出彩箋，令群臣賦詩焉。』」《容齋隨筆》與《玉海》所引者，蓋述書之佚文也。

史館故事錄三卷

《史館故事錄》三卷，不著名氏。凡為六門，曰敘事、史例、編修、直筆、曲筆，而終之以雜錄。未稱「皇朝廣順」，則是周朝史官也。

廣校案：鄭樵《通志·藝文略》卷三〈職官〉著錄：「《史館故事錄》三卷。注云：『五代周史官所錄。』」《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史館故事》一卷。右不題撰人姓氏。記史館雜事，分六門，迄於五代。李獻臣以為後周史官所著。按其書以廣順年事為皇朝，獻臣之說尤信。」《郡齋讀書志》所記書名缺「錄」字，應為同一書。李獻臣即李淑，淑撰《邯鄲圖書志》，《郡齋讀書志》所記獻臣之說，或據《邯鄲圖書志》也。《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五〈宮室·館〉「四館」條載：「《書目》：『《史館故事錄》三卷，纂輯歷代史官建置史筆之體。卷末云「廣順末」，當是周史臣撰。』」是《通志》等三書所記，足與《解題》相發明。廣順，五代後周太祖年號。故此書當是後周太祖廣順年間史官所撰，其書殆「記史館雜事」，「迄於五代」。

翰林志一卷

《翰林志》一卷，唐學士李肇撰。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翰林志》一卷。右唐李肇撰。纂唐世翰林院中供奉、儀則、制誥、書詔之式。其後云：『睿聖文武皇帝裂海岱十二州為三道之歲。』蓋憲宗元和十四年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九〈史部〉三十五〈職官類〉著錄：「《翰林志》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唐李肇撰。案肇所作《國史補》，結銜題尚書左司郎中。此書結銜則題翰林學士、左補闕。王定保《摭言》又稱肇為元和中中書舍人。《新唐書·藝文志》亦云肇為翰林學士，坐薦柏耆，自中書舍人左遷將作少監。以唐官制考之，蓋自左司改補闕，入翰林，後為中書舍人，坐事左遷。《國史補》及此書，各題其作書時官也。唐時，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為待詔之所。《新唐書·百官志》謂『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卜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者』，是也。韋執誼《翰林院故事》亦謂『其地乃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蓋其始本以延引雜流，原非為文學侍從而設。至明皇置翰林待詔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其職始重。後又改為學士，別置學士院，謂之東翰林院。於是舊翰林院雖尚有以技能入直，如德宗時術士桑道茂之類，而翰林之名，實盡歸

於學士院。歷代相沿，遂爲儒臣定職。肇此書成於元和十四年，〈唐〉、〈宋藝文志〉皆著於錄。其記載賅備，本末燦然，於一代詞臣職掌最爲詳晰。宋洪遵輯《翰苑群書》已經收入，今以言翰林典故者莫古於是書，故仍錄專本，以存其朔焉。」均足資參證。肇，兩《唐書》無傳。《全唐文》卷七百二十，「李肇」載：「肇，元和七年，試太常寺協律郎，遷司勳員外郎。」元和，唐憲宗年號。是肇乃憲宗時人。

承旨學士院記一卷

《承旨學士院記》一卷，唐承旨河南元稹微之撰。專載承旨姓名，自貞元二十一年鄭絪，至元和十五年杜元穎，并稹爲十二人。末又有李德裕、李紳、韋處厚三人，蓋後人所益也。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翰林故事》」條載：「《書目》：『……《承旨學士院記》一卷，元稹撰。《記》云：「以十二賢名氏書坐隅。」今名氏皆缺。』」是《中興館閣書目》引此《記》作十二人，而《解題》謂「并稹爲十二人」。兩書所言若合符契。同書卷第一百六十七〈宮室·院〉：「唐學士院」條載：「元稹《承旨院記》：『憲宗以永貞元年即位，始命鄭公絪爲之，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得乘殿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雞竿，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所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稹雖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長慶元年八月十一日記。』」元稹又云：「院密通銀臺，每旦開門，使勘契開鎖。院中有急命，即鈴索自搖。」」可參證。稹字微之，河南人。《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列傳〉第一百六十六、《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四〈列傳〉第九十九有傳。

翰林學士記一卷

《翰林學士記》一卷，唐侍講學士萬年韋處厚德載撰。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翰林故事》」條載：「《書目》：『……《翰林學士記》一卷，長慶元年韋處厚撰。論得人之意。』」可資參考。處厚字德載，京兆人。《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列傳〉第一百九、《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二〈列傳〉第六十七有傳。

翰林院故事一卷

《翰林院故事》一卷，唐學士京兆韋執誼撰。

廣棧案：《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唐《翰林故事》」條載：「《書目》：『《翰林故事》一卷，貞元二年學士韋執誼撰。述貞觀以來翰苑建置沿革。記云：『自立此院，連飛繼鳴者逾三十人。因以官秩、名氏次敘爲故事。』今是書名氏皆缺。』是《中興館閣書目》著錄此書，其翰林名氏皆缺矣。又《中興館閣書目》著錄此書，書名無「院」字。《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宮室·院〉「翰林院」條載：「韋執誼《翰林院舊事》：『學士自建置以來，秩序未立，庭觀之際，各趨本列。洎興元元年始有別，敕令朝服班次，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疑爲此書之佚文。「舊事」即「故事」。《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史類·職官〉、葉德輝考證本。《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書名、卷數與《解題》同。執誼，《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列傳〉第八十五、《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列傳〉第九十二有傳。

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

《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唐學士馮翊楊鉅文碩撰。雜記院中事例及文書格式，其祠祭、祝版、社稷、宗廟，上至天地，用「伏惟尚饗」；獄、瀆而降，只曰「尚饗」。此例今人皆莫之知，則施之尊卑無別矣。鉅，宰相收之子，其爲學士在昭宗時。

廣棧案：《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字又碩，收子也。昭宗時翰林學士、吏部侍郎。」《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宮室·院〉「翰林院」條載：「《翰林舊規》一卷，光化中，學士楊鉅雜載學士召試格及書詔之體，宿直、假寧之例。」所載可與《解題》相參證。光化，昭宗年號。此書，《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亦作「楊鉅《翰林舊規》一卷」。鉅，《舊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二十七、《新唐書》卷一百八十四〈列傳〉第一百九均附其父（楊收）。《舊唐書》載：「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戶。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可略悉其生平。

重修翰林壁記一卷

《重修翰林壁記》一卷，唐學士丁居晦撰。開元二年也。所記姓名迄於咸通，而獨無天寶、大曆學士，為不可曉。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七〈宮室·院〉上「翰林院」條載：「《中興書目》：『《翰林內誌》一卷，集韋執誼《翰林故事》，李肇《志》，韋處厚、丁居晦、杜元穎《壁記》，元稹《記》，韋表微《學士新樓記》為一書，集者不知名。』」是《翰林內誌》書中收有丁氏此《記》。惟丁《記》原撰於開成二年，其《記》曰：「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久，日燦雨潤，牆屋罅缺，文字昧沒，不稱深嚴之地。院使郭公、王公皆以茂器精識，參掌院事，顧是言曰：『吾儕釐務，罄盡心力，細人之事，人謂無遺，而茲獨未暇，使眾賢名氏翳不光耀，失之不治，後誰治之。』遂占工賦程，不日而成，峭學平，粉繪耀明，玉粹雲輕，隨顧而生，貫列豪英，千千萬齡，無缺無傾。工告休命，予紀完葺之美，舊記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記。」是此《記》署年為「開成表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開成，唐文宗年號，《解題》作「開元二年」，乃直齋之失慎也。至《解題》謂「獨無天寶、大曆學士」之說亦誤。岑仲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一〈翰林學士壁記注補·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丁居晦〉云：「然天寶、大曆自有學士，不過今題名以『開元後』統天寶，『寶應後』統大曆，讀之者不察，遂謂天寶、大曆無學士，此吠影吠聲之談也。」是則《解題》此條所述，頗多舛訛。

金坡遺事三卷

《金坡遺事》三卷，學士吳越錢惟演希聖撰。題名自建隆至天聖四年，凡四十七人；自開元而下，合三百一十五人。其他典故，視前記詳矣。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金坡遺事》三卷，右皇朝錢惟演撰。載國朝禁林雜儀式事迹，並學士名氏。文元公述真宗禮待儒臣一事，附於卷末。」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按文元公乃公武五世祖晁迥，迥因惟演寄示遺事，別作真宗待遇恩禮三則，為《別書金坡遺事》一卷，見《書錄解題》卷六，〈宋志〉卷二〈故事類〉。今惟演書尚有殘本，商務印書館本《說郛》卷七十七止載兩條，而《宋朝事實類苑》所引有數十條，迥書則不存矣。」

《郡齋讀書志》及孫氏《校證》所述，足與《解題》相參證。惟演字希聖，吳

越王錢俶之子，《宋史》卷三百一十七〈列傳〉第七十六有傳。其〈傳〉曰：「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尤喜獎勵後進。……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可見其博識。此書，《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作「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陵」字誤，應作「坡」。《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志〉「《淳化續翰林志》」條載：「天聖四年三月十五日，錢惟演爲《金坡遺事》三卷。太宗御札、御詩及銘共九首；眞宗詩六首，標於上篇，終以雜記。晁迥別書三事附焉。」足補《解題》所未及。

別書金坡遺事一卷

《別書金坡遺事》一卷，學士澶淵晁迥昭遠撰。因錢惟演寄示《遺事》，別書眞宗待遇恩禮三則於後。館臣案「別書」以下原本闕，今據《文獻通考》補入。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晁迥《別書金坡遺事》一卷。」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著錄：「《別書金坡遺事》一卷，宋晁迥撰。迥，字昭遠，澶州清豐人。太平興國進士。眞宗時，累官工部尙書、集賢院學士。仁宗即位，遷禮部尙書，累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文元。著有《禮部考試進士敕》、《昭德新編》、《法藏碎金錄》、《耄智餘書》、《晁文元公道院集要》等，事迹具《宋史》（卷三百五）、《宋史新編》（卷八四）、《東都事略》（卷四六）、《皇宋書錄》（卷中）、《宋學士年表》等書。……按：天聖四年（1026），錢惟演撰《金坡遺事》三卷（按：《玉海》作二卷），載宋朝翰林雜事儀式及學士名氏，題名自建隆至天聖四年，凡四十七人。今錢書尚殘存，晁書則不傳矣。」足資參證。

翰苑雜記一卷

《翰苑雜記》一卷，學士饒陽李宗諤昌武撰。

廣校案：此書《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史類·職官〉、葉德輝考證本。

《中興館閣書目·史部·故事類》、趙士煒輯考本。《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均著錄作「李宗諤《翰林雜記》一卷」，書名與《解題》略不同。《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志〉「《淳化續翰林志》」條

載：「《書目》：『……《翰林雜記》一卷，學士李宗諤集翰苑規制、恩例，著爲定式。祥符中上之。』」是此書應作《翰林雜記》，《玉海》所載，足補《解題》之未及。宗諤字昌武，李昉之子。《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列傳〉第二十四附〈李昉〉。其〈傳〉載：「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宮，命副丁謂，爲同修宮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敷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可知此書撰作背景。

續翰林志一卷、次續志一卷

《續翰林志》一卷、《次續志》一卷，學士承旨梓潼蘇易簡太簡撰。以續李肇之書。其子耆又以其父遭遇恩禮之盛，續於其後。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上志〉「《淳化續翰林志》」條載：「淳化二年十月辛巳，翰林承旨蘇易簡獻《續唐李肇翰林志》一卷，詔藏史館。仍賜詩二章，又『飛白王堂』四字以賜。《唐志·職官類》：『李肇《翰林志》一卷。』……

《書目》：『《次續翰林志》一卷，蘇耆撰。摭易簡所不及載者十九事，附當時名人詩。』足與《解題》相參證。惟《玉海》謂《續翰林志》一卷，《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一〈故事類〉著錄亦謂「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疑此書應作二卷爲是，《解題》誤。易簡字太簡，梓川銅山人。《宋史》卷二百六十六〈列傳〉第二十五有傳。其〈傳〉曰：「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寬絕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爲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又曰：「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沈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人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祿之以官云。」可知其仕履及著述梗概。耆乃易簡季子，《宋史翼》卷二〈列傳〉第二載：「蘇耆字國老，父易簡，《宋史》有傳。耆以父任，累官陝西轉運。嘉祐中，洛陽大

旱，百姓飢殍，京東轉運司無以爲賑。洛陽留守移書求粟二十萬斛，耆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同官謂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上可以實邊郡。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苟罪餽運，必不以此相累。』《嘉祐名臣傳》。惟漏記耆曾撰《次續翰林志》一書。

翰苑群書三卷

《翰苑群書》三卷，學士承旨鄱陽洪遵景嚴撰。自李肇而下十一家及〈年表〉、〈中興後題名〉共爲一書，而以其所錄〈遺事〉附其末，總爲三卷。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職官類〉著錄：「《翰苑群書》三卷。右唐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學士院記》、韋處厚《翰林學士記》、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皇朝禁林讌會集》爲一卷；錢惟演《金坡遺事》、晁迥《別書金坡遺事》、李宗諤《翰苑雜記》爲一卷；蘇易簡《續翰林志》、蘇耆《次續翰林志》、《學士年表》、《翰苑題名》、《翰苑遺事》爲一卷。」是《讀書附志》所記，足與《解題》相參證。遵於此書有〈序〉，曰：「翰苑，秩清地禁，沿唐迄今，爲薦紳榮。遵世蒙國恩，父子、兄弟接武而進，實爲千載幸遇。曩嘗粹〈遺事〉一篇，謁來建鄴，以家舊藏李肇、元稹、韋處厚、韋執誼、楊鉅、丁居晦，洎我宋數公，凡有紀于此者，并刊之木，仍以《國朝年表》、《中興題名》附。乾道九年二月七日，番陽洪遵書於清猗閣。」是此書編就於宋孝宗乾道九年二月也。惟《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洪邁《漢苑群書》三卷。」〈宋志〉所著錄撰者之名及書名均誤。

遵後至簽樞，父皓、兄适、弟邁，四人入翰苑，可謂盛矣。

案：《宋史》卷二百七十三〈列傳〉第一百三十二〈洪皓〉載：适「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遵「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邁則於紹興三十二年春三月「假翰林學士，充賀（金主）登位使」；至皓入翰苑，其本傳乏載。遵之簽樞，《宋史·遵傳》載：「知隆興元年貢舉，拜同知樞密院事。」《解題》所記或指此。《宋史·皓傳》論曰：「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可與《解題》相參證。

翰林遺事一卷

《翰林遺事》一卷，洪遵撰。已見上錄諸書所未及者。

廣校案：此即《翰苑群書》最末之卷。《解題》此云「已見上錄諸書」者，即指《郡齋讀書志》所記之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學士院記》、韋處厚《翰林學士記》、韋執誼《翰林院故事》、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宋朝禁林讌會集》、錢惟演《金坡遺事》、晁迥《別書金坡遺事》、李宗諤《翰林雜記》、蘇易簡《續翰林志》、蘇耆《次續翰林志》等十一種，及《學士年表》、《翰苑題名》諸書。諸書有所未及，則遵撰《遺事》以補之。

掖垣叢志三卷

《掖垣叢志》三卷，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時為正字。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掖垣叢志》二卷。右皇朝宋庠撰。景祐中，李宗諤始取國初掌誥名氏刻之於石，自為〈紀序〉，庠因之成此書。王禹玉頗譏其疎略。裴廷裕載舍人上事，知印宰相壓角，至今傳之為故事，而庠書闕焉。」所考較《解題》為詳。惟此書《郡齋讀書志》作二卷，疑誤。《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三〈宋庠〉載：「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是《宋史》漏記庠任正字。其〈傳〉又曰：「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為十二卷。《掖垣叢志》二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是此書應作三卷。《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宋祥《尊號錄》一卷，又《掖垣叢志》三卷。」〈宋志〉之宋祥，乃宋庠之誤。

職林二十卷

《職林》二十卷，集賢院學士錢唐楊侃撰。咸平二年所序。有胡昉者，明道二年作〈後序〉，增益事實七百四十五條，而以「新續」標之。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十九〈官制·官名〉「咸平《職林》」條載：「咸平中，諫議大夫楊侃撰，二十卷。集歷代沿革，自三公至東宮官，善惡成敗，各編其

事，爲一百五十二門。明道中，校書郎胡昉又采唐事七百四十五條附于末。」所記可與《解題》相參證。《宋史》第二百〈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楊侃《職林》三十卷。」《宋志》作三十卷者，殆併胡昉所續而言耶？胡昉，《宋史》無傳。《歐陽文忠公集》卷八十〈制〉有〈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胡昉轉秘書丞制〉，可知昉不惟任校書郎，且以太常博士知秀州，後又轉秘書丞也。

侃，端拱進士，晚為知制誥，避真宗舊諱，更名大雅。

案：《宋史》卷一百〈列傳〉第五十九〈楊大雅〉載：「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進士及第，歷新息、鄢陵縣主簿，改光祿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稅，再遷秘書丞。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迭降監陳州酒。徙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戶部勾院。遷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所載官歷較《解題》爲詳。

歐陽公，其壻也，《集》中有〈墓誌〉。

案：《四庫全書》本《文忠集·年譜》載：「景祐元年甲戌，公年二十八。……是歲再娶諫議大夫楊公大雅女。」是歐陽修乃楊侃壻。惟次年九月，則楊侃卒。《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第十·〈墓誌銘〉有〈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曰：「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尙書職方員外郎諱鄴，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尙書諱蟠，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尙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匕筯。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

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稅院，因奏〈犀賦〉，眞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堪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戶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一方，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穎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竄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敕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瑤縣男，食邑三百戶。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大隱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尙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灝，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龜裂，焚蕩剪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葬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

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眞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祖。』是侃之墓誌，歐陽公撰也。

職官分紀五十卷

《職官分紀》五十卷，富春孫逢吉彥同撰。大抵本《職林》而增廣之，其條例精密，事實詳備矣。

廣校案：《玉海》卷一百十九〈官制·官名〉「元祐《職官分紀》」條載：「《書口》：『《職官分紀》五十卷，元祐中孫逢吉撰。編類前代至本朝百官沿革故事，僅一千門。逢吉字彥同。』」可資參證。逢吉，《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孫逢吉，嚴陵人。有《職官分紀》、《口經》。」考嚴陵即富春也。

秦少游序之，元祐七年也。

案：少游〈職官分紀序〉曰：「職官之書尚矣，前世士大夫所著，如《漢官儀》、《魏官儀》、《唐六典》之類，幾廿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楊侃始採諸家之書，次爲《職林》，凡二十卷，號稱精博，而斷自五代以前，不及本朝之事。元豐中，朝廷刊《六典》之文，傳有司之議，建文昌之府，立寄祿之格，制度炳然一新，可謂甚盛之舉也。而因時撰次，尙少其人。富春孫彥同雅意斯事，間因暇日，取《職林》而廣之，具載新制，而又增門目之亡缺，補事實之遺漏，凡五十卷，號《職官分紀》，而古今之事於是備焉。或曰：『君子之學當忘其遠矣，大者，楊氏之書，弊精神於名物，固已惑矣；孫氏又從而廣之，不亦大惑與？』余竊以爲不然。何則？昔方九皋知千里之馬，而不知牝牡、驪黃，以皋爲善觀大機則可，使皋爲天子諸侯之有司則憊矣，此其所以爲黃老家之言也。儒者則異於是，不以內廢外，不以精忘粗，故上達天機之妙，而不堪天子諸侯有司之則。紀官之事，仲尼嘗學於郯子矣，何獨於二子而疑之。彥同嗜學好古，晚而不衰，有志士也，讀其書可以知其爲人。元祐七年六月望日，秘書省校對黃本舊籍、高郵秦觀敘。」可參證。

官制、學制各一卷

《官制》、《學制》各一卷，司馬光撰。

廣校案：《宋史》第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司馬光《官制遺稿》一卷。」此應即為《解題》所著錄《官制》一書。《學制》一書則無可考。惟《玉海》卷第一百十二〈學校·學校〉下「元祐《國子監敕令格式》」條載：「《書目》：『《崇寧學制》一卷，御製。』」未知徽宗御製此書，其與光書異同如何？光，《宋史》卷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有傳。

唐職林三十卷

《唐職林》三十卷，石埭尉維揚馬永錫明叟撰。以《唐六典》為主，而附以新史所載事實，頗采傳記、歌詩之屬。政和乙未天台左譽序。

廣校案：此書無可考，其撰人，《宋史》無傳。考《宋會要輯稿》第六十冊〈職官〉三之二七載：「（元豐三年）十一月八日，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言：『中書吏王冕、馬永錫不當扶宰臣上珪升慈聖光獻太后神御殿階。』詔：『王冕、馬永錫各罰銅八斤。』」是馬永錫於神宗元豐一年曾任中書吏。左譽，《宋史》無傳。《宋詩紀事》卷三十八「左譽」條載：「譽字與言，天台人。大觀三年進士，仕終湖州通判。《玉照新志》：『左與言，天台名士也。錢唐幕府樂籍有名姝張穠者，色藝妙天下，君頗顧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及「帷雲剪水，滴粉搓酥」，皆為穠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倂擾之後，穠委身于立功大將家，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睹一麗人，褰簾顧君而顰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穠也。君醒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可略悉譽生平概況。此〈序〉乃譽政和乙未所撰，即徽宗政和五年（1115）也。惜未見，未知《全宋文》有收之否？

朝集院須知一卷

《朝集院須知》一卷，無名氏錄承平時京朝官得替回朝見禮式。

廣校案：此書無可考。《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史類·儀注〉著錄：「《朝堂須知》一卷。」葉德輝考證本。疑屬同一書。

皇宋館閣錄五卷

《皇宋館閣錄》五卷，不著名氏，所記止於元祐。《中興館閣書目》云：「秘閣校理宋匪躬撰。」又云：「共八門，原十五卷，存十一卷。」今本止五卷，不見門類，前三卷又混而為一，意未必全書也。

廣校案：本書原稱《館閣錄》，宋匪躬撰。《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五〈宮室·館〉「四館」條載：「《書目》：『《館閣錄》十一卷，秘閣校理宋匪躬載興國訖元祐中館閣故事，共八門，元十五卷，今為十一卷。』」足資參證。《宋史》卷二百一十二〈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宋匪躬《館閣錄》十一卷。」是此書存十一卷，而直齋所藏者止五卷。匪躬，《玉海》作「匪射」，誤。《宋史》無傳，余嘗撰〈宋匪躬小考〉，考其生平及宦歷頗詳。該文收入拙著《碩堂文存五編》中。其後余另撰〈宋匪躬四考〉，分考匪躬之取名、著作、家世與宦歷，載《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三輯。

蓬山志五卷

《蓬山志》五卷，祕書少監劍川羅疇老撰。凡十五門，崇寧四年序。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五〈宮室·館〉「四館」條載：「《書目》：『《蓬山志》五卷，崇寧四年，祕書少監羅疇撰。編次館閣故實近事，為十五門，上之。』」足與《解題》相參證。《宋史》卷二百一十二〈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羅疇《蓬山記》五卷。」書名略異。疇，《宋史》無傳。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吏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載：「《蓬山記》五卷，宋羅疇撰。疇，字疇老，沙縣人，熙寧進士，坐忤使者投匭歸。紹聖間歷兵部郎中、祕書少監。崇寧中辟雍成，命詞臣賦詩頌，疇頌居第一，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廬州、福州卒。著有《文海》、《道山集》、《祕閣祕錄》等。事迹具《北宋經撫年表》。……按蓬山即翰林學士院也，說見《職官分紀》。」所考疇之生平甚翔實。余另有〈羅疇生平事迹雜考〉，載《二〇〇二年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後收入拙著《碩堂文存五編》中，較劉考尤詳。

麟臺故事五卷

《麟臺故事》五卷。中書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中興之初，復置館職，俱為

少蓬，采摭舊聞，參考裁定條上。既略施行，而為書十有二篇以進。俱在承平時，凡三入省，故其見聞為詳。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職官類〉著錄：「《麟臺故事》五卷。右皇朝程俱撰。紹興初復館職，俱首入館，纂集舊聞，成十二篇。予所藏書斷自南渡之前，獨此書以載官制後事為詳，故錄之。」《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紹興《麟臺故事》」條載：「紹興元年九月十九日，秘書少監程俱上《麟臺故事》五卷。十二篇。」同書卷第一百六十五〈宮室·館〉「四館」條載：「《書目》：『《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秘書少監程俱撰。時復置秘書省，俱采撰三館舊聞，及法令因革，別為十二門上之。』」足資參證。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九〈史部〉三十五〈職官類〉亦著錄，曰：「《麟臺故事》五卷，《永樂大典》本。宋程俱撰。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廷試中甲科。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迹具《宋史·文苑傳》。《玉海》載：元祐中宋匪躬作《館閣錄》，紹興元年程俱上《麟臺故事》，淳熙四年陳騭續為《館閣錄》。蓋一代翰林故實，具是三書。今宋《錄》已亡。陳《錄》僅存，而亦稍訛闕。是書則自明以來惟《說郛》載有數條，別無傳本。今考《永樂大典》徵引是書者特多，排比其文，猶可成帙。其書多記宋初之事，典章文物，燦然可觀。蓋紹興元年初復秘書省，首以俱為少監。故俱為是書，得諸官府舊章，最為詳備。如《東都事略·邢昺傳》，載由侍讀學士遷工部侍郎，不著加中散大夫。《宋綬傳》，載召試中書，不著遷大理評事。《宋史·韓琦傳》，載由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不著為太常寺丞及太子中允。《王陶傳》，載為太子中允，不著編校昭文館書籍。《孫洙傳》亦不著洙嘗為於潛令及編校祕閣書籍，而皆見於是書。又如《玉海》引〈謝泌傳〉，泌上言，請分四庫書籍，入掌一庫，事在端拱初。而其一百六十八卷又載此事於天聖五年，前後自相刺謬。據此書所載，則在咸平之初。又《續通鑑長編》，載咸平二年七月甲寅，幸國子監，還幸崇文院，而此口之後又有癸丑。則是月之內不容先有甲寅，顯然抵牾。據是書乃是七月甲辰。如此之類，凡百餘條，皆足以考證異同，補綴疎略，於掌故深為有裨。原書《文獻通考》作五卷。今所哀錄，仍符此數，疑當時全部收之。《通考》又稱凡十二篇，而不詳其篇目。其見於《永樂大典》者，有〈官聯〉、〈職掌〉、〈廩祿〉三門，皆與陳騭書標題相合。疑騭書即因俱舊日修之。今即以騭之篇目分隸諸條，莫不一條貫，無所齟齬。亦可謂神明煥然，頓還舊觀矣。騭《錄》載〈曝書會〉、〈餞會〉、及〈入宴學士院〉三條，俱云出《麟臺故事》。然引其事不載其詞，殆姚廣孝等排纂之時，刊除重複，誤削前而存後。當時編輯無緒，即此可

見一端，今亦無從補入。惟俱《北山集》中載有〈後序〉一篇，並附錄之，以存其舊焉。」是《四庫全書》本乃據《永樂大典》輯錄而成，惟其書仍有闕略。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八〈史部·職官類〉著錄：「《麟臺故事》三卷，本從吳門黃氏藏本傳錄。宋紹興元年七月，朝請郎、試秘書少監程俱記。伏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自明以來自《說郛》所載數條外，別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載頗為繁夥，排比條貫，猶可成書。原本五卷，十有二篇，今篇名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曰〈沿革〉、曰〈省舍〉、曰〈儲職〉、曰〈修纂〉、曰〈職掌〉、曰〈選任〉、曰〈官聯〉、曰〈恩榮〉、曰〈祿廩〉，祇存其九。謹依類裒輯，仍為五卷』云云。此本凡三卷，闕四、五兩卷，蓋不完本也。卷一曰〈官聯〉、曰〈選任〉，卷二曰〈書籍〉、〈御製御書〉、附曰〈校讎〉，卷三曰〈修纂〉、曰〈國史〉，凡六篇。與武英殿聚珍本命篇敘次，多有異同。又篇名見《永樂大典》者凡九，而此本所載〈書籍〉、〈校讎〉、〈國史〉不與焉，合之恰十有二篇，俱足以資參考。前有〈紹興元年尚書省笥〉一通，中如『凡十二篇，及繕寫成二冊』等字俱缺，又改分為五卷，為三卷，併於每卷填上中下字，蓋影寫者欲泯其不全之迹，故不惜多方作偽耳。原本末頁有錢叔寶〈題識〉云：『隆慶元年八月十日，蘇州府前杜氏書鋪收。』蓋從錢罄室藏本傳錄者。」據是，則知《四庫全書》本雖據《永樂大典》輯錄，其書尚闕〈書籍〉、〈校讎〉、〈國史〉三篇也。吳門黃丕烈藏本雖僅三卷，而其中所有，正足補《四庫》本之闕。

中興館閣錄十卷、續十卷

《中興館閣錄》十卷、《續》十卷，秘書監天台陳騭叔進撰。淳熙中，騭長蓬山，與同僚錄建炎以來事為此書。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五〈宮室·館〉「四館」條載：「《書曰》：『《中興館閣錄》十卷，淳熙中，秘書監陳騭載建炎以來三館沿革故實，及官聯、廩祿、職掌等事，以補《麟臺故事》之闕。《續錄》十卷。』」「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三〈史部〉八著錄：「《中興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盧祠經寫校本。《館閣錄》，宋陳騭撰。《續錄》，無撰人名氏。騭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一。慶元初，官知樞密院事，並參知政事。忤韓侂胄，提舉洞霄宮，卒，謚文簡。《宋史》有傳。」案：騭傳見《宋史》卷三百九十三〈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李燾仁父為之〈序〉。

案：燾〈序〉曰：「《中興館閣錄》十卷，淳熙四年秋，天台陳騭叔晉與其僚所共編集也。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坻伏；後世弗安厥官，其方莫修，職業因以放失。夫方云者，書也。究其本原事迹，及朝夕所當思營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使居是官者奉以周旋，雖百世可考爾。《周官》三百六十，官各有書；小行人適四方，則物爲一書，多至五書，蓋古之人將有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審諦，則其施設，斯可傳久。彼狡焉滅棄典籍，縱意自如，幸闕人龍駐蹕臨安，踰四十年，三省、樞密院制度尙稽復舊，惟三館、祕閣，巋然傑出，非百司比。自唐開元韋述所集《記注》；元祐間，宋宣獻之孫匪躬作《館閣錄》；紹興改元，程俱致道作《麟臺故事》；宋氏皆祖韋氏，而程氏《故事》并國初，它則多闕，蓋未知其有宋《錄》也，惜最後四卷俄空焉。余屢蒐采弗獲，欲補又弗暇，每每太息。今所編集，第斷自建炎以來，凡物巨細，靡有脫遺，視程氏誠當且密，官修其方，行古道者，不當如是耶？昏忘倦游，喜見此書，乃援筆爲之〈序〉。李燾仁父。」

《續錄》者，後人因舊文增附之。館臣案，《續錄》乃嘉定二年館閣重行編次，後八次第補錄，迄於咸淳者。廣發案，盧校本「之」字下有「耳」字。

案：〈續錄序〉曰：「《中興館閣錄》，淳熙四年成書，其後附錄者多訛舛缺略。嘉定三年十月重行編次，是正訛舛，其缺略者增補之，名曰《館閣續錄》。逐卷之末不題卷數，貴在他日可以旋入。繼今每於歲杪，分委省官，取歲中合載事，略加刪潤，刊於卷末。前錄凡例，其目有九，今並從其舊云。」可悉《續錄》撰作梗概。

續史館故事一卷

《續史館故事》一卷，著作佐郎曲阿洪興祖慶善撰。記國朝史館事迹，以續舊編。

廣秘集：《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五〈宮室·館〉「四館」條載：「《書目》：『《續史館故事錄》一卷，著作佐郎洪興祖編次開寶訖建炎中史館職任廢置、恩賜事迹。續周代之書。』《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洪興祖《續史館故事錄》一卷。』」是此書《玉海》所引《中興館閣書目》，及〈宋志〉著錄之書名均多一「錄」字。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五）〈故事類〉載：「《續史館故事錄》一卷，宋洪興祖

撰。興祖，字慶弇，鎮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紹興中，與孔端明、張炳、周林四人俱召試，帝覽策曰：「興祖讜直，當第一。」遂除祕書省正字，出典州郡，興學闢荒，所至有治績。忤秦檜，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有《易古經考異釋疑》、《尚書口義發題》、《論語說》、《韓子年譜》、《聖賢眼目》、《語林》、《楚辭補注》、《楚辭考異》、《韓文年譜》、《韓文辨證》、《杜詩辨證》等。事迹具《宋史》（卷四三二）、《宋史新編》（卷一六四）、《南宋書》（卷六二）、《京口耆舊傳》（卷四）及《南宋館閣續錄》等書。……所謂『舊編』者，當指五代周史官所撰《史館故事錄》三卷一書也，〈宋志〉已著錄。」兆祐所考甚當。

祖宗官制舊典三卷

《祖宗官制舊典》三卷，直龍圖閣東萊蔡惇元道撰。館臣案：元道原本作「元通」，今據《宋史·藝文志》校改。大略以為元豐用官階寄祿，雖號正名，而流品混淆，爵位輕濫，故以祖宗舊典與新制參稽並廣校案：盧校本「正」為「互」。考，而論其得失。元道，文忠公參政齊之侄孫，而翰林學士延慶之子，渡江卒於涪陵。尹和靖惇嘗題其墓。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三卷。」是〈宋志〉著錄撰人姓名正作元道。惟《讀書附志》卷上〈職官類〉著錄：「《祖宗官制舊典》三卷。右東萊蔡元道所編也，其子興宗敘於後，云：『追紀祖宗舊典，凡設官任職、治民理財之要，與夫分別流品、謹惜名器之道，合七十七門云。』」是《讀書附志》亦云此書蔡元道所編。館臣不悉據成書更早之《讀書附志》，而僅據〈宋志〉下案語，未云盡當也。《讀書附志》所載，足與《解題》相參證。《玉海》卷一百十九〈官制·官名〉「紹興《祖宗官制舊典》」條載：「三卷，紹興間蔡元道纂。以元豐改制，號為名正，爵位浸輕，品流淆雜，故著是書。每官先述舊典，而後及新官得失，以存祖宗制官之意。」亦可與《解題》相發明。元道，《宋史》無傳。蔡齊，《宋史》卷二百八十六〈列傳〉第四十五有傳，延慶則附〈齊傳〉。〈齊傳〉載：「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文忠。……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為後。」〈延慶傳〉載：「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與《解題》所載同。至尹惇題元道墓，《四庫全書》本《和靖集》無此篇，未悉《全宋文》有補收否？

官制舊典正誤一卷

《官制舊典正誤》一卷，無名氏。

廣校案：《玉海》卷一百十九〈官制·官名〉「紹興《祖宗官制舊典》」條載：「又有《官制正誤》，補蔡氏所不及，仍正其誤。」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六）〈職官類〉載：「《祖宗官制舊典》三卷，宋蔡惇撰。……按：陳《錄》又有無名氏《官制舊典正誤》一卷，知蔡氏之書不免疏誤之處也。」兆祐所見與《玉海》同。

國朝官制沿革一卷

《國朝官制沿革》一卷，黃琮元禮撰。

廣校案：《讀書附志·拾遺》著錄：「《國朝官制沿革》一卷。右黃元禮琮所編也。」《玉海》卷一百十九〈官制·官名〉「紹興《祖宗官制舊典》」條載：「《官制沿革》，黃琮撰。」所著錄均與《解題》同。琮，《宋史》無傳。《宋會要輯稿》第五十一冊〈儀制〉一之六載：「（紹興五年），右朝奉大夫知澧州黃琮，五月贈兩官。」是琮曾任右朝奉大夫及澧州知州。《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黃琮字子方，莆田人。元符二年登第，初爲長溪尉，遭父艱，邑令以千緡爲贖，辭，徒步扶櫬歸。遷閩清，捐俸代民輸租，有『閩清清過伯夷』之謠。移同安，與陳麟、翁谷號「循吏。」惟此黃琮字子方，元符人；《解題》所載則字元禮，參以《玉海》及《宋會要輯稿》所記，則爲紹興時人；二者決非同一人也。

職官記一卷

《職官記》一卷，大理少卿張績季長撰。專載新舊遷轉之異，亦以寄祿爲未然也。以上三家皆附蔡氏書後。績，蜀人。

廣校案：《讀書附志·拾遺》著錄：「《職官記》一卷。右大理少卿張績所編也。其說謂：『元豐官制名實正矣，惟是祖宗因官制以別流品之意，當時初不講明及之，故寄祿之階，條理未盡。若參以舊典，則得失可見。遂先立元豐寄祿新格，以祖宗舊官遷轉之法，參列於後云。』」可與《解題》相參證。《玉海》卷一百十九〈官制·官名〉「紹興《祖宗官制舊典》」條載：「《職官記》，張績撰。趙曄萃書爲一卷。」考《玉海》謂「趙曄萃書爲三卷」者，即指以無名氏《官制

舊典正誤》一卷、黃琮《國朝官制沿革》一卷，及此書萃爲一卷也。此三書皆附蔡惇《祖宗官制舊典》三卷之後。惟《玉海》著錄撰人作張演，與《解題》不同，應作續爲是。續，《宋史》無傳，陳騭《南宋館閣錄》卷八〈官聯〉下〈丁字〉載：「張續，字季長，唐安人。未待問榜進士出身。治詩賦。（乾道九年九月除，孝熙元年十一月丁憂。」是續，孝宗時人。唐安在四川，故《解題》謂續蜀人也。

陸務觀與之厚善。

案：《渭南文集》卷四十一〈祭文〉有〈祭張季長大卿文〉，曰：「嗚呼！世之定父有如某與季長者乎？……」，可見二人友誼之厚善。〈祭文〉文長不錄。

官制新典十卷

《官制新典》十卷，熊克撰。其書以元豐新制為主，而元祐之略加通變，崇、政之恣爲紛更，皆具列焉。

廣校案：《玉海》卷一百十九〈官制·官名〉「元祐修《官制》」條載：「元祐八年十二月二日乙巳，（本紀）臣等。左僕射呂大防言：『乞倣《唐六典》置局修《官制》一書，以爲國朝大典。』詔於祕書省置局，令范祖禹、王欽臣編修，宋遯躬、晁補之檢討。紹聖元年五月罷罷之。崇寧元年六月二十九日癸丑，詔史院以神宗所定官制，依《唐六典》修成一書。政和三年八月修，參照官制格目，凡九百餘冊。又修中書門下省官制格。」此與《解題》所載者或同屬一事。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有傳。其〈傳〉謂：「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是克固能撰此《官制新典》也。

聖朝職略二十卷

《聖朝職略》二十卷，熊克撰。倣馬永錫《唐職林》，考其廢置因革，亦頗采故事，摘舊制誥中語附焉。其書猶草創未成，蓋應用之具也。

廣校案：此克草創未成之書，其書乃倣馬永錫《唐職林》而撰。《唐職林》三十卷，《解題》卷六〈職官類〉著錄。馬永錫，《宋史》無傳，其事迹已見本類《唐職林》條。

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

《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史館修撰范冲元長等撰。起建隆元年，止紹興六年。宰相自范質至張浚，執政自趙普至折彥質，各記除授年月、訓詞，亦略敘在位本末於後。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范冲《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著錄與此同。《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六）〈職官類〉載：「《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宋范冲撰。……按：《通志·藝文略》有《宋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不著撰人，當爲一書，鄭氏偶疏也。」兆祐所按不誤。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紹興中，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宋史》卷四百三十五〈列傳〉第一百九十四〈儒林〉五有傳。《玉海》卷一百二十一〈官制·三公宰相〉「乾道左右丞相」條載：「前輩記自建隆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二十年，宰相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所記建隆至紹興宰輔拜罷起上，與此書同，則此書所記宰輔，凡七十八人矣。又《玉海》同卷同條載：「自建隆至靖康，宰相凡七十八人；執政凡二百三十一人。」是則由欽宗靖康，至高宗紹興六年，宰相共六人。而自建隆元年至紹興六年，執政則凡二百三十一人以上。

國朝相輔年表一卷、續一卷

《國朝相輔年表》一卷、《續》一卷，同知太常禮院開封陳繹和叔撰。自建隆庚申迄治平丙午。《續》自丁未迄紹興十四年，稱臣易記，而不著姓，當是李易也，時方自給事中奉祠，其曰「私題臣繹之次」者，其書蓋未必上，而私續之云爾。自後接於嘉定，則後人所益也。

廣校案：《玉海》卷一百二十一〈官制·三公宰相〉「乾道左右丞相」條載：「《續目》：『《國朝相輔年表》一卷，起建隆庚申，迄治平丙午，〈序〉曰：「臣繹上。」』《續年表》起治平丁未，迄紹興十四年，〈序〉曰：「臣易記。」皆不著姓。又自紹興十四年，至嘉定六年，終不著纂者名氏。』」可與《解題》相參證。繹字和叔，開封人。《宋史》卷三百二十九〈列傳〉第八十八有傳。惟《宋史》未載繹同知太常禮院。李易，《宋史》無傳。《宋詩紀事》卷四十三「李易」條曰：「易字順之，江都人。建炎二年，高宗駐蹕維揚，策進士爲第一，授簽書江陰軍判官。紹興元年，爲太常博士，轉工部員外郎，爲太常少卿，遷中

書舍人，改直祕閣，知揚州，官至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卒於秀川。」可知其宦歷梗概。惟《宋詩紀事》未記及易任給事中。張擴《東窗集》卷九〈制〉有〈李易除給事中制〉一文，則《解題》謂易撰《續表》「時方自給事中奉祠」者，固不誤也。

職源五十卷

《職源》五十卷，大理司直金華王益之行甫撰。亦簡牘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為主。蓋中興以後，於舊制多所併省故也。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王益之《漢官總錄》十卷，又《職源》五十卷。」益之，《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王益之字行甫，金華人，師古子。淳熙十四年進士，仕至大理司直。熟於兩漢掌故，有《兩漢年紀》、《漢官總錄》、《職源》等書。」是益之乃孝宗時人。

元輔表一卷

《元輔表》一卷，龔頤正撰。專錄宰相，不及執政。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二十〈官制·三公宰相〉「乾道左右丞相」條載：「《書目》有《宰輔年表》一卷。建隆至治平，不知作者。」未知與《元輔表》同一書否？頤正，《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龔頤正字養正，本名敦頤，避諱改名頤正，和州歷陽人，後家吳中，原曾孫。光宗時為國史檢討官，歷宗正丞。有《芥隱筆記》，考證博洽，而舛謬處亦時有之。《元祐黨籍列傳譜述》，《續釋常談》。」惜未嘗記及此書。

漢官考六卷

《漢官考》六卷，知金州清江徐筠孟堅撰。以《百官表》官制為主，而紀、傳及注家所載，皆輯而錄之。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徐筠《漢官考》四卷。」與《解題》所記卷數不同。《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六）〈職官類〉載：「《漢官考》四卷，宋徐筠撰。筠，

字孟堅，清江人，登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嘗知金州。有《姓氏源流考》、《修水志》等。事迹具《宋元學案》（卷五十一）。……按：《百官表》即《漢書》所載者也。注家者，殆指王隆《漢官解詁》（三卷），應劭《漢官注》（五卷）、《漢官儀》（十卷），蔡質《漢官典儀》（一卷）諸書也。」兆祐所考甚足。

漢官總錄十卷

《漢官總錄》十卷，王益之撰。大較亦如前書。

廣校案：直齋言益之此書，與徐筠《漢官考》相近。《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六）〈職官類〉載：「《漢官總錄》一〇卷，宋王益之撰。益之，字行甫，金華人，官大理司直，著有《職源》（五〇卷）及《西漢年紀》（三〇卷）等，蓋能熟於漢代掌故者也。按：宋徐筠輯《百官表》及紀、傳、注家所載官制，為《漢官考》六卷，此書大較如徐書也。說見《直齋書錄解題》。」兆祐所考與鄙見同。

縣法一卷

《縣法》一卷，北京留守溫陵呂惠卿吉甫撰。曰法令、詞訟、刑獄、簿歷、催科、給納、災傷、盜賊、勸課、教化，凡十門。為縣之法，備於此矣。雖今古事殊，而大體不能越也。惠卿，小人之雄，於材術固優，然法令居首，而教化乃居其末，不曰俗吏，而謂之何哉？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刑法類〉著錄：「呂惠卿《新史吏部式》二卷，又《縣法》十卷。」是書既分十門，蓋以每門為一卷，合為十卷，故應依《宋志》作十卷為是。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列傳〉第二百三十一〈姦臣〉一有傳。其〈傳〉曰：「惠卿起進士，為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為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此書或熙寧初惠卿助安石行新政時撰。其〈傳〉又載：「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閑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人不厭眾

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是溫公亦謂惠卿「用心不正」，「儉巧非佳士」也。直齋所論，誠與溫公同調。

縣務綱目二十卷

《縣務綱目》二十卷，贛陽劉鵬撰。凡四十四門，四百七十餘事。其說不止於作縣，而事關縣務者為多焉。元符庚辰敘。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四〈雜家類〉著錄：「劉鵬《縣務綱目》二十卷。」與《解題》同。此書蓋序於哲宗元符三年庚辰（1100）也。鵬，《宋史》無傳。《宋會要輯稿》第一百四十九冊〈食貨〉五七之一八載：「〔紹興六年〕五月一日，荆湖南路安徽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言：『被旨令廣西提刑韓瑱收糴米三萬石般發前來賑濟，已節次催促，至今並無顆粒到來，望將上件米斛委韓瑱催督水軍至湖南，卻委本路運使分撥州軍交卸，以濟饑民。』詔令劉鵬、向伯奮急速般發。」是劉鵬曾奉詔運糧濟飢事。此事亦載同書第一百五十冊〈食貨〉五九之二七，又見同書第一百五十九冊〈食貨〉六八之五九。惟紹興六年（1136），上距元符三年（1100），已三十七年矣。

作邑自箴十卷

《作邑自箴》十卷，李元弼持國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刑法類〉著錄：「李元弼《作邑自箴》一卷。」〈宋志〉作一卷，應為十卷之誤。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八〈史部·職官類〉著錄：「《作邑自箴》十卷，抄本。從陳君子準藏本傳錄。宋李元弼撰。述為政之要，蒞論民之方，極為核備。雖篇帙無多，而條目詳盡，區畫分明，固司牧者之式也。末卷曰登途須知，曰備急藥方，亦行路所必需者。《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世善堂書目》俱著錄。末頁有『淳熙己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兩行，蓋從宋刊本影寫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第十二〈史部〉五〈職官類〉著錄：「《作邑自箴》十卷，影鈔宋本。宋李元弼撰并序。是書論為政之要。自一至四卷，分正己、治家、處事三門，凡一百三十餘條。其下四卷，列規矩一門，百有餘條。第九卷為判狀、印板。第十卷為登途須知、備急藥方。作於政和中，刊於淳熙中。傳本甚

稀，見《直齋書錄》、《文淵閣書目》。卷末有『淳熙己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一條。每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舊爲稽瑞樓藏本。」張、瞿二書所述，足資參考，其中多《解題》所未及。

政和丁酉序。

案：此書元弼〈自序〉曰：「嘗謂子男之任，實難其人。漢之郎官出宰百里，聖朝鼎新法度，以達官稱薦者錄之。予濫竊銅章，才微識隘，何以承流宣化，民社之重，可不勉焉。竊聞鄉老先生論爲政之要，僅得一百三十餘說，從而著成規矩，述以勸戒，又幾百有餘事，釐爲十卷，目之曰《作邑白歲》，置之几案，可以矜式。政和丁酉秋七月，李元弼持國待次廣陵書。」是此書序於徽宗政和七年也。元弼，生平無可考。

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

《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監察御史臨川何異同叔撰。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板浙漕，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創，諸司間有不可考者，多闕之。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二〈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職官類〉著錄：「《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與《解題》同。《解題》云：「首卷爲〈宰輔拜罷錄〉。」其書乃范冲撰，《解題》已著錄。此書《玉海》卷第一百十九〈官制·官名〉「紹興《祖宗官制舊典》」條載：「《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紹興間監察御史何異撰。」則此書乃撰就於光宗紹熙（1190～1194）之時。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下編〈已佚而有輯本者〉、六〈職官類〉載：「《中興百官題名》五〇卷，宋何異撰。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孝宗時官右正言，奏疏多峻切，累遷工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致仕卒，年八十一，著有《月湖詩集》。事迹具《宋史》（卷四〇一）、《宋史新編》（卷一四八）、《南宋書》（卷四二）、《慶元黨禁》及《南宋館閣續錄》等書。按：《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此書，謂『首卷爲〈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板浙漕，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創，諸司間有不可考者，多闕之』。原本久佚，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錢大昕從《永樂大典》輯得《翰林學士》一卷；光緒丙申（二十二年，1896），繆荃孫又自《永樂大典》中鈔出〈中興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提轄官題名〉一卷及〈中興東宮官

寮題名》一卷，與錢氏所輯者合刊，目曰《宋中興百官題名》三卷，收於宣統二年（1910）繆氏所輯刊之《藕香零拾》叢書中。錢大昕〈跋翰林學士卷〉云：『《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永樂大典》者，曰翰林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鼓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而大昕祇錄翰林學士，餘未鈔出，今《永樂大典》已殘，無從再考，深為可惜。」劉氏所考甚翔實，足資參考。

齊齋臺諫論二卷

《齊齋臺諫論》二卷，尚書雲川倪思正父撰。嘉定初更化，矯韓氏用事之弊，於是為〈論〉三篇，言為之鷹犬者，罪在臺諫。已而其弊自若也，則又為〈續論〉六篇，言其情狀益精詳。凡為臺諫之所以得、所以失者，至矣，盡矣。

廣校案：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五十七有傳。此書曰《齊齋臺諫論》，〈倪傳〉記思於光宗朝，「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灤，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是倪號「齊齋」者，殆竊取「見賢思齊」之義耶？〈倪傳〉又載：「（思）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又曰：「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冑，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則此書之前三篇，殆撰於韓侂冑專擅之時；其後六篇，則撰於史彌遠任樞臣時也。

金國官制

《金國官制》，虜雍偽大定年所頒。竊取唐及本朝舊制，以文其腥膻之俗，馬非馬，驢非驢，龜茲王所謂羸者耶？廣棧案：此條據《文獻通考》補入，盧校本司。

廣棧案：《金史》卷六〈本紀〉第六〈世宗〉上載：「世宗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諱雍，本諱烏祿，太祖孫，睿宗子也。」是《解題》所謂「虜雍」者，即指金世宗。大定，世宗年號，凡二十九年。楊家駱《新補金史藝文志》卷二〈史部·政書類·職官之屬〉著錄：「《金國官制》一卷，無撰人。見焦竑《國史經籍志》。《宋史·藝文志》作《金國明昌官制新格》一卷，云不知何人撰。按龔、孫《目》皆有。」考「明昌」乃金章宗年號。章宗，世宗孫也。故《解題》此書與《金國明昌官制新格》，顯非同屬一書，家駱誤。

禮注類第十

獨斷二卷

《獨斷》二卷，漢議郎陳留蔡邕伯喈撰。記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刻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略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存之。

廣校案：《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漢蔡邕《獨斷》」條載：「〈蔡邕傳〉：著『《獨斷》、《勸學》。』《書目》：『二卷，采前古及漢以來典章、制度、品式、稱謂，考證辨釋，凡數百事，其書間有顛錯。嘉祐中，余擇中更爲次序，釋以己說，故別本題《新定獨斷》。』〈光武紀〉注引之。』是《玉海》所引《中興館閣書目》所述，與《解題》之說足相發明。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八〈子部〉二十八〈雜家類〉二亦著錄，云：「《獨斷》二卷，通行本。漢蔡邕撰。王應麟《玉海》謂：『是書間有顛錯，嘉祐中，余擇中更爲次序，釋以己說。故別本題《新定獨斷》。』擇中之本今不傳。然今書中序歷代帝系，末云：『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三百一十年。』壬子爲靈帝建寧五年。而靈帝世系未行小註乃有二十二年之事，又有獻帝之諡，則決非邕之本文，蓋後人亦有所竄亂也。是書於禮制多信《禮記》，不從《周官》。若五等封爵，全與〈大司徒〉異。而各條解義，與鄭元《禮註》合者甚多。其釋『大祝』一條，與康成『大祝註』字句全符。則其所根據，當同出一書。又《續漢書·輿服志》：『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是書則謂：『廣七寸，前出四寸。』其詞小異。劉昭《輿服志註》引《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則作『三公九，諸侯、卿七。』建華冠註引《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纓鹿。』今本並無此文。又《初學記》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與今本亦全異。此或諸家援引偶訛，或今本傳寫脫誤，均未可知。然全書條理統貫，雖小有參錯，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證家之淵藪也。』是此書之通行本，與古籍所引《獨斷》，文字每有訛脫異同。此書直齋所見者有舒、台二郡刻本。今檢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五〈子部·雜家類〉一著錄：「《獨斷》二卷，宋刊本。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右蔡氏《獨斷》一編，古之制度文，爲類於此乎？考錄

本多舛，今稍是正，而刻之舒頌。淳熙庚子六月初吉，江都李宗孟書。』是此書舒郡刻本，晚清時猶在，陸心源皕宋樓得以收藏。舒郡本蓋刻於孝宗淳熙七年庚子（1180）也。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卷六十下〈列傳〉第五十下有傳。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注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旨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晙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可改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之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略采摭著于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諂諛諱惡，鄙陋亡稽，卒不能正也。館臣案：《唐書·藝文志》「《開元禮》乃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輯，蕭嵩總之。不著徐堅姓氏。」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通事舍人王晙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晙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脩《貞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輯，蕭嵩總之。」《四庫》館臣案實據此。考《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唐《開元禮》」條載：「〈志〉：『玄宗開元十年，以司業韋縉為禮儀使，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晙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附唐制度。詔付集賢院議。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不可改。唐《貞觀》、《顯慶禮》，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通鑑》正月奏。乃詔集賢學士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蕭嵩代說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書目》同。是為大唐《開元禮》。《通鑑》十年九月乙未，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通典》同。由是五禮之文始備。二十年九月頒行之。』中書令嵩賜綢緞百，餘各百。《六典》禮部，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六。《通典》云百五十有六。古禮其儀五十有五，〈國恤〉至〈拜掃〉。賓禮其儀有六，〈蕃國朝〉至〈燕蕃使〉。軍禮其儀二十有六，〈親征〉至〈饗〉。嘉禮其儀五十，〈皇帝加玄服〉至〈賓敵〉。凶禮其儀十有八，〈振荒〉至〈王公禮制

通議》、《新五禮》，開元二十年修，凡一百五十卷太常博士新五禮儀式。《會要》：『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求寫《唐禮》，許之。』貞元二年六月敕《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九年五月敕：『問大義百條，試策三道。』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私廟並準《開元禮》及《曲臺禮》為定制。』《藝文志》：『《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輯，蕭嵩總之。』《八名與禮志》詳略不同。則與《解題》所述，足相發明。《玉海》所謂「《志》」，乃指《新唐書·禮樂志》。蕭嵩，《舊唐書》卷九十九《列傳》第四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一《列傳》第二十六有傳。王仲丘，其《傳》則見《新唐書》卷二百《列傳》第一百二十五《儒學》下。此書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有清孔氏嶽雪樓鈔本，書首有嵩《序》一篇，云：「三代以下，言治者莫盛於唐，故其議禮有足稽者。始太宗文皇帝，以濬哲之姿，躬致上治。顧視隋禮不足盡用，乃詔房玄齡、魏徵與禮官學士增修五禮，成書百卷，總一百三十篇，所謂《貞觀禮》是也。高宗纂成之後，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以三十卷益之。然義府輩務為傳會，至雜以今式，議者非焉，所謂《顯慶禮》是也。二書不同，蓋嘗並用，春官充位，莫之或正。開元皇帝綏萬邦，撫重熙，於是學士張說奏言：『儀注矛盾，盍有以折衷之。』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載加撰選，繼以蕭嵩、王邱仲等，歷數年乃就，號曰《大唐開元禮》，吉凶軍賓嘉至是備矣。書必有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禮書一代之典也，其可闕耶？謹為《序》曰：『夫為國必以禮，禮以時為大。商之去夏未久也，其損益已可知矣，況乎自秦迄漢，典籍殘缺，所可見者二戴之《記》、《周官》之書，其綱則備其紀則略。二戴之《記》雜出於漢儒，或繁密難遵，或抵牾莫辨，此泯泯紛紛，所以無敢輕議也。雖然，大輅沒而椎輪不可以復用，宮室備而茅茨不可以復拘。若明堂以致嚴父之孝，孝致矣，則汶上之圖，不必盡命於黃帝；圓丘以竭事天之誠，誠竭矣，則澤中之祀，不必盡合於成周。蓋古今之不同，文質之適變，雖先王未之有者，可以義起，奈何區區殘編斷簡，泥古而窒，今使我朝盛典不傳於後世耶？唐受命奄有方夏，吉禮以祀神祇，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不得已而施之軍禮、凶禮者甚眾也。朝廷之所用，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論，則內外無所適從；非不刊之書，則子孫無所取法。今自貞觀而至顯慶，閱歲未久，二禮之不同，固未害損益之義也。然既出義府傳會，則非所謂一定之論；猥雜有司令式，則非所謂不刊之書。惟開元皇帝勵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擇儒臣，釐正鉅典，唯堅等辨博通貫，體上之意，故

能不泥不肆，克輯成書，因時肇興。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臣之訟，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不必綿野外之儀，即是書而可行，萬世守之，毋敢失墜，不其休哉？書凡百五十卷，各以類從，讀者如按圖而知四方，此不具載，姑序作書之旨云。謹序。」觀此〈序〉中云：「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載加撰選。」又云：「唯堅等辨博通貫，體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輯成書。」是則徐堅實參與其事，〈新唐志〉漏載其名耳。《四庫》館臣未考此〈序〉，以非爲是，所下案語，無益於治《解題》者。

開元禮百問二卷

《開元禮百問》二卷，不著名氏。館臣案，〈唐志〉亦稱蕭嵩撰。以古今異制，設爲問答，凡百條。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三：〈儀注類〉著錄：「蕭嵩《開元禮義鏡》一百卷、《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開元禮類釋》二十卷、《開元禮百問》二卷。」是館臣所案不誤。《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唐《開元禮》」條載：「蕭嵩《開元禮儀鏡》一百卷，《書目》上第一至第五卷，又有《義鏡略》十卷。《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類釋》二十卷、《國史志》、《類釋》十一卷。《百問》二卷。《書目》凡百篇，分上、下兩卷。」是《玉海》所據《中興館閣書目》，亦謂此書爲嵩撰。然《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開元禮儀鏡略》十卷、《開元禮百問》二卷、《開元禮教林》一卷、《開元禮類釋》十二卷，並不知作者。」則與《解題》同。疑此書應依〈新唐志〉及《中興館閣書目》作蕭嵩撰爲是。

大唐郊祀錄十卷

《大唐郊祀錄》十卷，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三：〈儀注類〉著錄：「王涇《大唐郊祀錄》十卷。貞元九年上，時爲太常禮院修撰。」是此書乃唐德宗貞元九年癸酉（793）所上也。《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王經《大唐郊祀錄》十卷。」〈宋志〉姓名作王經，誤。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九〈史部·政書類〉著錄：「《大唐郊祀

錄》十卷，抄本。從錢唐何氏藏本傳錄。唐朝散郎、前行河南府密縣尉、太常禮院修撰臣王涇上。卷一至三曰凡例，卷四至七曰祀禮，卷八曰祭祀，卷九、卷十曰饗禮。凡例者，如辨神位，視牲器，卜日、齋戒、玉帛、牲牢、奠獻、祈禱、祭服、雅樂、雜例之類是也。祀禮者，如冬至祈穀、雩祀明堂、朝日夕月、風師雨師、靈星五龍，及五方感生帝、九宮貴神之類是也。祭祀者，如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之類是也。饗禮者，如薦獻太清宮、元元皇帝宮、薦獻太廟、德明皇帝等廟。天寶三載，追尊皋陶爲德明皇帝，及先農、先蠶、文宣王、武成王、先代帝王之類是也。稽歷代郊祀之制，述有唐沿革之由，中如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升風師雨師爲中祀，及嶽鎮海瀆之封爵，風雨雷師之樂章，俱《開元禮》所未及載者。一朝典制藉此可補其闕。注中所引《三禮義宗》，多有他書所未見者，亦足以資考核。有志於經史之學者，宜亦共知寶貴哉！〈表〉云：『神位升降，寫而爲圖。』今其圖已佚，無可考矣。《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俱著錄。」所考較《解題》爲翔瞻。涇，兩《唐書》無傳，其〈大唐郊祀錄序〉，見《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一，曰：「朝散郎、前行河南府密縣尉、太常禮院修撰臣涇言：『臣聞在昔聖王之御宇也，仰則觀天以知變，俯則考地以取象，因順變之道，作爲禮樂，化成人文，以光天下者，莫大乎郊祀，著之方策，豈微臣詎所能盡。臣聞禮有志誠，非玉帛無以見乎外；樂有志節，非鐘磬無以達乎中。故自五帝殊時，三王異禮，莫不因之沿革，觀損益焉。伏惟皇帝陛下，承天景命，列聖重光，法唐堯無爲而化，致大禹絛冕之美，明德超於千古，至誠通於百靈，玉帛牲縣，大備前典。微臣謬參綿絕，久歷歲時，每仰絲綸，輒書故實。謹集歷代郊廟享祀之要，及聖朝因革沿襲之由，倫比其文，各標篇目，裁爲《大唐郊祀錄》十卷。其中義有同異，皆隨文注釋，神位升降，並寫而爲圖，祝史陳告之詞，工歌〈大雅〉之什，亦俱編於次，謹詣光順門隨表封進，伏望頒諸東觀，庶有補於將來。上表陛下致敬之原，下伸微臣蟻術之望，無任屏營懇款之至。』」讀此〈序〉，可悉涇撰書之旨。

禮閣新儀三十卷

《禮閣新儀》三十卷，唐太常修撰京兆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爲〈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誤。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韋公肅《禮閣新儀》三十卷。元和人。」著錄卷數與《解題》不同。《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唐《禮閣新儀》」條云：「〈志〉：『元和十一年，祕書郎韋公肅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崇文目》二十卷，〈藝文志〉三十卷。曾鞏〈序〉曰：『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集賢院書三十篇，以〈目錄〉考次序，則篇次亦亂，因定著從〈目錄〉，而三十篇復完。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其用在於視聽言動之間。』《中興書目》：『公肅取開元以後，至元和十年沿革，損益爲此書，凡十五門，每門又別其條目，爲三十卷。一卷爲〈目錄〉，止二十九卷。今卷存而書不全。』〈韋公肅傳〉：『元和初，憲宗將耕籍，詔公肅草具儀典。』所記足與《解題》相參證。《中興館閣書目》謂「今卷存而書不全」，《解題》謂「今本不爾」，則直齋所得者，猶是完本也。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修撰。《新唐書》卷二百〈列傳〉第一百二十五〈儒學〉下有傳。

續曲臺禮三十卷

《續曲臺禮》三十卷，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館臣案：《宋史·藝文志》注云，「本作崔靈恩。」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昏姻、喪祭之禮，並〈目錄〉爲三十卷，通前爲六十一卷。案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全廣校案：盧校注，「應爲『前』，館訛『全』」。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彥威仕爲尚書節度使。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王彥威《元和曲臺禮》三十卷，又《續曲臺禮》三十卷。」《解題》所述，與〈新唐志〉同。《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王彥威 本作崔靈恩。《續曲臺禮》三十卷。」館臣所案殆據此。《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唐《曲臺新禮》、《續曲臺禮》」條載：「〈禮志〉：『元和十三年八月，太常博士王彥威《會要》云，「禮院檢討官。」集開元二十一年以後，至元和十三年正月《五禮裁制敕格》，爲《曲臺新禮》三十卷，上之。又采元和以來至長慶典禮故事不同者，益以王公、士民昏、祭之禮，爲《續曲臺禮》

三十卷。〈志〉、《會要》、《崇文日》卷同。〈藝文志〉：『王彥威《元和曲臺禮》三十卷，又《續曲臺禮》三十卷。』〈傳〉：『彥威爲檢討官，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詔拜博士。』《會要》：『彥威疏曰：「自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迄聖朝垂九十餘年，法通沿革，禮有廢興。每有禮儀大事，命禮官博士約舊損益，修撰儀注，以合時變。臣今所集錄開元以後至元和十三年奏定儀制，不惟與古禮有異，與《開元儀禮》已自不同矣。禮科者，名數之總，與儀注相扶而行，闕一不可。今備禮科之單複，欲使開卷盡在，按文易徵。其他五禮儀式，或舊儀不載，而與新創不同者，次第編錄。曲臺，實理之藏，故名曰《元和曲臺新禮》，並〈目錄〉成三十卷。』大順元年，舊章散失，禮院用王彥威《曲臺禮》，欲禘別廟太后於太廟，博士殷盈孫非之。《書目》：『《續曲臺禮》，共〈目錄〉成三十卷。先約舊章，始從變禮，以商榷沿革，新說舊規貫於首篇，詳爲注釋，嗣續前事。』《玉海》所記，足與《解題》相發明。惟《玉海》所引《中興館閣書目》謂此書「共〈目錄〉成三十卷」，而《解題》則謂：「案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則直齋所得恐非完書也。彥威，《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列傳〉第一百七、《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四〈列傳〉第八十九有傳。《新唐書》本傳載：「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與《解題》所記合。

開元通禮二百卷

《開元通禮》二百卷，御史中丞洛陽劉溫叟永齡等撰。開寶四年五月，命溫叟及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黃中、和峴、陳諤，以《開元禮》重加損益，以成此書。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二〈禮類〉著錄：『《開寶通禮》二百卷。右皇朝劉溫叟等撰。開寶中，詔溫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黃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禮》爲之，附益以國朝新制。』與《解題》所述，大體相同。惟《解題》著錄書名有誤，此書應作「《開寶通禮》」爲合。《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開寶通禮》」條載：「開寶四年五月，命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扈蒙，詹事楊昭儉，補闕賈黃中，司勳郎和峴，中舍陳鄂，以本朝沿革制度，損益《開元禮》爲之。劉溫叟卒，

又以前知制誥張唐參其事。其年六月丙子書成，上之。凡二百卷，〈目錄〉二卷。號曰《開寶通禮》，藏於書府。《長編》云：『四年三月丙子，命修書，一年乃成。《實錄》、《本紀》悉誤。』所記較《解題》為翔實。溫叟字永齡，河南洛陽人。《宋史》卷二百六十二〈列傳〉第二十一有傳。其〈傳〉謂溫叟「宋初，改刑部。建隆九年，拜御史中丞」。惟建隆僅二年，疑「九年」乃「三年」之誤。《宋史》卷一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亦作「劉溫叟《開寶通禮》二百卷」，可證《解題》作「《開元通禮》」之誤。此或《解題》本不誤，而館臣所據《永樂大典》有誤也。

太常新禮四十卷

《太常新禮》四十卷，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請擇官參定。」至慶曆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裒其異者，列之為一百二十篇。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

廣校案：《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景祐《太常新禮》」條載：「景祐四年三月庚子，同知太常禮院吳育言：『今禮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而類例不一，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之。至慶曆四年正月辛卯，提舉賈昌朝，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上之，為《太常新禮》四十卷、《慶曆祀儀》六十三卷，賜器帛。《書目》云：『凡一百二十篇，上慶曆二年。』〈志〉云：『漏略，短於采獲。』」所記與《解題》同。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宋史》卷二百八十五〈列傳〉第四十四有傳。

天聖鹵簿圖記十卷

《天聖鹵簿圖記》十卷，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畫，號「繡衣鹵簿」。真宗時，王欽若為《記》二卷，闕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元、孫奭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者，名同飾異，亦別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援證，詳洽可稽。

廣校案：《玉海》卷第八十〈車服·鹵簿〉「《天聖新修鹵簿記》、《景德鹵簿圖記》」條載：「景德二年郊祀，王欽若上《記》三卷，頗疏略。天聖六年十一月癸卯，

翰林學士宋綬上《大聖鹵簿記》十卷，付祕閣。初，綬攝太僕卿，侍玉輅。上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因命撰《記》。〈序〉云：『再瞻大駕，郊見上帝。』景祐五年即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禮儀使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上《景祐南郊鹵簿圖記》十卷，詔褒諭。蓋因前書而增飾之，以親取初元冠篇，質正古義，傳以新制，圖繪注說，援據精詳。〈圖記序〉曰：『黃帝創軒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綬，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二五之際，所由來尚矣。秦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眾。自時厥後，損益可知。藝祖始議郊饗，即譏典文，扞衛既學，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繡，采綵相錯，煥乎一時。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丘仗衛，緘在祕府。本云「圖飾仗衛，寔在中祕。」景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皇上紹庭正統，粵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太簿，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太僕奉車承顧問，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盍象設而又文陳乎？」繇是著為《圖記》十篇。歲在戊寅，燔祀有期，敕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云云戊寅，景祐五年。十一月戊申享農靈宮，己酉享太廟，奉饗廟。庚戌祀園丘，改元寶元。」是《玉海》所記，足與《解題》相參證。惟《玉海》謂王欽若上《記》三卷，所引宋綬〈圖記序〉亦謂：「景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是《解題》作「三卷」實誤。《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二〈儀注類〉著錄：「宋綬《大聖鹵簿記》十卷。」其「記」字上脫「圖」字。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列傳〉第五十有傳。其〈傳〉曰：「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與《玉海》所記同。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創以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饗之禮。皇祐二年二月，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閣王洙言：「國家每歲大饗，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即路寢也，九月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為《記》，館臣案，《宋史》作高若訥，庠本作「君納」誤。今改正。上親製序文。已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為《紀要》。首載聖訓，欲以大慶為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廣棧案：《玉海》卷第九十六〈郊祀·明堂〉「皇祐《大饗明堂記》、〈序〉、〈紀要〉」條載：「皇祐二年二月十八日乙亥，上謂輔臣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冬至日，當親祀圓丘，欲以季秋有事於明堂，行饗帝、饗親之禮，以極孝恭。然前代諸儒議論皆異，將安適從？』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享明堂。文彥博等奏曰：『臣等檢討舊典，昊天上帝，一歲四祭，皆於南郊，以公卿攝事。惟至日圓丘，率二歲一親祠。開寶中，藝祖幸西京，以四月庚子有事於南郊，行大雩禮。淳化四年、至道二年，太宗皆以正月上辛，躬行祈穀之祀，悉如南郊之祀。唯季秋大享，缺而未舉。真宗祥符初，以元符昭降，議行此禮。以魯國諸生，東土耆老，僊望升平，只有事於岱宗，故未遑合宮之事，將上帝祖宗之意，以俟陛下。』上曰：『明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路寢，今人慶殿是已。況明道之初，嘗合祀天地於此，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其以大慶殿爲明堂，分五室於內。』三月一日戊子朔，御札曰：『事天事地，邦國之善經；享帝享親，聖王之盛節。緬稽先憲，祇事穹祇，祈穀於春，祭雩以夏。迨升禋於景至，嘗親展於國容。惟明堂，布政之方；尊嚴父，配天之禮，雖崇精享，未即躬行，言念及茲，心焉載惕。今將消季秋之吉日，舉宗祀之上儀。躬接神明，奉將牲幣。庶幾繼孝，豈敢憚勤。朕取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辛亥，有事於明堂；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輟罷，恩賞依南郊例。』至日，御宣德門行禮；己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戊戌，詔群臣毋得請上尊號。上時宰相文彥博爲大禮使，宋庠爲禮儀使，王貽永爲儀仗使，龐籍爲鹵簿使，高若訥爲橋道頓遞使。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齊戒亡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丁司天擇日，得辛亥吉。己亥，詔乘輿服御，務裁簡。丙辰，判太常禮儀事。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四月丁巳朔，禮院言：『《周禮》「夏世室」，鄭玄云：「堂上有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北，火東南，金西南，水西北，土中央。」崔靈恩亦如之。請如崔、鄭之說，設五室於人慶殿。又舊禮：「五帝位爲縵室。」今旁唯上幕，宜用青繒朱裡，四戶八牖，赤綴戶，白綴牖，宜飾以朱白繒。』從之。乙丑手詔：『祖宗親郊，即遍祭天地。太祖雩祀，太宗、真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祖宗並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上祭昊天，五帝當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比年稼穡不登，移郊爲大饗，亦爲民祈福，宜合祭天地，並侑三聖，百神從祀，以昭孝息，民亦虞典，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之義。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圓丘從祀。』因謂彥博等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聖之成法，朕甚不取。』

彥博曰：『惟聖明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翌日，奏五帝神州，命官分獻。上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三龕者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壇內外者列於堂東西廡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先繪圖以聞。』及祀之日，上下有序，皆上裁定。壬申，詔輔臣禮官相視，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五月丁亥朔，奏太室中北，天地在左，皆南面三聖，位在東西；面五帝，各從本室。神州、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五官勾芒以下，設於廷中。五緯十二次以下七十二位，設於東西夾廡。二十八舍以下一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東西黃道外。大官以下四百九十六位，設於東西廡。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五月七日，禮院請下司天監繪圖以進。六月己巳，鹵簿使言用法駕鹵簿，減大駕三分之一。兵部無字圖，詔禮官定圖。七月戊子，出御製樂曲。八月乙卯朔，罷前夕警場。辛未上《鹵簿字圖》。法駕用萬一千八百八。九月丁亥，三日。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宮垂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偏作之。上服韡袍。五日，詔乘新玉輅。丙申，一日。詔杜衍、任布陪祠。皆力辭不至，賜衣帶器幣。庚子，《會要》二十一：乙巳。太常禮院言：『大慶殿榜當以黑繪金書「明堂」二字，門榜以朱繪墨書「明堂之門」四字。』上曰：『朕皆親書。』二字金篆，四字飛白，書於禁中。韡袍書二榜，自晝至夜而畢。宣示群臣。一本云，乙子書二榜，禮畢，詔表飾訓軸，藏於正寺。又摹寫為副本，收三府及近侍，中外榮之。五使請各以銜名書一軸之後，許之。戊申，齋於文德殿閣。輔臣、宗室夕於齋次，百官致齋朝堂。先是積雨彌旬，上虔禱，方午而霽。至夜，月星明概。己酉，上服通天絳紗，具法駕，乘玉輅，薦享景靈宮。禮畢，謁太廟。庚戌裸獻，七室質明，還文德齋次。辛亥，二十七日。未明三刻，服韡袍，乘小輦至大次。侍中奏嚴辦衰冕，執圭，禮儀使、太常卿奉導入明堂中門，至版位，樂舞作，自大階升詣天地，一祖二宗，坐奠玉幣，每詣神坐。行禮畢，鞠躬卻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質明禮畢，還大次解嚴，改服乘輦，御紫宸殿，百僚稱賀。常服御宣德樓肆赦，鈞容樂奉引宣制畢，復賀召從臣升樓閣，諸軍馬隊悉五行罷。下詔上絕請託，曰：『成湯以六事責躬，女謁苞苴之先戒。管氏以四維正國，禮義廉恥之具張。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中書密院執奏，不得施行。臣庶有結託貴近者，御史諫官覺察論奏。於是中外咸悚。初，失宰請因大祀後，絕內降橫恩，以新聖政。乃別為手詔，與敕書同下。彥博六人各進詩，兩禁、館閣及中外之臣上詩賦頌，凡奏御者三十有八，詔褒答。十月癸酉，七日。以大饗慶成，謁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酌獻。又詣啓聖院、永

隆殿、慈孝寺、彰德殿、萬壽觀。翌日，謁會靈祥源觀，賜從官食。初，上將宗祀，命罷秋宴。十三日，丙寅。賜飲福宴於集英殿。上舉觴屬群臣畢，醞曰：『與卿等均受其福。』酒至九行，罷。乙亥，燕京畿父老百五十人於錫慶院。宋祁〈明堂頌序〉曰：『作聲歌塲，圭邸帳幣，無文夜饗，不嚴以竭。恭致誠頌曰：二十九載，惟秋九月，適即大慶，度筵度室。寶字題顏，震照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吉日辛亥，進祀於堂。衣畫袞龍，環珞瑋瑋。六帝二祇，三后侑旁。前祀二日，區霧如閉。皇帝既齊，一夕而霽。天清地宴，夜星騰晰。皇帝小心，恭與虔并。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於次，須樂之成。器必全玉，牢不愛牲。制爲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厥誠。』二年十月辛未，五日。詔宰臣彥博、庠，參攷若納，史官王洙，纂集其事，爲記注。二年二月甲申，彥博等請上製〈序〉冠篇，從之。丙戌，五日。彥博等上《大饗明堂記》三十卷，《目》一卷。〈表〉云：『禁中論述，方仇《曲臺》之編。聖世典容，遂後《工都》之集。』又言：『《明堂記》起三月戊子下詔，迄季秋辛亥禮成。廣記備言，垂萬世法。然簡牘頗繁，慮煩乙覽，因纂成《大饗明堂紀要》以聞。』二卷。《書目》：『彥博以親被詔論者，纂成《紀要》，凡正《記》已具者才書。』庚寅，內出御製〈序〉賜彥博，令崇文院鏤板賜近臣。彥博言：『先帝東薦岱牒，右鑒汾琮，祀譙苦之，密都策天，祖之徽稱，並存注記。』《玉海》記仁宗皇祐二年躬行大饗之禮甚翔實，足供讀《解題》者參證。文彥博字寬大，汾州介休人。《宋史》卷一百一十三〈列傳〉第七十二有傳。

元豐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

《元豐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崇文院校書楊完撰。初，元豐元年，詔以郊廟奉祀禮文訛舛，就太常寺置局，命陳襄、李清臣、王存、黃履等詳定，完及何洵直、孫諤檢討。其後，本局乞令原檢討官楊完編類上進，至五年四月書成，奏御。

廣校案：《宋史》卷十五〈本紀〉第十五〈神宗〉二載：「元豐元年春正月……戊午，命詳定郊廟禮儀。」同書卷一百〈志〉第五十三〈禮〉三〈北郊〉載：「神宗元豐元年二月，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者，祀天於地上之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其牲幣、禮樂亦皆不同，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之以其類也。由漢以來，乃有夫婦共牢合祭天地之說，殆非所謂求神以類之意。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祇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遂詔詳定更改

以聞。於是陳襄、王存、李清臣、張洎、黃履、陸佃、何洵直、楊完等議，或以當郊之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遍。或於圓丘之旁，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改用十月；或欲親郊圓丘之歲，夏至日遣上公攝事於方丘，議久未決。」又《玉海》卷第九十七〈郊祀〉「元豐薦饗儀」條載：「自元豐元年，命樞密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薦饗之儀粲然一新。」上述所引，均足與《解題》相參證。楊完，《宋史》無傳。《宋會要輯稿》第一百十六冊〈選舉〉二四之一載：「（神宗熙寧）三年置主簿，二月七日以著作佐郎楊完為主簿，編條例等任使，從吏部通流內銓所請也。」同書第七十五冊〈職官〉二八之八載：「（熙寧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國子監言：『新制增廣生員，其有管勾官亦藉其材幹，請以著作佐郎楊完爲監丞、馬瑋爲主簿。』從之。」是知楊完於熙寧時曾先後出任著作佐郎、主簿、監丞之職；至元豐時始任檢討官、崇文院校書也。

閣門儀制十二卷

《閣門儀制》十二卷，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李淑《閣門儀制》十二卷。」與《解題》同。淑字獻臣，除兼龍圖閣學士，《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列傳〉第五十附其父〈李若谷〉。史載淑「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鑑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其中即有此書。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議禮局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強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廣校案：《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政和五禮新儀》」條載：「《書目》：『二百四十卷，鄭居中等撰二百二十卷，〈御製序〉一卷，〈御筆指揮〉九卷，〈御製冠禮〉十卷，合二百四十卷。又《目錄》六卷在外。』政和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壬午頒行《五禮新儀》。先是，大觀元年正月朔，詔講求典禮。十三日，尚書省置議禮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御製《冠禮沿革》十一卷，付議禮局，

餘五禮，令視此編次。四年二月九日戊寅，修成《大觀新編禮書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祭服圖》一冊，詔行之。政和元年三月六日，續編成賓、軍等四禮，四百九十七卷，詔頒行。於是鄭居中等奏編成《政和五禮新儀》並〈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二年三月癸亥朔，〈御製序〉曰：『循古之意而勿泥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牽於今。』議禮局請刻石太常寺。七月己亥，詔比哀集二代鼎、彝、簠、簋、盤、匱、爵、豆之類五百餘器，載於圖，詔有司改造祭器，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以成一代之典。六年閏正月，太府丞王鼎言：『《新儀》藏在有司，民未通曉，望依新樂頒行，令州縣召禮生肄業，使之推行民間，並以《新儀》從事。』二十五日從之。」《宋史》卷一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鄭居中、白時中、慕容彥達、強淵明等撰。」均足與《解題》相參證。惟〈宋志〉作「慕容彥達」，則誤。《宋史翼》卷二十七〈列傳〉第二十七〈文苑〉二有〈慕容彥達〉，謂彥達字叔過，除刑部尚書，與《解題》同。此書《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卷二上〈史〉著錄：「《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六卷。首卷冠以『御製』，題『政和心元二月一日』，不知『心元』何謂？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其二百二十卷乃鄭居中等所編，政和二年四月廿九日進呈者也。〈筭子〉云：『悉夏訓指，靡所建明。』殆有微意歟？《目錄》六卷，《文獻通考》謂五卷者，誤。」證以《玉海》所引《中興館閣書目》，是《解題》著錄作「《目錄》五卷」，疑亦誤；否則，直齋所得之《目錄》，恐闕一卷也。此書今闕二十卷，另有三卷亦佚其大半。《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二〈史部〉三十八〈政書類〉三著錄：「《政和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等奉敕撰。徽宗御製〈序〉文，題『政和新元三月一日』，蓋政和改元之年。錢曾《讀書敏求記》誤以『新元』爲『心元』，遂以爲不知何解，謬也。前列局官隨時酌議科條，及逐事〈御筆指揮〉。次列〈御製冠禮〉，蓋當時頒此十卷爲格式，故以冠諸篇。次爲〈目錄〉六卷。次爲〈序例〉二十四卷，禮之綱也。次爲〈吉禮〉一百一十一卷，次爲〈賓禮〉三十一卷，次爲〈軍禮〉八卷，次爲〈嘉禮〉四十二卷。升婚儀於冠儀前，徽宗所定也。次爲〈凶禮〉十四卷，惟官民之制特詳焉。是書頗爲朱子所不取。自《中興禮書》既出，遂格不行，故流傳絕少。今本第七十四卷，第八十八卷至九十卷，第一百八卷至一百十二卷，第一百二十八卷至一百三十七卷，第二百卷，皆有錄無書。第七十五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亦佚其中。然北宋一代典章，如《開寶禮》、《太常因革禮》、《禮閣新儀》，今俱不傳。《中興禮書》散見《水

樂大典》中，亦無完本。惟是書僅存，亦論掌故者所宜參考矣，是則此書雖存，已非完本矣。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列傳〉第一百一十有傳。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為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為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為誰也。

廣校案：《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政和五禮新儀》」條載：「范寅賓《新儀撮要》十五卷。」是此書全名似應作《政和五禮新儀撮要》，撰人為范寅賓。《解題》脫「新儀」二字，又疑撰者為范正國或范寅秩，均誤。范寅賓，《宋史》無傳。《南宋館閣錄》卷八〈官聯〉「正字」載：「范寅賓，字元觀，淮安人。張九成榜進士及第，治詩賦。紹興四年二月除。九月通判潭州。」《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七冊〈選舉〉二之一四載：「紹興二年」五月六日，詔張九成係類試第一名，合陞一甲唱名；又係第一甲第一名，可特轉一官，授左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同日詔正奏名進士范寅賓、楊愿、孫朝彥、張庭寔、嚴習己、王宣哲係有官人未曾推恩，各與轉一官，內選人循一資，仍占射差遣。」《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十八「范寅賓」條載：「紹興中，左通直郎通判潭州軍州事。」寅賓事迹可考知者如此。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紹熙中，南康黃灝商伯為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內，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廣校案：《解題》此條所云之《政和五禮》，即指《政和五禮新儀》一書；所云「即前十五卷書」，即指《政和五禮新儀撮要》十五卷。《玉海》卷第六十九〈禮儀·禮制〉下「《政和五禮新儀》」條載：「紹熙二年八月，黃灝請掇取冠昏喪祭儀，摹刻頒郡縣，奏可。」與《解題》同。紹熙，光宗年號。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列傳〉第一百八十九〈道學〉四有傳。其〈傳〉載：「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亦與《解題》同。

訓俗書一卷

《訓俗書》一卷，許洞洞夫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於末。謝絳希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洞，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許洞《訓俗書》一卷。」與此同。洞，《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列傳〉第二百〈文苑〉三附〈黃夷簡〉。其〈傳〉曰：「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疏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酣飲爲事。嘗從民坊貰酒，一日大暑，壁作〈酒歌〉數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韜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是洞著述亦富，惜其〈傳〉未載《訓俗書》。至洞第進士之年，《解題》謂在「淳化三年」、992，《宋史》本傳謂在「咸平三年」、1000，未知孰是？謝絳字希深，《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列傳〉第五十四有傳。王舉正字伯仲，《宋史》卷二百六十六〈列傳〉第二十五附〈王化基〉。二人所撰〈序〉、〈跋〉，均已散佚。

孟氏家祭禮一卷

《孟氏家祭禮》一卷，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詞〉、〈薦新〉、〈義例〉，凡四篇。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孟詵《家祭禮》一卷。」《崇文總目》卷二〈儀注類〉、錢東垣輯釋本。《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同。詵，《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方伎〉、《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一〈隱逸〉均有傳。《舊唐書》本傳載：「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敕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

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一。詵所居官，好勾剝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一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舊唐書》所載宦歷與《新唐書》同。是詵似未嘗任侍御史，所任者乃春官侍郎，召充侍讀。《解題》未知何據而云詵任侍御史。至《新唐書》謂詵撰《家祭禮》各一卷。其「各」字乃衍文。

徐氏家祭禮一卷

《徐氏家祭禮》一卷，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三〈儀注類〉、《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均著錄：「徐閏《家祭儀》一卷。」其撰人名與書名均略異於《解題》。李肇《唐國史補》卷之下「敘專門之學」條云：「大歷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刁彝、仲子陵、韋彤、裴莒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歷算則董和，名嫌。憲宗廟諱。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據是，則撰人作徐潤爲是。且知潤乃唐代宗大歷已後人。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八）〈儀注類〉載：「《家祭儀》一卷，唐徐閏撰。閏，字里未詳，官左金吾衛倉曹參軍。〈新唐志·儀注類〉著錄：『徐閏《家祭儀》一卷。』《通志·藝文略》著錄：『《家祭儀》一卷，云唐徐潤撰。』《直齋書錄解題》（卷六，〈禮注類〉著錄：『《徐氏家祭禮》一卷，陳氏曰：「唐左金吾衛倉曹參軍徐潤撰。」』按：閏，或作潤者誤。」是兆祐以撰人爲徐閏，不信《通志》及《解題》，而其結果乃以不誤爲誤也。

鄭氏祠享禮一卷

《鄭氏祠享禮》一卷，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三〈儀注類〉著錄：「鄭

正則《祠享儀》一卷。」《崇文總目》卷二〈儀注類〉、錢東垣輯釋本，《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同。其書名均與《解題》略異，實一書也。正則，兩《唐書》無傳。《新唐書》卷七十五上〈表〉第十五上〈宰相世系〉五上「南祖鄭氏」載：「正則，郢州刺史。」是正則之宦歷，不止任侍御史也。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唐涇縣尉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廣校案 盧校本作「傳」。正修定。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范傳式《寢堂時饗儀》一卷。」《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同。「傳正」應為「傳正」，盧校是。傳正，《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列傳〉第一百二十五下〈良吏〉下、《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二〈列傳〉第九十七均有傳。《舊唐書》本傳載：「范傳正字西老，南陽順陽人也。父倫，戶部員外郎，與郡人李華敦交友之契。傳正舉進士，又以博學宏辭及書判皆登甲科，授集賢殿校書郎、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自比部員外郎出為歙州刺史，轉湖州刺史，歷三郡，以政事修理聞。擢為宣歙觀察使，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里第過侈，薄之，因拜光祿卿。以風恙卒，贈左散騎常侍。傳正精悍有立，好占自飭。及為廉察，頗事奢侈，厚以財貨問遺權貴，視公蓄如私藏，幸而不至甚敗。褐衣時遊西邊，著《西陲要略》三卷。」所記宦歷與《解題》同，然未載其曾修定此書事。傳式，傳正昆弟，兩《唐書》無傳，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十七〈附考·進士科〉載：「范傳式、范傳規。柳宗元〈送范明府詩序〉，韓〈注〉：『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中第。』按：皆傳正昆弟。」是知傳式曾第進士。其為涇縣尉應在登第後。

賈氏家祭禮一卷

《賈氏家祭禮》一卷，唐武功縣尉賈瑱撰。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賈瑱《家薦儀》一卷。」《崇文總目》卷二〈儀注類〉著錄：「《家薦》一卷。原釋：闕。見天闕鈔本。陳詩庭云：『《唐志》有賈瑱《家薦儀》一卷。當即此書。』」

錢東垣輯釋本。《通志》卷六十四〈藝文略〉第二〈禮類〉第三〈儀注·家禮祭儀〉著錄：「《家薦儀》一卷，云唐賈頊撰。」《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賈頊《家薦儀》一卷。」是上述所引，其撰人或作賈頊，或作賈瑱，或作賈瑱，應作賈頊爲是。其書名或作《家薦儀》，或作《家薦》，應作《家薦儀》爲是。《解題》著錄作《賈氏家祭禮》一卷，乃同書而異名耳。頊，兩《唐書》無傳。

新定寢祀禮一卷

《新定寢祀禮》一卷，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有〈序〉，題太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序〉，意其是也。致雍，晉江人，及仕本朝。

廣校案：《中興館閣書目·史部·儀注類》著錄：「《寢祀儀》一卷。陳致雍撰。《書錄解題》。」趙士煒輯考本。《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陳致雍《寢祀儀》一卷。」是此書陳致雍撰。致雍，《宋史》無傳。劉昫《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八〈儀注類〉「《曲臺奏儀集》不著卷數，宋陳致雍撰」條載：「致雍，莆田人，初仕閩，爲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除博士。開寶中，除祕書監，致仕。撰有《閩王審知傳》、《朱梁南郊儀注》、《朱梁祭地祇陽陰儀注》、《五禮儀鏡》、《寢祀儀》、《州縣祭祀儀》、《晉安海物異名記》等。」是《中興館閣書目》謂此書「題太常博士陳致雍撰集」者，蓋以致雍仕閩爲太常卿，而入南唐除博士也。

孫氏仲享儀一卷

《孫氏仲享儀》一卷，明臣案《文獻通考》作「《祭享禮》」。廣校案：盧校注：「天子、諸侯祭用孟月，臣下用仲月。《通考》改爲《祭享禮》，非是。」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開寶時作此書。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孫氏仲享儀》一卷。孫日用。」《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孫日用《仲享儀》一卷。」與此同。衡諸盧文弨之校注，則《文獻通考》改書名作《祭享禮》者，實以未曉「天子、諸侯祭用孟月，臣下

用仲月」之義。日用，《宋史》無傳，餘事無可考。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杜衍《四時祭享儀》一卷。」與此同。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仁宗時爲宰相。《宋史》卷二百一十〈列傳〉第六十九有傳。《宋史》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覷；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斷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眞、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可知衍之風烈與爲人。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韓琦《參用古今家祭式》，無卷。」其書名與卷數雖略異，惟與《解題》著錄者當爲同一書。此書有〈序〉，見琦《韓魏公集》卷十一。其〈序〉曰：「自唐末至於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絕之典，無所不講。慶曆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琦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懇，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祕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惇《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閏《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二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琦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於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其疲老，敢不自立，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是此書撰成於神

宗熙寧二年庚戌十月十五日，其書全名固應作《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也。琦字稚丰，相州安陽人。其拜司徒兼侍中在神宗初立。《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有傳。

橫渠張氏祭禮一卷

《橫渠張氏祭禮》一卷，張載子厚撰。未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橫渠張氏祭禮》一卷，張載撰。」載字子厚，長安人。《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傳》第一百八十六《道學》一有傳。其《傳》謂：「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意其撰此書，大旨亦如此。呂大鈞字和叔，《宋史》卷三百四十《列傳》第九十九附其兄《呂大防》。其《傳》謂：「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關中化之。……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可知大鈞治禮及其坐言起行之一斑。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伊川程氏祭儀》一卷，程頤撰。」與此同。頤字正叔，《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傳》第一百八十六《道學》一有傳。其《傳》載：「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即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古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是知頤素重禮者。

呂氏家祭禮一卷

《呂氏家祭禮》一卷，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一《儀注類》著錄：「呂大防、大臨《家祭儀》一卷。」與此同。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宋史》卷三百四十《列傳》第九

十九有傳。大臨字與叔，學於程頤。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宋史》附〈呂大防〉。《宋史》大防本傳載：「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日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俊者絕之。』」是大防昆仲蓋深於禮者。

范氏家祭禮一卷

《范氏家祭禮》一卷，范祖禹淳甫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范祖禹《祭儀》一卷。」〈宋志〉所記，應與《解題》著錄者同屬一書。祖禹字淳甫，《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九十六附其叔祖〈范鎮〉。其〈傳〉載：「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是祖禹固深於禮者。

溫公書儀一卷

《溫公書儀》一卷，司馬光撰。前一卷爲表章、書啟式，餘則冠、昏、喪、祭之禮詳焉。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司馬光《書儀》八卷，又《涑水祭儀》一卷、《居家雜儀》一卷。」凡十卷。〈宋志〉著錄《書儀》作八卷，與《解題》不合。惟《解題》著錄作一卷，證以直齋所自記，則此書應不止一卷，疑〈宋志〉作八卷不誤。光字君實，陝州夏縣

人。《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有傳。《宋史》光本傳載：「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是光居家盡禮如此。

居家雜禮一卷

《居家雜禮》一卷，司馬光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司馬光《居家雜儀》一卷。」與此同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呂大鈞和叔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四〈儒家類〉著錄：「《呂氏鄉約儀》一卷，呂大鈞撰。」疑《宋志》之《鄉約儀》，即《鄉約》、《鄉儀》之合稱，應各自爲卷，〈宋志〉乃作一卷，顯誤。考《宋史》卷三百四十〈列傳〉第四十九〈呂大防〉載大防「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俊者絕之。』」此殆《鄉約》之佚文。據《解題》，則此《鄉約》應爲大鈞所撰。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八），〈儀注類〉載：「《藍田呂氏祭說》一卷，宋呂大鈞撰。……《直齋書錄解題》又著錄其所撰《呂氏鄉約》一卷及《鄉儀》一卷二書，知大鈞亦深於禮者也。」所言甚當。

高氏送終禮一卷

《高氏送終禮》一卷，禮部侍郎高閱抑崇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高閱《送終禮》一卷。」與此同。閱字抑崇，明州鄞縣人。高宗時除禮部侍郎。《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儒林〉三有傳。

四家禮範五卷

《四家禮範》五卷，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家，而建安劉珙

刻於金陵。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二〈儀注類〉著錄：「朱熹《四家禮範》五卷。」與此同，惟撰人闕張栻之名。此書所集者，殆即司馬光《溫公書儀》、《居家雜禮》，程頤《伊川程氏祭禮》，張載《橫渠張氏祭禮》與呂大防、呂大臨《呂氏家祭禮》、呂大鈞《呂氏鄉約》、《鄉義》也。劉珙字共父。《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列傳〉第一百四十五有傳。其〈傳〉曰：「（珙）除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言曰：『一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又曰：「珙精明果斷，居家孝，喪繼母卓氏，年已逾五十，盡哀致毀，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是珙既極守禮盡孝，則其刊刻此書殆有由也。珙〈傳〉又載：「（珙）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侂、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其言皆以未能爲國報雠恥爲恨。薨，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則珙與栻、熹相知固甚深也。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二〈儀注類〉著錄：「朱熹《二十家古今祭禮》二卷。」雖著錄之書名與卷數不同於《解題》，實同爲一書。《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八）〈儀注類〉載：「《二十家古今祭禮》二卷，宋朱熹撰。……按：此書《宋志》云二卷，陳《錄》作二十卷者，殆以一家爲一卷也。」余則頗疑《宋志》之二卷，實乃二十卷之訛脫，蓋以朱子所集，材料甚富贍，其書不應僅二卷也。此書卷數，應據《解題》爲是。

朱氏家禮一卷

《朱氏家禮》一卷，朱熹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朱熹《家禮》一卷。」與《解題》著錄者同爲一書。

十書類編三卷

《十書類編》三卷，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子〈弟子職〉、曹昭《女誡》、韓氏《家祭式》、司馬溫公《居家雜禮》、呂氏《鄉禮》、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修學門庭》、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爲禮，而禮居多，故附之於此。

廣校案：此書其他公私書日鮮見著錄。十書中，如韓氏、司馬氏、呂氏、范氏、高氏五書，《解題·儀注類》已著錄。《解題》卷十《子錄·雜家類》著錄：「《弟子職等五書》一卷，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爲一編。」此書與張時舉所編之書略同，應爲續補張書之作，未知亦時舉所編否？

廟儀一卷

《廟儀》廣校案：宣校本「儀」爲「議」。一卷，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爲太祖未正東鄉之位，乃袁董舜、王普、趙渙首議，館臣案《文獻通考》作「趙漢」。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

廣校案：此書已佚，惟猶考見其佚文。董舜，應作董葵，董道之子。《宋史翼》卷二十七〈列傳〉第二十七〈文苑〉二〈董道〉附子〈葵〉載：「子葵字令升。……紹興四年以趙鼎薦，擢吏部員外郎。奏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祚。即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則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論。是宜郊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上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皇帝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鴻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治正統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

爲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以爲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自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皇帝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害逆順大倫，姑未暇釐正。」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議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循舊。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袷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蓋未有功隆創業，爲一代之太祖，而列序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代而遷者也。是正闕違，以契天人之望，理固有待。陛下孝通神明，治法祖宗，光紹丕圖，中興聖緒。嗣服之初，郊見天地，寅奉太祖，以嚴配祀，載舉合宮之祭，仍修並配之儀，亶諧公願。茲者當省方駐驛之地，肇建太廟，以時享獻，用昭奉先之孝，帝王盛德，曷以加諸？然則辨廟祧之次，尊受命之祖，固當遠稽前代，上憲祖宗，以時釐正。況今告朔，時享薦新之禮既略舉矣，大袷之祀獨闕而未講，誠欲修嚴曠典，則東鄉之尊，謂宜先定。夫宗廟事體，至大至重，有輒擅議，罪萬死。然私竊懷此久矣，幸遇陛下隆寬逮下，不間疏賤，茲敢冒昧一言。倘或可採，乞從睿斷，舉而行之，天下幸甚。臣謹按太廟九室之制，始於唐之明皇，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爲昭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蔡京之議，祖襲唐制。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尊居東鄉，後世無有異論。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蓋皆以始封爲據。唐以景帝始封，故尊爲太祖。其後追崇獻祖，而列景帝於昭穆。禮官陳京抗論辨證，前後二十年，卒復其舊，識者是之。蓋以景帝始封於唐，事迹有類乎后稷。要之非始封之君，受命之祖，不得居東鄉。由三代歷漢、魏，以迄於唐，無異道也。我太祖皇帝開基雖與后稷異，而創業實同乎高帝，未聞漢以太公合食於袷，而居高帝之上也。今若正太祖東鄉之尊，稽古沿革，委合《禮經》，臣再考商、周之興，太廟世遠，而群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而下，太祖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制，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袷即廟而享焉。是以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得易陳

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歷代沿革具在，宜博采而擇取其當。」至王普字伯照，福建閩縣人。《宋史翼》卷二十一〈列傳〉第二十三〈儒林〉一有傳。其〈傳〉曰：「(普)尋轉太常寺丞。普復奏言：『宗廟之制，與禮不合。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謹案：《禮經》，太祖即廟之始祖，是廟號非謚號。惟我大宋嗣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臣謂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宜奉太祖主居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室，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爲禘主，無可疑者。如是則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先是起居舍人董弅嘗有是請，詔侍從、臺諫過防秋集議，及普疏入，乃趣禮官參詳。後二日，高宗謂右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鄉之位，普所言不可易也。』既而臣僚議有異同，卒不行。」趙渙，《宋史》、《宋史翼》均無傳，其所議無可考。惟《宋史》卷四百三十五〈列傳〉第一百九十四〈儒林〉五〈朱震〉載：「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大地于圓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是渙論行明堂之祭，與震異，惟渙必通於禮者。綜上所引董弅、王普之奏，則趙粹中撰進此書，其書名應作《廟議》，盧校是。《解題》作《廟儀》，「儀」字形近而誤也。粹中，《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趙粹中（1124～1187），字叔達，自密州徙居鄆。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孝宗銳意復北疆，以論兵事，一歲九遷，由秘書郎權起居郎，遷給事中，後除吏部侍郎。嘗上〈乞罷王安石父子從祀疏〉，及〈雪岳飛冤狀〉。又集司馬光、范鎮等奏議，正太祖東嚮之位，議不行。寧宗即位，卒如其議。後以待制知池州，郡政修舉，民立生祠祀之。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四。」是粹中乃高、孝宗年間人。考《宋史》卷三十四〈本紀〉三十四〈孝宗〉二載：「（淳熙元年）六月丙辰朔，詔禮官討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嚮位。」時粹中除吏部侍郎，「乃裒董弅、王普、趙渙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俾孝宗參考。

至此書撰進之年，依《宋史·孝宗本紀》應為淳熙元年，《解題》謂「時淳熙中也」，殊嫌太後，未恰當。

奉常雜錄一卷、樂章一卷

《奉常雜錄》一卷、《樂章》一卷，無名氏。雜錄禮寺牲牢、樂舞、祝辭。其《樂章》，則祠祭見行用者。

廣校案：此書已佚，南宋後公私書目多未著錄。考奉常即太常。《宋史》卷一百六十四〈志〉第一百十七〈職官〉四「太常寺」條載：「太常寺：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協律郎、奉禮郎、太祝各一人。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少卿爲之貳，丞參領之。禮之名有五：曰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凶禮。皆掌其制度儀式。祭祀有大祠，有小祠。其犧牲、幣玉、酒醴、薦獻、器服各辨其等；掌樂律、樂舞、樂章，以定宮架、特架之制，祭祀享則分樂而序之。凡親祠及四孟月朝獻景靈宮，郊祀告享太廟，掌贊相禮儀升降之節。歲時朝拜陵寢，則視法式辨具以授祠官。凡祠事、差官、卜日、齋戒皆檢舉以聞。初，獻用執政官，則卿爲終獻；用卿，則少卿爲亞獻，博士爲終獻；闕則以次互攝。郊祀已，頒御札則撰儀以進。宮架、鼓吹、警場，率前期按閱即習。餘祀及朝會、宴享、上壽、封冊之儀物亦如之。若禮樂有所損益，及祀典、神祇、爵號與封襲、繼嗣之事當考定者，擬上於禮部。」又載：「分案九：曰禮儀，掌討論大慶典禮、神祠道釋、襲封定諡、檢舉忌辰。曰祠祭，掌大中小祠祀，差行事官並酒齊、幣帛、蠟燭、禮料。曰壇廟，掌行室壇、廟域、陵寢。曰大樂，掌大樂教習樂舞、鼓吹、警場。曰法物，掌給納朝、祭服。曰廩犧，掌歲中祠祭牲牢羊豕滌宰。曰太醫，掌臣僚陳乞醫人，補充太醫助教等。曰掌法，曰知雜，並掌本寺條制雜務。」又曰：「博士，掌講定五禮儀式，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凡於法應益者，考其行狀，撰定益文。有祠事，則監視儀物，掌凡贊導之事。主簿，掌稽考簿書。協律郎，掌律、呂以和陰陽之聲，正宮架、特架樂舞之位。大祭祀享宴用樂，則執麾以詔作止之節，舉麾、鼓祝而樂作；偃麾、戛敔而樂止。凡樂，掌其序事。奉禮郎，掌奉幣帛授初獻官，大禮則設親祠板位。太祝，掌讀冊辭，授搏黍以嘏告，飲福則進爵，酌酒受其虛爵。」據上所載，或可推知二書內容之一斑。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廣棧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儀注類〉著錄：「袁郊《二儀實錄衣服名義圖》一卷，又《服飾變古元錄》一卷。字之儀，滋子也。昭宗翰林學士。」是〈新唐志〉此書作一卷。《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儀注類〉著錄：「袁郊《服飾變古元錄》三卷。」袁郊，《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列傳〉第一百三十五下〈良吏〉下〈袁滋〉載：「子都，仕至翰林學士。」「都」乃「郊」字形近之誤。《新唐書》卷一百五十一〈列傳〉第七十六〈袁滋〉載：「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滋爲相在憲宗朝。又載：「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是郊有兄爲袁均。

古今服飾儀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題蜀人樊建。紹興癸酉序。


廣棧案：此書及撰人生平均無法多考。紹興癸酉爲紹興二十三年（1153），則樊建乃高宗時人。

時令類第十一

前史時令之書，皆入〈子部·農家類〉。今案諸書，上自國家典禮，下及里閭風俗悉載之，不專農事也。故《中興館閣書目》別為一類，列之〈史部〉，是矣。今從之。

廣棧案：《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其〈農家類〉著錄書籍凡九家、百一十四篇，其中並無時令之書，有之自《隋書·經籍志》始。〈隋志·農家類〉著錄書籍五部、十九卷，其《四人月令》一卷，固時令書也。其後《舊唐書·經籍志·農家類》亦著錄《四人月令》一卷。下逮《新唐書·藝文志》，其〈農家類〉所著錄者寔多，除崔寔《四民月令》一卷外，另如宗懷《荊楚歲時記》一卷、杜公瞻《荊楚歲時記》二卷、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王氏《四時錄》十二卷、孫氏《千金月令》二卷、李邕《金谷園記》一卷、薛登《四時記》二十卷、裴澄《乘輿月令》十二卷、王涯《月令圖》一軸、李紱《秦中歲時記》一卷、韋行規《保生月錄》一卷、韓鄂《四時纂要》五卷、《歲華紀麗》一卷，皆時令之書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以時令書隸〈農家類〉。今觀其書所著錄者，即有《四時纂要》五卷、《保生月錄》一卷、《歲時紀麗》四卷、《荊楚歲時記》四卷、《輦卜歲時記》一卷、《國朝時令》十二卷。上述諸書，考其內容所涉，「上自國家典禮，下及里閭風俗悉載之，不專農事」，故前史〈經籍〉、〈藝文〉諸志及《郡齋讀書志》歸之於〈子部·農家類〉，未見允恰。直齋乃依《中興館閣書目》之例，列之〈史錄·時令類〉，其法本至妥善。然夷考北宋王堯臣等所編《崇文總目》，其書早於《中興館閣書目》約百五、六十年。《崇文總目》錢東垣輯釋本。一書，其〈史部〉有〈歲時類〉，所著錄時令之書凡十五部。故知《崇文總目》之〈歲時類〉，即《中興館閣書目》之〈時令類〉也。今直齋從《中興館閣書目》以立〈時令類〉，而不知從《崇文總目》以設〈歲時類〉，亦可謂數典忘祖矣。

夏小正傳四卷

《夏小正傳》四卷，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禮》，康成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於《大戴禮》鈔出別行。

廣棧案：〈夏小正〉，今見《大戴禮記》第四十七。《小戴禮記》卷第二十一〈禮運〉第九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此即《解題》所本。《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經籍〉·〈經·禮〉著錄：「《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又著錄：「《夏小正》一卷，戴德撰。」是隋時《夏小正》一卷已於《大戴禮》中鈔出別行矣。

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且為之注。

案：錢曾《錢遵王讀書敏求記》卷二之中〈時令〉著錄：「《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夏小正〉，《大戴記》之篇名也。政和中，山陰傅崧卿從其外兄關澹得之，關本合〈傳〉為一卷，不著作〈傳〉人名氏。崧卿仿《左氏春秋》，列正文於前，而附以〈傳〉。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為四卷。」所記較詳贍。崧卿，《宋史翼》卷二十七〈列傳〉第二十七〈文苑〉二有傳。

荊楚歲時記六卷

《荊楚歲時記》六卷，梁吏部尚書宗懷撰。記荊楚風物故事。

廣棧案：《崇文總目》卷二〈歲時類〉著錄：「《荊楚歲時記》二卷，宗懷撰。繹按：〈舊唐志〉十卷，〈唐志〉、《讀書後志》、〈宋志〉並一卷，《書錄解題》六卷，〈舊唐志〉、〈唐志〉又有杜公瞻撰二卷。」錢東垣輯釋本。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八〈史部〉六〈地理類〉三「《荊楚歲時記》一卷梁宗懷」條曰：「〈舊唐志·雜家類〉有《荊楚歲時記》十卷，十字疑一字之誤。宗懷撰。又二卷，杜公瞻撰。〈新唐志·農家類〉宗書作一卷，杜書仍作二卷。《崇文總目·歲時類》有此書二卷，不著撰人。《輯釋》題宗懷撰，乃錢繹所補，非原文也。〈宋志·農家類〉則只有宗書一卷，無杜書。〈通志略·月令類〉作二卷，題宗懷撰，杜公瞻注。其參差不合如此。」是前〈志〉及書目著錄此書，其卷數多參差不合也。至宗懷所處之時代，其書舊本有誤題作晉人者，《四庫全書總目》嘗辨之。其書卷七十〈史部〉二十六〈地理類〉三著錄：「《荊楚歲時記》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晉宗懷撰。《書錄解題》作梁人。考《梁書·元帝本紀》載：『承聖三年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懷為吏部尚書。』又《南史·元帝本紀》載：『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懷、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此書皆記楚俗，當

即其人。舊本題晉人，誤矣。」《四庫提要辨證》卷八同條亦曰：「嘉錫案：明鈔本《說郛》卷二十五錄此書八條，題爲梁宗懷，注云：『吏部侍郎。』寶顏堂《廣秘笈》本則題梁尚書宗懷撰。《提要》謂舊本題晉宗懷者，指《淡生堂餘苑》及《漢魏叢書》本言之也。考本書第五條，即有『梁有天下，不食葷』之語，則其書之爲梁時人所作甚明。懷附見《梁書·王規傳》云：『初有沛國劉穀、南陽宗懷與袁粲之子，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又云：『宗懷字元懷，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懷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於周。』《周書》卷三十四〈宗懷傳〉云：『南陽涅陽人也。』敘事與《梁書》同而加詳，且云：『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懷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群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世。』《隋志》有後周《儀同宗懷集》十卷，與此不同。《北史》卷七十亦有〈宗懷傳〉，即增損《周書》之文，而更加詳焉。懷於南北諸史之中有專傳、有附傳，屢見不一見，其本末粲然明白如此，而《提要》僅引《元帝本紀》，若其人他無可考者，可謂失之眉睫之前矣。王輝祖《史姓韻編》卷一，亦但謂懷附《梁書·王規傳》，不知《周書》、《北史》有傳。又考《北齊書·顏之推傳》，載之推〈觀我生賦〉自注云：『王司徒表送秘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難三本。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校史部。』懷正當是懷之字，然與諸史言字元懷者不同，且之推此注，於諸人皆稱名，而懷獨舉其字，亦所未詳，豈嘗以字行而史略之耶？」經紀、余二氏更迭考證，則懷之爲梁人固定讞矣。考《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二〈農家類〉亦著錄懷此書。《郡齋讀書志》曰：「《荊楚歲時記》四卷，右梁宗懷撰。其〈序〉云：『傅玄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敘、君道〈娛蜡〉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弘，某率爲小記，以錄荊楚歲時自元日至除夕，凡二十餘事。』」《郡齋讀書志》此條所引懷〈序〉，《四庫全書總目》亦引之，惟誤作《解題》。故余氏《辨證》亦辨之，曰：「《書錄解題》卷六云：『《荊楚歲時記》六卷，梁吏部尚書宗懷撰，記荊楚風物故事。』並無《提要》所引之語，此乃《讀書志》之文，見蘅本卷十二及袁本《後志》卷二，《提要》蓋自《通志》轉引，而誤記晁氏爲陳氏也。」不意《四庫》館臣亦因失慎而致誤如此。

錦帶一卷

《錦帶》一卷，梁元帝撰。比事儷語，若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也。

館臣案，今本作《錦帶書》，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廣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子部〉四十七〈類書類存目〉一著錄：

「《錦帶》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梁昭明太子蕭統撰。陳振孫《書錄解題》又云：『梁元帝撰。比事儷語，若法帖中〈章草〉、〈月儀〉之類。』詳其每篇自敘之詞，皆山林之語，非帝胄所宜言。且詞氣不類六朝，亦復不類唐格。疑宋人案〈月令〉集爲駢句，以備箋啓之用，後來附會，題爲統作耳。今刻本《昭明集》中亦有之，題曰〈十二月啓〉。然《昭明集》乃後人所輯，非其原本，未可據以爲信也。」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則此書既非昭明撰，亦非梁元帝撰，乃屬宋人僞作，蓋「案〈月令〉集爲駢句，以備箋啓之用」者。此書宜入〈類書類〉，《解題》入〈時令類〉，誤也。

玉燭寶典十二卷

《玉燭寶典》十二卷，隋著作郎博陵杜臺卿少山撰。以〈月令〉為主，觸類而廣之，博采諸書，旁及時俗，月爲一卷，頗號詳洽。開皇中所上。

廣校案：《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二十三〈杜臺卿〉載：「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於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敕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是《解題》所記，殆據《隋書》臺卿本傳。《新唐書》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藝文〉三〈農家類〉著錄有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二卷，與《解題》同。

金谷園記一卷

《金谷園記》一卷，題李邕撰。《館閣書目》云：「唐中散大夫。」按邕字泰

和，江都人，至北海太守，世號李北海。其父善，注《文選》者也。中散大夫，唐文散階，本傳不載，不知《書目》別何所據？唐世不應有兩李邕也。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藝文〉三〈農家類〉著錄：「李邕《金谷園記》一卷。」著錄與《解題》同。考《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列傳〉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載：「李邕，廣陵江都人。父善，嘗受《文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敏之敗，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於時。」《新唐書》卷二百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中載：「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簾』。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是兩《唐書》均載善、邕父子注《文選》事。至邕之任北海太守在天寶初。《新唐書·邕傳》云：「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是邕以文名稱李北海，兩《唐書》均無記載邕曾任中散大夫之職。中散大夫，屬正第五品上階、文散官，見《舊唐書》卷四十二〈志〉第二十二〈職官〉一，直齋所考不誤。

秦中歲時記一卷

《秦中歲時記》一卷，唐膳部郎中趙郡李綽撰。綽別未見，此據《中興書目》云爾。

廣校案：《解題》卷十一〈小說家類〉著錄：「《尚書故實》一卷，唐李綽撰。又名《尚書談錄》。……綽，唐末人。」《解題》此條及「《尚書故實》一卷」條所記綽之時代、官宦、郡望，皆據《中興館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雜家類〉四「《尚書故實》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條著錄：「唐李綽撰。綽仕履未詳。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南祖之後，有名綽字肩孟者，爲吏部侍郎舒之曾孫。書中自稱趙郡人，或即其人歟？是書《宋史·藝文志》凡兩載之，一見〈史部·傳記類〉，一見〈子部·小說類〉，而註其下云：『綽一作緯，實一作事。』今案曾慥《類說》所引，亦明標李綽之名，則作

緯者誤矣。」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考，則綽字肩孟，乃趙郡李氏南祖之後，吏部侍郎李舒之曾孫。《宋志》謂「綽一作緯」，誤矣。考《宋史》二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卷四〈農家類〉著錄：「李綽《秦中歲時記》一卷，一名《成鎬記》。」「成鎬」乃「咸鎬」之誤。又著錄：「李綽《輦下歲時記》一卷。」《秦中》與《輦下》二書，本屬同書異名，《山堂考索·前集》卷五十五引《中興書目》亦作《秦中歲時記》一卷，云：「唐膳部郎中趙郡李綽撰。紀唐室朔望薦獻及歲時宴會賞之事，一名《輦下歲時記》，一名《咸鎬歲時記》。」《宋志》失慎，乃將一書分作二書耳。

其〈序〉曰：「緬思庚子之歲，洊周戊辰之年。」庚子，唐廣明元年；戊辰，梁開平二年也。又曰：「偶記昔年皇居舊事，絕筆自歎，橫襟出涕。」然則，唐之舊臣，國亡之後，傷感疇昔而為此書也。

案：廣明，唐僖宗年號，其元年歲次庚子（880）；開平，後梁太祖年號，其二年歲次戊辰（908）。前後相距約二十八年。直齋以綽為晚唐舊臣，唐亡梁立，傷感疇昔，乃於開平二年而撰此書。〈序〉有「洊周戊辰之年」一語，由是上推至唐宣宗大中二年戊辰（848），殆為綽之生歲。是綽撰此書，春秋六十，距其降生恰為一甲子。《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二〈農家類〉著錄：「《輦下歲時記》一卷，右唐李綽撰。綽經黃巢之亂，避地蠻隅，偶記秦地盛事，傳諸晚學云。」

《郡齋讀書志》所言，疑亦出綽之〈自序〉，可與《解題》互補有無。然余嘉錫以為「晁氏謂綽經黃巢之亂而避地則誤」，《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五〈子部〉六〈雜家類〉四「《尚書故實》一卷」條云：「方巢破兩京時，綽雖亦嘗避難，然龍紀元年以後，復官京曹，（廣校按《舊唐書》卷一百一上〈昭宗紀〉載龍紀元年，綽為太常博士。）未嘗竟客蠻隅。此必朱溫篡弑之時，綽棄官逃去，始有此語。夫以文詞泛言之，楚、粵之間，皆可謂之蠻隅，不知綽所適為何地，然惟湖、湘以南，於義為協。」錄之以備參考。

按朱藏一《紺珠集》、曾端伯《類說》載此書。有「杏園探花使」、「端午扇市」、「歲除儺公儺母」及「太和八年無名子詩」數事，豈別一書乎？

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三〈子部〉三十三〈雜家類〉七收有《紺珠集》十三卷，其書卷上「《秦中歲時紀》李綽」條著錄有「攖櫟」、「探花使」、「曲江拾菜」、「玉杯承露」、「無名子嘲詩」、「扇市」、「槐花黃舉子忙」、「菊花節」、「吏部四勅」、「儺翁儺母」數事。藏一蓋勝非字耶？《四庫全書總目》同部同類著錄有曾慥《類說》六十卷，其書卷六「《秦中歲時記》」記載有「幫牛」、「探花」、

「拾菜」、「紫以笋茶」、「白牡丹詩」、「扇巾」、「儺翁儺母」、「火城」、「中和節」、「醪醕酒」、「櫻筍廚」、「重陽應制」、「進士多貧士」、「吏部四勸」數事。端伯，曾慥字。

咸鎬故事一卷

《咸鎬故事》一卷，唐韋慎微撰。其書與前大同小異，竟不知何人作也。卷末卻有「鬼神大者號儺公母」一語。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八〈儀注類〉著錄：「《咸鎬故事》一卷，右唐慎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夕朝廷慶賀事。」《玉海》卷第五十一〈藝文·典故會要〉著錄同。《中興館閣書目·時令類》著錄：「《咸鎬故事》一卷，唐韋謹微撰。《玉海》五十一。」趙士煒輯考本。慎微即謹微，《玉海》著錄正作謹微。此書已佚，《解題》「卷末」云云，今不可考。

案《館閣書目》，《秦中歲時紀》一名《咸鎬歲時記》。

案：《宋史》卷二百五十〈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四〈農家類〉著錄：「李緯《秦中歲時記》一卷，一名《成鎬記》。」〈宋志〉之「成」字，乃「咸」字形近而訛。

千金月令三卷

《千金月令》三卷，唐孫思邈撰。

廣校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方伎〉、《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一〈隱逸〉均有傳。《舊唐書》本傳載思邈著作有「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二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獨無《千金月令》三卷。《崇文總目·歲時類》著錄：「《千金月令》三卷，孫思邈撰。」又著錄：「《齊人月令》一卷，孫思邈撰。」錢東垣輯釋本。似思邈另有《齊人月令》一卷。惟《宋史》卷二百五十〈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四〈農家類〉則僅著錄：「孫思邈《齊人月令》三卷。」疑《千金月令》與《齊人月令》同爲一書，名異實同，應作三卷。或《崇文總目》失慎分作二書，而其所著錄《齊人月令》又誤作一卷也。

韋氏月錄一卷

《韋氏月錄》一卷，唐右領軍衛兵曹韋行規撰。李翱為之〈序〉。

廣校案：行規，兩《唐書》均無傳。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九〈盜俠〉載：「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鞭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篋箒，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曰：『卻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李昉《太平廣記》卷一百九十五〈豪俠〉三「京西店老人」條所記同，據此略悉行規生平行事。李翱《李文公集》卷十八有〈韋氏月錄序〉，曰：「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於養，所以爲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杜陵韋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撮而集之，成兩軸，各附於本月，閱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唐謹民故曰人。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後摭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若執事序而名之，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爲《月錄》。」是則行規此書，其《月錄》之名，李翱取之也。

歲華紀麗七卷

《歲華紀麗》七卷，館臣案：《唐書·藝文志》作二卷，《宋史·藝文志》作四卷。唐韓鄂撰。采經、子、史傳歲時事類聚，而以儷語間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一〈農家類〉著錄：「《歲華紀麗》四卷，右唐韓鄂撰。分四時十二月節序，以事實爲偶麗之句附著之。」與《解題》所述，可互爲補足。惟有關此書之撰者及其書之真僞，後世頗有聚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子部〉四十七〈類書類存目〉一「《歲華紀麗》四卷內府

藏本」條云：「舊題唐韓鄂撰。考《唐書·宰相世系表》載：韓休之弟殿中丞倩，倩之子河南兵曹參軍滌，鄂乃滌之曾孫也。其書以四時節候分門隸事，各編爲駢句，略如《北堂書鈔》、《六帖》之體。《唐志》、《宋志》皆列其名，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載之，然久無傳本。此本爲胡震亨《祕冊函》中所刻，毛晉收其殘版以入《津逮祕書》者。震亨《跋》稱得之鄭曉家。王士禎《居易錄》以爲即震亨僞造。案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歲華紀麗》舊鈔，卷終闕字數行，又失去末葉。後見章邱李中麓藏宋刻本，脫落正同。是此書確出宋本，不由震亨之依託。』然《書錄解題》稱其『采經、子、史傳歲時事類聚，而以儷句間之』。此本乃全作儷句，已不相合。又儷句拙陋殊甚，所引書不過數十種，而割裂餽釘，往往不成文句。且《杜陽雜編》，蘇鶚所作。鶚，僖宗光啓進士，已屆唐末。《摭言》，王定保所作。定保，昭宗光化三年進士，已入五代。鄂安得引二人之書。至中引《四時纂要》一條，考之《唐志》，是書即鄂所作，鄂又何至自引己作。況鄂既唐人，不應稱唐元宗及唐時，均屬疑竇。曾所云云，止未可據爲定論也。」是《四庫全書總目》以此書非鄂撰，而爲明人胡震亨所僞造。然余嘉錫頗不以爲然。《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六〈子部〉七〈類書類存目〉一「《歲華紀麗》四卷」條云：「嘉錫案：《唐書·宰相世系表》河南兵曹參軍滌之曾孫名鏐，不名鄂。其名鄂者，韓休第三子邢州長史洪之曾孫也，《提要》誤矣。《居易錄》卷六云：『萬曆間學士多撰僞書以欺世，如《天錄閣外史》之類，人多知之，今類書中所刻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姚士粦叔祥作也。然李太常中麓云，韓熙載撰《歲華紀麗》，豈另有一書耶？』其說如此，既無所考證，亦不言其何所本也。且韓熙載從不聞有此書，李中麓所藏，當即錢曾之所見者，乃以韓鄂爲熙載，其謬如此，烏足深據乎？此書除見於《唐》、《宋志》、《書錄解題》外，又著錄於《崇文總目》、卷二十。《中興館閣書目》、《玉海》卷十二引。《通志·藝文略》、《月令類》。《郡齋讀書志》，卷十二。是其書盛行於宋，故有刻本流傳。胡震亨言鄭簡公家本，從宋刻抄得，爛去末卷二紙。錢曾亦言舊鈔，卷終闕字數行，又失去末葉；李中麓藏宋刻亦同。二人之言，若合符契，是豈震亨一手所能僞撰乎？惟其書本屬類事之體，述古之詞多，而創獲之事少，故不見引於《太平御覽》諸大類書，然蜀馮鑑《續事始》在原本說卷十內。及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十四，均引其『因句踐以成風，拯屈原而爲俗』二句。在《紀麗》端午條下，今本此兩句上下互易，拯作救。陳元觀《歲時廣記》卷五引其屠蘇一條，在《紀麗》元日條下。卷十五引其醴酪一條，在寒食條下。

卷三十引其佛以四月八日生一條，在四月、一條下。卷四十引除夜燒骨髓一條，在元日條下。皆全與今本相同，《歲時廣記》，王士禛蓋未之見，《四庫》著錄者乃四卷殘本。安見其爲胡震亨所依託耶？《提要》以《書錄解題》言其采歲時事類聚，而以儷句間之，疑其體當屬駢散兼行，故以今本全作儷句者爲不合。然考《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鄂采經史歲時雜事，述以駢儷之語。』《讀書志》云：『分四時十二月節序，以事實爲偶儷之句附著之。』二書皆言其爲駢儷，與今本體裁無不合者。《通考》卷二百六於《紀儷》條下晁、陳兼引，《提要》何以獨信陳振孫而不取晁公武耶？況《解題》所謂采歲時事而以儷句間之者，謂以所采經、史、子、傳之事，與儷句相間，即指其正文與自注言之耳，非駢散兼行之謂也。書中四月、日節右脇生半夜入道求房之句，不作儷語，但恐有脫誤。《提要》自誤會其意，惡得藉爲口實乎？鄂生五代文體卑靡之會，所作自不過如此，然亦何至使是拙惡。若夫割裂釘飯，則自《書鈔》、《初學》以下，皆所不免，以不割裂，不成其爲類書也。大抵《提要》震於七上禎之名，又以其所摭擊之《天祿閣外史》、《於陵子》皆中要害，遂先存一此書必僞之見於胸中，而後求其罪以實之，猶之亡鈇而疑鄰人之子，則察其行步顏色，無往而不類竊鈇耳。不知《天祿閣外史》、《於陵子》僞妄昭然，此書實非其比也。」《辨證》又曰：「案：此書撰人，〈唐〉、〈宋志〉、《玉海》、《書錄解題》作韓鄂，《讀書志》及《通考》卷一百。見題韓謂，是其人之是否名鄂不可知。且古今同姓名者甚多，作此書之韓鄂，是否即〈世系表〉中之韓鄂，復不可知。如〈世系表〉中有王定保，乃王起之曾孫，而作《摭言》之王定保，乃王搏之從孫，姓名不見於〈表〉，是其例也。五代時人如杜荀鶴、羅隱、韋莊之流，選唐詩者皆附之於唐，《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皆收入之。即王定保之《摭言》，目錄家亦未嘗不題以唐也。則此書雖題爲唐韓鄂，《提要》何據而知其爲韓滌之曾孫，始從《提要》言之。必不入五代乎？按：即令鄂果爲韓滌之曾孫，其死於入寶十五載，西京失守之時，下距唐亡，凡一百七十年，使其孫又皆繼子，而鄂復享大年，則亦可以入五代。鄂如與定保同時，固可稱引其書，或鄂之年輩尙在定保之後，亦未可知也。若謂《四時纂要》，即鄂所自作，使不當引用，此不知據何條例，況書中僅正月節內引《四時要》一條，無所謂《四時纂要》者，書名既不同，何緣便知爲即鄂所作耶？此書既有宋本傳世，書中引用之事，頗有不經見者，即其現存之書，如《荊楚歲時記》之類，亦往往長於今本。詳見《歲時記》條。縱令不出於韓鄂，亦決非宋以後人所能作，至謂爲胡震亨所僞撰，則純爲臆測之詞，毫無證據，《提要》

必信上上禎而疑錢曾，是徒以名之輕重爲是非，恐不足以服曾也。」是《辨證》足糾《四庫全書總目》之誤。至此書卷數，〈新唐志〉、《學文總目》錢東垣輯釋本。均作二卷，《中興館閣書目》、趙士煒輯考本。〈宋志〉均作四卷，《述古堂藏書目錄》作三卷，皆與《解題》著錄作七卷者不同。至鄂之名，或作謬，作鐸，頗有不司。蓋宋時自晁《志》作謬，已相異矣。

國朝時令集解十二卷

《國朝時令集解》十二卷，左僕射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唐因《禮記·月令》舊文，增損爲《禮記》首篇。天寶中，改名《時令》。景祐初，始命復《禮記》舊文，其唐之《時令》別爲一篇，遂命禮院修書官丁度、李淑、宋祁、王洙、鄭戩及昌朝，約《唐時令》撰定爲《國朝時令》，以便宣讀。蓋自唐以來有明堂讀《時令》之禮也。及昌朝解相印治郡，五臣者皆已淪沒，乃采經、史諸書及祖宗詔令典式，爲之集解而上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二〈農家類〉著錄：「《國朝時令》十二卷。右皇朝賈昌朝撰。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月令》別行。二年，詔昌朝與丁度、李淑采國朝律曆典禮、百度昏曉、中星祠祀、配侑歲時施行，約《唐月令》定爲《時令》一卷，以備宣讀。後昌朝注爲十二卷，奏上頒行。」《解題》所述多據《郡齋讀書志》，而略爲詳贍。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宋史》卷二百八十九〈列傳〉第四十四有傳。其〈傳〉末載昌朝以英宗二年乙巳（1065）「以疾留京師，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群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傳〉所言之《時令》，即此書也。

歲時雜記二卷

《歲時雜記》二卷，侍講東萊呂希哲原明撰。希哲，正獻公公著之子，號榮陽公。在歷陽時，與子孫講誦，遇節日即休，學者雜記風俗之舊，然後團坐飲酒以爲樂，久而成編。承平舊事，猶可考焉。

廣校案：希哲，字原明，其傳附《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呂公著〉。〈傳〉載：「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壻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

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所記希哲爲崇政殿說書，即指其在侍講任事也。《宋元學案》卷二十三〈滎陽學案·附錄〉載：「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罷。」與《解題》所述足相發明。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呂侍講歲時雜記〉曰：「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邪？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新亭對泣者正未易得，撫卷累歎。慶元三年二月乙卯，笠澤陸某書。」可知此書之價值。

傳記類第十二

古列女傳九卷

《古列女傳》九卷，館臣案：此書篇目與《文獻通考》異。《通考》作《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載王回〈序〉，略云「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凡無頌者，疑皆非向本書，不特自程嬰母為斷也。故並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一篇，號《古列女傳》。餘十傳又以時次之，另為一篇，號《續列女傳》。」此本卷數正與王氏所分同，而不別出《續列女傳》之目。蓋書見王本，而名見仍其舊耳。廣校案：館臣案之「程嬰」應為「陳嬰」。

廣校案：此書晁氏《郡齋讀書志》作《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與《通考》同。明萬曆丙午新都黃嘉育刊本則作劉向《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四庫全書》所據內府藏本卷數與之同，疑與黃嘉育刊本為同一板本。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七〈史部·傳記類〉二著錄有「《新編古列女傳》十卷，顧千里校宋本。漢都護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其卷數與《解題》著錄不同。所附蔡驥按語曰：「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以為劉向子劉歆作。驥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魯校書序，見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十四篇，並傳〈頌〉一篇，共成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並《續列女傳》二十篇，共計八篇。今正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見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定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據驥按語，則可推知《解題》此書作九卷者，實合《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而言。其後有改編作《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者，蓋「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並《續列女傳》二十篇，共計八篇」；其所謂「共計八篇」者，即八卷也。惟至宋寧宗嘉定七年（1214），驥又將此書改編為十卷，蓋以〈頌〉作一卷、〈大序〉作一卷，列於目錄前，〈小序〉作一卷、〈列女傳〉七篇作七卷，散見目錄中間，而〈頌〉既附見各人〈傳〉後，則仍為十卷。是此書之分卷，初作九卷、繼作八卷，其後又作十卷，其變動梗概，大抵若是。

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成帝時，趙氏姊弟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嬖孽亂亡者，序次為八篇，以戒天子。其七篇，篇十五人，為一百五十人。第八篇為頌義。《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十五卷，蓋以七篇分為上下，並頌為十五卷，而自陳嬰母以下十六人附入其中，或與向同時，或在向後者，皆好事者所益也。王同、曾鞏二《序》辨訂詳矣。鞏之言曰：「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恣，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愚嘗三復其言而志之。向書傳於世鮮矣，惟此書獨全。其稱《詩》〈采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說《詩》者乖異，蓋齊、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也。

案：此書十回《序》曰：「《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為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弟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書》以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並〈頌〉為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譌，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為後人所附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以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眾，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游，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並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嫕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諱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

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概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閨，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並撰。」曾鞏〈序〉曰：「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女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琰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

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可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採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爾。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解題》此條所述，實據王、曾二〈序〉以隱括。

東觀漢紀十卷

《東觀漢紀》十卷，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騶駘等撰。初，班固在顯宗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騶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其後，盧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

廣校案：《玉海》卷第四十六〈藝文·正史〉「《漢東觀記》」條曰：「永平中，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共撰〈世祖本紀〉，固又撰〈列傳〉、〈載紀〉二十八篇，而紀、傳始立。安帝永初、永寧間，劉珍、騶駘、張衡、李尤等撰集爲《漢記》，於是又有《名臣列上傳》焉。永壽中，則有崔寔、邊韶、延篤、朱穆、鄧嗣、伏無忌之著作。熹平中，則有盧植、馬日磾、蔡邕、韓說、楊彪之補續。又作〈靈紀〉，及補諸列傳四十二篇，而紀、傳益備。唯書、志缺，邕以十意足之。《隋志》：『明帝召班固爲蘭臺令史，與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成〈光武本紀〉。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玉海》所記，較《解題》爲詳。《解題》此書作十卷，蓋就直齋所藏者言之。

《唐·藝文志》廣校案：《文獻通考》此句下有「著錄者」二字。一百二十七卷。館臣案，〈隋志〉作百四十二卷，〈唐志〉百二十七卷，原本作百二十卷，誤，今改正。今所存廣校案，盧校本「存」下有「者」字。惟吳漢、賈復、耿种、寇恂、馮異、祭遵及廣校案，盧校本「及」字作「傳俊」。景丹、蓋延九人列傳而已。其卷第凡十二，廣校案，盧校本「十」下無「二」字，誤。而闕第七、八二卷，未知果當時之遺否？

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六〈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條曰：「〈隋志〉稱書凡一百四十二卷、而〈新〉、〈舊唐書志〉則云一百二十六卷，又〈錄〉一卷。蓋唐時已有闕佚。〈隋志〉又稱是書起光武訖靈帝。今考列傳之文，間紀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晉時以此書與《史記》、《漢書》爲三史，人多習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隸事釋書，類多徵引。自唐章懷太子集諸儒註范書，盛行於代，此書遂微。北宋時尚有殘本四十二卷，趙希弁《讀書附志》、

邵博《聞見後錄》並稱其書乃高麗所獻，蓋已罕得。南宋《中興書目》則上存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共八卷。有蜀中刊本流傳，而錯誤不可讀。上蔡任昉始以祕閣本讎校，羅願爲〈序〉行之，刻版於江夏。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所見本卷第凡十二，而闕第七、第八二卷。卷數雖似稍多，而核其列傳之數亦止九篇，則固無異於《書目》所載也。自元以來，此書已佚。《永樂大典》於鄧、吳、賈、耿諸韻中，並無《漢記》一語，則所謂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所考較《解題》爲詳。且《解題》謂所存有九人列傳，核之僅得其八。廣校案：盧文弨補「傳俊」一人，未知所據？惟《玉海》卷第四十六〈藝文·正史〉「《漢東觀記》」條曰：「《中興書目》：『八卷。按《隋志》本一百四十三卷，唐吳兢家藏已亡十六卷，今所存止鄧禹、吳漢、賈復、景弇、寇恂、馮異、祭遵、景丹、蓋延九傳。』是《中興館閣書目》著錄此書爲八卷，與《解題》異，而其所存九傳於「吳漢」前有「鄧禹」之名，比正《解題》所闕者，足證盧文弨憑空所補「傳俊」之名，殊未足據。

高士傳十卷

《高士傳》十卷，晉徵士安定皇甫謐上安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

廣校案：謐，《晉書》卷五十一〈列傳 第三十一〉有傳。謐此書有〈序〉曰：「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是以《易》有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多所闕略，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錄屈節，難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遠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稱其德而贊其事哉！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玄晏先生皇甫謐撰。」《解題》所述，實據謐〈序〉撮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亦著錄此書，曰：「《高士傳》十卷，右晉皇甫謐撰。纂自陶唐至魏八代二千四百餘載世上高節者，其或以身殉名，雖如夷齊、兩龔，皆不錄。凡九十八人，而東漢之士居三之一。自古名節之盛，議者獨推焉，觀此尤信。」其所撮述謐〈序〉，與《解題》不盡同。惟中有「二千四百餘載」云云，《解題》實據晁《志》也。

今自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

案：前引晁《志》則謂「凡九十六人」，與《解題》異，《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十三〈傳記類〉一「《高士傳》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條考之曰：「晉皇甫謐撰。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嘗舉孝廉，不行，事蹟具《晉書》本傳。案南宋李石《續博物志》曰：『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皇甫謐傳高士亦七十二人。』知謐書本數僅七十二人。此本所載，乃多至九十六人。然《太平御覽》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全收此書，凡七十一人。其七十人與此本相同。又東郭先生一人，此本無，而《御覽》有。合之得七十一人，與李石所言之數僅佚其一耳。蓋《御覽》久無善本，傳刻偶脫也。此外子州支父、石戶之農、小臣稷、商容、榮啓期、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漢陰丈人、顏闕十人，皆《御覽》所引嵇康《高士傳》之文。閔貢、王霸、嚴光、梁鴻、臺佟、韓康、矯慎、法真、漢濱老父、龐公十人，則《御覽》所引《後漢書》之文。惟披衣、老聃、庚桑楚、林類、老商氏、莊周六人，為《御覽》此部所未載，當由後人雜取《御覽》，又稍摭他書附益之耳。考《讀書志》亦作九十六人，而《書錄解題》稱『今自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是宋時已有二本，竄亂非其舊矣。流傳既久，未敢輕為刪削。然其非七十二人之舊，則不可以不知也。」是此書宋時已有二本，公武所得者「凡九十六人」，直齋所得者「惟八十七人」。直齋得讀晁《志》，知公武所得之本「凡九十六人」，較己者為多，故其撰《解題》此條乃曰：「惟八十七人」也。

黃帝內傳一卷

《黃帝內傳》一卷，〈序〉云：「錢鏐遊衡山，得之石室。劉向校中秘書，傳於世。」誕妄不經，方士輩所託也。

廣按案：晁氏《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黃帝內傳》一卷，右〈序〉云：『昔錢鏐得之於衡山石室中，後至漢劉向於東觀校書見之，遂傳於世。』」《藝文志》以書之紀國政得失、人事美惡，其大者類為雜史，其餘則屬之小說。然其間或論一事，著一人者，附於〈雜史〉、〈小說〉皆未安，故又為〈傳記類〉，今從之。如神仙、高僧，不附其類而繫於此者，亦以其記一事，猶列女、名士也。」《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傳〉「《黃帝內傳》」條曰：「《書目》：『《黃帝內傳》一卷，題錢鏐得於石室，劉向校書得之，蓋依託云。』」觀上所引，則知《解題》所述，有據晁《志》及《中興館閣書目》者。阮元《擘經室外集》卷

五〈四庫未收書提要〉「《軒轅黃帝傳》」卷，條云：「不著撰人名氏，見錢曾《讀書敏求記·傳記類》。曾于是編之前，載有《廣黃帝本行記》一卷，亦無著書人姓氏。案注中引劉恕《外紀》、《蜀檣杌》等書。《蜀檣杌》為張唐英所著，則此卷當是南宋人手筆。書中備載黃帝顓末，及其子孫，唐、虞、三代相承世數甚悉，可補《皇王大紀》之闕。」是阮氏以此書為南宋人所作。

飛燕外傳一卷

《飛燕外傳》一卷，稱漢河東都尉伶玄子所撰。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偽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鑑》矣。

廣校案：此書之真偽，《解題》所述在疑似之間；惟晁公武則不疑其偽。《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云：「《趙飛燕外傳》一卷。右漢伶玄子所撰。茂陵卜理藏之於金縢漆櫃，王莽之亂，劉棻得之，傳於世。晉荀勗校上。」是其證。然此書之為偽，《四庫全書總目》考之甚詳。該書卷一百四十三〈子部〉五十一〈小說家類存目〉一曰：「《飛燕外傳》一卷，內府藏本。舊本題漢伶元撰。末有元〈自序〉稱：『字子干，潞水人。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其妾樊通德，為樊嬖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飛燕姊弟故事，於是撰《趙后別傳》。其文纖靡，不類西漢人語。』〈序〉末又稱：『元為河東都尉時，辱班彪之從父闔，故彪《續史記》不見收錄。』其文不相屬，亦不類元所自言。後又載桓譚語一則，言更始二年劉棻得其書於茂陵卜理，建武二年，賈子翊以示譚。所稱埋藏之金縢漆櫃者，似不應如此之珍貴。又載荀勗〈校書奏〉一篇，《中經簿》所錄，今不可考。然所校他書無載勗奏者，何獨此書有之。又首尾僅六十字，亦無此體。大抵皆出於依託。且闔帷嫖褻之狀，嬖雖親狎，無目擊理。即萬一竊得之，亦無娓娓為通德縷陳理，其偽妄殆不疑也。晁公武頗信之。陳振孫雖有或云偽書之說，而又云：「『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禍水滅火』之語，司馬公載之《通鑑》。」夫文士引用，不為典據。採淖方成語以入史，自是《通鑑》之失。乃援以證實是書，紕繆殊甚。且『禍水滅火』，其語亦有可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漢火德考〉，曰：『漢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尚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為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尚黃。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王莽篡位，自以黃帝之後，當為土德，而用劉歆之說，盡改從前相承

之序，以漢爲火德。後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紀》。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案戀茲此語，尚以此《傳》爲真出伶元，蓋未詳考。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漢爲火德者。蓋其誤也。云云。據此，則班固在莽、歆之後，沿誤尙爲有因。淳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預有滅火之說。其爲後人依託，即此二語亦可以見。安得以《通鑑》誤引，遂指爲真古書哉！是則此書固依託非真，殆定讞矣。

西京雜記六卷

《西京雜記》六卷，晉句漏令丹陽葛洪稚川撰。廣校案：盧校本：「漢劉歆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廣校案：盧校本作「先父傳云」。注曰：「高氏《稗海》改作『先公傳云』」。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少有異同耳。固所不取廣校案：盧校本「不取」作「遺」。不過二萬餘言，今鈔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

廣校案：此書之末有葛洪《後序》，曰：「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得締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辨，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並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後洪家遭火，書籍都盡，此兩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隨，故得猶在。劉歆所記，世人希有，縱復有者，多不備足，見其首尾參錯，前後倒亂，亦不知何書，罕能全錄。恐年代稍久，歆所撰遂沒，並洪家此書二卷不知出所，故序之云爾。」是《解題》所述乃據洪《後序》隱括。是則《西京雜記》二卷者，乃洪就班固著《漢書》所不取於劉歆書之二萬餘言，編理而成，其意蓋欲裨班《書》之闕也。

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爲洪父傳之，非是。

案：《玉海》卷第五十七《藝文·記》「晉《西京雜記》」條曰：「《隋志·舊事類》：『葛洪二卷。』《唐志·地理類》、《崇文目·傳記類》。《書目》：『六卷，葛洪撰。初，洪有劉子駿《漢書》，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卷數，洪父傳之。歆欲撰《漢書》，編錄未就。後好事者始甲終癸，次第爲十帙，帙十卷，合百卷。洪以校班史，殆是全取劉書，而固所不取者不過二萬言，洪鈔爲二卷，以裨《漢

書》之缺。案洪〈後序〉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並五卷爲一帙。今《雜記》共六卷不同，疑後人誤析爾。』《政事》見前，《起居注》今不存。顏師古曰：『其書淺俗出里巷，多妄說。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考《玉海》所云「《書目》，即《中興館閣書目》，中有「洪父傳之」之語，亦誤以歆父爲洪父也。

《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

案：晁氏《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亦著錄：「《西京雜記》二卷。」惟葛洪〈後序〉則曰：「洪家復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並五卷爲一帙，庶免淪沒焉。」是洪將所鈔出之《西京雜記》二卷，併《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共爲一帙，凡五卷。惟據前引《玉海》「晉《西京雜記》」條，則知《中興館閣書目》已著錄此書作六卷。是則直齋謂「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其事當在宋孝宗淳熙五年陳騭上《中興館閣書目》前。

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且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館臣案：晁公武《讀書志》云：「此書江左人皆以爲吳均依託爲之。」

案：直齋疑此書非向、歆所傳，亦未必葛洪之作。《郡齋讀書志》著錄此書，既云：「右晉葛洪撰。」又云：「江左人或以爲吳均依託爲之。」是晁氏亦疑惑未明。《四庫》館臣將「或」字改作「皆」字，殊失其真。盧文弨校刊此書，前有〈序〉曰：「此書或以爲晉葛洪著，或以爲梁吳均撰，余則以此漢人所記無疑也。《說苑》、《新序》二書，皆在劉向前，向校而傳之，後人因名爲劉向撰。今此書之果出於劉歆，別無可考，即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書中稱成帝好蹴鞠，群臣以爲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彈棋以獻。此歆謂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書之故，至不憚父人之父，求以取信於世也耶！若吳均者，亦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本傳，知其亦必不屑託名於劉歆。且其文即俊拔有古氣，要未可與漢西京埒，則其不出於均又明甚。《隋志》載此書於《舊事》，不著姓名。《新》、《舊唐書》始題葛洪，且入之〈地理類〉，似全未寓目也。夫冠以葛洪，以洪抄而傳之，猶《說苑》、《新序》之稱劉向，固亦無害。其文則非洪所自撰。凡虛文可以僞爲實事，難以空造。如梁王之集游上爲賦，廣川王之發冢藏所得，豈皆虛耶？至陳振孫疑向、歆父子不聞作史，

此又不然。歷朝撰造，哀然成編，所云百卷，特史官之舊，向傳之歆，歆欲編錄而未成，其見於洪之〈序〉者如此，本不謂其父子皆嘗作史也。洪以爲本之劉歆，則吾亦從而劉歆之耳，又何疑焉。」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六〈史部〉六〈舊事類〉「《西京雜記》二卷」條亦云：「按《書錄解題》謂向、歆父子不聞作史，雖博雅如杭東里人者亦信其說，而不以爲非。按《史記·匈奴傳》末《索隱》引張晏云：『自「狐鹿孤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二卷。』此劉向嘗續〈匈奴傳〉也。《漢書·地理志》云：『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此劉向撰地理分野爲〈地理志〉之始基。《史通·史官篇》云：『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則劉向亦嘗領史職，而馮商爲向弟子，頗著列傳，見〈藝文志·春秋家〉。《史通·正史篇》又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馮商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不足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僞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後漢書·班彪傳》亦云：『司馬遷之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章懷注曰：『好事者，謂楊雄、劉歆之徒也。』此皆非向、歆父子作史之明證乎！陳氏謂不聞作史傳於世，特今不傳耳。若兩漢之際，二班之時，其史見在，即列朝相傳之國史，爲彪、固之所依據者也。〈歆本傳〉云：『爲義和京兆尹，典儒林史卜之官。』則凡褚少孫以下《史通》所舉十五家之補續，至劉歆時皆典領之。葛稚川家所得，乃其草具未修之初稿，猶班彪有《別錄》，蔡邕集漢事之類，稚川深於三史之學，有《史記兩漢書鈔》七十餘卷，見前〈雜史類〉。故能知其梗概，鈔班《書》之所無者，以爲此《記》。其中亦有數條如『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之類，見班《書》而刊除不盡者。『武帝欲殺乳母』一事，亦見褚少孫所補〈滑稽列傳〉中。是實爲稚川所錄，盧學士之〈序〉可爲定論，毋庸置疑也。是盧、姚二氏均以此書爲劉歆所撰、葛洪所錄也。

襄陽耆舊傳五卷

《襄陽耆舊傳》五卷，晉榮廣校案，盧校本作「榮」。陽太守習鑿齒彥威撰。

廣校案：鑿齒所任者乃榮陽太守。《晉書》卷二〈列傳〉第五十二本傳載：「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

曹主簿，親遇隆密。」又曰：「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遭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是其證。《四庫全書》本《解題》誤作「滎陽太守」。此書晁氏《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襄陽耆舊記》五卷，右晉習鑿齒撰。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後載其牧守。《隋·經籍志》曰《耆舊記》，《唐·藝文志》曰《耆舊傳》。觀其書紀錄叢脞，非傳體也，名當從《經籍志》云。」是此書或稱《襄陽耆舊記》，公武以爲「其書紀錄叢脞，非傳體」，名當從《隋書·經籍志》，作《耆舊記》爲是。然清人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卷十三〈雜傳〉「《襄陽耆舊記》五卷」條云：「愚案：《續漢·郡國志》注『滎陽有松子亭，下有神陂』，引《襄陽耆舊傳》，《文選·南都賦》注同引之，則稱《耆舊記》。劉昭生處梁代，其所見在《隋志》前，則知稱《傳》之名，其來久矣。」是章氏據劉昭《續漢·郡國志》注引，以此書稱《傳》由來更久。至此書卷數，《崇文總目》著錄作三卷，錢東垣輯釋本。惟亦有作一卷者，《韻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六〈史部·傳記類〉著錄：「《襄陽耆舊傳》一卷，明五雲奚古字本。不著撰人名氏。按所敘人物，上起周秦，下迄五代，蓋宋人因習鑿齒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雲溪活字兩行。系右漕司舊有此版，藏久漫不可讀，於是鋟木於郡齋，庶幾流風道蹟，來者易考焉。紹熙改元初伏日，襄陽守延陵吳琬識。」是此書作一卷者乃宋光宗紹熙間人所重編，已非鑿齒所撰之舊矣。

談藪二卷

《談藪》二卷，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也。

廣校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小說》著錄：「《談藪》八卷，輝按：《宋志》作《八代談藪》二卷，陽松玠撰。《崇文目》八卷，云楊松玠撰。陳《錄·史部·傳記類》云二卷，陽松玠撰。《遂初日·小說類》有顏之推《八代談藪》，楊松玠《談藪》二書，無卷數。」葉德輝考證本，下同。又著錄：「《談藪》四卷。」據是，則此書書名或稱《八代談藪》，顏之推亦曾撰同名之書。其卷數除作二卷外，又有不分卷、四卷與八卷之別。至撰人之姓名，《崇文總目》、《遂初堂書目》與《宋史·藝文志》均作陽松玠，疑《四庫全書》本《解題》作陽玠松實誤。前人於此均未出校也。松玠，《北齊書》無傳，生平不可考，賴《解題》記載，猶知其籍貫、宦歷之一斑。

梁四公記一卷

《梁四公記》一卷，唐張說撰。《館閣書目》稱梁載言纂。《唐志》作盧誦，注云：「一作梁載言。」《邯鄲書目》云：「得之臨淄田通。」又云：「別本題張說，或為盧誦。」今按此書卷末所云田通事跡，信然；而首題張說，不可曉也。其所記多誕妄，而四公名姓，尤怪異無稽，不足深辨。載言，上元二年進士也。

廣校案：此書撰人至難核實，或言張說，或言梁載言，或言盧誦。《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亦著錄：「梁載言《梁四公記》一卷。」三人均唐人，張說，兩《唐書》有傳；盧誦，《新唐書》記載三人，其一為盧慎思子，武安侯；另一為盧景子。二人資料見《新唐書》七十三上〈表〉第十三上〈宰相世系〉三上。至撰此書之盧誦，則見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傳記類〉。梁載言，兩《唐書》均附〈劉憲〉。《舊唐書》卷第一百九十中〈列傳〉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劉憲〉載：「梁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員故事》十卷、《十道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時為懷州刺史。」《解題》謂載言乃唐高宗上元二年（675）乙亥進士，足補史籍所未及。

景龍文館記八卷

《景龍文館記》八卷，館臣案《唐書·藝文志》作十卷。唐修文館學士武甄平撰。中宗初，置學士以後館中雜事，及諸學士應制、倡和篇什、雜文之屬。亦頗記中宗君臣宴褻無度，以及暴崩。其後三卷，為諸學士傳。今闕二卷。平，以字行。

廣校案：景龍，唐中宗年號，凡二年。《解題》此條「中宗初」以下一句，文意不連貫，疑有闕文，或「以後」乃「以治」之訛。《玉海》第五十七〈藝文·記〉「唐《景龍文館記》」條曰：「〈志〉：『武平撰，十卷。』《崇文目》、《書目》同。中宗景龍二年，詔修文館置大學士、學士、直學士，凡二十四員。賦詩賡唱，是書咸記錄為七卷。又學士二十九人傳為三卷。〈記〉云：『大學士四人象四時，學士八人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象十二時。』張說文：『景龍之際，六合清謐。內峻圖書之府，外闢修文之館。搜英獵峻，野無遺才。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同書卷第一百六十五〈宮

室·館》「唐二館《景龍文館記》」條曰：「《書目》：『《景龍文館記》十卷，武平一撰。景龍二年，四月癸未。詔修文館置大學士、學士、直學士，凡二十四員，得李嶠、宗楚客輩，每游燕，必賦詩廣唱。是書咸紀錄爲七卷，又別載學士二十九人傳爲三卷。』」《玉海》所記，較《解題》爲翔實。是此書凡十卷，其中記詩賦之屬者七卷，另三卷乃二十九學士傳。直齋所藏者闕二卷，故《解題》著錄僅八卷。《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九〈列傳〉第四十四〈武平一〉，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潁川郡王載德之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又曰：「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足與《解題》相參證。

狄梁公家傳三卷

《狄梁公家傳》三卷，唐海州刺史江都李邕泰和撰。

廣校案：狄梁公，即狄仁傑。仁傑，《舊唐書》卷八十九〈列傳〉第三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列傳〉第四十有傳。兩《唐書》均載唐睿宗追封仁傑爲梁國公。故《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傳記類〉著錄：「李邕《狄仁傑傳》三卷。」與此書應同屬一書。邕，李善子。《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五中〈列傳〉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新唐書》卷二百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中均有傳。邕固嘗任刺史職，惟先後所任者乃陳、括、淄、滑四州，而非海州。又邕曾任北海太守，「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見《新唐書》本傳。疑《解題》「海州刺史」乃「北海太守」之訛也。

高力士外傳一卷

《高力士外傳》一卷，唐大理司直郭湜撰。館臣案：《唐書·藝文志》作郭湜撰。

大曆中大理司直。原本作「鄭湜」，誤，今改正。

廣校案：此書《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傳記類〉著錄：「郭湜《高氏外傳》一卷，力士。湜，大曆大理司直。」《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亦著錄：「郭湜《高力士外傳》一卷。」《永樂大典》本《解題》初殆以「郭」、「鄭」二字形近而誤，故館臣予以改正。郭湜，兩《唐書》無傳，《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一收其文多篇。

北征雜記一卷

《北征雜記》一卷，唐宰相趙憬撰。貞元四年，咸安公主下降回紇，憬副關播為冊禮使，作此書紀行。

廣校案：《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列傳〉第八十八〈趙憬〉載：「趙憬字退翁，天水隴西人也。……貞元四年，迴紇講結和親，詔以咸安公主降迴紇，命檢校右僕射關播充使，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為副。前後使迴紇者多私賂繒絮，蕃中市馬迴以規利，憬一無所市，人歎美之。使還，遷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八年四月，（宰相）竇參罷黜，憬與陸贄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載足與《解題》相參證。《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地理類〉著錄：「陳延禧《北征雜記》一卷。」與此書同名，惟非一書也。

唐年小錄八卷

《唐年小錄》八卷。館臣案：《宋史·藝文志》作六卷。唐戶部尚書扶風馬總會元撰。記唐以來雜事，分為七門，末卷為〈雜錄〉。

廣校案：此書《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故事類〉、《崇文總目》卷二〈職官類〉錢東垣輯釋本。均著錄作八卷，《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則著錄作六卷，疑〈宋志〉「六」字乃「八」字之訛。馬總，兩《唐書》均作「馬摠」。《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七〈列傳〉第一百七〈摠〉曰：「馬摠，字會元，扶風人。」又曰：「（元和）十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人為戶部尚書。長慶三年卒，贈右僕射。」則摠乃憲宗、穆宗間人。

舊有一本略甚，復得程文簡本傳之，始為全書。

案：程文簡即程大昌。直齋致仕里居吳興，常丐書於文簡後人。除此書外，如《孫子》十卷、《槁簡贅筆》二卷、《二十四氣中星日月宿度》一卷等，均傳自程家也。

陵園記一卷

《陵園記》一卷，唐宗正丞李原註，失其名。撰。光化元年序。

廣校案：此書撰者無可考。光化，唐昭宗年號；元年，歲次戊午。《舊唐書》卷二十七〈本紀〉第二十一上〈昭宗〉載：「（乾寧三年）六月庚戌，李克用率沙陀、并、汾之眾五萬攻魏州，及其郭，大掠於其六郡，陷成安、洹水、臨漳十餘邑，報平之怨也。鳳翔李茂貞怨國家有朱玫之討，絕朝貢，謀將犯關，天子命覃王治兵以俟變。是月，茂貞上章，請以兵師入覲。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四軍，以衛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秋七月庚辰朔。壬辰，岐軍逼京師，諸王率禁兵奉車駕將幸太原。癸巳，次渭北。華州韓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請駐蹕華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詔謂建曰：『啓途之行，已在河東，今日幸鄜時。』甲午，次富平。韓建來朝，泣奏曰：『藩臣倔強，非止茂貞。雖太原勤王，無宜巡幸。臣之鎮守，控扼關畿，兵力雖微，足以自固。陛下若輕捨近畿，遠巡極塞，去園陵宗廟，寧不痛心；失魏闕金湯，又非良算。若輿駕渡河，必難再復，謀苟不臧，悔之寧及。願陛下且駐三峰，以圖恢復。』上亦泣下曰：『朕難奈茂貞，忿不思難。卿言是也。』乙未，次下邳。丙申，駐蹕華州，以衙城爲行宮。時岐軍犯京師，宮室廬閭，鞠爲灰燼，自中和已來葺構之功，掃地盡矣。」此書殆就此事而作，應不勝其黍離麥秀之悲矣！

鳳池歷二卷

《鳳池歷》二卷，不著名氏。記長孫無忌歷官本末及家世子孫。

廣校案：此書已佚。惟長孫無忌歷官本末及其家世子孫事迹，猶可考見《舊唐書》卷六十五〈列傳〉第十五、《新唐書》卷一百五〈列傳〉第三十〈長孫無忌〉。無忌於太宗、高宗二朝，屢建勳績，而卒爲許敬宗誣構，死非其罪，《舊唐書》謂「天下至今哀之」。至「史臣曰」更謂：「無忌戚里右族，英冠人傑，定立儲闈，力安社稷，勳庸茂著，終始不渝。及黜廢中宮，竟不阿旨，報先帝之顧託，爲敬宗之誣構。嗟乎！忠信獲罪，今古不免，無名受戮，族滅何辜。主暗臣姦，足貽後代。」撰人或有所感發而作此書也。鳳池乃鳳凰池之簡稱，指中書省所在地。無忌於高宗朝，官拜太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尚書二省，故記其事者稱「鳳池歷」。

按〈唐志〉：「馮宇《鳳池錄》五十卷。」李淑《書目》惟存五卷，記宰相名次事跡，非此書。

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職官類〉著錄：「馬宇《鳳池錄》五十卷。」《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錄〉「《鳳池錄》」條曰：「《書目》：『《鳳池錄》五卷，《崇文目》同。貞元二年馬宇撰。起高祖武德元年，訖貞元二年。紀錄宰臣拜免及一時事迹。』」《玉海》著錄之「《書目》」，即《中興館閣書目》。是《鳳池錄》乃馬宇撰，《解題》作馮宇，顯誤。

鄴侯家傳十卷

《鄴侯家傳》十卷，唐亳州刺史京兆李繁撰。繁，宰相泌之子。坐事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拙筆為傳。按《中興書目》有柳玘〈後序〉，今無之。

廣校案：繁，《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列傳〉第八十、《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九〈列傳〉第六十四附〈李泌〉。《新唐書》記繁事曰：「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稿，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適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上議譴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桓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略財貨為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為擅興。詔御史舒元興按之，元興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為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冤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拙筆，著《家傳》十篇，傳於世。」是《解題》所述，殆據《新唐書》。柳玘，《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十五、《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二〈列傳〉第八十八均附〈柳公綽〉，蓋玘，公綽孫也。《新唐書》載玘述家訓戒子孫有云：「舒相國元興與李繁有隙，為御史，鞠譴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是玘素與繁善，故為之迴護，又為此書撰〈後序〉也。惜所撰〈後序〉，直齋亦不之見矣。

繁嘗為通州，廣校案：盧校本作「隨州」。韓退之〈送諸葛覺詩〉所謂「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者也，其曰「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屢為丞相言，

雖懇不見錄」，則韓公于繁亦拳拳矣。《新》、《舊》史本傳稱繁無行，漏言裴延齡以誤陽城，師事梁肅而烝其室，殆非人類。然則韓公無乃溢美。而所述其父事，庸可盡信乎！

案：韓愈詩，原稱〈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其詩曰：「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日局縮。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澧水，東望不轉目。今子從之游，學問得所欲。入海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勉爲新詩章，月寄三四幅。」韓詩盛言繁家多書，過眼輒記；行年五十，而六任太守；且爲己「屢爲丞相言」，惜不見錄也。又謂覺至隨州從繁游，將可「矯翮逐黃鵠」，且預卜其「學問得所欲」。直齋謂「韓公于繁亦拳拳矣」，可謂確鑿。惟《解題》謂「繁嘗爲通州」，證以韓詩及《新唐書》，「通州」乃「隨州」之訛耶？

牛羊日曆一卷

《牛羊日曆》一卷，唐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虞卿、漢公也。是不遜甚矣。

廣校案：軻，兩《唐書》無傳。《新唐書》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藝文〉三〈小說家類〉著錄：「劉軻《牛羊日曆》一卷，牛僧孺、楊虞卿事。檀欒子皇甫松序。」與《解題》合。僧孺、虞卿及虞卿弟漢公，兩《唐書》均有傳。《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五〈列傳〉第一百〈楊虞卿〉載：「楊虞卿，字師皋，虢州弘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再遷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幸，倚爲姦利。歲舉選者，皆走門下，署第注員，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宗閔待之尤厚，就黨中爲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故時號黨魁。德裕之相，出爲常州刺史。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遷京兆尹。大和九年，京師訛言鄭注爲帝治丹，剔小兒肝心用之。民相驚，扃護兒曹。帝不悅，注亦內不安，而雅與虞卿有怨，即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因京兆驕伍布都下。』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周比，因傳左端倪。帝大怒，下虞卿詔獄。於是諸子弟自囚闕下稱寃，虞卿得釋，貶虔州司戶參軍，死。」又載：「漢公字用父。始辟興元李絳幕府，絳死，不與其禍。遷累戶部郎中、史館脩撰，轉司封郎中。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

三州。擢桂管、浙東觀察使。繇戶部侍郎拜荊南節度使，召爲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荊南有貪贓，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爲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與共奏漢公冒獫狁廉概，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它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爲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爲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部私貪人？』帝恚見顏間。翌日，敕裔綽爲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軻之此書，或即記《新唐書》所載此事。軻既鄙牛、楊之爲人，故下筆之際，不覺其言之不遜也。

西南備邊錄一卷

《西南備邊錄》一卷，唐宰相李德裕文饒撰。太和中鎮蜀所作。內州縣、城鎮、兵食之數，大略具矣。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九〈志〉第四十九〈藝文〉三〈兵書類〉著錄：「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十二卷。」卷數與《解題》不同。惟《崇文總目》卷二〈地理類〉錢東垣輯釋本及《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亦作一卷，未知孰是。考《新唐書》卷一百八十〈列傳〉第一百五〈李德裕〉載：「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大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嶺外，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皋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癰夷尙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寧羣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

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倚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更邛崃關，徙巂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巂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獠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新唐書》所記文饒治蜀事，足與《解題》相參證。此書當是鎮蜀時所作。然太和，兩《唐書》均作「大和」，蓋大、太古字通。《易·乾卦·彖》曰：「保合大和乃利貞。」亦作大和也。

異域歸忠傳二卷

《異域歸忠傳》二卷，李德裕撰。會昌二年，唃沒斯內附。德裕奉詔采秦、漢以來由絕域歸中國，以名節自著、功業始終者凡三十人，爲之傳。

廣棧案：《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傳〉「唐《異域歸忠傳》」條曰：「〈志〉：『李德裕奉敕撰，二卷。』」〈序〉云：『會昌二年四月甲申內附。』《會要》：『會昌二年七月上。』卷同〈志〉。〈回紇傳〉：『武宗時，回紇國亂。烏介立爲可汗，王子唃沒斯率三部及大酋二千騎詣振武降。武宗詔宰相李德裕采秦、漢以來至唐興殊俗忠效卓異者凡三十人，爲《異域歸忠傳》寵賜之。《德裕集》有〈宣示唃沒斯等冠布訖圖狀〉。』《中興書目》：『以名節自著者凡三十人，始秦由余，至尚可孤。』《崇文目·傳記類》二卷。」所記足與《解題》相參證。

蠻書十卷

《蠻書》十卷，唐安南宣慰使樊綽撰。記南詔事。咸通五年奏之。

廣棧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地理類〉著錄：「樊綽《蠻書》十卷。咸通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從事。」所記綽職位不同。此書又稱《雲南志》。晁氏《郡齋讀書志》卷第七〈僞史類〉著錄：「《雲南志》十卷，右唐樊綽撰。咸通中，南詔數寇邊，綽爲安南宣慰使，纂〈八詔始末〉，〈名號種族〉，〈風俗物產〉，〈山川險易〉，〈疆場聯接〉，聞於朝。」是其證。此書《四

庫全書總目》考之甚詳。其書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一〈載記類〉曰：「《蠻書》十卷，《永樂大典》本。唐樊綽撰。《新唐書·藝文志》著於錄。《宋史·藝文志》則有綽所撰《雲南志》十卷，而不稱《蠻書》。《永樂大典》又題作《雲南史記》，名目錯異。今考司馬光《通鑑考異》、程大昌《禹貢圖》、蔡沈《書集傳》所引《蠻書》之文，並與是編相同，則《新唐書·志》為可信。惟〈志〉稱綽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蔡襲從事，而《通鑑》載襲實官安南經略使，與綽所紀較合，則《新書》失考也。綽成此書在懿宗咸通初，書中多自稱臣。又稱錄《六詔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張守忠進獻，蓋當時嘗以奏御者。交州境接南詔，綽為幕僚，親見蠻事，故於六詔種族、風俗、山川、道里，及前後措置始末，撰次極詳，實輿志中最古之本。宋祁作《新史·南蠻傳》、司馬光《通鑑》載南詔事，多採用之。程大昌等復引所述蘭滄江以證華陽黑水之說，蓋宋時甚重其書。而自明以來，流傳遂絕，雖博雅如楊慎，亦稱綽所撰為有錄無書，則其亡佚固已久矣。今此本因錄入《永樂大典》，僅存文字已多斷爛，不盡可讀，又世無別本可校。考洪武中程本立作《雲南西行記》，稱麗江通守張翥出示樊綽《雲南志》，字多謬誤。則當時已然。謹以諸書參考旁證，正其訛脫，而姑闕不可通者，各加按語於下方，釐為十卷。仍依《新唐書·志》題曰《蠻書》，從其朔也。可供參證。今人向達有《蠻書校注》一書，甚見功力。

閩川名士傳一卷

《閩川名士傳》一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記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

廣校案：此書《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傳記類〉著錄：「黃璞《閩川名士傳》一卷，字紹山，大順中進士第。」則璞乃唐昭宗時進士，頗補《解題》之未備。《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閩川名士傳》二卷。右唐黃璞撰。錄唐神龍以來閩人知名於世者，效《楚國先賢傳》為之。」則著錄卷數作二卷。今人孫猛撰《郡齋讀書志校證》，於此條有詳盡之考證，曰：「《閩川名士傳》二卷，袁本，臥雲本作三卷，袁本題下注云：『黃璞，一本作皇甫璞。』按是書始見《新唐志》卷二〈雜傳類〉，一卷，題黃璞，注云：『字紹山，大順中進士第。』《崇文總目》卷二，《書錄解題》卷七，〈宋志〉卷二（「川」訛作「中」），俱題黃璞，皆一卷，唯《玉海》卷三十八引《中興書目》作三卷，然亦題黃璞，《中興書目》云：『著錄凡五

十有三，起神龍，迄大順，歷歲二百，上春官者才四十有三。」今王謨《漢唐地理書鈔》輯本一卷，黃璞事見《唐登科記考》卷二十四、《淳熙三山志》卷二十六。」是此書《郡齋讀書志》袁本及《中興館閣書目》均作三卷，其撰人袁本附注謂「一本作阜甫璞」。所著錄有異於《解題》。《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錄〉「《唐閩中名士錄》」條曰：「《志》：『黃璞，一卷。字昭山，大順中進士第。』《書目》：『三卷。』《崇文目》一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著也。著錄凡五十有三，起神龍迄大順，歷歲二百，上春官第者才四十有三。」晁氏《志》：「一卷，效《楚國先賢傳》爲之。」考《玉海》著錄之「《志》」乃指《新唐志》；「《書目》」即《中興館閣書目》。《中興書目》所載足與《解題》相參證，惟「著錄凡五十有三」一語，又與《解題》不同。至《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黃璞《閩中名士傳》一卷。」「閩中」顯訛，孫猛已先我言之矣。

崔氏目錄一卷

《崔氏目錄》一卷，不著名氏。殘缺無始末。末有跋尾，不知何人，言：「此書出宋敏求家。考訂年月及所載人名姓甚詳。蓋廣明元年崔沆爲相，非其子弟即其門人爲之。字畫清麗，而其所記不過誦飲、交通、評議，有以見唐末風俗之弊云。」

廣校案：此書宋以來各公私書目鮮有著錄。其〈跋〉謂書出宋敏求家。敏求，《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列傳〉第五十附〈宋綬〉。史載：「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它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是此書出敏求家，理亦宜焉。崔沆，《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列傳〉第一百十三、《新唐書》卷一百六十一〈列傳〉第八十五均附〈崔元略〉。《新唐書》記沆事較詳，曰：「子沆，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琮，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爲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廷中，百僚就班脩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黃巢勢寢盛，沆每建裁遏，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考乾符、廣明皆唐僖宗年號，沆於「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幾即「改

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且「多爲（盧）攜沮抑」。故《解題》所載跋尾謂「廣明元年崔沆爲相」，恐推判有誤。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

《開元天寶遺事》二卷，館臣案《文獻通考》作四卷。五代太子少保天水王仁裕德輦撰。所記一百五十九條。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右漢王仁裕撰。仁裕仕蜀，至翰林學士。蜀亡，仁裕至鎬京，採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後分爲四卷。」《玉海》卷第五十一〈典故會要〉「唐《開元天寶遺事》」條云：「《書目》：『一卷，五代唐王仁裕采摭前史不載者，凡一百五十九條。』」《玉海》所言「《書目》」，即《中興館閣書目》。是此書所載遺事凡一百五十九條，惟分卷有一卷、二卷、四卷之別也。《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載：「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一卷。」「裕」乃「裕」字之誤。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著錄，且考證仁裕生平及此書甚詳，曰：「《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五代王仁裕撰。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唐末爲秦州節度判官。後仕蜀爲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復以爲秦州節度判官。廢帝時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時爲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丞旨，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周顯德三年乃卒。事蹟具《五代史·雜傳》。晁公武《讀書志》曰：『蜀亡，仁裕至鎬京，採摭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分爲四卷。』洪邁《容齋隨筆》則以爲託名仁裕，摘其中舛謬者四事：一爲姚崇在武后時已爲宰相，而云開元初作翰林學士；一爲郭元振貶死後十年，張嘉貞乃爲宰相，而云元振少時，宰相張嘉貞納爲壻；一爲張九齡去位十年，楊國忠始得官，而云九齡不肯及其門；一爲蘇頲爲宰相時，張九齡尙未達，而云九齡覽其文卷，稱爲文陣雄師。所駁詰皆爲確當。然《蘇軾集》中有〈讀開元天寶遺事〉四絕句，司馬光作《通鑑》，亦採其中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語。則其書實在二人以前，非《雲仙散錄》之流晚出於南宋者可比。蓋委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採摭於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是即其失；必以爲依託其名，則事無顯證。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往往摘其牴牾，要不以是謂不出義慶手也。故今仍從舊本，題爲仁裕撰焉。」特逐錄之，以資參證。

入洛記一卷

《入洛記》一卷。仁裕仕前蜀，國亡入洛記行。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入洛記》一卷，右蜀王仁裕撰。仁裕隨王衍降，入洛陽，記往返途中事，並其所著詩賦。」可與《解題》相參證。《崇文總目》卷二〈傳記類〉下著錄：「《入洛記》十卷，王仁裕撰。繹按：《讀書志》、《宋志》並一卷。錢東垣輯釋本。」是《崇文總目》作十卷，誤。

中朝故事二卷

《中朝故事》二卷，偽唐給事中尉遲偓撰。載唐末雜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中朝故事》二卷。右偽唐尉遲偓撰。記唐懿、昭、哀三朝故事，故曰『中朝』。」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按此書所記，上及宣宗時事，不止三朝。又偓撰作此書，蓋奉先主李昇命，述唐四朝舊聞，昇自稱出太宗子吳王恪，故稱長安爲『中朝』。」皆足補《解題》之未及。《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亦著錄此書，所考甚詳贍。曰：「《中朝故事》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南唐尉遲偓撰。偓履貫未詳。書首舊題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賜紫金魚袋臣尉遲偓奉旨纂進。蓋李氏有國，時偓爲史官，承命所作。李昇自以爲出太宗之後，承唐統緒，故稱長安爲中朝也。其書皆記唐宣、懿、昭、哀四朝舊聞。上卷多君臣事蹟及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錄神異怪幻之事。中間不可盡據者，如宣宗爲武宗所忌，請爲僧遊行江表一事，司馬光《通鑑考異》已斥其鄙妄無稽。又路巖欲害劉瞻，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理一事，考是時鎮幽州者乃張允伸，非張公素，所記殊誤。又鄭畋鬼胎一事，與唐人所作《齊推女傳》首尾全同，而變其姓名，尤顯出蹈襲。然其時去唐未遠，故家文獻所記亦往往足徵。如崔彥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馬光《考異》雖摘其以彥昭代凝領鹽鐵之誤，而其事則全取之。與正史分別參觀，去訛存是，固未嘗不足以資參證也。」所言皆資參考。《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尉遲偓《中朝故事》二卷。」「偓」字乃「偓」之誤。

燉煌新錄一卷

《燉煌新錄》一卷，有〈序〉，稱「天成四年沙州傳舍集」，而不著名氏，蓋當時奉使者。敘張義潮本末及彼土風物甚詳。

廣校案：鄭樵《通志》卷第六十六〈藝文略·地理·郡邑〉著錄：「《燉煌新錄》一卷，注唐李延範撰。」今人蘇瑩輝《敦煌藝文略·史部·霸史》「《敦煌實錄》二十卷」條云：「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史部·傳記類》著錄《敦煌新錄》一卷，云：『有〈序〉，稱「天成四年沙州傳舍集」，而不著名氏，蓋當時奉使者。敘張義潮本末及彼土風物甚詳。涼武昭王時有劉昺者，著《敦煌實錄》二十卷，故此號新錄。』」瑩按：繆荃孫《隨筆》謂《浙江采輯遺書目》有《敦煌新錄》寫本。又按：《通志·藝文略·地理類》「郡邑項」有《敦煌新錄》一卷，題唐李延範撰。直齋所錄，稱撰者為天成四年人。天成係後唐明宗年號，其四年己丑歲，當西元後九二九年。而《通志》所錄之撰者亦為（後）唐人，故知必為一書。」蘇氏所考甚當，此書必李延範撰無疑。

涼武昭王時有劉昺者，著《敦煌實錄》二十卷，故此號新錄。

案：蘇氏《敦煌藝文略》同條又云：「《敦煌實錄》二十卷，後魏劉昺撰。見本傳，〈北史·劉延明傳〉同。《隋書·經籍志·霸史類》、《舊唐書·經籍志·乙部·雜傳類》、《唐書·藝文志·乙部·偽史類》、《通志·藝文略·史類·霸史》上著錄。《後魏書·昺傳》：『昺字延明，敦煌人也。著《敦煌實錄》二十卷，行於世。』」瑩按：各史著錄此書卷數頗不一致，《魏書》及《北史》本傳作二十卷，〈新〉、〈舊唐志〉因之。〈隋志〉作十卷，〈通志略〉因之。劉延明名昺，字亦作昺。〈隋志〉作劉景者，以《隋書》唐人撰，唐人諱，故以景代之。《北史》及〈舊唐志〉作劉延明者，以《北史》、《舊唐書》亦唐人撰也。《敦煌實錄》一書，雖散逸久矣，清武威張澍有輯本，慕少堂先生於《敦煌方志》中引張音云：『余恐前哲芳規，零落無徵，而學侶寢修，罔知考鏡，爰甄綜群籍，原書存者十九條，乃據《漢》、《魏》、《晉書》及《十六國春秋》、《魏書》、《隋》、《唐》、《五代》諸史，補若十人。如《涼錄·侯瑾傳》與《實錄》文字無異，可知崔鴻之書，悉本劉氏也。所恨索緯《隴西人物志》、趙武孟《河西人物志》湮沒無傳，不得瀏覽具知先賢懿美也，為之太息！』」蘇氏所考甚翔實。既有後魏劉昺之《敦煌實錄》二十卷在前，故延範乃名其書曰《燉煌新錄》也。

唐末汎聞錄一卷

《唐末汎聞錄》一卷，題常山閻自若撰。館臣案《宋史·藝文志》^{〔一〕}記五代及諸僭偽事。其〈序〉自言：「乾德中得於先人及舅氏聞見。」曰：「傳者難驗，見者易憑，考之史策，不若詢之耆舊也。」然所記亦時有不同者，如李濤納命事，本謂「張彥澤」，今乃云「謁周高祖」，未詳孰是。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唐末汎聞錄》一卷。右皇朝閻自若纂。乾德中，王普《五代史》成。自若之父觀之，謂自若曰：『唐末之事，皆吾耳目所及，與史冊異者多矣。』因話見聞故事，命自若誌之。」足與《解題》相參證。《宋史》卷一百一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此書，曰：「閻自若《唐宋汎聞錄》一卷。」「宋」字乃「末」字之誤。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七·傳記類）著錄：「《唐末汎聞錄》一卷，宋閻自若撰。自若，常山人，事迹未詳。……按：李濤，字信臣，京兆萬年人。唐天成初舉進士甲科，自晉州從事，拜監察御史，遷右補闕；天福年間，改刑部郎中。宋初，拜兵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考《宋史·李濤傳》謂：『濤記張彥澤殺記室張式，奪其妻。式家人詣闕上訴，晉祖以彥澤有軍功，釋其罪，濤抗疏，請寘於法。晉祖召見諭之，濤植笏叩階，聲色俱厲。晉祖怒叱之，濤執笏如初，晉祖曰：『吾與彥澤有誓約，恕其死。』濤厲聲曰：『彥澤私誓，陛下不忍食其言。范延光嘗賜鐵券，今復安在？』晉祖不能答，即拂衣起，濤隨之諫不已。晉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罷彥澤節制。濤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又謂：『晉祖崩，濤坐不赴臨停，未幾起為洛陽令，遷屯田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會契丹入汴，彥澤領突騎入京城，恣行殺害，人皆為濤危之。濤詣其帳，通刺謁見，彥澤曰：『舍人懼乎？』濤曰：『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向使先皇聽僕言，寧有今日之事。』彥澤大笑，命酒對酌，濤神氣自若。』知濤納命事乃指張彥澤，非周高祖也。是閻書所載，未必盡可據。又按：此書各本《宋史》並作《唐宋汎聞錄》，『宋』當作『末』，清武英殿本《宋史》閻自若誤作高自若，今並正之。』劉考翔實，足解直齋之疑矣。

楊妃外傳一卷

《楊妃外傳》一卷，直史館臨川樂史子正撰。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楊貴妃外傳》二卷。右皇朝樂史撰。敘唐楊妃事迹，迄孝明之崩。」書名及卷數均與《解題》略異，然應爲同一書。樂史，《宋史》卷三百六〈列傳〉第六十五附其子〈樂黃目〉。著作贍富，太宗朝嘗遷著作郎、直史館。

渚宮故事五卷

《渚宮故事》五卷，後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撰。載荆楚事，自鬻熊至唐末。本十卷，今止晉代，闕後五卷。館臣案：《唐書·藝文志》：「余知古《渚宮故事》十卷，注唐文宗時人。晁公武《讀書志》亦云唐余古撰，脫「知」字。此云後周，未知何據。」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八〈地理類〉著錄：「《渚宮舊事》十卷，右唐余知古撰。自鬻熊至唐江陵君臣人物事迹，史、子、傳記所載者，悉纂次之。」可與《解題》相考證。惟《郡齋讀書志》著錄書名作《渚宮舊事》，實爲一書；而撰人則明爲「唐余知古」，未脫「知」字；館臣所云乃據《文獻通考》所引《郡齋讀書志》，故有此說。《崇文總目》卷二〈地理類〉著錄：「《渚宮故事》十卷，余知古撰。繹按：《左傳正義》：『渚宮在郢都之南。』此書採摭荆楚故事，故以命名。舊本訛作『諸宮』，今校改。錢東坦輯釋本。」錢繹按語可補《解題》之未及。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七〈雜史類〉著錄，並考知古生平及本書卷數甚詳，其書曰：「《渚宮舊事》五卷，《補遺》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一名《渚宮故事》，唐余知古撰。其銜稱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里貫則未詳也。其書上起鬻熊，下迄唐代，所載皆荆楚之事，故題曰『渚宮』。渚宮名見《左氏傳》，孔穎達《疏》以爲當郢都之南，蓋楚成王所建。樂史《太平寰宇記》則以爲建自襄王。未詳何據也。書本十卷。《唐書·藝文志》著錄此本，惟存五卷，上於晉代。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渚宮故事》十卷，則南宋之初，尙爲完本。至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言，已與今本同。則宋、齊以下五卷，當佚於南宋之末。元陶宗儀《說郛》節鈔此書十餘條，晉以後乃居其七。疑從類書引出，非尙見原本也。《唐書·藝文志》載此書，注曰：『文宗時人。』又載《漢上題襟集》十卷，注曰：『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則與段、溫二人同時倡和。此書皆記楚事，其爲游漢上時所作，更無疑義。陳氏以爲後周人，已屬訛誤。《通考》引《讀書志》之文，併脫去『余』字，竟題爲『唐知古』撰，則謬彌甚矣。今仍其舊爲五卷，其散見於他書者，別輯爲《補遺》一卷，附錄於後焉。」是則此書原爲十卷，直齋所藏缺宋、齊以下五卷，故著錄得五卷。

至知古乃晚唐人，與段成式、溫庭筠同時，《解題》作後周人，顯誤。

錦里耆舊傳八卷、續傳十卷

《錦里耆舊傳》八卷、《續傳》十卷，前應靈縣令平陽句延慶昌裔撰。開寶三年，秘書丞劉蔚知榮州得此《傳》。其詞穢蕪，請延慶修之，改曰《成都理亂記》。天成之後，別加編次，起咸通九載，迄乾德四年，百餘年蜀事，大略具矣。《續傳》，蜀人張緒所撰。起乾德乙丑，迄祥符己酉。自平蜀之後，朝廷命令、官僚姓名及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之迹，皆略載之。知新繁縣太常博士張約為之〈序〉。廣棧案：盧校注「此書今不全。」

廣棧案：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四〈跋〉，有〈續錦里耆舊傳跋〉，曰：「予年來思注歐陽子《五代史記》，求野史于蜀，若毛文錫《前蜀記事》二卷、董淳《後蜀記事》三卷、李昊《蜀書》二十卷、張彭《錦里耆舊傳》一卷，俱佚不傳。僅存者張唐英《蜀檣杌》十卷，今止二卷；若句延慶《續錦里耆舊傳》二卷，恐亦非完書也。延慶字昌裔，成都人，官應靈縣令。書成于開寶二年，起咸通九年，迄乾德三年，一名《成都理亂記》。卷中載李昊〈降表〉及從降三十二人，入除日者二十六人。李順、王均、劉旰作亂，亦略載之，可以資采獲者。惜太常博士張約〈序〉，已亡之矣。」考彝尊此〈跋〉訛誤處不少。如延慶所撰者非《續傳》，而云《續傳》；張緒，《通志·藝文略》作張彭。所撰者為《續傳》十卷，而云「張彭《錦里耆舊傳》一卷」。句延慶此《傳》，其後散佚，僅存卷五至卷八，凡四卷。故《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六〈史部〉二十二〈載記類〉著錄：「《錦里耆舊傳》四卷，兩江總督採進本。一名《成都理亂記》，宋句延慶撰。延慶字昌裔，自稱前榮州應靈縣令，并見于書中。惟不著其里貫。其書乃紀王氏、孟氏據蜀時事。《宋史·藝文志》作八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開寶三年，秘書丞劉蔚知榮州得此《傳》，請延慶修之。起咸通九載，迄乾德乙丑。』按今本止四卷，起僖宗中和五年，無懿宗咸通間事。振孫又稱：『自平蜀後至祥符己酉，朝廷命令、政事因革，以至李順等作亂之迹，皆略載之，張約為之〈序〉。』延慶在開寶時，去祥符尚遠，似不能續記至是，而平蜀後事及張約〈序〉，此本亦無之。疑振孫所見即〈宋志〉八卷之本，出於後人所增益。此本四卷，或猶延慶之舊也。書雖以《耆舊傳》為名，而不以人系事，其體實近編年。所錄兩蜀興廢之蹟，亦頗簡略。惟於詔敕、章表、書檄之文，載之獨詳。中間如前蜀咸康元年，唐兵至成都，王宗弼劫遷王衍於西宮，《通鑑》在十一月甲辰，而此

書作乙巳。又宋太祖賜後蜀主孟昶詔一首，其文多與《宋史》不同。如此之類，亦皆可以備參考也。陳振孫稱為平陽句延慶。案書中於後蜀主多所稱美，疑出蜀人之詞。孟昶時有校書郎華陽句中正者，後入蜀為屯田郎中，延慶疑即其族，則平陽或華陽之誤歟？《四庫全書總目》考核詳贍，足資參證。《解題》此條之「張緒」，應為「張彭」之誤。《崇文總目》卷二〈傳記類〉上著錄：「《錦里耆舊傳》十卷，張緒撰。繹按：《書錄解題》：『《錦里耆舊傳》八卷，《續傳》十卷，句延慶撰。開寶三年，劉蔚得此《傳》，請延慶修之，改曰《成都理亂記》；《續傳》，張緒所撰。』今考延慶《成都理亂記》，已見於前，作八卷，與陳伯「說合，則此十卷乃續傳也，疑舊本脫『續』字。《通考略》張緒作張彭。錢東坫輯雜本。」可供參證。至作〈序〉之張約，《宋史》無傳。考《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七十冊〈刑法〉六之一二載：「天聖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都官郎中、前知嘉州張約免死，杖脊黥面，配連州牢城，坐受賕枉法，計銀千五百兩，以抵死在降詔約束之前。其後又受銀二百六十兩，法應絞，特矜之。初聞約在郡貪瀆，詔轉運使高觀體量其事，且言約越次補牙職，又令教練使楊澄占恐唱取楊齊占、錢澄占逃遁。即分遣使搜捕，揭榜許吏民告首。約時以代歸華州，遂委陝西轉運司押領赴嘉州。澄占亦坐黥面，配商州坑冶。」是張約除任新繁知縣、太常博士外，後又知嘉州，坐受賕枉法配連州牢城，固非良吏也。天聖，仁宗年號。

平蜀實錄一卷

《平蜀實錄》一卷，左藏庫副使康延澤撰。平蜀之役，延澤以內染院使為鳳州路馬軍都監。王全斌等既得罪，延澤亦貶唐州團練使。按本傳載蜀軍二萬七千人，諸將慮其為全師雄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弱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浮江而下，諸將不能用。此書敘述甚詳。《邯鄲書目》云「不知作者」。《館閣書目》亦然。考王元之所撰〈延澤墓誌〉，知其所為也。

廣校案：此書《中興館閣書目·雜傳類》作「《平蜀錄》一卷」。趙士煒輯考本。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列傳〉第十四延澤本傳載：「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永興李洪信入覲，遣延澤往巡檢，遷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荊南高保融卒，其子繼沖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往撫之，且察其情偽。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境，遂下荊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為鳳州路

馬軍都監，破白水、閬州二砦，進擊西縣、山泉，獲韓保正。由來蘇路會大軍，克劍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復亂，徙爲普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爲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弱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即殺之未晚。諸將不能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璋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璋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爲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伶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可與《解題》相補證。王元之，《宋史》無傳，無可考。所撰〈延澤墓誌〉，恐與《宋史》本傳所記事無甚差異。

秦王貢奉錄二卷

《秦王貢奉錄》二卷，樞密使吳越錢惟演希聖撰。

廣校案：此書鮮見其它書目著錄。錢惟演，《宋史》卷一百一十七〈列傳〉第七十六有傳。其〈傳〉謂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尤善獎勵後進」；又謂其「所著《典懿集》二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而無記載此書。

記其父俶貢獻及錫賚之物。

案：惟演父俶，《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列傳〉第二百三十九〈世家〉三〈吳越錢氏〉有傳，傳中所記朝廷錫賚及俶貢獻之物甚詳。且記俶「性謙和，未嘗忤物。在藩日，每朝廷使至，接遇勤厚。所上乘輿、服物、器玩，製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則俶貢物時虔篤之情可見。〈傳〉又載俶於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上爲之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則本書稱「秦王」者，乃秦國王之略稱，蓋指俶也。

家王故事一卷

《家王故事》一卷，錢惟演撰。記其父遺事二十二事，上之，以送史院。

廣校案：《崇文總目》卷二〈僞史類〉、錢東垣輯釋本。《宋史》卷一百四〈志〉

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霸史類〉均著錄錢惟演撰《家王故事》一卷。考《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第二百三十九〈世家〉三〈吳越錢氏〉載俶以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大中祥符八年，子惟演等復表上之，詔賜錢五萬貫，仍各賜第一區」。則此書殆撰成於大中祥符八年（1015）之前，端拱元年（988）俶卒之後。家王，惟演稱俶也。

戊申英政錄一卷

《戊申英政錄》一卷，婺州刺史錢儼撰。記其兄俶事迹。俶以戊申正月嗣位。

廣校案：此書《崇文總目》卷二〈偽史類〉、錢東垣輯釋本。《通志》卷第六十五〈藝文略〉、《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均著錄。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七〈傳記類〉載：「《戊申英政錄》一卷，宋錢儼撰。……按：戊申即乾祐元年（九四八）也。俶，元瓘之子，僖之異母弟也。僖既為軍校所幽，時俶為溫州刺史，眾以無帥，遂迎立之，時漢乾祐元年（948）正月十五日也。其年八月，始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中，累官至守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建隆初，復加天下兵馬大元帥。事迹具《五代史》（卷一三三）、《新五代史》（卷六七）本傳。」所考頗詳明。儼字誠允，俶之異母弟。幼為沙門，及長，謹慎好學。《宋史》卷四百八十一〈列傳〉第二百三十九〈世家〉三〈吳越錢氏〉有傳。其〈傳〉謂：「儼嗜學，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為文辭，頗敏速富瞻，當時國中詞翰多出其手。歸京師，與朝廷文士遊，歌詠不絕。淳化初，嘗獻《皇猷錄》，咸平又獻《光聖錄》，並有詔嘉答。所著有《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忠懿王勳業志》三卷，又作《貴溪叟自敘傳》一卷。」可悉其生平及著述梗概。

玉堂逢辰錄二卷

《玉堂逢辰錄》二卷，錢惟演撰。其載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一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左藏、內藏、香藥諸庫及秘閣、史館，香聞數十里。三館圖籍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以此觀之，唐末、五代書籍之僅存者，又厄於此火，可為太息也！

廣校案：此書鮮見其它書目著錄。考《宋史》卷八〈本紀〉第八〈眞宗〉三

載：「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壬申，榮王元儼宮火，延及殿閣內庫。」同書卷六十三〈志〉第十六〈五行〉二上載：「（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夜，榮王元儼宮火，自三鼓北風甚，癸酉亭午乃止，延燔左承天祥符門、內藏庫、朝元殿、乾元門、崇文院、秘閣、天書法物內香藏庫。」同書卷二百四十五〈列傳〉第四〈宗室〉二〈周王元儼〉載：「周恭肅王元儼，少奇穎，太宗特愛之。每朝會宴集，多侍左右。帝不欲元儼早出宮，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蓋元儼於兄弟中行第八也。眞宗即位，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明年，爲平海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封泰山，改昭武、安德軍節度使，進封榮王；祀汾陰，加兼侍中，改鎮安靜、武信，加檢校太尉；祠太清宮，加兼中書令。坐侍婢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出居故駙馬都尉石保吉第。每見帝，痛哭引過，帝憫憐之。」所載均足與《解題》相參證。而「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事，則未見載《宋史·錢惟演傳》，《解題》所述，猶足補正史之闕遺也。

南部新書十卷

《南部新書》十卷，翰林學士錢易希白撰。侔之子也。所記多唐遺事。

廣棧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南部新書》五卷。右皇朝錢希白撰。記唐故事。」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南部新書》五卷，袁本卷二上〈雜史類〉卷二下〈小說類〉複出，衢本不重。袁本〈雜史類〉解題同原本，〈小說類〉題作《南郡新書》，卷數同原本，解題微異，云：『右皇朝錢希白撰。記唐朝雜事。』沈錄何校本改『郡』作『部』。」是《郡齋讀書志》袁本作「南郡」者顯非也。錢易，《宋史》卷三百一十七〈列傳〉第七十六附〈錢惟演〉。其〈傳〉謂：「易，才學瞻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則易著述固甚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一著錄：「《南部新書》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錢易撰。舊本卷首題錢後人，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鏐也。易字希白，吳越王侔之子。眞宗朝，官至翰林學士。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皆記唐時故事，間及五代，多錄軼聞瑣語，而朝章國典，因革損益亦雜載其

中。故雖小說家言，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於考證尚屬有裨。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今考其標題，自甲至癸，以十干爲紀，則作十卷爲是。公武所記，殆別一合併之本也。世所行本，傳寫者以意去取，多寡不一。別有一本，從曾慥《類說》中摘錄成帙，半經刪削，闕漏尤甚。此本共八百餘條，首尾完具，以諸本兼校，皆不及其全備，當爲足本矣。」是則易或非錢鏐後人。而《郡齋讀書志》作五卷，所據乃別一合併本也。

唐登科記十五卷

《唐登科記》十五卷，丞相鄱陽洪适景伯撰。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登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崔氏書有趙儋〈序〉，而失崔名。所載至周顯德，固非崔氏本書。而李奕書亦不存。洪忠宣得姚康書五卷於北方，而丞相又得別本，起武德，終太和，於毗陵錢氏，廣校案：盧校本「氏」上有「仲仙」二字。乃以三本輯爲一書，而用姚氏爲正。三書皆有〈序〉。姚字汝諧，南仲孫也，元和十五年進士。本書錄武德至長慶爲十一卷。其曰十六卷者，亦後人所續。

廣校案：《新唐書》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藝文〉二〈雜傳記〉著錄：「崔氏《唐顯慶登科記》五卷，佚名。姚康《登第錄》十六卷，字汝諧，南仲孫也。兵部郎中，金吾將軍。李奕《唐登科記》二卷。」《解題》據之。《玉海》卷第一百十五〈選舉·科舉〉二「〈唐進士舉〉《科目記》、《科第錄》」條曰：「《藝文志》崔氏佚名《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長慶二年五月一日，〈叙〉曰『自武德已來，登科名氏編紀凡十餘家，皆不備具。康《錄》武德至長慶二年，凡爲十一卷。其元帝詔云，「歲以此科第郎從官。」遂題爲《科第錄》。』自一年，畢大祐再續爲五卷，合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記》二卷、三家，二十一卷。《文場盛事》一卷。《中興書目》：『崔氏《登科記》一卷，載進士諸科姓名。貞元十七年二月丁亥，校書郎趙儋序曰：『武德五年，詔有司特以進士爲選士之日，仍古道也。』頓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第科，起武德五年，迄周顯德六年。《崇文總目》有樂史修定四十卷，今亡。雍熙二年正月，樂史上《登科記》三十二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貢舉事》、《題解》各二十卷。以爲著作郎，直史館。紹興三十年十月，洪适重編《唐登科記》爲十五卷，一以姚氏爲正。天寶後則以三本合爲一。」據《玉海》則爲崔氏書作〈序〉者乃趙儋，貞元十七年爲校書郎。

然林寶《元和姓纂》卷七、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一、《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二均有趙儋之名，疑趙儋即趙儋，故應依《解題》爲是。作〈序〉之趙儋既爲唐德宗貞元間人，則崔氏之書絕不可能「所載至周（世宗）顯德」之世，故直齋謂「固非崔氏本書」，實具慧眼。崔書必後人所續，《玉海》小注「顧載進士續之者，至元和方列制科，起武德五年，迄周顯德六年」，即記續崔書事。姚康，兩《唐書》無傳。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五十一「姚康」條載：「康字汝諧，南仲孫也。登元和十五年進士第。大中時，爲太子詹事。開成時，曾以贓敗。」所記較《解題》爲詳。《玉海》略記康長慶二年五月二十日〈自序〉、《玉海》謂其書「錄武德至長慶二年，列爲十三卷」，「自二年，畢天祐丙寅續爲五卷，合十八卷」。所記與《解題》可互參證，《解題》謂姚書第十八卷乃後人所續，其續者殆畢天祐也。李奔，《新唐書》卷七十二上〈表〉第十二上〈宰相世系〉：「上載爲秘書少監李益之子。《解題》謂「李奔書亦不存」，其實奔之〈登科記序〉仍存《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六中，占光片羽，逐錄如後：「奕，隴西姑臧人，姑臧穆侯承十世孫秘書少監益之子。〈登科記序〉：『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察言考行，先王之舊規。古者命於鄉而升諸學，俾大樂王論造士之秀者而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進而授之爵祿也。然則前一作歷代選士其科不一，洎聖一作賢有。唐高祖以神武而靜天下，用文教而鎮萬姓。武德五年，帝詔有司，特以進士爲選士之目，仍古道也。自鄉升縣，縣升州，州升府，皆歷試行藝，秋會貢於文昌，咸達一作造。帝庭，以光王國。然後會群后，謁先師，備牲牢，奏金石，尊儒教也。若明試其業，主張其文，覈一作覆。能否於聽覽之間，定取捨於筆削之下，職在考功郎。後至元宗開元二十五年，重難其事，更命春官小宗伯主之，而業文志學之士勸矣。於是獻藝輸能，擅場中的者，榜第揭出，萬人觀之，未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命外藩，司言中禁，彈一作峨冠憲府，起草粉闥，由此與能，十恒七八。至於能登台階，參密命者，亦繁有所徒。所謂選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濫觴之捷徑也。不其然歟？粵自武德，逮乎貞元，閱崔氏本《記》，前後嗣續者，在吾宗爲多焉。顧惟寡昧，獲與斯文，因濡翰而爲之〈序〉。貞元七年春三月丁亥序。』是奕之《登科記》二卷，蓋繼崔、姚二書後而作，撰就於貞元七年三月。其書雖不存，而〈序〉猶幸存也，惜直齋未之見矣。及至洪适之編集是書，亦撰有〈重編唐登科記序〉，載《盤州文集》卷三十四。其〈序〉云：「進士在唐最重，公卿達官不以是仕者，常愬怨然不滿。其外有宏辭、明經諸科，而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於是有《登科記》等書。〈藝文志〉著錄

姚康、崔氏、李奕三家二十三卷，《會要》載鄭氏上宣宗者十三卷，《崇文總目》有樂史修定者四十卷，今多亡矣。予家藏崔氏書，正元中校書郎趙彥為之〈序〉。大氏顯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制科，訖周顯德乃止；又從毗陵錢紳氏得一篇，起武德，盡大和，頗兼制科，而十遺五六。予嘗考《會要》、《續通典》諸書補上之，據唐人集增入策問，及校中秘書，亦得一編，冠以趙〈序〉，始與舊所藏略同，而次序又不相類。蓋後人損益，俱非崔氏本書。世所傳〈雁塔題名〉，進士存者鮮焉，獨長慶一年不闕，以證諸本皆異。唐去今不一百年，以最重之事，傳數家之書，而矛盾如此，書果可盡信乎？先忠宣公還至朔庭，得昭文館姚康書前五卷，最為詳盡，而亡其十有一卷。所載高祖、太宗兩朝進秀甲乙，總二百六十三人，證此本乃九人而已。故今所輯，以姚氏為正，天寶以後則以三本合為一。至其先後乖次，不可悉辨，為十有五卷云。《解題》與《玉海》所述，幾全據趙〈序〉。

五代登科記一卷

《五代登科記》一卷，不著名氏。

廣校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史類·傳記》著錄：「《五代登科記》一卷。輝按：〈宋志〉、陳《錄》、《遂初日》無撰人。」葉德輝考證本。是此書南宋時已不知撰者。

前所謂崔氏書至周顯德止者，殆即此耶？

案：《玉海》卷第一百十五〈選舉·科舉〉：「唐進士舉《科目記》、《科第錄》」條曰：「《五代登科記》一卷，起梁開平二年至周顯德六年姓名及試題。」是此書與崔氏書續補之材料或有可能部分相同。

館中有此書。

案：《中興館閣書目·史部·雜傳類》著錄：「《五代登科記》一卷。《玉海》上。」趙士煊輯考本。是館中確有此書。

洪丞相以國初卿相多在其中，故併傳之。

案：洪丞相即洪适。适《盤州文集》卷第六十三〈跋五代登科記〉曰：「右《五代登科記》一卷，予頃在三館所抄中秘閣書。五季文物掃地，取士無足稱，特以國初卿相、侍從皆當時以儒科進者，因刊我《宋科名記》，故併傳之，仍其舊書，不復考止也。」是适以刊《大宋登科記》，乃併傳此書。

大宋登科記三十二卷

《大宋登科記》三十二卷，館臣案 題解云二十一卷，《宋史·藝文志》同，此蓋誤作十二卷 廣校案：館臣案語是。洪适編。始吳興郡學有銕板，不分卷第，止述進士一科。适始倣姚康《錄》制舉科詞，自建隆庚申迄紹興庚辰，二萬三千六百人有奇，為二十一卷。自後皆續書之。

廣校案：《玉海》卷第一百十六〈選舉·科舉〉：「《宋朝登科記》」條載：「洪适倣《唐科第錄》為《登科記》二十一卷，采摭功令，粗存因革，大魁異科，識其鄉於下。自建隆庚申，至紹興庚辰，姓名登載者二萬三千六百人有奇。」與《解題》所記同。考适《盤州文集》卷四十二有〈大宋登科記序〉，云：「《國朝登科記》，自建隆庚申至紹興之庚辰，姓名登載者毋慮二萬三千六百人有奇，為二十一卷，後乎此者，蓋將億萬數而未止。唐人所謂千佛名經，良不足道。先是吳興學官有銕板，混然不分卷第，所紀但進士而已，制舉詞科顧泯沒不傳；貢士又傳著牘尾，其它魯魚脫逸，不可縷析。或一榜至誤百有餘字，覽者不以為善。某始放唐姚康所作《科第錄》，凡以是進者畢書之，采摭功令，粗存因革，其名冠禮部籍，及仕至兩地，悉為表出。大魁若異科，則又識其鄉于下。進士自慶曆後，得其小錄始可考；建炎以來，蜀人以道梗且遠，不能造庭，故中州漫不知其名氏，今皆並列。明經諸科，國初取人甚眾，史略其名，莫能盡載。武舉非文事，童子或偕計吏，或賜帛罷，故弗著。既成，刻於新安郡舍蓋堂。」《解題》與《玉海》所述，蓋據适〈序〉隱括。

中興登科小錄三卷、姓類一卷

《中興登科小錄》三卷、《姓類》一卷，通判徽州江都李椿撰。新安舊有《登科記》，但逐榜全錄姓名而已。椿家藏《小錄》，自建炎戊申至嘉熙戊戌，節取名字、鄉貫及三代諱刊之後，以韻類其姓，凡一萬五千八百人有奇。太守吳興倪祖常子武刻之，以備前《記》之闕文。

廣校案：椿，《宋史》卷三百八十九〈列傳〉第一百四十八有傳。〈傳〉稱椿「字壽翁，洛州永年人」，與《解題》稱「江都」人不同。然《解題》卷一〈易類〉「《王易心法》一卷」條引王炎曰，有「洛山李壽翁侍郎喜論《易》」之語，則椿不應為江都人，直齋此處恐誤。《中興登科小錄》及《姓類》二書，不見其它書目著錄，故無可考。倪祖常，《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有小傳，曰：「倪

祖常，字子武，歸安人，思子。官大理寺主簿。嘉定中，自毗陵易守徽州，有古吏風。時州民困於和糴，祖常爭之，事得寢。所興革事甚多，州民建祠祀之。」是祖常於寧宗嘉定中曾守徽州，椿時任通判。此二書當刻於嘉定時。

乘輅錄一卷

《乘輅錄》一卷，知制誥祁陽路振子發撰。祥符中使契丹，歸進此《錄》。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偽史類〉著錄：「《乘輅錄》一卷。右皇朝路振子發撰。振，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此書以獻。事見其〈傳〉。」所記與《解題》同。振，《宋史》卷四百四十一〈文苑〉三有傳。其〈傳〉載：「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又載：「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諫，擢知制誥。」與《解題》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三〈傳記類〉著錄：「路政《乘輅錄》一卷。」「政」字乃「振」之誤。

奉使別錄一卷

《奉使別錄》一卷，丞相河南富弼彥國撰。慶曆使契丹，歸為《語錄》以進，機宜事節則具於此《錄》。又一本有兩朝往來書附於末。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偽史類〉著錄：「《富公語錄》一卷。右皇朝富弼使虜時所撰。」即《解題》所謂「歸為《語錄》以進」者。《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三〈傳記類〉著錄：「《奉使語錄》二卷，又《奉使別錄》一卷。」則著錄此二書也。弼，《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二有傳。其〈傳〉曰：「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又載：「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待。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之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為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

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聖章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上字狹小，上下叛離，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恥受金帛，堅欲一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遣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我若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

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宋史》所記，可悉弼使契丹故實。

劉氏西行錄一卷

《劉氏西行錄》一卷，直昭文館保塞劉渙仲章撰。按康定二年，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廝囉。渙以屯田郎知晉州，請行。以十月十九日出界，慶曆元年三月十日回秦州。此其行紀也。唃廝囉自此與中國通，而元昊始病於牽制矣。渙後擢刺史，歷典數州至留後，以工部尚書致仕。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劉渙《西行記》一卷。」書名與《解題》略異。考渙，《宋史》卷三百二十四〈列傳〉第八十三附〈劉文質〉，其〈傳〉曰：「渙字仲章，……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廝囉，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廝囉大集庭帳，誓死扞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改占州刺史，知保州。……歷秦鳳、涇原、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寧中，還，爲工部尚書致仕。」所載足與《解題》相參證。

契丹講和記一卷

《契丹講和記》一卷，不著名氏。載契丹初講和本末。未有慶曆增幣後北國誓書。

廣校案：此書散佚，南宋後公私書目鮮有著錄之者。考《宋史》卷十一〈本紀〉第十，〈仁宗〉三載：「（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致書求割地。……（夏四月）庚辰，知制誥富弼報使契丹。五月，……契丹集兵幽州，聲言來侵，河北、京東皆爲邊備。……（秋七月）癸亥，富弼再使契丹。……（九月）乙丑，契丹遣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來。……（冬十月）丙辰，知制誥梁適報使契丹。……丙寅，契丹遣使來再致誓書，報徹兵。」此書所載「契丹初講和本末」者，大抵若是。蓋仁宗增幣後，契丹始於慶曆二年十月之丙寅，「遣使來再致誓書，報徹兵」。此書未附契丹誓書，惜已不之見矣。

慶曆正旦國信語錄一卷

《慶曆正旦國信語錄》一卷，余靖慶曆三年使遼所記。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三十〈列傳〉第七十九〈余靖〉載：「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諫官員，使靖爲右正言。……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丹。」靖本傳未明記使遼年月。《宋史》卷十一〈本紀〉第十一〈仁宗〉三載：「（慶曆四年秋七月）癸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國。……（八月）戊戌，命右正言余靖報使契丹。」是靖之使遼在慶曆四年八月戊戌，時任右正言。《解題》作三年，恐直齋記載有誤也。

熙寧正旦國信錄一卷

《熙寧正旦國信錄》一卷，天章閣待制竇卞熙寧八年使遼所記。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三十〈列傳〉第八十九〈竇卞〉載：「竇卞字彥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官。……出知深州。……還爲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卒，年四十五。」惟未記卞有使遼事。考神宗在位，每年八月均遣使賀遼主生辰及正旦。《宋史》卷十五〈本紀〉第十五〈神宗〉二載：「（熙寧八年八月）丙申，遣謝景溫等賀遼主生辰、正旦。」所遣者爲「謝景溫等」，意卞當時應與景溫同行。使遼事，《宋史》卷二百九十五〈列傳〉第五十四〈謝景溫〉亦不載。卞此書未見其他書目著錄。

接伴送語錄一卷

《接伴送語錄》一卷，集賢校理沈季長熙寧九年接伴送遼使耶律運所記。

廣校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史類·傳記》著錄：「《接伴語錄》八卷。」葉德輝考證本。疑與《解題》所著錄者同爲一書，而卷數不同。沈季長，《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惟《宋史》卷十五〈本紀〉第十五〈神宗〉二載：「（熙寧九年十二月）丁未，遼遣耶律運等來賀正旦。」是季長於此年十二月任接伴送遼使耶律運確有其事。史籍闕載，《解題》正補其未及。又考《宋會要輯稿》中多載沈季長事，凡十一條，然均未載及接伴送遼使事。

使遼見聞錄二卷

《使遼見聞錄》二卷，尚書膳部郎中李罕撰。

廣棧案：《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九〈經籍考〉二十六〈史傳記〉著錄此書，所引「陳氏曰」與《解題》同。此書散佚，李罕《宋史》無傳。《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九十三冊〈方域〉一五之二九載：「（宣和）二年八月二十日詔：『開修廣武直河，分奪南岸生灘掃岸，無虞省減勞費，功和爲大。當職官暴露郊野，日冒大暑，委有勤瘁，與常例思賞不同，可特依此推恩，內減年人，依文武臣比折選人，依條施行。提領措置官、保和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孟昌齡，興德軍節度使王仍各轉一官；回授漕臣并兩州知州各應辦錢糧、同京西轉運副使時道，河北轉運副使胡直孺、李孝昌，知河陽王序，知懷州李罕各進職一等。』」同書第一百二十冊〈選舉〉三三之三八載：「（宣和六年）九月十八日，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懷州李罕爲秘閣修撰。」同書第一百冊〈職官〉六九之一六載：《宣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知懷州李罕、知相州何漸、知慶源府趙令應、直秘閣蘇之悌並送吏部，皆王黼黨也。」可悉李罕之官歷。

奉使雞林志三十卷

《奉使雞林志》三十卷，宣德郎王雲撰。崇寧元年，雲以書狀從劉逵、吳拭使高麗，歸而爲此書以進。自元豐創通高麗以後事實，皆詳載之。

廣棧案：《宋史》卷三百五十七〈列傳〉第一百十六〈王雲〉載：「王雲字子飛，澤州人。……雲舉進士，從使高麗，撰《雞林志》以進，擢秘書省校書郎。」同書卷三百五十七〈列傳〉第一百十六〈劉逵〉載：「劉逵字公路，隨州隨縣人。進士高第，調越州觀察判官。入爲太學太常博士，禮部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崇寧中，連擢秘書少監、太常少卿、中書舍人、給事中、戶部侍郎。使高麗，遷尚書。繇兵部同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吳拭（或作拭），字願道，建寧府甌寧人，師服子。登熙寧六年進士，爲開封府推官，以給事中往諭高麗，還知開封府。遷工、戶部侍郎，坐累削秩知單州。大觀中，歷知蘇州、陳州、河中、成都府，除兵部侍郎，進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成都。後知鄆州，卒。」所載可與《解題》相參證。是劉逵使高麗時爲戶部侍郎，官階最高，歸後遷尚書；拭任給事中，還知開封府；而雲則舉進士，任宣德郎，以書狀隨從前往，後擢秘書省校書郎。惟出使之年，《解題》與《宋史》逵傳所

記不同，未知孰是。雲此書亦無可考。

宣和使金錄一卷

《宣和使金錄》一卷，太常少卿安陸連南夫鵬舉弔祭阿骨打奉使所記。時宣和六年。

廣校案：《宋史》卷二十二〈本紀〉第二十二〈徽宗〉四載：「宣和五年五月，金主阿骨打殂，弟吳乞買立。……六年春正月乙卯，爲金主輟朝。……戊寅，遣連南夫弔祭金國。」《宋史翼》卷九〈列傳〉第九〈連南夫〉載：「連南夫字鵬舉，湖北安陸人。……宣和五年假太常少卿，爲金主接伴使。六年正月，爲伴送金賀正日使，尋爲金國祭奠弔慰使。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百四十四。」所載可與《解題》相參證。

奉使雜錄一卷

《奉使雜錄》一卷，紹興十二年，何鑄使金所錄禮物、名銜、表章之屬。

廣校案：《宋史》卷二十九〈本紀〉第二十九〈高宗〉六載：「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兀朮遣審議使蕭毅、邢具瞻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是月，與金國和議成，立盟誓，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畀之，歲奉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休兵息民，各守境土。」同書卷三十〈本紀〉第三十〈高宗〉七載：「紹興十二年二月）癸巳，金主許歸梓宮及皇太后，遣何鑄等還。」據是，則鑄之使金在紹興十一年十一月，遣還在十二年二月。

館伴日錄一卷

《館伴日錄》一卷，無名氏。紹興二十四年。

廣校案：此書《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九〈經籍考〉二十六〈史傳記〉著錄同。書已散佚，無可考其內容。惟北宋之初，京中本有三館。《宋史》卷一百六十二〈志〉第一百十五〈職官〉二「直秘閣」條曰：「國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以右司諫直史館宋泌爲直秘閣。」是

其證。至宋室南遷，高宗在位之時則僅建史館，迄寧宗時始重修三館。《玉海》卷第一百六十五〈宮室·館〉「紹興史館」條載：「元年四月八日詔修《日曆》，以修日曆所為名。元豐之制，《日曆》歸秘書省國史案。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以修國史日曆所為名。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癸酉。改為史館。六月二十四日，置編修校勘。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正史》及《徽宗實錄》增校勘一員。十年二月二十二日併歸秘書省國史案，以著作郎佐纂《日曆》，其史館官皆罷。見修《淵聖》及《今上日曆》，命宰臣提舉。名監修國史。四月，復為國史日曆所。後王揚美之言。史館在省之東。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修《徽錄》，即以爲實錄院。十三年十二月，重建秘書省。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遷新省。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詔史館修撰、檢討官更不置，都大提舉承受並罷。先是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詔修《日曆》，命侍從爲史館修撰，餘官爲直史館及檢討，若著作郎佐闕，用元豐制以郎官兼領。六年正月，修《神宗實錄》成。八年九月，《哲錄》成。十年七月十四日，又詔史館修《徽錄》。十五年，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爲一所。國史日曆所在道山堂東，次著作之庭二楹。庭後爲汗青軒、蓬巖。嘉定六年六月十八日重修三館，八年七月畢。紹定四年秋延燔，十一月一日重建一館。五年十月畢工，規模一如舊式。《繫年錄》：『紹興三年八月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兼直館、檢討，若著作郎、佐有闕，依元豐例差郎官兼領。四年二月辛丑，翰林學士晁崇禮兼史館修撰，始除修撰官也。』」據上所載，《玉海》所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明記紹興三年八月乙巳始詔復置史館，是則此書名《館伴日錄》，《解題》繫年爲「紹興二十四年」，足見此書乃撰者伴高宗於史館所撰《日錄》也。

隆興奉使審議錄一卷

《隆興奉使審議錄》一卷，左奉議郎雍希稷堯佐撰。隆興二年，編修官胡昉、閻門祇候楊由義使金人軍前，審議海、泗、唐、鄧等事，不屈而歸。希稷，其禮物官也。所記抗辯廣狹案，盧校本作「辨」。應對之語，多出由義。

廣狹案：《宋史》卷三十三〈本紀〉第三十三〈孝宗〉一載：「（隆興元年八月）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又以此書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丙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等齎書至金帥府，戒勿許四州，差減歲幣。……冬十月戊午朔，大臣奏金帥書言四事，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十一月……丙午，盧仲賢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癸丑，

以胡昉、楊由義爲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二年……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升還。初，金帥以昉等不許四郡，械繫之，昉等不屈，金主命歸之。」所載足與《解題》相參證。至雍希稷，《四十七種宋代傳記資料綜合引得》無其資料，藉《解題》所記，猶悉其嘗任左奉議郎，於是次使金爲禮物官，並撰有此書。

攬轡錄一卷

《攬轡錄》一卷，參政吳郡范成大至能乾道六年使金廣棧案，《文獻通考》「使金」作「使北」。所記聞見。

廣棧案：《讀書附志》卷上〈地理類〉著錄：「《攬轡錄》二卷，右范成大乾道六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左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八百戶，與崇信軍節度使、領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康渭爲奉使人金國信使副，其往返地理日記也。成大，字至能，吳縣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使金歸，除中書舍人。淳熙五年，參知政事。自號石湖。孝宗皇帝御書二字以賜之。」所著錄較《解題》詳備，惟書之卷數則異。《宋史》卷二百二〈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范成大又《攬轡錄》一卷。」與《解題》卷數同。《宋史》卷三十四〈本紀〉第三十四〈孝宗〉二載：「（乾道六年閏五月）戊子，遣范成大等使金求陵寢地，且請更定受書禮。……是（九）月，范成大至自金，金許以遷奉及歸欽廟梓宮，而不易受書禮。」正記成大使金事，而所繫之年與《解題》同。此事亦見載《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列傳〉第一百四十五〈范成大〉，惟所繫之年爲隆興，則顯有失誤。或「隆興再講和」云云，乃追述語也。考〈范傳〉云：「隆興再講和，矢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迎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撝笏出之，金主人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所載成大使金求陵寢及請更定受書禮甚詳。《宋史》論曰：「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人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歟！」可悉成人志節。此書取

名「攬轡」，語出《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第五十七〈范滂〉，載：「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足見成大追慕范滂，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也。

北行日錄一卷

《北行日錄》一卷，參政四明樓鑰大防，乾道己丑待次溫州教授，以書狀官從其舅汪大猷仲嘉使金紀行。

廣棧案：乾道己丑爲乾道五年。《宋史》卷三十四〈本紀〉第三十四〈孝宗〉二載：「（乾道五年）冬十月乙酉，遣汪大猷等使金賀正旦。」同書卷四百〈列傳〉第一百五十九〈汪大猷〉亦載：「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還朝……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均載大猷使金賀正旦事，且有月日可稽，足與《解題》相參證。《宋史》卷三百九十五〈列傳〉第一百五十四〈樓鑰〉載：「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溫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鉤敵乎？』」〈鑰傳〉未載以書狀官從大猷使金事，《解題》所記，足補正史之闕。

乾道奉使錄一卷

《乾道奉使錄》一卷，參政諸暨姚憲令則乾道壬辰使金日記。

廣棧案：乾道壬辰，爲乾道八年。《宋史》卷三十四〈本紀〉第三十四〈孝宗〉二載：「（乾道八年二月）戊申，遣姚憲等使金賀上尊號，附請受書之事。」與《解題》合。憲，《宋史》無傳。吳廷燮《南宋制撫年表》卷上淳熙四年「姚憲」條引《會稽續志》曰：「姚憲字令則，嵊縣進士，參知政事，提舉國興宮，起泉州，復端明殿學士，知江陵府，卒。在江陵獲盜，付之有司，未嘗妄貸一人。」又引《周益公集》曰：「淳熙四年十一月，知泉州姚憲辭知江陵，不允。」可知憲宦歷梗概。

奉使執禮錄一卷

《奉使執禮錄》一卷，進士鄭儼撰。淳熙己酉中書舍人莆田鄭僑惠叔使金賀正，廣校案：「正」疑闕「旦」字。會其主雍病篤，欲令于閤門進國書，僑不可。已而雍殂，遂回。

廣校案：淳熙己酉，爲淳熙十六年。《宋史》卷三十五〈本紀〉第三十五〈孝宗〉三載：「（淳熙十五年九月）己酉，遣鄭僑等使金賀正旦。……十六年春正月癸巳，金主雍殂，孫璟立。」是知僑之使金，爲淳熙十五年九月，而非十六年，《解題》誤；惟《解題》所載，亦足補正史之未備。至此書撰者鄭儼，《宋史》無其人，《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亦無其資料，無可考矣。

使燕錄一卷

《使燕錄》一卷，尚書戶部郎龍游余嶸景瞻撰。嘉定辛未，嶸使金賀生辰，會有韃寇，行至涿州定興縣而回。

廣校案：嘉定辛未，爲嘉定四年。《宋史》卷三十九〈本紀〉第三十九〈寧宗〉三載：「（嘉定四年）六月丁亥，遣余嶸賀金主生辰，會金國有難，不至而還。」可與《解題》相參證。嶸，《宋史》無傳。《宋元學案》卷五十五〈水心學案〉下〈劉氏門人〉「學士余先生嶸」條載：「余嶸，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于劉靖君，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忠肅在慶元，保全定策國老，平停僞學禁錮，號南渡名宰。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真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參《劉後村集》。」惟未載其使金賀生辰事。

李公談錄一卷

《李公談錄》一卷，翰林學士饒陽李宗諤昌武撰。記其父昉之言，凡三十七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西李文正公談錄》一卷，右西李文正公昉也，相太宗，其子宗諤錄其生平所談十七事。」所著錄與《解題》應爲同一書，而書名及記昉所談事多寡不同。宗諤，《宋史》卷二百五十六〈列傳〉第二十四附〈李昉〉。其〈傳〉曰：「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

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又曰：「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于世。」所記《談錄》，即此書也。宗諤，昉第三子。

丁晉公談錄一卷

《丁晉公談錄》一卷，不知何人作。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晉公談錄》三卷，右皇朝丁謂撰。多皇宋事。每章之首，皆稱『晉公言』，不知何人爲潤益。初，董志彥得之於洪州潘延之家。延之，晉公甥，疑延之所爲。」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晉公談錄》三卷。按此書袁本卷二上〈雜史類〉、卷二下〈小說類〉重出，衢本不重。〈小說類〉題作《晉公談錄》一卷，解題曰：『右皇朝丁謂封晉公，不知何人記其所談。此書襄陽董識得之於洪州潘延之，晉公甥也，疑延之所作。』《書錄解題》卷七〈傳記類〉作《丁晉公談錄》一卷。〈宋志〉卷二〈傳記類〉作《丁謂談錄》一卷，不知作者。《秘續目·小說類》有《丁晉公談諧》一卷，疑即此書。今本俱一卷。《鄭堂讀書記》卷六十四云：『晁、馬兩家俱作三卷，字之誤也。……今觀其書，凡三十一條，雖皆謂所談當代之事，而不皆稱『晉公言』，與晁氏所見本異，或後人刊落之耳。』是則此書應爲一卷，至其撰者，晁氏疑爲潘延之所爲，或可信也。丁謂，《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二有傳，真宗「乾興元年封晉國公」。

賈公談錄一卷

《賈公談錄》一卷，〈序〉言：「庚午銜命宋都，聞於補闕賈黃中。凡二十六條，而不著其名。」別本題「清輝殿學士張洎」。蓋洎自江南奉使也。庚午實開寶二年。黃中，晉開運中以七歲爲童子關頭，館臣奏《宋史》本傳「歲舉童子科。十六歲進士及第第三人」。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十三〈小說類〉著錄：「《賈氏談錄》一卷。右僞唐張洎奉使來朝，錄其家賈黃中所談三十餘事，歸獻其主。」與《解題》著錄應同爲一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小說家類〉一著錄：「《賈氏談錄》一卷，《永樂大典》本。宋張洎撰。洎字思黯，改字偕仁，全椒人。初仕南唐爲知制誥、中書舍人。入宋爲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官至參知

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乃洎爲李煜使宋時錄所聞於賈黃中者，故曰《賈氏談錄》。前有〈自序〉，題庚午歲，爲宋太祖開寶三年。《宋史·賈黃中傳》載黃中官左補闕，在開寶初，與此〈序〉合，蓋其時爲洎館伴也。又〈序〉末稱貽諸好事，而晁公武《讀書志》乃稱『南唐張洎奉使來朝，錄賈黃中所談，歸獻其主。』殆偶未檢此〈序〉歟？史稱黃中多知臺閣故事，談論聲譽，聽者忘倦。故此《錄》所述皆唐代軼聞。晁氏稱原書凡三十餘事，明陶宗儀《說郛》所載僅九事。宋曾慥《類說》所載亦僅十七事。惟《永樂大典》所載較曾、陶二本爲詳，今從各韻蒐輯，參以《說郛》、《類說》，共得二十六事。視洎原目，蓋已及十之九矣。〈原敘〉一篇，《類說》及《永樂大典》皆佚之。惟《說郛》有其全文。今仍錄冠卷首，以補其闕。是書雖篇帙無多，然如牛李之黨，其初肇釁於口語，爲史所未及。而《周秦行紀》一書，晁公武亦嘗據此《錄》以辨韋瓘之誣。他如興慶宮、華清宮、含元殿之制，淡墨題榜之始，以及院體書、百衲琴、澄泥研之類，皆足以資考核。較他小說固猶爲切實近正也。」《四庫全書總目》考證甚詳，足資參考。此書蓋張洎撰。洎，《宋史》卷二百六十七〈列傳〉第二十六有傳。〈傳〉載：「洎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以諮之。」洎稱「清輝殿學士」以此。賈黃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列傳〉第二十四有傳，〈傳〉載：「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玘每日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嘗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郎，直史館。」《宋史》記黃中舉童子科及進士之年歲與《解題》略異，未知孰是。

王沂公筆錄一卷

《王沂公筆錄》一卷，丞相沂公青社王曾孝先撰。記開國以來雜事，凡三十六條。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筆錄》一卷。右皇朝王曾撰。皆國朝雜事。」此書或稱《王文正筆錄》。《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子部〉五十一〈小說家類〉著錄：「《王文正筆錄》一卷，江蘇巡撫采進本。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五年鄉貢，試禮部，廷對第一。官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此乃所記朝廷舊聞，凡三十餘條，皆太祖、太宗、眞宗時事。其

下及仁宗初者，僅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可據，故李燾作《通鑑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如記李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羽書邊奏無虛日，旦以爲憂。沆謂他日天下寧晏，未必端拱無事。及北鄙和好，登封行慶，旦疲於贊導，始服李之深識云云。司馬光《涑水紀聞》亦載其事，則謂和好既成，而沆獨憂之。李燾《考異》謂沆卒於景德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和議始成。光蓋偶未及考，當以曾說爲長。此類皆爲能得其實。惟景德改元在其年正月，而曾於『王繼忠』一條乃謂兵罷改元，亦未免有誤。又繼忠兵敗降遼，不能死國，反爲所任用，殊虧臣節。雖有啓導和好之力，殊不足自贖。曾乃以盡忠兩國許之，褒貶尤爲失當矣。」所考足補晁、陳兩書之疎略。曾傳見《宋史》卷二百一十〈列傳〉第六十九。

沂公言行錄一卷

《沂公言行錄》一卷，天章閣待制王暉子融撰。沂公之弟也。前有葉清臣館臣案《文獻通考》作「李清臣」。〈序〉文，後有晏殊、杜杞答書。廣校案：《文獻通考》「答書」作「答書」，誤。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王文正公言行錄》三卷。右阜朝王文正公曾相仁宗，其弟暉錄其平生言行，凡六十七事。李清臣爲之〈序〉。」考《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錄〉「《本朝名臣錄》」條載：「《書目》：『……《王曾言行錄》三卷，葉清臣撰。……又《王曾言行錄》一卷，凡六十七事，王暉撰。』」而《文獻通考·經籍考》則著錄：「《王沂公言行錄》一卷，一作三卷。晁氏曰：『沂公弟、天章閣待制暉錄公平生言行，凡六十七事。』」綜上所引，則《解題》與《郡齋讀書志》、《玉海》、《文獻通考》著錄此書，於書名、卷數、撰者、撰序者及所記之事迹各項，頗不一致。大抵此書之書名，作《沂公言行錄》、《王文正公言行錄》、《王曾言行錄》均無不可，蓋同書而異名；卷數作一卷，或作三卷亦無不可，大抵分卷不同耳；至撰者則確爲王暉，《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作葉清臣撰，乃誤以撰〈序〉之人爲撰書之人；至撰〈序〉者則爲葉清臣而非李清臣，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葉清臣與曾、暉同時，爲仁宗時人，事見《宋史》卷二九五；李清臣時代晚於曾、暉，神、哲間人，事見《宋史》卷三二八。且暉卒於英宗治平初，李清臣安得爲暉所著撰序？此『李清臣』當『葉清臣』之誤，公武偶疏。」孫氏所考極允當，而《文獻通考》引「陳氏曰」，改「葉清臣」作「李清臣」，

亦以據晁氏之言而蹈誤耳。惟《文獻通考》引「晁氏曰」謂所記「凡三十七事」，而《郡齋讀書志》明言「凡六十七事」，則馬氏失慎也。王皞，附見《宋史》卷三百一十〈列傳〉第六十九〈王曾〉。〈傳〉稱皞「拜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荊南」，與《解題》合。

王文正家錄一卷

《王文正家錄》一卷，端明殿學士王素仲儀記其父曰言行遺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王魏公遺事》四卷。右皇朝王魏公旦相眞宗，其子素錄其遺事，凡五百條，分四卷。」《郡齋讀書志》與《解題》所著錄應同屬一書，惟書名與卷數不同。有關此點，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考之曰：「《王魏公遺事》四卷，按此書《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傳類》題作《王文正遺事》，〈宋志〉卷二作《王旦遺事》，《四庫總目》卷五十九〈傳記類存目〉一作《王文正公遺事》，今《百川學海》丙集本作《文正王公遺事》，《歷代小史》本作《王文公遺事》，俱一卷，《歷代小史》本止五十條，是公武所見尙爲完帙。《玉海》卷五十八引《中興書目》載《名賢遺範錄》十四卷，中有『《王旦遺事錄》四卷，子素撰』。是宋時完本與節本並行而足本未傳後也。又，旦薨，贈魏國公，諡文正，《讀書志》著錄本用其封稱。又，《書錄解題》卷七，《遂初堂書目》另有《王文正家錄》，陳氏云：『一卷，端明殿學士王素仲儀記其父曰言行遺事。』是則此書多異名，宋時完本與節本並行，直齋得其節本一卷，公武得其完帙，分四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傳記類存目〉亦著錄此書，曰：「《王文正公遺事》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王素撰。素字仲儀，旦之幼子也。舉進士，官屯田員外郎，歷工部尚書，諡曰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所述旦事，雖子孫揚詡之詞，然大概與史傳相出入。旦本賢相故也，惟記眞宗東封西祀之後，令近臣編錄符瑞。旦言：『兩爲大祀使，所奏符瑞，一非臣目睹。』令堂吏取欽天監邢中和狀，稱有此瑞。乞令編修官實錄臣奏，不可漏落一事云云。於事理殊爲不近，蓋旦於瑞符齋醮不能匡正，論者有遺議焉。故素以此陰解之，非實錄也。晁公武《讀書志》作四卷，註稱凡五百條。此本僅一卷，蓋非完書。然陳振孫《書錄解題》已稱一卷，則南宋未已行此節本矣。」是則王素此書固在揚詡祖芬，惟旦之言行，論者亦有遺議者。旦傳，見《宋史》卷三百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一。素傳，見同書卷三百二十〈列傳〉第七十六。

寇萊公遺事一卷

《寇萊公遺事》一卷，不知何人作。

廣棧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此書，作《寇準遺事》一卷，謂「不知作者」，與《解題》同。準，《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傳〉第四十有傳，記其生平事迹極詳悉，《宋史》論曰：「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者言，可爲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可睹準忠義節概及史臣褒貶與感慨之一斑。

乖崖政行語錄三卷

《乖崖政行語錄》三卷，館臣案：《文獻通考》作《張忠定公語錄》四卷。廣棧案：盧校本：「《通考》所載是見《志》。」虞部員外郎成都李旼撰。述張忠定公詠治蜀政事及言行。

廣棧案：此書書名與卷數頗有不同之著錄。《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載：「《張忠定公語錄》四卷。右皇朝張忠定公詠守蜀，有善政，其門人李旼記其語論可以垂世者。」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曰：「《張忠定公語錄》，按是書諸目著錄各異，《書錄解題》卷七作《乖崖政行語錄》三卷，〈宋志〉卷二作《乖崖語錄》一卷，注云：『載張詠政績。』又《玉海》卷五十八引《中興書目》載《名賢遺範錄》十四卷，其中即收有李旼撰《張詠語錄》四卷，是宋時固有四卷者。忠定，詠之諡也；乖崖，詠之自號也。」可知此書或作一卷，或作三卷，或作四卷；而其書名異稱亦多。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宋史》卷二百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二本傳載：「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以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權，即命繫投晉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

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旼、張達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課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受之。」可見詠治蜀政事及言行之梗概。李旼，《宋史翼》卷二十六〈列傳〉第二十六〈文苑〉一有傳。〈傳〉曰：「李旼字渭卿，自號谷子。少師任奉占，以著述爲志，不樂仕進，士大夫多稱之，爲張乖崖所器。……撰有《道德疏》二十卷、《乖崖語錄》二卷、《谷子》三十卷、歌詩、雜文七十卷。」其中《乖崖語錄》二卷，即此書，則此書亦有作二卷者，孫猛《校證》有所未及也。

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

《安定先生言行錄》二卷，雜錄胡瑗翼之事及告祠、誌、表、祭文等。

廣校案：此書已佚。瑗傳見《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九十一、〈儒林〉二。其〈傳〉記其生平曰：「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待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上〈譜牒類〉著錄《安定先生世系述》一卷，其解題述瑗生平亦甚詳。至瑗之著述，今見收於《四庫全書》者，有《周易口義》、《洪範口義》二書。

其間有《賢惠錄》、《孝行錄》，蓋其父訥所為也。《孝行錄》別見，《賢惠錄》記婦人之賢者。

案：《解題》卷七〈傳記類〉著錄：「《孝行錄》二卷，京兆胡訥撰。始得此書，不知訥何人。所記多國初人，已而知其為安定先生翼之父，仕為寧海節度推官。」此即所謂「別見」者。《賢惠錄》，《郡齋讀書志》卷九〈傳記類〉亦著錄：「《賢惠錄》三卷。右皇朝胡訥撰。錄國朝賢惠之女。後一卷，瑗嗣成之。」惟「訥」應作「訥」，公武誤。

曹武惠別傳一卷

《曹武惠別傳》一卷，知石州曹偃撰。武惠曾孫也。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曹彬別傳》一卷，曹彬之孫偃撰。」與《解題》為同一書。《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傳記〉著錄：「《曹武惠王家傳》一卷，闕。輝按：陳《錄》作《曹武惠別傳》，《宋志》作《曹彬傳》，云曹彬之孫偃撰。」葉德輝考證本。是則此書或稱《曹彬別傳》，或稱《曹武惠王家傳》。惟葉德輝考證引《宋志》，書名闕「別」字。考曹彬，《宋史》卷二百五十八〈列傳〉第十七有傳。其〈傳〉謂彬字國華，真定寧壽人。咸平二年被疾，六月薨，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則此書乃以彬之諡號命名者。其〈傳〉又曰：「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下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為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有府，為請於上，乃許朝謁。」則彬之處事仁民澤物，殆可知矣，此或《別傳》所必記者耶？至曹偃，《宋史》無傳，《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韓維《南陽集》卷十七有〈西京左藏副使曹偃可文思副使制〉一文，可稍知其宦履。又考《宋會要輯稿》第九十七冊〈職官〉六三之四載：「（神宗熙寧二年）十月八日，樞密院言就差惠州曹偃知石州。」同書第一百五十四冊〈食貨〉六三之四五載：「（熙寧九年）五月十二日，河北同提點制置屯田事閻士良言：『竊

聞保州界自景祐中楊懷敏勾當屯田司日，厚以財利召募人指挾西山被民填塞泉眼去處。臣常諭保州曹偃訪得雲翼卒康進畫到地圖，……』同書第九十八冊〈職官〉六六之二五載：「（元豐六年）十月八日，東上閣門使李綬、閣門看班祗候主管簿書宋環，各罰銅十斤；客省使曹評、東上閣門使曹偃、客省副使曹誘，各罰銅六斤，坐失點檢江東轉運判官郊擅見有罪被劾乞上殿故也。」另悉曹偃先後知憲州、石州、保州，又任上閣門使。其知石州在熙寧二年十月八日，則《曹武惠別傳》當撰成於此年而略晚。《宋史》彬傳載彬子璨、珣、瑋、玘、玘、珣、琮，名皆從玉。又記玘之子份、傳，璨之子儀，琮之子侔；又謂份從弟偕，名皆從人。是疑偃亦彬之孫，非曾孫也，是直齋誤而《宋志》反不誤。又曹玘任左藏庫副使，偃亦任此職，則偃或玘之子而繼父職歟？其生平可考者如此。

韓魏公家傳十卷

《韓魏公家傳》十卷，館臣案《文獻通考》作二卷。不著名氏。當是其家所傳也。

館臣案 晁公武《讀書志》稱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韓魏公家傳》二卷，右皇朝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近世著史者，喜采小說以爲異聞逸事，如李繁錄其父泌，崔胤記其父愼由，事悉鑿空，妄言前世，謂此等無異莊周鮒魚之辭、賈生鵬鳥之對者也，而《唐書》皆取之，以亂正史。由是近時多有《家傳》、《語錄》之類行於世，陳瑩中所以發憤而著書，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侄之間區區自列乎？持史筆其愼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傳記類存目〉一亦著錄：「《韓魏公家傳》二卷，上蘇巡撫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記宋韓琦平生行事。陳振孫《書錄解題》以爲是其家所傳。晁公武《讀書志》則以爲其子忠彥所撰錄。公武去忠彥世近，當有所據也。其書隨年排次，頗爲繁冗。公武引陳瓘之言，謂『魏公名德在人耳目如此，豈假門生子侄之間區區自列』。其說當矣。」則此書應爲忠彥所撰。至此書卷數，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曾考之，曰：「《韓魏公家傳》二卷，按《書錄解題》卷七有《韓魏公家傳》十卷，云：『不著名氏，當是其家所傳也。』《宋志》卷二作《韓忠獻公家傳》一卷，注云：『韓琦五世孫庚卿作。』《四庫總目》卷五十九〈傳記類存目〉一標題、卷數俱合《讀書志》，然不著撰人。今《安陽集》（明正德安陽張士隆河東巖使署刊本）附《家傳》作十卷，且十卷本亦有單刻本，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九，題《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蓋崇禎刊本。」如據孫猛

所考，則此書有一卷、二卷、十卷之別。其撰人，〈宋志〉謂韓庚卿作；至書名，則〈宋志〉作《韓忠獻公家傳》，《善本書室藏書志》作《宋忠獻韓魏王君臣相遇家傳》，均不同於《解題》。琦，〈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有傳。其〈傳〉載琦於英宗時拜右僕射，封魏國公；及薨，神宗贈尚書令，諡曰忠獻，配享英宗朝廷；徽宗追贈魏郡王。忠彥附父傳。

韓忠獻遺事一卷

《韓忠獻遺事》一卷，群廣樸案：《四庫全書》本誤作「郡」，據《文獻通考》校改，牧判官錢塘強至幾聖撰。

廣樸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作《韓琦遺事》一卷，謂「不知作者」，疑與此同爲一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傳記類存目〉一著錄：「《韓忠獻遺事》一卷，內府藏本。宋強至撰。至字幾聖，錢塘人。諸書不詳其始末。此書結銜稱群牧判官、尚書職方員外郎。以其《祠部集》中詩文考之，則登第之後，謁選得泗州掾。以薦歷浦江、東陽、元城三縣令。終於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其〈上河北都運元給事書〉，所謂四歷州縣，三任部屬者，雖不盡可考，參以此書所題，尚可見其大略也。至嘗佐韓琦幕府，故此編敘琦遺事頗詳。世所傳琦〈重陽詩〉『不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句，諸家詩話遞相援引。其始表章者，實見至此編焉。」則所考較《解題》爲贍博。

至，魏公之客也。

案：至，《宋史翼》卷二十六〈列傳〉第二十六〈文苑〉一有傳，其〈傳〉略曰：『強至字幾聖，杭州吳山里人。……慶歷六年登進士第。……最受知於韓琦。琦罷政事，鎮京兆，徙鎮相魏，常引至自助。琦爲詩，令賓客屬和，至獨思致逸發，不可追躡。琦上奏及他書記，皆至屬稿。琦乞不散青苗，神宗閱其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琦數薦充館閣，未及用而卒。官至祠部員外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曾鞏爲之〈序〉，謂其文簡古，不少貶以徇俗。鞏弟肇，其壻也。嘗祭以文，謂以文起家，以行忱身，崛起進士，厥聲四馳，歷試吏職，民懷去思。世以爲實錄。……《咸淳臨安志》。』《宋史翼》此傳乃據《咸淳臨安志》撰成，《四庫全書總目》謂諸書不詳至之始末，殆未檢《咸淳臨安志》也。

魏公語錄一卷

《魏公語錄》一卷，廣棧案：盧校注，「此當在下條後。」與《別錄》小異而實同。《別錄》分四卷，此總為一篇。先後次第亦不同，而末一則，《別錄》所無，姑並存之。

廣棧案：盧文招校注此條，謂「此當在下條後」。所言甚是。然其出錯固不自《四庫》館臣始，蓋《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亦此條在前，《魏公別錄》條在後。故疑《解題》原次如此，則其失慎誤植，殆始自直齋也。

魏公別錄四卷

《魏公別錄》四卷，樞密大名王巖叟彥霖撰。

廣棧案：《郡齋讀書志》卷九〈傳記類〉著錄：「《魏國忠獻公別錄》三卷，右皇朝韓魏公琦相仁宗、英宗，其門人王巖叟記其言論事實。然以《國史》考之，其歲月往往抵牾，蓋失之誣也。」當與《解題》著錄同屬一書，惟書名、卷數相異。《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傳記類存目〉一著錄：「《韓魏公別錄》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閣藏本。宋王巖叟撰。巖叟字彥霖，清平人。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樂城簿。歷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事蹟具《宋史》本傳。巖叟嘗在韓琦幕府，每與琦語，輒退而書之。琦歿後，乃次為《別錄》三篇。上篇皆琦奏對之語，中篇乃琦平日緒言，下篇則雜記其所聞見也。《讀書志》稱『以《國史》考之，歲月往往抵牾，蓋失之誣』。其書《讀書志》作四卷。《書錄解題》載有《語錄》一卷，亦稱與《別錄》小異而實同。《別錄》分四卷。此總為一篇，皆與此本三卷不合。其為何時所併，不可考矣。」《四庫全書總目》所考甚詳辨，惟書名、卷數亦與《解題》不同。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考之曰：「《魏國忠獻公別錄》三卷，《經籍考》卷二十六作《魏公別錄》四卷，標題、卷數蓋從《書錄解題》卷七，《書錄解題》另有《魏公語錄》一卷，云：『與《別錄》小異而實同，《別錄》分四卷，此總為一篇，先後次第亦不同，而末一則，《別錄》所無，姑並存之。』」（《宋志》卷二有《韓忠獻公別錄》一卷，疑即此一卷本。《玉海》卷五十八引《中興書目》，載《名賢遺範錄》十四卷，內有王巖叟撰《韓琦別錄》三卷，《四庫總目》卷五十九〈傳記類存目〉一著錄《韓魏公別錄》三卷，明正德張士隆刊本《安陽集》附《別錄》亦三卷，俱與《讀書志》合。」是此書之書名與分

卷，自晁、陳以來已有所差異矣。

亦魏公客。

案：巖叟，《宋史》卷三百四十二〈列傳〉第一百一有傳。其〈傳〉曰：「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勾國子監，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上君子稱之。……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

杜祁公語錄一卷

《杜祁公語錄》一卷，不知何人作。

廣棧案：此書已佚。杜祁公即杜衍，其傳見《宋史》卷一百一十〈列傳〉第六十九。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其〈傳〉曰：「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上章得請，以年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祁國公。」又曰：「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墳庫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且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均足見其言行風範之一斑。故《宋史》論之曰：「衍勤正清約，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若杜祁公者，所評固堪以當之。

文潞公私記一卷

《文潞公私記》一卷，記至和請建儲及元豐褒賞事。

廣棧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文潞公私記》一卷，右皇朝文彥博所撰。元豐初，王堯臣之子同老以其父至和中所撰〈立英宗爲皇子詔章〉

上之，且曰：『時宰相文彥博、富弼知狀。』神宗以問彥博，彥博具以實對。至元祐中，賈易爲言官，因爲韓忠彥爭辨其事，彥博乃著此。其後云：『自古惟霍禹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楊復恭自稱爲「定策國老」，謂昭宗爲「門生天子」，皆鞅鞅不道之語，卒被夷滅。』所記較《解題》爲詳贍。此書既稱《文潞公私記》，則應爲彥博所自撰。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傳〉第七十二有傳。其〈傳〉載：「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立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又載：「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上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是《私記》所記者或此二事。今書已佚，《郡齋讀書志》「其後云」以下一節，或爲此書之佚文。

唐質肅遺事一卷

《唐質肅遺事》一卷，無名氏。所記唐介子方事也。

廣按案：此書《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九〈經籍考〉二十六〈史傳記〉有著錄，所引「陳氏曰」與此同。介字子方，江陵人，《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傳〉第七十五有傳。其〈傳〉曰：「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眾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可見子方正直耿介，人如其名。此書已佚，無可考。

韓莊敏遺事一卷

《韓莊敏遺事》一卷，秘書丞韓宗武文若撰。記其父丞相縝玉汝事，末亦雜記他事。宗武，即少年遇洋客者也，年八十二乃卒。此編亦載其詩，云熙寧間得異疾，與神物遇。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韓莊敏公遺事》一卷，韓武宗記。」與《解題》同。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史》卷三百一十五〈列傳〉第七十四有傳。其〈傳〉載：「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爲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上，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林軍。請老，爲西太一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敏。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云。」可知其爲人。宗武附〈縝傳〉，亦進士第，鎮瀛州，辟爲河門令。徽宗即位，爲秘書丞，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轉運判官。累官太中大夫，年八十二卒。《解題》謂此書記其少年遇洋客及熙寧得異疾與神物遇，則其事當在第進上前。然怪力亂神，無知妄說，恐所言亦不足據。

范忠宣言行錄二十卷

《范忠宣言行錄》二十卷，不著姓名，廣校案：《文獻通考》作「不著名氏」，盧校本曰：「其家所錄也。」

廣校案：此書已佚。范忠宣，即范純仁。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其傳見《宋史》卷三百一十四〈列傳〉第七十三。史載：「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則可睹純仁之言行矣。建中靖國改元之日，受家人賀。明

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

范太史遺事一卷

《范太史遺事》一卷，翰林學士范仲元長記其父事。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傳記類〉著錄：「《范太史遺事》一卷。右范仲所編正獻公祖禹言行也。」又《宋史》卷一百三十七〈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范太史遺事》一卷、《范祖禹家傳》八卷，並范仲編。」與《解題》同。祖禹，《宋史》卷一百三十七〈列傳〉第九十六附〈范鎮〉，史謂：「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卻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可見其生平行事之一斑。故《宋史》論曰：「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正邪，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足過云。」所論至符事實。冲，祖禹子，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其傳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五〈列傳〉第一百九十四〈儒林〉五。

傅獻簡佳話一卷

《傅獻簡佳話》一卷，不知何人作。記傅堯俞所談。

廣校案：《解題》卷十七〈別集類〉中著錄：「《傅獻簡集》七卷，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傅堯俞欽之撰。」考《宋史》卷三百四十一〈列傳〉第一百有堯俞傳。即其〈傳〉而觀之，亦佳話滿紙，有如讀《世說新語》。至其人品德操之高，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高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宋史》亦論之，謂堯俞「無矯枉過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存，亦難矣哉」！所惜此書已佚，無由再聆其「佳話」耳。

杜公談錄一卷

《杜公談錄》一卷，雷澤廣榘案《文獻通考》作「雷澤」，誤。杜師益等錄其父務滋之言。王廣淵作〈序〉。

廣榘案：此書已佚，杜務滋、杜師益父子，不見《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事迹無可考。王廣淵，其傳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九〈列傳〉第八十八。史載：廣淵字才叔，大名成安人。以進士爲大理法直官，英宗時除直集賢院。神宗時力主新法，程顥等嘗論其抑配陪克，爲王安石所右。徙使河東，知慶州宣撫使，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廣淵小有才而善附會，所辟置類非其人，尋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據是，則杜師益亦英、神宗間人；至務滋，其時代更早，當生於眞宗、仁宗時矣。

道鄉語錄一卷

《道鄉語錄》一卷，不知作者。記鄒浩志完語。

廣榘案：此書已佚。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宋史》卷三百四十五〈列傳〉第一百四十四有傳。其〈傳〉曰：「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藹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可見其平生風義。浩有《道鄉集》。

豐清敏遺事一卷

《豐清敏遺事》一卷，給事中章貢李朴先之撰。記豐稷相之事。

廣榘案：《讀書附志》卷上〈傳記類〉著錄：「《豐清敏遺事》一卷。右李朴所編豐公稷之言行也。陳瓘敘次及〈復官賜諡制〉、〈尋訪子孫劄子〉、《國史列傳》附于後，宋文公爲〈後序〉云。」《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傳記類存目〉著錄：「《豐清敏遺事》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閣藏本。宋李朴撰。朴字先之，興國人。紹聖中進士，官至國子祭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編次其師禮部尚書豐稷事蹟，〈宋志〉著錄一卷，與今本同。未有紹熙二年朱子〈後

序》，并附〈墓誌〉、本傳於後。稷歷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屢著讜論，時稱名臣。朴所敘錄，較史傳為詳，書末又有稷註《孟子》三章、〈幸學詩〉一首，及曾鞏所贈〈歌行〉、袁桷〈祠記〉，則明景泰中其十一世孫河南參政慶所搜討增入也。」所考均較《解題》詳悉。考豐稷，其傳見《宋史》卷三百二十一〈列傳〉第八十。其〈傳〉曰：「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又曰：「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可見其仕途之崎嶇。李朴，傳見《宋史》卷三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三十六。其〈傳〉曰：「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又曰：「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是朴未嘗任給事中，《解題》所述，或另有所本。

朱熹為之〈後序〉。

案：《朱子大全·文》七十六有〈豐清敏遺事後序〉，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騷，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佰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縉雲清敏公者，其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口，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上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

海名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見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駟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貞，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宗忠簡遺事三卷

《宗忠簡遺事》三卷，不著名氏。錄留守開封宗澤汝霖廣校案《文獻通考》闕「宗澤汝霖」四字。事，亦其家子孫所爲也。

廣校案：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宋史》卷一百六十《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有傳。其《傳》記澤知開封府及抗金事甚詳，與此書之內容應相仿佛。惜此書已佚，無由得考矣。澤《傳》記其薨前曰：「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疴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雖實志以沒，亦可謂忠烈之至矣！

呂忠穆家傳一卷、逢辰記一卷、遺事一卷

《呂忠穆家傳》一卷、《逢辰記》一卷、《遺事》一卷，記建炎丞相呂頤浩元直事。孫昭問刻之廣德軍。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呂頤浩遺事》一卷，頤浩出處大概。」又著錄：「《呂頤浩逢辰記》一卷，頤浩歷官次序。」獨闕《家傳》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九《史部》十五《傳記類存目》一著錄：「《呂忠穆公遺事》一卷，《永樂大典》本。不著撰人名氏。陳振孫《書錄解題》載之，亦不云誰作。所記呂頤浩言行，每條必曰『公於某事云云』。蓋其後人所述也。」所考《遺事》一書，較《宋志》略詳。

劉北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卜編〈已佚而有輯本者〉（七）〈傳記類〉著錄：「《呂頤浩遺事》一卷、《呂頤浩逢辰記》一卷，宋不著撰人。〈宋志〉於《遺事》下注云：『頤浩出處大概。』於《逢辰記》下注云：『頤浩歷官次序。』此二編頤浩孫昭問刻之廣德軍，或即昭問所編次也。原書久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哀輯各為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傳記類存目》著錄。」北祐謂《遺事》、《逢辰記》乃昭問所編次，疑得其實。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宋史》卷三百六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一有傳。《宋史》評之曰：「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箭，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創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患云。」然頤浩卒，仍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昭問，《宋史》無傳，《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亦無其資料，考《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五十九冊〈食貨〉六八之七二載，「（乾道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洪遵言：『太仆府燕湖知縣呂昭問以和糴米為名，禁止米斛不得下河，饒州旱傷前來收糴米七百五十餘碩，本縣抄劄不令交還。』詔：『呂昭問降一官放罷。』」是昭問曾任蕪湖知縣。廣德軍，今安徽廣德縣。

褒德集二卷、易學辨惑一卷

《褒德集》二卷、《易學辨惑》廣校案《文獻通考》作《辯惑》。一卷，邵伯溫撰。錄其父誥命、廣校案，盧校本作「告命」。諡議、行狀、墓誌之屬。

廣校案：伯溫父邵雍，《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傳〉第一百八十六〈道學〉一有傳。雍字堯夫，其〈傳〉載：「熙寧」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晁公翹《嵩山集》卷十八有〈康節先生諡議後記〉、程顥《明道集》卷四有〈邵堯夫先生墓誌銘〉。伯溫字子文，《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儒林〉三有傳。其〈傳〉稱伯溫「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辨惑》即《易學辨惑》也。

《辨惑》述傳授源流，辨鄭氏之妄。

案：《解題》卷一〈易類〉著錄：「《皇極經世》十二卷、《敘篇系述》二卷，

處上河南邵雍堯夫撰。……其子伯溫爲之《敘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爲《易學辨惑》一篇，敘傳授本末真偽。」即言此事。有關鄭夬談《易》，最早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載：「江南人鄭夬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垢〉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垢〉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余後因見兵部侍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歎曰：『夬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曆，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之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余聞其言怪，兼復甚秘，不欲深詰之。今夬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伯溫《易學辨惑》亦辨鄭夬之妄。

呂氏家塾記一卷

《呂氏家塾記》一卷，侍講呂希哲原明撰。

廣按案：《宋史》卷一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呂希哲《呂氏家塾廣記》一卷。」與此應同屬一書。希哲字原明，其傳見《宋史》卷一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附其父〈呂公著〉。其〈傳〉曰：「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壻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是希哲曾任侍講，於崇政殿說書；且師道至尊，惜此《家塾記》已不之見矣。

桐蔭舊話十卷

《桐蔭舊話》十卷，吏部尚書穎川韓元吉无咎撰。記其家世舊事，以京師第門有桐木故云。元吉，門下侍郎維之四世孫也。

廣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一〈史部〉十七〈傳記類存目〉：著錄：「《桐蔭舊話》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宋韓元吉撰。元吉字无咎，宰相維之元孫。以任子仕，歷龍圖閣學士、吏部尚書。嘗居廣信溪南，自號南澗居士。此書〈宋志〉云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同。《續百川學海》所錄乃祇此一卷，其條數亦與此卷同。蓋全書久佚，從諸書鈔撮成編也。書中所記韓億、韓綜、韓絳、韓繹、韓維、韓縝雜事，共存十三條，皆其家世舊聞。以京師第門有桐木，故云《桐蔭舊話》。蓋北宋兩韓氏並盛，世以『桐木韓家』別於『魏國韓琦』云。」所考甚詳明。惟《宋史·藝文志》並未著錄此書，《四庫全書總目》中所言「此書〈宋志〉云十卷」，未知所據？元吉，《宋史翼》卷十四〈列傳〉第十四有傳。其〈傳〉曰：「韓元吉字無咎，開封雍邱人，門下侍郎維之元孫。《書錄解題》……著有《易繫辭解》、《焦尾集》、《南澗甲乙稿》。《宋史·本紀》。」而獨闕此書。維字持國，其傳見《宋史》卷三百一十五〈列傳〉第七十四。維拜門下侍郎，在元祐更役法時。

熙寧日錄四十卷

《熙寧日錄》四十卷，丞相王安石撰。本朝禍亂萌于此書，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其彊愎堅辯，足以熒惑主聽，鉗制人言。當其垂死，欲秉畀炎火，豈非其心亦有所愧悔歟？既不克焚，流毒遺禍至今為梗，悲夫！書本有八十卷，今止有其半。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六〈雜史類〉著錄：「《王氏日錄》八十卷，右皇朝上安石撰。紹聖間，蔡卞合曾布獻於朝，添入《神宗實錄》。陳瑩中謂安石既罷相，悔其執政日無善狀，乃撰此書，歸過於上，掠美於己；且歷詆平生所不悅者，欲以欺後世。於是著《尊堯集》及《日錄不合神道論》等十數書。此書起熙寧元年四月，終七年二月；再起於八年三月，終於九年六月；安石兩執國柄日也。然無八年九月以後至九年四月事，蓋安石攻呂惠卿時。瑩中謂蔡卞除去安石怒罵惠卿之語，其事當在此際也。」《郡齋讀書志》所著錄，與《解題》為同一書，惟公武所得者乃完本，而直齋所得者乃不完本也。此書多異名，孫猛

《郡齋讀書志校證》考之曰：「此書數名：以王安石執政於神宗熙寧間，故又稱《熙寧日錄》，見《書錄解題》卷七〈傳記類〉；以熙寧三年，追封安石爲舒王，故又稱《舒王日錄》，見《宋志》卷二〈傳記類〉；又以安石晚居鍾山，故又稱《鍾山日錄》；又以安石謚文，故又稱《王文公日錄》，見《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史類》。《書錄解題》著錄止四十卷，云：『書本有八十卷，今止有其半。』《清波雜志》卷二亦謂是書爲八十卷，是衢本此條爲完帙。又《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史類》另有《王文公日錄遺稿》。」遂錄之以資參考。安石，《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有傳。《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嚮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如何？』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宋史》所引朱子之論，直齋《解題》所言，幾與之合轍，於此亦可略睹直齋爲學，淵源所自矣。

溫公日記一卷

《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餘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軍而止。

廣校案：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有傳。其〈傳〉記熙寧朝事甚詳，亦可作《溫公日記》觀。光薨於元祐元年九月，年六十八。贈太師、溫國公，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廷。《宋史》卷三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司馬光《日錄》一卷。」所著錄卷數與《解題》不同。考清人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卷四「英宗治平四年丁未」條下有《溫公日錄》二條，其一載：「延和登對，論張方平，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眾言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所難，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姦邪，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此乃非朝廷好事也。』其二載：『甲寅（十月初二），予初赴經筵，上手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美久之。』此處之《溫公日錄》，疑即《溫公日

記》。《日記》凡三卷，直齋所藏者僅一卷，恐非完本也。

趙康靖日記一卷

《趙康靖日記》一卷，參政睢陽趙概叔平所記治平乙巳、丙午間在政府事。

廣校案：《文獻通考》作「在政路初事」。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趙概《日記》一卷。」即此書。趙概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其傳見《宋史》卷三百一十八〈列傳〉第七十七。史謂：「概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爲不少，議者以此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概素薄，又躡知制誥。及脩有獄，概獨抗章明其罪，言爲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概知其貧，爲代以己奉。其平生所爲類此。」是可知概治平間在政府治事梗概。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五）〈故事類〉著錄：「《日記》一卷，宋趙概撰。……按概有《嘉祐時政錄》一卷，此書曰《日記》，殆與《嘉祐時政錄》相類，載在朝之見聞也。」劉說可信。

劉忠肅行年記一卷

《劉忠肅行年記》一卷，丞相東平劉摯莘老撰。

廣校案：摯字莘老，永靜東平人。《宋史》卷三百四十〈列傳〉第九十九有傳。史載：「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此書已佚，無可考。惟摯之生平行事，讀其《傳》亦可備悉。

紹聖甲戌日錄一卷、元符庚辰日錄一卷

《紹聖甲戌日錄》一卷、《元符庚辰日錄》一卷，丞相南豐曾布子宣撰。記在政府奏對施行及宮禁朝廷。廣校案：盧校本此句「朝廷」下加「事」字。

廣棧案：布字子宣，南豐人。《宋史》卷四百七十一〈列傳〉第二百三十〈姦臣〉一有傳。其〈傳〉載布於哲宗朝事曰：「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真定、河陽及青、瀛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兼侍讀，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初，章惇爲相，布草制極其稱美，冀惇引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稍不相能。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鵠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掖庭詔獄成，付執政蔽罪，法官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瞿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上心不附，詭情飾過，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墓仆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會哲宗崩，皇太后詔宰執問誰可立，惇有異議，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考紹聖甲戌爲元年，元符庚辰爲三年，布此《日錄》二種雖佚，讀《宋史》猶幸得悉其「在政府奏對施行及宮禁朝廷事」之仿佛。

文昌雜錄六卷

《文昌雜錄》六卷，主客郎中南京龐元英懋賢撰。官制初行，元英爲郎，在省四年，記一時見聞及古今典故，可觀覽。元英，丞相莊敏公籍之子。

廣棧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龐元英《文昌雜錄》七卷。」卷數與《解題》不同。惟《四庫全書》本亦作七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雜家類〉四著錄：「《文昌雜錄》七卷，編修朱鶴家藏本。宋龐元英撰。元英字懋賢，單州人。丞相籍之子。官朝散大夫。王士禎《蠶尾集》作文英者，誤也。元豐壬戌，元英官主客郎中，在省四年。時官制初行，所記一時見聞，朝章典故爲多。《通典》載尙書省爲文昌天府，故以名書。其中所載，如以堯舜對天地爲李矩問李演事。考范鎮《東齋記事》以爲此楊億校上時事，岳珂《程史》以爲歐陽脩知貢舉時事，《珍席放談》以爲南唐時湯悅妹婿問悅事，與各書互異。又以虎子爲出於李廣射虎事，不知孔安國爲侍中，以儒者不持虎子而執唾壺，其事已見李廣之先，未免稍有舛誤。至朝廷典禮，百官除拜，其時日之先後異同，多有可以證《宋史》之舛漏者。原本六卷，後有補遺六條，故《宋史·藝文志》作七卷。又自爲〈跋〉，記其入省及作書歲月。首有宋衛傳〈序〉。自明以來僅鈔本流傳，近始有刻本。然其中

如『新定儀制宰相兩省侍郎尚書左右丞皆朱衣吏雙引』一條，與下文『膳部魯郎中言萬川南山』一條；又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一條，與下文《西京雜記》『玉搔頭』一條，皆自爲條，今合而爲一。又書中註闕文者四條，卷二十三曰『以原朝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下註闕字；下一條『經陳長文』，上註闕字。考卷三『晏元獻』一條，『昔有相印』，下註闕字，即當按以『經陳長文』云云。下一條『行罷教坊』，上註闕字，即當按上『酒九』，云云。是四條本未嘗闕，特鈔本刻本俱誤析爲四耳。王士禛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宋史》入〈故事類〉，蓋以所記朝典爲多。然中間頗涉雜事雜論，今改隸〈雜家類〉焉。《四庫全書總目》所考甚詳贍，且考及明代以來鈔本、刻本與《四庫全書總目》隸此書於〈子部·雜家類〉因由，足資參考。龐籍，《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列傳〉第七十有傳。史稱籍「爲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穎國公。薨，年七十六。贈司空，加侍中，諡莊敏。子元英，朝散大夫」，則元英不止任主客郎中耳。

聞見近錄一卷

《聞見近錄》一卷，宗正丞王鞏定國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六〈志〉第一百五十九〈藝文〉五〈小說類〉著錄：「王鞏《甲申雜記》一卷，又《聞見近錄》一卷。」是鞏之著作不止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一〈子部〉五十一〈小說家類〉一著錄：「《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兩准馬裕家藏本。並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先生，莘縣人。同平章事旦之孫，工部尚書素之子。嘗倅揚州，坐與蘇軾遊，謫監筠州鹽稅。後官至宗正丞。所記雜事三卷，皆紀東都舊聞。《甲申雜記》凡四十二條。甲申者，徽宗崇寧二年也。故所記上起仁宗，下訖寧宗，隨筆記載，不以時代爲先後。《聞見近錄》凡一百四條。所記上起周世宗，下訖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眞宗、仁宗事爲多。《隨手雜錄》凡三十三條。中惟周世宗事一條，南唐事一條，吳越事一條，餘皆宋事，止於英宗之初。三書事蹟在崇寧甲申前，而原本次《甲申雜記》後，蓋成書在後也。卷末有其從曾孫從謹〈跋〉，稱先世著書散佚，隆興元年乃得此三編於向氏，鈔錄合爲一帙。前有張邦基〈序〉，言得其本於張由儀。由儀則少從其父得於鞏家敝篋中。未題甲寅五月，爲高宗紹興二年。蓋向氏之本又出於張氏。當時親傳手迹，知確爲鞏撰，非依託矣。三書皆閒涉神怪，稍近稗官，故列之〈小說類〉中。然而所記朝廷

大事爲多，一切賢姦進退、典故沿革，多爲史傳所未詳，實非盡小說家言也。《甲申雜記》中『李定稱蘇軾』一條，費昶《梁谿漫志》駁其失實。今考昶謂『軾詩自熙寧初始多論新法不便，至元豐二年有「烏臺詩案」，前後不過十年。定云二三十年所作，文字殊不相合』。其說是也。至謂『能知二三十年作文之因，則人皆能之，似不足爲東坡道』。則其說未然。書中所載定語，乃云『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則是指其所引之書，非指其所作詩之故，昶殆未審其語歟？《四庫全書總目》所考甚翔實，蓋以三書皆鞏之曾孫從謹鈔錄成帙，且至相連貫，故連類考之。鞏，《宋史》卷三百二十〈列傳〉第七十九附其父〈王素〉。其〈傳〉謂：「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遊。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鼈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所記「軾得罪，鞏亦竄賓州」，與《四庫全書總目》記「謫監筠州鹽稅」不同，疑《四庫全書總目》有誤也。

辨欺錄一卷

《辨欺錄》一卷，韓忠彥記其父嘉祐末年命事，

廣校案：忠彥，《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一附其父〈韓琦〉。〈琦傳〉載：「嘉祐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三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

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此即記嘉祐末年命事也。

與文、富諸公辨。廣校案 《文獻通考》「辨」均作「辯」。

案：「與文、富諸公辨」云者，殆指與文彥博、富弼共相商討也。《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傳〉第七十二〈文彥博〉僅載：「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即指此事。

回天錄一卷

《回天錄》一卷，宣教郎秦湛處度撰。記呂好問圍城中事。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六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一〈呂好問〉載：「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至。』傳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銜，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

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俟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工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眾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令人甫返，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慚，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撫，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所記即圍城及其後好問除尚書右丞事。秦湛，《宋史》無傳。唐圭璋《全宋詞》載：「湛字處度，秦觀子，官宣教郎。紹興二年（1132），添差通判常州。四年（1134），致仕。」《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秦湛，字處度，高郵人，觀子。少好學，善畫著色山水。」可知其生平。

好問除右丞，誥詞有「回天之力」語，故以名《錄》。

案：「回天之力」一語，見汪藻《浮溪集》卷十（〈制，呂好問除尚書右丞制〉）。其〈制〉曰：「富貴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念；孝弟施於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淵冰。雖三軍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常隸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實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遍陪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堅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于典刑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誼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實惟乃辟是佑，則于永世有辭。」孫覿《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六亦有此〈制〉，內容全同。

後有好問謝其祖〈公著復官表〉及〈遺表〉。

案：好問謝其祖〈公著復官表〉及〈遺表〉，無可考。未知《全宋文》有收得否？

盡忠補過錄一卷

《盡忠補過錄》一卷，修職郎穆伯芻撰。記張孝純在偽齊時所上本朝書。

廣校案：孝純，《宋史》無傳，錢士升《南宋書》卷十三有傳。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彙編》卷十六載：「張孝純守太原，力竭被擒，囚歸雲中，粘罕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當還公於鄉里。』又謂雲中守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速還之，日晚孝純歸矣。』蓋粘罕與劉豫密議定，而人莫知也。至是遣人送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宇文虛中〈送孝純詩〉云『問里共驚新素髮，兒童重整舊斑衣』之句。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州，王者曰：『當與公共至東節制司，某得檄，公方可歸。』既行，則孝純之兄侄遠逝。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而劉豫僭立，遽有拜相之命。《三朝北盟會編》：按後和議成，詔孝純赴行在，孝純慚懼，歸徐州卒。」所記可與《解題》相參證。伯芻，事迹乏考，《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

吳丞相手錄一卷

《吳丞相手錄》一卷，吳敏元忠撰。記靖康初元事。

廣校案：敏字元中，亦作元忠，真州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二〈列傳〉第一百一十一有傳。其〈傳〉載徽宗內禪及靖康初元事曰：「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悅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

之，言者論其比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此《手錄》雖佚，讀此猶能推知其事之梗概。敏拜少宰，故此書稱《吳丞相手錄》。

岳飛事實六卷、辨誣五卷

《岳飛事實》六卷、《辨誣》五卷，飛之孫珂撰。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岳珂《籲天辨誣》五卷。」此與《解題》著錄之《辨誣》五卷，同屬一書，惟〈宋志〉闕載《岳飛事實》六卷。岳飛，傳見《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二十四。飛有五子：雲、雷、霖、震、霆。珂，霖之子，附〈飛傳〉。〈飛傳〉謂：「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亦未記及《岳飛事實》六卷。飛之事實，彰彰可考在本傳中。《宋史》論之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誓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是飛之精忠，固可與日月同昭；而其文武仁智，亦翹孔明、雲長而上也。珂撰先祖事實，籲天辨誣；揚先祖之清芬，俾垂名於永祀。有孫若此，飛亦可含笑九泉矣。

丁卯實編一卷

《丁卯實編》一卷，成忠郎李珙撰。誅曦之功，楊巨源爲多，安丙忌而殺之。珙爲作〈傳〉，上之於朝，以昭其功而伸其冤。

廣校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丁卯實編》一卷，《永樂大典》本。宋毛方平撰。方平不知何許人，安丙害楊巨源時，方平爲四川茶馬司幹辦公事，因作此書，大旨與張革之同。〈自序〉云：『一夫不獲，則六月飛霜；匹婦抱恨，則三年致旱。』其詞至爲痛切。考郭七寧《平叛錄》，與巨源陰謀誅曦者九人，方平爲首，所記當爲實錄。曰丁卯者，曦之叛

在開禧二年丙寅，而誅於三年丁卯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李珣撰。今檢《永樂大典》標題及〈序〉中署名，均作方平，則振孫所載誤矣。」是《四庫全書總目》以此書爲毛方平撰，與《解題》著錄不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則不以《解題》及《四庫全書總目》之說爲然。其書卷五〈史部〉三〈雜史類存目〉一，「《丁卯實編》」卷一條曰：「嘉錫案：《總目》於南宋人雜史記吳曦事附入〈存目〉者凡二種：曰《誅吳錄》，曰《丁卯實編》，曰《平叛錄》，《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九曰：『武興之亂，時人記錄者有《新舊安西樓記》、序註云「安觀文自撰」。案此節書名下，字，皆心傳原注，後仍此。《靖蜀編》、宣撫司準備差遣胡丙中編。《誓定錄》、長沙板行，不得姓名。《海濱漁父記聞》、兩州板行。《楊巨源自敘書》、上蜀閣學者。《楊巨源事迹》、益昌士人撰。《楊巨源傳》、武臣李珣撰。《李好義誅曦本末》、李好古自記。《復四，本末》、李好古自記。《實人僞官人數》、李好古自記。《李好義行狀》、李子中撰。《平蜀實錄》、楊君王撰。《新沔見聞錄》、不得姓字。《切齒錄》、士人任允編。《固陵錄》、李貞元季允編。《毛氏寓錄》、茶馬司辦幹公事毛方平撰。《公議榜》、成都學府士人撰。《佚罰錄》。朝奉郎趙公宅撰。而士大夫之在新沔者又或有《日錄辨誣》等書，最後《西陲泰定錄》乃盡采而輯之，取舍是非，一從公論，其本末亦備矣。』《西陲泰定錄》，即心傳所撰。見《書錄解題》卷五。此所載諸野史，蓋其所搜集以資著書之用者，故臚列劇詳。然亦無《誅吳》、《平叛》二錄，雖有毛方平之作，而其書名《毛氏寓錄》，不名《丁卯實編》，與《永樂》所收本不同，惟《直齋書錄》卷七〈傳記類〉有《丁卯實編》一卷，《解題》云：『成忠郎李珣撰。誅曦之功，楊巨源爲多，安丙忌而殺之。珣爲作〈傳〉，上之於朝，以昭其功而伸其冤。』據《朝野雜記》，則李珣所作乃《楊巨源傳》，非此書也。《宋史》卷四百五〈楊巨源傳〉〈列傳〉一百一十一亦云：『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成忠郎李珣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冤。』是李珣之獻書，乃仿唐李翰撰《張巡傳》之故事，其書自當是《楊巨源傳》，若泛然名之爲《丁卯實編》，則非爲巨源訟冤之意矣。至於毛方平此書，雖係隨筆之雜記，而其文亦必具敘巨源生平，頗與列傳相似。陳振孫所得之本，蓋未署姓名，又亡其〈自序〉，振孫第習聞李珣嘗爲巨源作〈傳〉鳴冤，以爲即是此書，故遂因以致誤耳。《提要》謂『方平不知何許人』。余考《周南山房集》，《函芳樓集》本。卷五〈題四川誓定錄〉云：『衢州士人毛方平仕於蜀，遭吳曦亂後毀印紙，案宋人有出身印紙，蓋官所得之符付，失之則廢罷官。久之敘雪得伸，過吳見訪，出此相惠。此編於蜀亂最詳，其所著從亂逆黨，蜀帥怯懦，與事變初聞，廟堂無策，恐不

爲不當。其痛楊巨源之死由彭輅，案事見《宋史·楊巨源傳》。皆別錄所不能及，方平頗負氣云。」知方平爲浙東衢州人，李心傳謂《普定錄》作者不知姓名，據此則亦方平所著。蓋方平紀吳曦之亂，既有《普定錄》，又有《毛氏寓錄》，第不知此《丁卯實編》與《寓錄》是一是二？今兩《錄》既亡，此編亦未見傳本，無以考其異同矣。」據余氏《辨證》，則李珣所撰者爲《楊巨源傳》，非《丁卯實編》，《解題》誤也；而毛方平所撰者乃《毛氏寓錄》，亦非此書，此《四庫全書總目》誤也。又方平乃浙東衢州人，《四庫全書總目》謂「不知何許人」，亦欠考之甚矣。至李珣，字溫之，永福人。《宋史翼》卷三十《列傳》第十一《忠義》一有傳。

孔子編年五卷

《孔子編年》五卷，新安胡仔元任撰。其父待制舜陟命仔采摭經傳爲之。

廣校案：《玉海》卷第四十七《藝文·編年》「紹興《孔子編年》」條載：「《書目》：『胡仔撰。紹興初。起魯襄公二十一年，訖哀公十六年，自孔子始生卒，凡七十二年，五卷。』」可補《解題》之未備。此書舊題舜陟撰，其實誤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十三《傳記類》一「《孔子編年》五卷，浙江范懋柱家藏本。」條考之甚詳，曰：「舊本題宋胡舜陟撰。考書首有紹興八年舜陟《序》，乃自靜江罷歸之日，命其子仔所撰，非舜陟自作也。舜陟字汝明，績溪人。大觀三年進士，靖康間官侍御史。南渡初，知廬州，有禦寇功。更歷數鎮，最後爲廣西經略使。欲爲秦檜父建祠，高登不可，因劾登以媚檜。會以他事忤檜意，亦逮治死於獄。事蹟具《宋史》本傳。仔字元任，後流寓吳興。嘗輯詩話行於世，即所謂《苕溪漁隱》者是也。是書輯錄孔子言行，以《論語》、《春秋三傳》、《禮記》、《家語》、《史記》諸家所載，按歲編排，體例亦如年譜。其不曰年譜而曰編年，尊聖人也。自周、秦之間，讖諱雜出，一切詭異神怪之說，率託諸孔子，大抵誕謾不足信。仔獨依據經傳，考尋事實，大旨以《論語》爲主，而附以他書，其採掇頗爲審慎。惟諸書紀錄聖言，不能盡載其歲月，仔既限以編年，不免時有牽合。如《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廣校案：應作『襄公二十二年』，《四庫全書總目》誤。鄭人游鄉校，《傳》，仲尼聞是語也」云云。杜預《注》謂：『仲尼於是年實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知孔子爲此言，不當在是年也。仔乃繫其事於十歲之下，殊爲疏舛。又《禮記·儒行篇》對『魯哀公』云云，則繫之六十八歲。《哀公問》篇『大禮何如』云云，則又繫之七十二歲。不

知何所據而云然，此類尤失於穿鑿。然由宋迄元明，集聖蹟者其書日多，亦猥雜口甚。仔所論次猶爲近古，故錄冠〈傳記〉之首，以見濫觴之所自焉。」所言足供參考。至《郡齋讀書志》卷第九〈傳記類〉著錄有孔傳撰《孔子編年》一卷，則與此非同書，宜分別之。

諸葛武侯傳一卷

《諸葛武侯傳》一卷，侍講張栻撰。以陳壽作史私且陋，裒集他傳及裴松之所注爲此《傳》，而削去管、樂自許一則。朱晦翁以爲不然，又爲〈後論〉以達其意。謂其體正大且學未至，使得游洙泗之門，所就不止此。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傳記類〉著錄：「《諸葛忠武侯傳》一卷。右南軒先生張宣公栻所著也。」書名多一「忠」字，與《宋史》張栻本傳同。阮元《學經室外集》卷五〈四庫未收書提要〉「《諸葛武侯傳》一卷」曰：「宋張栻撰。栻有《南軒易傳》，《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傳不載《南軒文集》，乃從宋刊單行本影寫。其闡發武侯生平，考證極確。自陳壽作《三國志》，尊魏斥蜀，使後世莫明正僞，且言武侯志大而短於用。司馬光作《通鑑》，朱子作《綱目》，乃正其非。栻更摭拾舊聞，成此一卷，具明才學過於管、樂，稱其有正大之體。且《傳》中述〈前〉、〈後出師表〉，與今所傳字句間有異同。其〈後跋〉云：『徵白文獻，不敢存疑。』則其所見詳明，必有古書足據矣。」所述可與《解題》相參證。考張栻字敬夫，其〈傳〉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傳〉第一百八十八〈道學〉三。孝宗朝曾以吏部侍郎，權起居郎侍立官，兼侍講。〈傳〉曰：「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半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經世紀年》，皆行于世。」朱子所撰此書〈後論〉，不見《朱子全書》，殆不可考。

韓文公歷官記一卷

《韓文公歷官記》一卷，新安張敦頤撰。頗疏略。其最誤者，〈序〉言擒吳元濟、出牛元翼爲一事，此大謬也。爲裴度行軍司馬，在憲宗元和時；奉使鎮州王庭湊，在穆宗長慶時。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韓文公歷官記》一卷，程俱撰。」所記撰人與《解題》不同，未知孰是。考敦頤

字養正，《宋史翼》卷二十一〈列傳〉第二十一〈循吏〉四有傳；俱字致道，《宋史》卷四百四十五〈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有傳。惟二人傳中均未記撰此書。韓文公即韓愈，《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一〈列傳〉第一百十一〈韓愈〉載：「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此記元和十二年愈爲行軍司馬及擒吳元濟事。《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列傳〉第一百十一〈韓愈〉載：「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逆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上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懼曰：『善。』廷湊慮眾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此記長慶時奉使鎮州宣撫王庭湊及出牛元翼事。直齋所考不誤。惟此書之〈序〉言擒吳、出牛爲一事，則顯見其疎略矣。庭湊，《舊唐書》作「廷湊」。

歐公本末四卷

《歐公本末》四卷，呂祖謙編。蓋因觀《歐陽公集》，考其歷仕歲月、同官同朝之人，略著其事跡。而《集》中詩文亦隨時附見，非獨歐公本末，而時事、時賢之本末，亦大略可觀矣。故入〈傳記類〉。

廣校案：《宋史》卷一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三〈傳記類〉著錄：「呂祖謙《歐公本末》四卷。」與此同。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二：「〈宋板歐公本末跋〉」條云：「《歐公本末》四卷，宋呂祖謙編。每頁十八行，每行十八字，版

心有字數及工匠姓名，後有〈嘉定壬申嚴陵詹父民刻板跋〉。宋諱嫌名桓、完、慎、敦、構，皆缺避。『項』注神宗廟諱，當據稿本原文。《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皆箸于錄，明以後收藏家無著錄者。《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其書取歐公著述有關出處行誼、朋友親戚、學術趣向者掇集成書，故曰『本末』。字兼歐柳，紙墨精良，紙背乃延祐四年官冊，蓋元初印本也。父民字敬叔，遂安人。」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著錄：「《歐公本末》四卷，宋呂祖謙撰。……按《明內閣書目》（卷六）猶載此書，云：『《歐公本末》十冊，全，宋歐陽脩生平撰述及其行實，呂祖謙編次。《金石錄》附後。』知此書萬曆間猶存，今則亡佚矣。」均可與《解題》相參證，頗疑「《金石錄》」乃《集古錄》之譌。又考以陸心源〈題跋〉，則猶有《宋板歐公本末》在，劉兆祐以爲「已佚而無輯本」，是未考及陸書也。

皇祐平蠻記二卷

《皇祐平蠻記》二卷，殿中丞馮炳撰。記儂智高事。

廣校案：《郡齋讀書志》卷第七〈僞史類〉著錄：「《皇祐平蠻記》一卷。右皇朝馮炳撰。記儂智高叛，朝廷遣狄青討平之事。」《玉海》卷第二十五〈地理·議邊〉「《皇祐安南議》」條載：「馮炳撰《皇祐平蠻記》二卷。見《志》云一卷。」《宋史》卷二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一〈傳記類〉著錄：「馮炳《皇祐平蠻記》二卷。」是《玉海》、《宋志》著錄此書均作二卷，僅晁《志》作一卷，疑晁《志》誤。狄青討平儂智高事，《宋史》卷二百九十〈列傳〉第四十九〈狄青〉記之，曰：「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畋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可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鬥，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濟，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二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

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人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岩下，汲之甘，眾遂以濟。」《玉海》卷第一百九十四〈兵捷·紀功碑銘附〉「〈平蠻碑〉」條載：「余靖於桂林北門之外，就崖石磨刻出師平賊受算凱旋年月，以宣示皇朝威令，用肅遠方。又撰〈京觀記〉，刻石於邕州歸仁鋪蠻塚之側。殿中丞馮炳掌機宜，撰《平蠻記》一卷。」可資參考。其《平蠻記》作一卷者，或據晁《志》。炳，《宋史》無傳，是次出師乃於軍中掌機宜。蔡襄《端明集》卷十〈制〉有〈右贊善大夫馮炳可授殿中丞制〉，可與《解題》相參證。

孫威敏征南錄一卷

《孫威敏征南錄》一卷，學士睢陽滕甫元發撰。言「平南之功，皆本孫沔元規，狄青之至，莫能出其右者。余靖歸美於青，非實也。」甫時通判潮州。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滕甫《征南錄》一卷。」即此書。《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史部〉十四〈傳記類〉著錄：「《孫威敏征南錄》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宋滕元發撰，元發初名甫，後以避高魯王諱，以初字元發爲名，而更字口達道。東陽人。舉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諡章敏。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本前有結銜，題『承奉郎、守大理評事、通判潮州軍州事滕甫』。蓋猶未改名時所作也。其書乃記皇祐四年孫沔平儂智高事。其時沔爲安撫，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兵討議，進破智高於歸仁鋪，沔留治後事。及師還，余靖勒銘長沙，專美狄青。朝廷亦以青爲樞密使，賞賚甚厚，沔止加秩一等。甫以爲南征之事，本出沔議。其措置先備，又能以身下狄青，卒攘寇難。因述爲此書，以頌沔之績。蓋沔知杭州時嘗奇甫才，授以治亂守邊方略，具有知己之分，故力爲之表暴如此。考《宋史》載征儂智高事，亦於〈狄青傳〉爲詳，而〈沔傳〉頗略。然此書備見於《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當時皆不以爲誣，殆必有說，是亦考史者所宜兼存矣。案：削平寇亂之事，宜入〈雜史〉，然此書爲表孫沔之功，非記儂智高之

變，故入〈傳記類〉中。」所考較《解題》爲詳。孫沔字元規，其傳見《宋史》卷一百八十八〈列傳〉第四十七，其中載沔征南事曰：「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睹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微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是沔之功，固不在狄青下也。滕甫生平，見《宋史》卷一百三十二〈列傳〉第九十一〈滕元發〉。

唵廝囉傳一卷

《唵廝囉傳》一卷，不著作者。

廣校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史類·傳記〉著錄：「《唵廝囉傳》一卷，闕。輝按：陳《錄》羅作囉，云不著作者。」葉德嫻考證本。唵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錢逋。錢逋猶贊普也，羌語訛爲錢逋。唵廝囉生高昌磨榆國，《宋史》卷四百九十二〈列傳〉第二百五十二〈外國〉八有傳。故此書雖佚，猶未佚也，讀《宋史》可悉其梗概。

陝西聚米圖經五卷

《陝西聚米圖經》五卷，閤門通事舍人雄州趙珣撰。

廣校案：珣，《宋史》卷三百三十三〈列傳〉第八十二附其父〈趙振〉。其〈傳〉載：「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有言珣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策略于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閤門祗候，未幾，除濠州兵馬都監。……即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所記官銜較《解題》詳備。

珣父振，博州防禦使，久在西邊。

案：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其〈傳〉載：「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砦，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柏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砦外，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爲左神武軍大將軍，卒。振剛強自負，有武力，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氣，眾樂爲用。子珣、瑜，皆工騎射。」與《解題》略同。

珣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道里，康定二年爲此書。韓魏公經略言於朝，詔取其書，召見。執政呂許公、宋莒公言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千數，無如珣者。

案：康定，宋仁宗年號，惟康定無二年，《解題》誤。韓魏公即韓琦，呂許公即呂夷簡，宋莒公即宋庠。〈珣傳〉謂：「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陳執中詔討陝西，薦爲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爲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而未記及韓琦。《宋史》卷三百一十二〈列傳〉第七十，〈韓琦〉載：「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意琦之薦珣，必在此時。

擢涇源都監，定川之敗死焉。

案：〈珣傳〉載：「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萬人，御賜鎧杖，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源，兼治籠竿城。……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大入，府檄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徙軍新壕外，議欲質明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來，眾倍鋒銳，莫若依馬欄城布柵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擁刀斧手前鬥，夏眾稍卻，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所記與《解題》同。

珣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人皆惜之。

案：〈珣傳〉上：「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既歿，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與《解題》同。

元豐平蠻錄三卷

《元豐平蠻錄》三卷，金部員外郎知鳳翔府家安國撰。記乞弟、韓存寶事。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故事類〉著錄：「家安國《平蠻錄》三卷。」與此同。考此書已佚，惟元豐平蠻事，猶見《宋史》卷四百九十六〈列傳〉第二百五十五〈蠻夷〉四。所記乞弟、韓存寶等事曰：「（熙寧）十年，羅苟夷犯納溪砦。初，砦民與羅苟夷競魚笱，誤毆殺之，吏爲按驗。夷已忿，謂：『漢殺吾人，官不償我骨價，反暴露之。』遂叛。提點刑獄穆珣言：『納溪去瀘一舍，羅苟去納溪數里，今託事起端，若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等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國蠻乞降，願納土承賦租，乃詔罷兵。元豐元年，乞弟率晏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城中守兵纔數百，震恐不能授甲，蠻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要欲與盟，昭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仍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韓運遣小校楊舜之召乞弟拜敕，乞弟不出；遣就賜之，亦不見，而令小蠻從舜之取敕以去。喬敘因沙取祿路以賄招乞弟，乃肯來。三年，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己，益悖慢。盟五日，遂以眾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團結熟夷也。王宣往救之，蠻解圍，合力拒官軍。宣與一軍皆沒，事遂張，駟召存寶授方略，統一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紿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四年，詔以環慶副總管林廣代存寶，按寶逗撓，誅之。熟夷楊光震殺阿訛，詔林廣與光震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共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乞弟疑有變，引眾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浹旬以至老人山，山形劍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上月，次歸來州，天大寒，然桂爲薪，軍士皆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可得。內侍麥文昂問廣軍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文昂乃出所受密詔曰：『大兵深入討賊，期在梟獲元惡。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中皆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外。』乃以眾還。自納溪之役，師行凡四十日。築樂共城、江門砦、梅嶺席帽溪堡，西達涪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州地賜羅氏鬼主。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依。帝猶欲招來之，命知瀘州王光祖開諭，許以自新。會其死，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諸酋請依十九姓團結，新收生界八姓，兩江夷族請依七姓團結，皆爲義軍。從之。自是瀘夷震懼，不復爲邊患。」可悉元豐平蠻始末。家安國，其生平見《宋史》卷三百九十〈列傳〉第一百四十九〈家愿〉，僅記：「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宋元學案》卷九十九〈蘇氏蜀學略〉，

「蘇講友」家先生勤國附師劉巨、監郡家先生安國合傳、司法家先生定國合傳。條曰：「梓材案：《萬姓統譜》載：『安國字復禮，初在教授，晚監郡。定國，官永康司法參軍。』《宋史》著錄家安國《春秋通義》二十四卷。」又檢慕容彥逢《摘文堂集》卷七〈制〉有〈朝散郎家安國轉一官制〉。

元祐分疆錄三卷

《元祐分疆錄》三卷，直龍圖閣京兆游師雄景叔撰。元祐初，議棄西邊四寨，執政召師雄問之，對曰：「先帝棄之可也，主上棄之則不可。且示弱夷狄，反益邊患。」爭之甚力，不聽，卒棄之。四寨者，葭蘆、米脂、浮屠、安疆也。館臣案《宋史》作「米脂」，原本作「乘脂」，今改正。夏人以事出望外，萌侵侮之心，連年犯順，皆如師雄所料。此書前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後一卷〈行實〉，不知何人作也。是歲，師雄被命行邊，請以便宜行事。夏人與鬼章謀寇熙河，師雄說劉舜卿出師，種誼遂破洮州，擒鬼章以獻，其功偉矣。元祐諸老固欲休兵息民，師雄言既不行，功復不賞，殆以專反熙、豐，失于偏滯，終成紹述之禍，亦有以也。師雄，治平二年進士。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七〈志〉第一百六十〈藝文〉六〈兵書類〉著錄：「游師雄《元祐分疆錄》三卷。」卷數與《解題》不同，疑《宋志》「三」字乃「二」字之誤，蓋《解題》明言「此書前三卷記當時論辨本末」也。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宋史》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九十本傳載：「元祐初，爲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寨，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蘆、戎、荊、粵視以爲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爲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大都口，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眾。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爲二，姚兕將而左，種誼將而右。兕破六通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宋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眾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爲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爲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所記可與《解題》相參證。其後，師雄出知邠州，

進直龍圖閣，知秦州，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史稱：「帥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宋史》史臣之見地，與直齋同出一轍。

青唐錄一卷

《青唐錄》一卷，右班殿直李遠撰。元符中取邈川、青唐，已而皆棄之。遠，紹聖武舉人，官鎮洮，奉檄軍前，記其經歷見聞之實，燦然可觀。

廣校案：《宋史》卷一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李遠《青唐錄》一卷。」此書已佚。遠，《宋史》無傳，陳騭《南宋館閣錄》卷七、卷八有稱李遠之資料，陸心源據以作《宋詩紀事小傳補正》，曰：「李遠字器之，毘陵人。正治明榜進士。乾道三年七月除校書郎，四年四月除著作佐郎，五年十二月爲福建安撫使參議官。《中興館閣錄》，」然此李遠，絕非撰《青唐錄》之李遠。蓋一爲哲宗時人，一爲孝宗時人，且宦歷亦殊異。考《宋史》卷十八〈本紀〉第十八〈哲宗〉二載：「（元符二年秋七月）丙寅，洮西安撫使王瞻復邈川城，西蕃首領欽彪阿成以城降。……（九月）己未，青唐酋隴拶以城降。……閏月癸酉，……以青唐爲鄯州，隴右節度；邈川爲湟州，宗哥城爲龍支城，俱隸隴右。」《宋史》卷十九〈本紀〉第十九〈徽宗〉一載：「（元符三年三月）甲申，以西蕃王隴拶爲河西軍節度使，尋賜姓名曰趙懷德，邈川首領賧衍爲懷遠軍節度使。……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丑，詔以河西軍節度使趙懷德知湟州。」又《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七十六冊〈兵〉九之一載：「（元符二年閏九月）九日，以李遠、王瑜、米世隆、李昶、毛吉、張可久六人部押降羌部落守東城，贍悉以所統兵守西城，羌攻東城甚急。」斯皆《青唐錄》所記「元符中取邈川、青唐，已而皆棄之」之史實，可參證。《郡齋讀書志》卷第八〈地理類〉著錄有汪藻撰《青唐錄》二卷，然非此書。

《交趾事迹》十卷

《交趾事迹》十卷，知新州趙觀撰。

廣校案：《宋史》卷一百一〈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趙觀《廣州牧守記》十卷，又《交趾事迹》八卷。」所著錄卷數少《解題》二卷。趙觀，《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劉兆祐《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著錄：「《廣州牧守記》十卷、《交

趾事迹》八卷，宋趙繩撰。……按：趙氏嘗知新州。新州，南朝梁置，隋廢，唐復置，又改爲新興郡，尋復故，即今廣東新興縣治。交趾，屬交州，《後漢書·郡國志》：『交州領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澹耳九郡。』所考允當。

占城國錄一卷

《占城國錄》一卷，不著名氏。

廣校案：占城，《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占越裳地，秦林邑國，漢象林縣，東漢末區逵據其地，稱林邑王，其領土北起象林，南迄今安南平順，約當今安南本部之地。區氏以後歷范氏，屢寇中國之交州，然亦常通貢使。唐時或稱占婆、瞻波、占波、占不勞，均一音之轉；元和以後，又稱環王。其王所居曰占城，五代周時遂以占城爲國號。宋以後，屢被瞿越丁氏、大越李氏之侵削，領土日狹，朝貢於宋。」此書已佚，惟《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傳〉第二百四八〈外國〉五〈占城〉所載甚詳，足資參考。

雞林類事三卷

《雞林類事》三卷，不著名氏。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地理類〉著錄：「孫穆《雞林類事》三卷。」《中興館閣書目·史部·地理類》著錄：「《雞林類事》三卷，孫穆撰。《玉海》十六。」趙士煒輯考本。考《玉海》卷第十六〈地理·異域圖書〉「崇寧《雞林志》」條載：「《書目》：『《雞林類事》三卷，崇寧初孫穆撰。敘土風、朝制、方言、附口宣、刻石等文。』」是書固孫穆所撰，《宋史·藝文志》、《玉海》所記，足補《解題》之未及。穆，《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考《宋會要輯稿》第一百十八冊〈選舉〉二九之一載：「（大觀二年）七月二日詔：『侍從官舉所知孫穆等十七人，並與陸等差遺。』」是孫穆乃徽宗崇寧、大觀時人。

政和大理人貢錄一卷

《政和大理人貢錄》一卷，右迪功郎錢塘周邦撰。其祖種爲集賢修撰，知桂

州時，歸明人黃璘招來大理國入貢，詔種考究其真偽。種言偽妄不可憑，乞依熙寧故事支馬價發還。璘至京師，力主其事，種落職奉祠。久而覺其詐，乃改正。復職知廣州。

廣校案：此書未見其他公私書目著錄。種，《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周種，字仁熟，泰州人，濤次子。少有遠度，王安石奇之。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江寧府右司理。元祐初，蘇軾舉為鄆州教授。久之，擢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遷起居舍人。歷知揚、廣、桂州。」可與《解題》互補有無。吳廷燮《北宋經撫年表》卷五載：「（宣和）二年（1120），周種知廣州。〈志〉：二年四月。」同卷又載：「（政和）七年（1117），周種罷。〈蠻夷傳〉、《清波雜志》。」是周種落職奉祠在徽宗政和七年，而其復職知廣州在宣和二年。至黃璘，字邦美，福建浦城人。幼孤，嗜學。登重和元年進士，歷官拱州襄邑縣丞，《宋史翼》卷三十〈列傳〉第三十〈忠義〉一有傳。惟〈璘傳〉未載其招來大理國入貢事。又考《解題》所記之黃璘為歸明人，在廣東境。《宋史翼》所記之黃璘乃福建浦城人，雖二者均生活於徽宗朝，恐非為同一人。此書撰者周邦乃種之孫，官右迪功郎，其餘無可考。

安南表狀一卷

《安南表狀》一卷，紹興二十五年李天祚進貢，自靖康二年以後，至是始通也。

廣校案：《宋史》卷三百一〈本紀〉第三十〈高宗〉八載：「（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是月，安南入貢。……（秋七月）甲戌，封李天祚為南平王。」與《解題》所記同。惟《表狀》已佚。

邊和錄五卷

《邊和錄》五卷，承議郎河東陳伯疆撰。載胡世將承公宣撫川陝事。

廣校案：此書已佚。考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胡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宋史》卷三百七十〈列傳〉第一百二十九有傳。其〈傳〉載：「紹興九年，吳玠卒，以世將為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玠、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由赤谷歸河池。」

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可悉世將宜撫川、陝事梗概。至陳伯彊，《宋史》無傳。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之二十二載：「陳伯彊，明州人。熙寧九年進士，歷官右正言，忤蔡京被黜。建炎中，官其一子。」然頗疑「熙寧九年進士」一語不確，蓋伯彊之第進士，不應早胡世將二十年，疑「熙寧」或「崇寧」之誤。

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

《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郡丞東平劉荀子卿編次。建炎初，高密陳規元則守德安禦群盜事迹功狀。規，後守順昌與劉錡共成卻敵之功者也，以樞密直學士知廬州而卒。

廣校案：《宋史》卷二百七〈志〉第一百六十〈藝文〉六〈兵書類〉著錄：「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與《解題》同。此書已佚。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宋史》卷三百七十七〈列傳〉第一百三十六有傳。其〈傳〉載：「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群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董平引眾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升秘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又載：「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於河者甚眾。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害，殲其兵者甚眾。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

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眾跪曰：『南兵非昔比。』兀兀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爲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鬥。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則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兀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全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准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可與《解題》相參證。至劉荀，《宋元學案》卷四十一〈衡麓學案〉「知軍劉先生荀」條載：「劉荀，字子卿，清江人。嘗從胡致堂于新州，又從張橫浦于南安，凡有得二公緒言，皆筆之，名曰《思問記》，淳熙中，知餘干縣，未滿，適周益公必大入相，以先生爲首薦，改判德安，知盱眙軍。所著有《政規》四十卷、《明本》三卷、《座右記》三卷、《文源》八卷、《癡兒錄》五卷、《德安守禦》三卷、《都梁記問》八卷、《邊防指掌圖》二卷、《南北聘使錄》三卷。參《江西通志》。」其中所言《德安守禦錄》三卷，即此書也。

淮西從軍記一卷

《淮西從軍記》一卷，不著名氏。記紹興十年金人敗盟，淮西諸帥守禦事。廣棧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淮西從軍記》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據書中所言，蓋劉錡幕客也。敘錡自紹興十年春赴東都留守，中途戰於順昌。十一年戰於柘皋。及張俊、楊沂中濠州之敗，錡全軍得歸事。」考《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五〈劉錡〉記此事甚詳，不贅引。《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有「馮忠嘉《淮西記》一卷」，未悉與此書爲同一書否？馮書已佚，無可考矣。

順昌破敵錄一卷

《順昌破敵錄》一卷，不著名氏。記劉錡信叔守禦戰勝本末。

廣棧案：《遂初堂書目·本朝·雜史類》著錄此書，與《解題》同。《郡齋讀書

志》卷第八〈雜史類〉著錄：「《順昌錄》一卷。右紹興十年劉錡破女真於順昌城下，其徒記其功云。」所記與《解題》同。《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二〈史部〉八〈雜史類存目〉一著錄：「《順昌戰勝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楊汝翼撰。紹興十年，劉錡順昌之戰，汝翼適在軍中，因紀其事。未附順昌倅汪若海劄子，所言亦大概略同。」汝翼所撰，疑即此書。劉錡事，見《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五〈劉錡〉。

滕公守台錄一卷

《滕公守台錄》一卷，不著名氏。睢陽滕膺子勤為台州戶曹，方臘之亂，仙居人呂師囊應之，攻城甚急。膺佐太守備禦，卒全一城，郡人德之，至今廟食。行狀事實，聚見此編。膺後至直秘閣京西漕而終。

廣校案：此書已佚。滕膺，《宋史翼》卷二十〈列傳〉第二十〈循吏〉三有傳。其〈傳〉曰：「滕膺字子勤，宣和中為台州戶曹參軍。時睦寇方臘聲震東南，守丞以下皆遁，膺獨慨然自任。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思奮。乃亟下令，發兵守險，增陴濬隍，分屯列柵，為死守計。既而呂師囊亦起仙居，為賊響應，先後攻城凡數四，膺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魁，賊遂退走，而城卒全。慶元初，州人上其功，敕賜義靈廟，至今祀焉。《亦城新志》。」足與《解題》相參證。

二楊歸朝錄一卷

《二楊歸朝錄》一卷，楊堯弼、楊載紹興八年所與撻辣、兀朮廣校案，蓋校註，「撻辣、兀朮，今定為達賚、烏珠。」書。時偽齊初廢也。未有探報金廣校案，《文獻通考》「金」作「虜」。事數十條。

廣校案：此書已佚。據《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列傳〉第二百三十四〈叛臣〉上〈劉豫〉，載豫之被廢在紹興七年十一月丙午，與《解題》記紹興八年「時偽齊初廢也」之語合。又〈劉豫傳〉載撻辣、兀朮至汴囚豫於金明池及廢豫事，並謂「撻辣有歸疆之議」。則二楊之與撻辣、兀朮書，應與此事至相關連。故《宋史》卷三十九〈本紀〉第二十九〈高宗〉六載：「紹興九年二月甲辰，偽齊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召赴行在。丁未，正偽齊所改州縣名。……

秋七月）丙申，命詳驗劉豫僞官，換給告身。乙巳，給還僞齊所沒民間資產。」上述之史事應為宋、金「歸疆之議」達成之後事也。二楊，《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惟《解題》此條後之「《逆臣劉豫傳》一卷」條則記堯弼為宣義郎，載為迪功郎。又考《宋會要輯稿》第十九冊〈選舉〉三之一（一）載：「（乾道）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新權發遣容州楊堯弼言：『乞將廣西闕正官州縣，特破格差注一任，仍許本路三司公議奏辟，惟不辟贓私罪犯。若三司辟書到，吏部已差注，即將奏辟圓備之人代省部已差下人。』從之。」是堯弼另有此事。

逆臣劉豫傳一卷

《逆臣劉豫傳》一卷，楊堯弼等撰。二楊事迹當考。前《錄》題銜稱「宣議郎」、「迪功郎」，並為大總管府官屬。

廣校案：此書已佚。《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列傳〉第一百二十四〈叛臣〉上有〈劉豫〉，所載豫之事迹當與此書大致相同。二楊事迹，直齋亦不之知，故云「當考」。余據《宋會要輯稿》知楊堯弼於乾道四年曾新權發遣容州。容州，今廣西省北流縣。

許右丞行狀一卷

《許右丞行狀》一卷，吏部員外郎許忻撰。許公翰字崧老，襄邑人，為尚書右丞。忻，其弟也。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下〈別集類〉二著錄：「《許右丞襄陵文集》二十二卷、《詩》二卷、《行狀》一卷。右尚書右丞許翰之文也。翰，字崧老，拱之襄陽人。登元祐進士第。建炎初元，自提舉鴻慶宮，召拜右丞，屢章丐罷，除資政，提舉沔雲宮。紹興二年，以提舉萬壽觀召，懇求外祠，又乞致仕，道卒于古州，贈光祿大夫。《行狀》中載其章疏為多。」是知此書除記許翰行狀外，尚載其章疏甚多。《行狀》既為忻撰，則《文集》與《詩》，或亦忻編。翰〈傳〉見《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列傳〉第一百二十二。忻，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為吏部員外郎，有旨引見。是時，金國使者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疏入，不省。後託故乞從外補，授荊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宋史》卷四百二十二〈列傳〉第一百八十一有傳。

李忠定行狀一卷

《李忠定行狀》一卷，通判洪州李綸撰。其兄丞相綱伯紀事狀。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傳記類〉著錄：「《李忠定公行狀》三卷。右公之弟綸所述也。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適所撰〈諡議〉附於後。」《讀書附志》所載僅卷數與《解題》有出入，其內容應相同。綱，字伯紀，邵武人。欽宗時爲尚書右丞。《宋史》卷三百五十八、三百五十九〈列傳〉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有傳。綸，《宋史》無傳，據此條知曾任洪州通判。又考《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三十四冊〈食貨〉二七之四四載：「乾道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新差提舉廣南路鹽事李綸言：『乞自今廣南路見任、罷任命官，見役、罷役公吏，或犯私鹽如根勘得實，其賞錢斷罪，並加凡人二等條法。』」同書第一百冊〈職官〉七二之一五載：「淳熙三月三月十三日）同日，廣東提舉放罷。以言者論綸不諳吏事，肆爲苛擾，拘留巡尉印紙，責以捉獲私鹽。緣此巡尉急於捕捉，百姓驚擾；鹽倉屋漏，虧損官鹽，抑令納鹽人及附近居民陪納，嗟怨之聲，溢於群聽。故有是命。」是李綸另提舉廣南路鹽事，後又提舉廣東，孝宗時人。

葉適正則所作〈諡議〉附於後。

案：適所撰〈李丞相綱諡忠定議〉，見《水心文集》卷二十六，其文曰：「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當監，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韓離不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辯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輔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讎恥因可報也。不幸方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疏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死，彼豈有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井市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眾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略而疎；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殉國，

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榮。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是定，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愧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諡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諡。謹議。」讀適之〈諡議〉，可知綱之功烈及其諡忠定之因由。

翟忠惠家傳一卷

《翟忠惠家傳》一卷，翟耆年伯壽述其父汝文公巽事實。忠惠，私諡也。耆年實邢恕外孫。

廣校案：此書已佚。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宋史》卷二百七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一有傳。其〈傳〉載：「紹興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時秦檜相，四方奏請填委未決，吏緣爲姦。汝文語檜，宜責都司程考吏牘，稽違者懲之。汝文嘗受辭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入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怒，面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是汝文固敢與秦檜立異者。其〈傳〉又曰：「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目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楚，好古博雅，精爲篆籀，有文集行於世。」今考《解題》卷十八〈別集類〉下著錄：「《翟忠惠集》二十卷，參政丹陽翟汝文公巽撰。汝文制誥古雅，多用全句，氣格渾厚，近世罕及。夫人邢氏，恕之女。居實，其弟也。長子耆年，寔邢出，好古博文，高尚不仕。忠惠，私諡也。」是汝文有《集》三十卷行世。耆年字伯壽，《宋史翼》卷二十八〈列傳〉第二十八〈文苑〉二有傳。

艾軒家傳一卷

《艾軒家傳》一卷，莆田林成季述其季父工部侍郎光朝謙之事實。

廣校案：林光朝字謙之，艾軒其號也。興化軍莆田人。孝宗隆興四年由中書舍人改授工部侍郎，不拜，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儒林〉三有傳。故《艾軒家傳》雖佚，猶可知光朝生平梗概。

成季，《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林成季，字并伯，莆田人，光朝猶子。所交皆當世名士，而于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周必大稱其力學而賢。」可補《解題》之未及。

夾漈家傳一卷、所著書目附

《夾漈家傳》一卷、所著《書目》附，莆田鄭翁歸述其父樵漁仲事跡。樵死時，翁歸年八歲，安貧不競，頃佐莆郡時猶識之。

廣校案：此書已佚。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學者稱夾漈先生。其傳見《宋史》卷四百二十六〈列傳〉第一百九十五〈儒林〉六。樵著書富贍，《解題》卷八〈目錄類〉著錄：「《夾漈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鄭樵記其生平所自著之書。《志》者，蓋述其著作之意也。」其中《夾漈書目》一卷，即此條所附之《書目》。翁歸，事跡無可考，《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惟直齋於理宗寶慶三年充興化軍通判時，於莆田猶及見其人，並向翁歸借鈔樵之著作。拙著《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第四章〈陳振孫之戚友與交游〉第三節〈陳振孫學術上之友朋〉就此事曾有如下之考證：「考《解題》卷七〈傳記類〉『《夾漈家傳》一卷』條所載，謂『樵死時，翁歸年八歲』。案：夾漈卒於紹興三十二年壬午（1162），其年翁歸八歲。是則卜迄寶慶三年丁亥（1227）直齋充興化軍通判時，翁歸已七十三歲，而直齋僅四十八、九歲，案：直齋生於孝宗淳熙六年己亥（1179）。是又直齋雖倅莆郡，似猶須執後輩之禮，上父翁歸也。翁歸爲人，『安貧不競』，既撰《家傳》，又護惜父書，年屆垂暮，仍能不改乃父之道，亦可謂有德有守之君子矣。」是則翁歸之爲人，猶可藉知其一二。

葉丞相行狀一卷

《葉丞相行狀》一卷，閩學廬陵楊萬里廷秀撰。丞相莆田葉顥子昂乾道丁亥冬雷罷相，至建寧而薨。

廣校案：此書已佚。顥字子昂，興化軍仙游人。登紹興元年進士第，《宋史》卷三百八十四〈列傳〉第一百四十三有傳。其〈傳〉載：「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顥引漢故事上印綬，提舉太平興國宮。歸至家，不疾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謚正簡。」與《解題》同。萬里字廷秀，吉州吉

永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儒林〉二有傳。

謝修撰行狀墓誌一卷

《謝修撰行狀墓誌》一卷，昭武謝師稷務本奉使閩部，有惠愛，沒而民祠之。〈行狀〉，里人黃適景聲撰，館臣案：《文獻通考》「黃適」作「黃通」，廣校案：盧校本同。〈墓誌〉，永嘉陳謙益之撰。其廟曰昭應。

廣校案：此書已佚。師稷，《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謝師稷（1115～1194）字務本，邵武人。以世賞補將仕郎，攝福之寧德丞，累官至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紹熙五年卒，年八十。」黃適應作黃通，《宋史》無傳。《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黃通（1127～1206）字景聲，邵武人。隆興元年進士，歷秘書丞、浙江提舉等官。以不附韓侂胄，出為江西提刑，請老歸。自號熙堂野老。開禧二年卒，年八十。」陳謙，《宋史》卷三百九十六〈列傳〉第一百五十五有傳。其〈傳〉曰：「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敕令所刪修官、樞密院編修官。……晚坐僞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主』，上論辭是薄之。」卒年七十二。

朱侍講行狀一卷

《朱侍講行狀》一卷，奉議郎三山黃幹廣校案，盧校本作「黃榦」。直卿撰。其高第弟子且子壻也。

廣校案：《讀書附志》卷上〈傳記類〉著錄：「《朱文公行狀》一卷。右門人黃榦所作也。」《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朱文公行狀》一卷，黃榦撰。」是「幹」應作「榦」。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傳〉第一百八十八〈道學〉三有傳。其〈傳〉末引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榦以朱子比孟子，可謂推尊備至矣。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列傳〉第一百八十九〈道學〉四有傳。其〈傳〉載：「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

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韓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它出，韓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韓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忘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韓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韓。寧宗即位，熹命韓奉表，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均與《解題》所記合。

紫陽年譜三卷

《紫陽年譜》三卷，朱侍講門人通判辰州昭武李方子公晦撰。

廣校案：此書已佚。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宋史》卷四百三十〈列傳〉第一百八十九〈道學〉四有傳。其〈傳〉曰：「少博學能文，爲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是方子曾師事朱子。至方子之官歷，〈傳〉稱其「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踰年始除國子錄」，則未記方子曾任辰州通判，或史有闕文也。

篤行事實一卷

《篤行事實》一卷，丞相趙汝愚子直編其父善應彥遠事狀，而羅願、朱熹所撰〈行狀〉、〈墓銘〉及諸賢〈哀詞〉、〈題跋〉之屬，萃爲一編。「篤行」者，陳福公題其墓云爾。呂太史〈跋語〉有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朱侍講取其意以爲銘，所以勉其子之意深矣。

廣校案：此書已佚。善應事迹，附見《宋史》卷三百九十二〈列傳〉第一百五十一〈趙汝愚〉。〈傳〉云：「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午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值卯，謂卯，鬼神也，終其生不食兔。」

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凡、淮警報至，爲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眾爲失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歸，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飢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凡螫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足與《解題》相參證。此書所附資料今仍可考見者：朱子《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有〈趙君彥遠墓碣銘〉、卷八十一有〈跋趙侯彥遠行實〉，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十七有〈跋趙善應行實〉，洪适《盤洲文集》卷六十三有〈跋趙子直尊人家錄〉等。至羅願、朱子所撰〈行狀〉，呂祖謙所撰〈跋語〉，均不見矣。陳福公即陳俊卿，《宋史》卷三百八十三〈列傳〉第一百四十二有傳，《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有〈祭陳福公文〉。

趙丞相行實一卷、附錄二卷

《趙丞相行實》一卷、《附錄》二卷，知靜江府趙崇憲履常編集。忠定長子也。其一時諸賢祭文、輓歌與嘉定更化之後昭雪誣枉、改正史牒本末，皆見《附錄》。

廣校案：此書已佚。趙丞相即趙汝愚，其傳見《宋史》卷三百九十二〈列傳〉第一百五十一。史載：汝愚早有大志，乾道二年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尋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紹熙初，召爲吏部尚書，除知樞密院事。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汝愚遣韓侂胄以內禪意請於憲聖太后，奉嘉王即皇帝位，即喪次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外在者，進右丞相。侂胄忌之，慶元二年誣以謀危社稷，謫寧遠軍副使，至衡州，爲守臣錢鰲所害，暴卒，年五十七。至嘉定更化，昭雪誣枉，其〈傳〉記之亦詳，曰：「汝愚既歿，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原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足與《解題》相參證。崇憲字履常，附〈汝愚傳〉，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後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秘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有關此書《附錄》之「諸賢祭文、輓歌」猶可考見者，有朱子《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之〈祭趙丞相文〉，《宋蜀文輯存》卷七十一之〈忠定趙公墓誌銘〉及真德秀《真文忠公集》卷十四〈石鼓挽章祭文後〉等。

趙忠定行狀一卷、諡議一卷

《趙忠定行狀》一卷、《諡議》一卷，知光州鄱陽柴中行與之撰。其《諡議》，劉允濟全之、楊方子直所為也。

廣校案：忠定即汝愚，《行狀》、《諡議》均佚。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後出知光州，治行為淮右最。《宋史》卷四百一〈列傳〉第一百六十有傳。劉允濟，《宋史》無傳，《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三載：「字全之，黃巖人，允迪弟。淳熙五年進士，歷太常寺主簿，知南劍州，提舉福建常平，以中奉大夫提舉崇禧觀。」楊方，《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考《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二冊〈職官〉七三之四一載：「（嘉定元年十二月）二日，尚在郎官祝禹圭仍舊致仕，司封郎官楊方仍舊與祠。以臣僚言禹圭所為狠愎，賞遭論列；方初無召命，自入修身。」同書〈職官〉七三之六五載：「（慶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朝請郎知吉州楊方降兩官放罷，奉議郎項安世降兩官。以監察御史張伯垓言其適當危疑之時，懷私自營，不顧君上，委之而去；逮其事定，相繼復來。」同書〈職官〉七四之四載：「（慶元四年）九月七日，降授朝奉郎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楊方罷宮觀。以臣僚言方本無學術，濫竊文科，阿附僞學，懷姦誤國。」同書〈職官〉七四之三七載：「（慶元三年七月）十三日，知廣州陳朴放罷。以廣西運判楊方言其酷虐，難以臨民。」同書第一百十五冊〈選舉〉一一之六載：「（紹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銓試、公試、類試命監察御史曾三復監試，太常少卿詹禮仁、祕書少監孫逢吉、刑部員外郎沈作賓考試，閣門舍人林磽、大理寺丞周祕、太府寺丞劉崇之、樞密院編修官楊方、大理評榮籍、奚士遜、將作監丞高文虎、祕書省正字顏棫、太常寺主簿張貴謨、太學博士田澹考校。」可悉楊方之宦歷。

倪文節言行錄三卷、遺奏誌狀碑銘諡議一卷

《倪文節言行錄》三卷、《遺奏誌狀碑銘諡議》一卷，戶部郎中倪祖常子武輯其父尚書遺事。

廣校案：此書所載多不傳。倪文節即倪思，《宋史》卷三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五十七有傳。其〈傳〉略謂：「倪思字正甫，號齊齋，歸安人，稱子。乾道二年進士，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光宗時累官禮部侍郎。時帝久不過重華宮，思疏上。會召嘉王，思言上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帝為動容。」

寧宗時爲言者論去，復召還，試禮部侍郎，論諫多切直，以忤韓侂胄予祠。侂胄誅，復召。歷禮部尚書，又以忤史彌遠，出知鎮江府。尋鐫職。嘉定十二年十月卒，年七十四。謚文節。」可略悉其生平言行。祖常，《宋史》無傳，《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文節家學〉「倪先生祖義，倪先生祖常合傳」條載：「倪祖義、祖常皆文節子。文節六子，而先生最賢。《居易錄》。」可知其梗概。

〈行狀〉，錫山蔣重珍良貴撰；

案：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改昭慶軍，易簽判奉國軍。《宋史》卷四百一十一〈列傳〉第一百七十有傳。所撰〈行狀〉，佚。

〈碑銘〉，臨邛魏了翁華甫撰。

案：了翁字華父，邛州浦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召爲國子正，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傳〉第一百九十六〈儒林〉七有傳。所撰〈倪公墓誌銘〉，見《鶴山大全集》卷八十五。

趙華文行狀一卷

《趙華文行狀》一卷，文林郎趙山李燾敬子撰。忠定之子，吏部崇憲履常也。

廣校案：此書已佚。崇憲字履常，汝愚長子。其傳附《宋史》卷三百九十二〈列傳〉第一百五十一〈趙汝愚〉，惟未嘗任吏部，《解題》有誤。其〈傳〉曰：「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又曰：「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則崇憲誠孝行篤至。黃榦《勉齋集》卷二十二有〈書趙華文行狀〉。李燾字敬子，號宏齋，南康建昌人。紹熙元年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尋添差江西辦公事，改通判潭州。卒年七十，謚文定。《宋史》卷四百三十一〈列傳〉第一百八十九〈道學〉四有傳。

八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

《八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侍講朱熹撰。以近代文集及傳記所載本朝名臣言行，掇取其要，輯爲此《錄》。前五朝五十五人，後三朝四十二人。

廣校案：《讀書附志》上卷〈傳記類〉著錄：「《十二朝名臣言行錄》七十一卷。右八朝朱文公所編也，四朝乃後人所續者。」《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十卷，又《三朝名臣言行錄》十四卷。」卷數與《解題》同。《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十三〈傳記類〉一著錄：「《名臣言行錄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八卷、《別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前集》、《後集》並朱子撰。《續集》、《別集》、《外集》李幼武所補編。……朱子〈自序〉謂：『讀近代文集及紀傳之書，多有裨於世教。於是撮取其要，聚爲此書。』乃編中所錄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呂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明楊以任〈序〉謂：『是書各臚其實，亦《春秋》勸懲之旨，非必專以取法。』又解名臣之義，以爲『名以藏僞，有取有不取者』。其置詞頗巧。然劉安世氣節凜然，爭光日月，《盡言集》、《元城語錄》今日尙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則終非後人所能喻。考呂祖謙《東萊集》有〈與汪尚書書〉曰：『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案祖謙所見乃《前集》，故但稱五朝。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晦庵集》中亦有〈與祖謙書〉，曰：『《名臣言行錄》一書，亦當時草草爲之。其間自知尙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爲訂正，示及爲幸。』云云。則是書瑕瑜互見，朱子原不自諱。講學家一字一句尊若《春秋》，恐轉非朱子之意矣。又葉盛《水東日記》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儀趙崇幹引云，其外孫李幼武所輯。且云朱子所編止八朝之前，上英所編則南渡中興之後四朝諸名臣也。今觀《後集》一卷有李綱，二卷有呂頤浩，三卷有張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錄中。又闕殘脫版甚多，頗疑其非朱子手筆，爲後人所增損必多。蓋朱子纂輯本意，非爲廣聞見，期有補於世教，而深以虛浮怪誕之說爲非。今其間呂夷簡非正人，而記翦髭賜藥之詳；余襄公正人，而有杖臂懷金之恥；蘇子瞻蘇木私鹽等事，亦無甚關繫。若此者蓋不一也。李居安所謂翦截纂要，豈是之謂歟？嘗見張副使繪有此書，巾箱小本。又聞叔簡尙寶家有宋末廬陵鍾亮俞所編《言行類編舉要》十六卷前後集，尙俟借觀，以祛所惑。』云云。則盛於此書亦頗有所疑。顧就其所錄觀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於斯，旁資檢閱，固亦無所不可矣。所考甚詳，可補《解題》之未及。

中興忠義錄三卷

《中興忠義錄》三卷，龔頤正撰。自建炎至紹興辛巳，上自李若水、劉韜貴臣、名士，下及一婦人、卒伍之微，皆錄之。

廣校案：此書已佚。龔頤正，《宋史》無傳。張昞《吳中人物志》卷四載：「龔頤正字養正，歷陽人，父爲華亭令，遂家吳中。淳熙末，洪景廬領史院，奏授下江文學，補迪功郎。光宗受禪，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太社令、宗正寺簿。嘗著《續稽古錄》。」可知其生平。此書所載之李若水、劉韜，其〈傳〉見《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列傳〉第一百五〈忠義〉一。若水字清卿，洛川曲周人，原名若冰。使金，以刀袈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即位，下詔曰：「若水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特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韜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屢退金兵。欽宗時，召入覲，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沮罷之。京城不守，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諡忠顯。

孝史五十卷

《孝史》五十卷，太學博士新喻謝諤昌國撰集。曰〈君紀〉五、〈后德〉一、〈宗表〉五、〈臣傳〉三十五、〈文類〉二、〈夷附〉一。諤後至御史中丞，淳熙名臣，樂易君子也。

廣校案：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二之中〈傳記〉著錄：「謝諤《孝史》：〈君紀〉五卷、〈后德〉一卷、〈宗表〉四卷、〈臣傳〉三十五卷、〈婦則〉二卷、〈文類〉二卷、〈夷附〉一卷，總計五十卷，并〈序〉。淳熙十五年三月八日狀奏投進。鈺案：諤爲新喻人，字昌國。官太學博士，至御史大夫，淳熙名臣。此書見《直齋書錄》，《宋史》未著錄。教授臣張綱校正，作〈後序〉。此書世罕其傳，予從印胡校本印作畢。（補）阮元本作印。宋本鈔錄藏之家塾，以示子孫。歐陽玄序番陽楊玄翁《忠史》，一本誤作《孝史》。鈺案：楊元《忠史》一卷，起夏商，至宋末，序、後錄八。見錢《辨元志》。嘉其是非枉直瞭然，不謬於古人，曰『是書果行，書之卒，亦世之卒也』。予於《孝史》亦云。鈺案：國朝吳興錢玄衡有《孝史》十卷，與謝書同名，見《四庫存目》。」所記足與《解題》相參證。惟《解題》所著錄僅四十九卷，少一卷：《讀書敏求記》有〈婦則〉二卷，而其〈宗表〉作四卷，正合五十卷之數。是《解題》著錄此書殊有脫訛也。謝諤字昌國，臨江

軍新喻人。《宋史》卷三百八十九〈列傳〉第一百四十八有傳。官至國子監簿、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宋史》本傳未記其任太學博士，或直齋另有依據也。

孝行錄三卷

《孝行錄》三卷，京兆胡訥撰。始得此書，不知訥何人也。所記多國初人，已而知其為安定先生翼之之父，仕為寧海節度推官。

廣棧案：《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胡訥《孝行錄》三卷。」卷數與《解題》不同。《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亦著錄此書，劉兆祐按：「此書陳《錄》作三卷，〈宋志〉僅二卷，疑非完本。」可備一說。安定先生翼之，即胡瑗。瑗，《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九十一〈儒林〉二有傳。其父訥，《宋史》乏載。《宋元學案補遺》卷一〈安定學案補遺·安定先緒〉「推官胡先生訥」條載：「胡訥，京兆人，安定先生瑗之父也。仕為寧海節度使推官，著《孝行錄》三卷，所記多宋初人。別見《賢惠錄》，記婦人之賢者。《直齋書錄解題》。」可與《解題》相參證。

古今孝悌錄二十四卷

《古今孝悌錄》二十四卷，廬陵王紹珪廣棧案，《文獻通考》作「紹圭」。唐卿撰。

廣棧案：《宋史》卷二百五〈志〉第一百五十八〈藝文〉四〈儒家類〉著錄：「王紹珪《古今孝悌錄》二十四卷。」與此同。紹珪，生平無可考，《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

廉吏傳十卷

《廉吏傳》十卷，成都費樞伯樞撰。自春秋至唐，凡百十四人。

廣棧案：《玉海》卷第五十八〈藝文·傳〉「《廉吏傳》」條載：「《書目》：『十卷，知黎州費樞撰。載自古以來廉吏，起魯季孫行父，終唐盧鈞。』」與《解題》同而稍詳。費樞，《宋史》無傳。此書有東萊辛次膺〈序〉，曰：「史有傳尚矣，韻筆削者善惡必書，褒貶之旨存焉。況夫體真履規，心不外顧，勵一世於誠，且

約至於飯醬菜資紙糊，斥貪泉之欲，懷冰壺之操，良玉之不瑕、狐白之不緇，期以輔化成俗，使後人知所慕戀，誠所謂舉實廉而天下治，尤不可無紀也。學者研意往謀，夷考昔人之行事，見其清恐人知，窮有所不爲，撫奇取頌，裒輯類次，連編溢簡，代不乏人，慨然遠想，如見生面而聆其音吐，思與之片駕並驚，瞻前在後，步趨之不殊，此蜀人費君樞《廉吏傳》所爲作也。斷自列國，訖于五季，精加汰擇，所得僅百數，係之以評論，揚摧務中其實，不諛不隱，非內省於心，無少疵類者，敢爲之乎？費以藝學中高第，僕雖不之識，悉其名不虛舊矣。友人余君邦式得是《傳》，以示僕曰：『人之所未見也。比屬閩令張君維詩爲鋟板貽見聞，願以序爲請。』僕辭曰：『忝一官幾四紀，雖不以賕挂遺戾，至卻暮夜之金、瘞後圃之鹿，間有所不免，於廉實歉焉，文且不工，盍求諸聞人。』請屢益堅。余頃攝邑金華，僕領郡寄，稔聞其廉稱，今復與張聯事于三山，佳士也。然則費之書、余之志向、張之樂善，咸可述也。勉陳其大概，或自託於不朽云。」可知樞生平大概。

宣和乙巳爲〈序〉。

案：樞有〈序〉曰：「唐至開元、天寶之際，誅殺臧吏多矣，今年書曰：『某縣令坐臧，殺某處。』明年書曰：『某郡太守坐臧，決死某地。』其他屏廢終身，又不可勝數。夫苟賤不廉，士夫有之，孔子不欲斥言，止曰『簞簞不飾』而已，今乃誅殺流竄之不恤，豈不以禮義廉恥掃地幾盡，不如是，不足以懲之耶？邇者姦臣當路，群枉並進，官以賄授，冗濫多門，有如前日之詔旨矣。愚聞之，漢制臧吏禁錮，子孫三世不得入仕，今若嚴臧吏之法，願以此爲獻。宣和乙巳歲七月朔日，成都費樞序。」是樞撰〈序〉於徽宗宣和七年（1125）七月初一。

南陽先民傳二十卷

《南陽先民傳》二十卷，題南陽王襄元祐癸酉歲序。所記鄧州人物百里奚、直不疑，而下至唐范傳正、韓翃，凡一百六十人。

廣校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卷一〈史類·傳記〉著錄：「《南陽先民傳》二十卷。」葉德輝考證本。與此同。王襄，《宋史》卷三百五十一〈列傳〉第一百一十一有傳。其〈傳〉略謂：「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第進士，累官權知開封府事，縲繫滿獄，襄晝夜決遣，再閱月，獄爲之空。後爲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高宗即位，坐徵兵入援，故迂道宿留，謫永州安置，卒。」可知其

生平梗概。此書乃襄序於哲宗元祐八年（1093）癸酉歲者。

典刑錄十二卷

《典刑錄》十二卷，苕溪吳宏編。凡五十二門，大略於《言行錄》中鈔出。

廣棧案：《讀書附志》卷上〈雜說類〉著錄：「《典刑錄》二十卷。右吳宏子大所錄也，杜東子野爲之〈序〉。蓋分門編次先正諸公之言行也。」所著錄卷數與《解題》不同，此書已佚，無法考究其正訛矣。吳宏，《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考《宋會要輯稿》第一百一冊〈職官〉七之一載：「紹興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同日詔：『左武大夫、御前右軍第十將正將吳宏降一官，令本軍自效。』坐擅尅軍糧，不恤戰士，爲都統制吳拱所劾，故有是命。」可知其梗概。作〈序〉之杜東，陸心源《宋詩紀事》卷六十九及《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載：「杜東字晦之，號月渚，福建邵武軍人。嘉定七年進士。」然一作字子野，一作字晦之，未悉同屬一人否？據《解題》及《讀書附志》，則知此書凡分五十二門，以編次先正諸公言行。

近世厚德錄四卷

《近世厚德錄》四卷，題百鍊真隱李元綱國紀編。

廣棧案：元綱，《宋史》無傳。《宋元學案補遺》卷十八〈橫渠學案補遺〉下〈橫渠續傳〉「隱君李先生元綱」條載：「李元綱字國紀，錢塘人，號百鍊真隱。乾道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好古，雖窮困，操履益堅，怡然自得，不爲外物所搖奪。撰《聖門事業圖集說》、《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諸書。《兩浙名賢錄》。」是《近世厚德錄》乃元綱撰。

沈濬道原作〈序〉。

案：沈濬字道原，沈畸子。《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列傳〉第一百七〈沈畸〉載：「（蔡）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敕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略知濬之事跡及其官宦。至濬所撰〈序〉，恐與此書均散佚矣。

救荒活民書三卷

《救荒活民書》三卷，從政郎鄱陽董煟編進。煟，紹熙五年進士，嘗知瑞安縣。

廣校案：此書有董煟〈序〉，曰：「臣聞水旱霜蝗之變，何世無之，然救荒無術，則民有流離饑莩、轉死溝壑之患。臣不才，幼嘗竊慕先朝富弼活河朔飢民五十餘萬，私心以爲賢於中書二十四考遠矣！困處閭閻，熟視民間利病，與夫州縣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異時獲預從政，願少摭活民之志。於是編次歷代荒政，釐爲三卷：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則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鑑可戒、可爲矜式者，以備緩急觀覽，名曰《救荒活民書》。然半生奇蹇，晚叨一第，而憂患薰心，齒髮疏落，深恐蒲柳之資不任風雪，則臣之素志無由獲伸。謹繕寫進呈，伏望聖慈萬機餘閒，俯賜乙夜之覽。儻或可備採擇，乞賜睿旨頒行州縣，庶幾上助九重惠澤黎元之萬一云。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序。從政郎、臣董煟上進。」可知煟之官職及其撰作此書旨意。煟，《宋史》無傳。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之五十九「董煟」條載：「煟字繼興，號南隱，德興人。紹熙四年進士，知瑞安縣，改辰溪，值歲飢荒，政備舉，進所撰《救荒活民書》，寧宗手敕褒之。有《南隱集》。」則此書蓋上進於改知辰溪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載：「董煟字季興，一作繼興，自號南隱，或作尚隱，德興人。紹熙四年進士，授筠州新昌尉，歷知應城、瑞安，改辰溪。值歲飢，行救荒策，民賴以蘇，寧宗詔褒之。有《救荒活民書》，可爲史氏拾遺。又有《抱膝稿》十卷。」所載可與《宋詩紀事補遺》相補證。惟煟實歷知應城、瑞安、辰谿三縣，不止瑞安也。至煟第進士之年，《解題》作紹熙五年，《宋詩紀事補遺》與《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均作紹熙四年。考《宋史》卷三十六〈本紀〉第三十六〈光宗〉載：「己巳，賜禮部進士陳亮以下三百九十又六人及第、出身。進士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以初品官封。」己巳，紹熙四年，是煟應與陳亮、李僑同年及第，《解題》稱煟「紹熙五年進士」，略誤矣。

仁和活民書二卷

《仁和活民書》二卷，館臣案：《文獻通考》「仁和」作「仁政」。廣校案：盧校本同。秀州司戶會稽丁銳集。

廣校案：此書已佚。銳，《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惟慕容彥逢《摘文堂集》卷七〈制〉有〈西綾錦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蓋演、醫官副使盧德誠、翰林醫官賜緋丁銳，翰林醫學李師老可轉一官制〉，其〈制〉曰：「敕：具官某等，爾等祇事衛府，醫診有勞，宜錫恩章，昭示嘉獎，進官一等，其克欽承。可。」則知銳不惟任秀州司戶，且曾以翰林醫官賜緋轉一官也。銳為翰林醫官，故能撰此醫書，書乃撰就於任秀州司戶時。

折獄龜鑑三卷

《折獄龜鑑》三卷，館臣案，《文獻通考》作《決獄龜鑑》二十卷。承直郎開封鄭克武子撰。初，五代宰相和凝有《疑獄集》，其子水部郎和濛廣校案 盧校本作「和嶠」。續為三卷，六十七條。克因和氏之書分為二十門推廣之，凡二百七十六條、三百九十五事。起鄭子產，迄於本朝。

廣校案：《玉海》卷第六十七〈刑制〉「紹興《折獄龜鑑》」條載：「紹興中，鄭克撰。三卷。和凝著《疑獄集》三卷，《崇文目》有之。述事猥并，克乃分二十門，以義類詮次。一本云『鄭克《決獄龜鑑》二十卷，和凝有《疑獄集》。近時趙全有《疑獄事類》，皆未詳盡，克因增廣之，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為之目錄，分二十門，計三百九十五事。』和凝集古今明於聽斷者二十九條，為上一卷；子嶠續三十八條，為下二卷，上之。一本云，『疑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辯雪冤枉等事，著為《疑獄集》，子嶠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上之。』又《宋史》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四〈刑法類〉著錄：「鄭克《折獄龜鑑》三卷。」與此同。然《郡齋讀書志》則著錄此書為二十卷。晁《志》卷第八〈刑法類〉載：「《決獄龜鑑》二十卷，右皇朝鄭克編次。五代和凝有《疑獄集》，近時趙全有《疑獄事類》，皆未詳盡。克因增廣之，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為之目錄。分二十門，計三百九十五事。」與《解題》著錄卷數不同，疑公武所見書乃每門作一卷，故為二十卷；而直齋所得者，則仍為和書之舊，故分為三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子部〉十一〈法家類〉亦著錄此書，作八卷。曰：「《折獄龜鑑》八卷，《永樂大典》本。宋鄭克撰。是書〈宋志〉作二十卷。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題作《決獄龜鑑》，蓋一書而異名者也。大旨以五代和凝《疑獄集》及其子嶠所續，均未詳盡，因採摭舊文，補苴其闕。分二十門。其間論斷，雖意主尚德緩刑，而時或偏主於寬，未能悉協中道。故所輯故實，務求廣博，多有出於正史之外者，

而亦或兼收猥瑣，未免龐雜。然究悉物情，用以廣見聞而資觸發，較和氏父子之書，特為賅備。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依劉向《晏子春秋》，舉其綱要，為之目錄，體例井然，亦可謂有條不紊者已。《書錄解題》載其目凡二百七十六條，二百九十五事。今世所傳鈔本祇存五門，餘皆散佚。惟《永樂大典》所載尚為全書，而已經合併連書。二十卷之界限，不復可考。謹詳加校訂，析為八卷。卷數雖減於舊，其文則無所闕失也。」《四庫全書總目》謂此書〈宋志〉作二十卷，又謂《解題》題作《決獄龜鑑》，均誤，斯乃館臣撰提要不翻檢原書，順筆直書之過也。至鄭克，《宋史》無傳，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一〈子部〉二〈法家類〉「《折獄龜鑑》八卷」條考曰：「嘉錫案：《提要》不著鄭克始末，與全書體例不類。考鄭克，登宣和六年沈誨榜進士，見宋彭百川《太平治迹類統》卷二十八。至其里貫仕履，則朱緒曾考之甚詳，《開有益齋讀書志》卷四〈棠陰比事跋〉云：『客問撰《折獄龜鑑》之鄭克，余應之曰：「元劉壘《隱居通議》云高宗紹興三年降詔恤刑，戒飭中外，俾務哀矜。時有承直郎鄭克明為湖州提刑司幹官，因閱和凝《疑獄集》，易舊名曰《折獄龜鑑》。案見《隱居通議》卷二十一，原文『因閱和凝《疑獄集》』句下作『嘉其用之，乃分類其事，自〈釋冤〉、〈辨誣〉、至〈嚴明〉、〈矜謹〉，凡十二門，易舊名曰《折獄龜鑑》，所載皆古事，亦多有不切可刪者。』十二門當是二十門之誤。劉起潛字稱為鄭克明，知克字克明。呂成公《方元恪墓誌》女孫壻迪功郎建康府上元縣尉鄭克，是曾由縣尉而為幹官，其本貫開封人，南渡因徙家焉。」客喜而退。』朱氏之意，蓋欲以補《提要》之闕也，故直錄之。」則余氏據朱曾緒書以考克之生平始末固甚翔實。惟直齋謂克字武子，朱氏謂克字克明。疑朱氏誤，其所據元人劉壘《隱居通議》「鄭克」下之「明」字或為衍文耶？

明刑盡心錄二卷

《明刑盡心錄》二卷，丁銳為鄂州司理，又集此書。

廣檢案：此書已佚，無可考。銳生平事迹已略考見「《仁政活民書》二卷」條，據此條則銳又曾任鄂州司理。

好還集一卷

《好還集》一卷，秀水婁伯高元龍編報應之事，為十門。

廣棧案：《宋史》二百六〈志〉第一百五十九〈藝文〉五〈小說類〉著錄：「婁伯高《好還集》十卷。」〈宋志〉所著錄或以一門爲一卷，故作十卷。婁伯高，《宋史》無傳，生平無可考。

先賢施仁濟世錄一卷

《先賢施仁濟世錄》一卷，奉化丞山陰諸葛興編。凡十門，皆本朝諸賢事實也。

廣棧案：此書無可考。諸葛興，《宋史》無傳，《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亦無其資料。《解題》著錄其人其書，並及其仕履，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莆陽人物志三卷

《莆陽人物志》三卷，知興化軍永嘉林紘文伯撰。以圖志不敘人物，故特爲是編。莆壤地褊小，而人物特盛。

廣棧案：《宋史》二百四〈志〉第一百五十七〈藝文〉三〈地理類〉著錄：「《莆陽人物志》三卷，鄭僑序。」是此書有鄭僑〈序〉。林紘生平雖不可考，然《宋元學案》卷四十六《玉山學案》「忠惠鄭先生僑附從父厚、樵。」條載：「鄭僑，字惠叔，莆田人也。從父曰厚、曰樵，世所稱溪東、溪西二先生者也。溪東、西兄弟以稽古之學傳其家，而先生又壻於玉山之門，故其踐履醇如也。乾道五年，進士第一。高宗崩，孝宗在德壽宮，欲行終喪之禮，群臣表請還內。先生疏爭之曰：『喪不離次，禮也。』孝宗爲之泣下。使金，以其主有疾，欲令于閤門投進國書，先生以敵國禮爭之，訖得成禮。累官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朱子之罷，四人劾留之，不報。黨禁起，高似孫作《右道學圖》，以先生爲巨首，謂其庇之也。出知福州，陛辭，請『平國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說者以爲侂冑始于錮道學，終于用兵，先生兩言，盡其生平。以觀文殿學士卒，贈太師，諡忠惠。」則可推知紘必與鄭僑同爲高、孝、光、寧宗時人。且紘既知興化軍，其治地即在莆田，故紘得因利乘便撰作《莆陽人物志》，並倩僑作〈序〉。考直齋亦以理宗寶慶三年丁亥（1227）充興化軍通判，推其獲紘此書當在其時。《解題》此條「莆壤地褊小，而人物特盛」云云，斯蓋直齋親睹有得之言，非一般虛語也。

臥遊錄一卷

《臥遊錄》一卷，呂祖謙撰。晚歲病廢臥家，取史傳所載古今人境勝處錄之，而以宗少文臥遊之語，實諸卷首。

廣校案：此書已佚。祖謙，《宋史》卷四百三十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儒林〉四有傳。其〈傳〉謂祖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是其於「晚歲病廢臥家」之時猶撰此書，蓋眷戀故國，深感山河淪落，而有所寄慨焉。宗少文名炳，南陽涅陽人。《宋書》卷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三〈隱逸〉及《南史》卷七十五〈列傳〉第六十五〈隱逸〉上有傳。《宋書》本傳載：「（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自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睹，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南史》所載同。祖謙蓋以少文嘆曰「老疾俱至」以下諸語，實諸其書卷首。

上庠錄十卷

《上庠錄》十卷，光州助教呂榮義撰。雜記京師太學故事。

廣校案：榮義，《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無其資料。此書已佚，無可考。惟所記者乃北宋汴京太學故事，據《解題》所述可推知。

上庠後錄十二卷

《上庠後錄》十二卷，三山周士貴撰。記中興太學事，頗疏略。

廣校案：士貴，生平不可考。此書亦佚。書名《後錄》，蓋就呂榮義《上庠錄》而續撰之。所記乃南宋臨安太學故事。

昭明太子事實二卷

《昭明太子事實》二卷，知池州趙彥博富文編。昭明廟食於池，頗著靈響。元祐始賜額曰「文孝」。館臣案：元祐賜額曰「文孝」，原本誤作「文序」，今改正。

廣校案：《宋史》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著錄：「趙

彥博《昭明事實》二卷。」與此同。彥博，《宋史》無傳。《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上編〈已佚而無輯本者〉（七）〈傳記類〉著錄：「《昭明事實》二卷，宋趙彥博撰。彥博，字富文，武康人，廷美七世孫。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嘗知池州，仕至權工部侍郎。事迹參閱《周文忠公集》（卷五一）〈題趙遜可文卷〉及《萬姓統譜》卷八三。」可知其生平梗概。至昭明廟食於池及元祐賜額事，《輿地紀勝》卷二十二「〈池州古跡〉」條載：「昭明太子廟在秋浦門外，世稱西郭九郎。元祐三年，賜廟額『文孝』，今封爲英濟忠顯廣利靈佑王。有文選閣在殿之東，又有墓在貴池之秀山。」可與《解題》相參證。考《宋會要輯稿》第四十二冊〈禮〉六二之六九載：「（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一日）詔：『前李回包氏率官吏、軍民來歸，特封令人，見在西和州居。趙彥博到宕昌買馬，令包氏招誘洮、疊、熙、鞏一帶蕃商，以致歲額增羨，宣撫司聞于朝，上曰可封郡夫人。令宣撫司就給賜絹一百匹。』」同書第一百二十冊〈選舉〉三四之二五載：「（乾道七年）五月十三日詔：『都大提舉川秦茶事買馬趙彥博除直秘閣，以職事修舉。』從四川宣撫使王炎奏乞旌擢故也。」又〈選舉〉三四之二八載：「（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詔：『直秘閣、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趙彥博除直顯謨閣，仍再任以職事修舉。』故有是命。」同書第一百一冊〈職官〉七二之二〇載：「（淳熙五年）三月二日，新知寧國府趙彥博放罷。以彥博嗜利好進，獄事鹵莽，牽於請託，及得宣城，快快不滿，故有是命。」據是，可悉彥博高、孝宗間之仕履及宦績。

祠山家世編年一卷

《祠山家世編年》一卷，詹仁澤、曾樵編輯廣德橫山神張王事迹。

廣棧案：此書已佚，無可考。詹、曾二人亦不見載《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綜合引得》。廣德橫山神張王，亦未知所祀何神。廣德，今安徽省廣德縣。

海神靈應錄一卷

《海神靈應錄》一卷，永嘉貢士陸維則撰。太守韓彥直子溫爲之〈序〉。初，元祐中太守直龍圖閣范岫夢海神曰：「吾，唐李德裕也。」郡城東北隅，海仙壇之上有廟，初不知其為何代人。岫明日往謁，其像即夢中所見，自是多響應，然封爵訓詞惟曰「海神」而已。

廣校案：此書已佚，無可考。陸維則，《宋史》無傳，生平不詳，《解題》僅記其爲永嘉貢士。韓彥直字子溫，延安人，世忠長子。其傳附《宋史》卷三百六十四〈列傳〉第一百二十三〈韓世宗〉。〈傳〉載淳熙間彥直「尋知濕（溫）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海寇出沒大洋劫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是可推知維則亦孝宗時人，彥直知溫州爲郡守，此書恰成，乃乞彥直爲之〈序〉。范岫，《宋史》無傳，《北宋經撫年表》卷四載：「元祐七年四月，范岫以左朝請郎知福州。」則岫知溫州應在此年前。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舊唐書》卷一百七十四〈列傳〉第二十四、《新唐書》卷一百八十〈列傳〉第一百五有傳。

鄂國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鄂國金陀粹編》二十八卷、廣校案：《文獻通考》「金陀」作「金佗」。《續編》三十卷，岳珂撰。

廣校案：《宋史》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藝文〉二〈傳記類〉僅著錄：「岳珂《鄂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而無《續編》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十三〈傳記類〉一著錄：「《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編爲辨其祖岳飛之冤而作。珂別業在嘉興金陀坊，故以名書。《粹編》成於嘉定戊寅，《續編》成於紹定戊子。《粹編》凡《高宗宸翰》三卷、《鄂王行實編年錄》六卷、《鄂王家集》十卷、《籲天辨誣》五卷、《天定錄》三卷。《籲天辨誣》者，記秦檜等之鍛鍊誣陷，每事引當時記載之文，如熊克《中興小曆》、王明清《揮麈錄》之類，而珂各繫辨證。《天定錄》者，則飛經昭雪之後，朝廷復爵褒封謚議諸事也。《續編》凡《宋高宗宸翰拾遺》一卷、《絲綸傳信錄》十一卷、《天定別錄》四卷、《百氏昭忠錄》十四卷。《絲綸傳信錄》者，飛受官制劄及三省文移劄付。《天定別錄》者，岳雲、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辨誣復官告制劄，及給還田宅諸制。《百氏昭忠錄》者，飛歷陣戰功，及歷官政績，經綸於國史，及宋人劉光祖等所作碑刻行實，黃元振等所編事迹，以次彙敘者也。其《宸翰拾遺》中〈舞劍賦〉，乃唐喬潭之作，因高宗御書以賜，故亦載焉。編首〈自序〉稱『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檢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云云。殆開禧敗衄之後，端平合擊以前，時局又漸主戰，故珂云爾也。其書

歲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浙江行省，陳基爲之〈序〉。又有戴洙〈後序〉，稱『舊本佚闕，遍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考訂，復爲成書』。故書中脫簡闕文時時而有，明嘉靖中刻本並仍其舊，今無從考補，亦姑仍嘉靖舊刻錄之焉。」所考甚爲詳悉。直齋於此書一無所考，特逐錄之，以資參考。珂，《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二十四附〈岳飛〉。〈傳〉云：「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即記珂撰此書事。